

# 武俠世界



\$2.00

771



# 女黑俠木蘭花又來了！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無風自動** 魏力·著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膾炙人口，是篇為全新木蘭花故事，構思日久，情節極其曲折詭異，時至數十萬年，涉及人類起源之奧秘，和世界上最古老的傳說，保證見所未見，是期起隆重連載刊出，請參閱本刊第41頁。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白血怪物（小鬼子傳奇故事）

負創逃亡 殺人滅口  
代領巨款 引狼入室  
估計錯誤 自投羅網  
生死搏鬥 人去夢空

上官庸 3

##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無風自動（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鐘鳴殘殺起 客至怪事生.....魏力 41

九皋鶴唳（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二）

六娘子捨身全義  
水紅蓮石壩投親.....高阜 55

情仇（新派俠義恩仇中篇）

快意除巨惡 失足陷冤牢.....孫玉鑫 61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縷衣

一把玩具刀 三條冤死命.....東方英 48

刀客

連接勒索信 怒貼挑戰書.....慕容美 67

朱唇令

正邪成鼎足 勝負定存亡.....諸葛青雲 73

神眼遊龍

皇城除國患 御前清君側.....臥龍生 81

無影毒神

威名震南疆 獨劍鬥怪客.....蕭塞 85

流浪兩匹狼

窮途逢貴客 絕藝創嬌娃.....蕭逸 91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備台誌字第〇—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武俠世界

第77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老將新拳齊獻藝  
猛攻堅守出奇謀

新潮奇俠  
司馬洛故事

新書陸續出版

馮嘉著



看眼放

竟社今  
是會日

下天匪盜

驚令無橫  
慄人忌行



紅海怒染血

寇倭殲夜月

拳頭  
洋擊  
打倒  
西手  
上  
征服  
國  
嬌娃

門挑鬥風鬥生  
最情最驕最死  
棒決帥打威博



# 負創逃亡 殺人滅口

是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政府大球場」附近萬籟俱寂，只有寒風吹過樹梢，發出「沙沙」聲響的聲音。

「政府大球場」右邊有一條小徑，平日是情侶們最喜歡把臂同遊談心的「姻緣道」，然而，此時也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

忽然，一陣汽車馬達聲自遠處傳來，跟着，一輛嶄新的乳白色跑車出現了！那輛跑車繞着球場的馬路兜了一個圈，速度出奇地慢。

車上有一男一女，都是廿餘歲的青年，男的眉清目秀，英俊壯碩，女的嬌美無雙，身段健美，坐在駕駛處的是青年男子，他雙手緊握着方向盤，一雙深邃的眼睛，望定了前面的路，神情十分肅穆。

「打令，你應該把心情放鬆一點，」女的忽然淺笑着說：「當駕駛汽車根本是一樁很容易的事，用不着這樣緊張。」

男的緩緩地點點頭，他坐直了身子，一踏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如脫弦之箭向前飛馳了出去。

「對啦！這才有趣！」女的歡呼了一聲，道：「剛才好像蝸牛爬一樣，有什麼意思！」

男的向儀表一瞥眼，看見速度的指針由二十咪，三十咪，四十咪升到五十咪，臉上的神情更加緊張。

「轉彎了，快打指揮燈。」女的說。

車子來到十字馬路口，向右轉便是那條「姻緣道」，男的手忙腳亂按下指揮燈的掣，急忙扭着扭盤作九十度的轉彎。

「打令，你忘記轉二波了！」女的忽然叫了起來。

當時車子正用三波行駛，九十度的大轉彎不夠馬力，男的這時也醒覺起來，急忙轉了二波，然而，由於這一連貫的動作不能一氣呵成，車子微顛一下，朝右邊牆角撞了過去。

「快踏剎掣！」女的尖叫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車子已經撞上了水泥牆角，只聽轟然一聲巨響，車子戛然而止，跟着劇烈一震，死火了。

「你看你！」女的不悅地白了男的一眼：「這樣漂亮的車子，平白的讓你撞壞了！」

男的無可奈何地聳着肩，正想下車察看車身損傷的程度，忽聽後面靴聲震震，有人走了過來。

男的一聽到那陣靴聲，臉上神色一變，轉頭去看，只見一個身穿制服的警員，正慢慢地走上前來。

車中兩人對望了一眼，臉上均是現出驚惶的神色。

那警察來到車子之側，望了撞毀的車身一眼，「嘖嘖」搖頭苦笑。

「有沒有傷人？」警察循例問。

「沒……沒有。」男的急忙回答，聲音因心底下的驚惶而微顫着。

警察拿出電筒，照了兩人一下，又問：

「誰是這輛車的主？」

「我！」女的搶先回答。

「你叫什麼名？」

「杜思思。」

警察把眼光移到男的身上，問道：

「你呢？」

「林……林兆文。」

「有沒有駕駛執照？」

林兆文又望了身畔的杜思思一眼，吶吶地答道：「有……有的。」

「那麼，請你拿出來給我看看。」

「我忘記帶出來。」

「哦？」警察懷疑地望着林兆文：「你到底有沒有駕駛執照？」

男的長吁了一口氣，說：「好吧，我老實告訴你，沒有！」

警察嘴角露出笑意，道：「嘿，那麼就事體大了，你無牌駕駛，危險駕駛，這兩個罪名大得很！」轉頭向杜思思問：

「你有沒有教車師傅的牌？」

「沒……沒有。」杜思思俏臉上已經嚇得蒼白無血。

「你身為車主，同意他駕駛你的車子？」警察又問，一邊拿出一本記事冊。

「是……是的。」

「那麼，你的罪名也同樣嚴重，」警察自記事冊中抽出筆來，道：「好吧，把你們的職業，地址說出來。」

「先生，你可以饒我們一次嗎？」林兆文央求着。

「不行，這種罪名很大，」警察搖搖頭：「我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男的雙眼一轉，忽然自袋中取出一張大鈔，塞到警察的手中，笑着說：「兄弟，喝茶吧！」

警察呆了一呆，急忙向後一退，道：

「先生，你想我多控你一條賄賂罪？」

「兄弟，小小意思不成敬意，」林兆

文再取出一張大鈔，遞上前去：「你收下吧！」

「嘿，本市現在正舉行反貪污運動，你莫非是來裝我彈弓的？」警察懷疑地望着林兆文。

「不，不！」林兆文急忙說：「我是一番好意。」

警察堅定地搖着頭，道：「不，我不能收，你們還是把地址說出來吧！」

林兆文和杜思思對望了一眼，忽然支撐起身，迅速地在車廂中交換了一個座位。

變成杜思思坐在駕駛座了。

警察詫異地望着兩人的動作，笑了起來，道：

「沒有用的，你們在白費心機！」

「先生，現在我可以否認駕駛這車子！」林兆文已經鎮定了下來，笑着說。

「可是轎盤上有你的指模，」警察笑着道：「而且法官也會相信我的話，」說話時，倏地拔出佩槍，喝道：「現在我命令你們下來，跟我回警局！」

林兆文和杜思思一見警察拔出佩槍，臉上勃然變色，警察接着道：「只要你們跟我回警局落案，那便行了，其實你們可以請個高明的律師，絕對不會——」

警察話未說完，林兆文忽然大喝一聲，撤下杜思思，轉身向黑暗中逃了過去。

警察見林兆文一表斯文，無牌駕駛罪名雖大，最多也只不過罰款而已，那裏想到他會逃？

杜思思似乎也感到十分意外，她叫了起來：「打令，你幹什麼？你回來！」

然而林兆文充耳不聞，發足狂奔，警察便向空中放了一槍，叫道：「站住！」

「姓？」

「杜思思。」

「職業？」

「周探長的問話得不到回答，他凝視着杜思思，問：「杜小姐，你是做什麼職業的？」

「我——」杜思思沉吟了一下，才答：

「我是導遊社的職員。」

「那個林兆文是你的什麼人？」周探長一面翻閱着警員所寫的報告，一面漫不經心地問。

「我的顧客。」

「你的顧客？」周探長呆了一呆，牢牢地望定杜思思，問道：「換言之，即是你對林兆文此人所知不多？」

「是的。」

「那你怎會允許他駕駛你的車子？」

「是這樣的，昨天，公司派我去見林兆文，他帶了我出來吃飯，跳舞，從夜總會出來後，他忽然提議，叫我給他駕駛一下，我……我心想『政府大球場』那裏反正沒有什麼人，所以答應了，怎知……怎知竟然會發生這種事。」杜思思說着嘆了

# 白血怪物





一口氣。

「你是在什麼地方見到林兆文的？」

「在都市酒店，他住一三〇二室。」

周探長緩緩地點點頭，問：「林兆文是遊客？」

「唔，他告訴我前天從日本來此渡假，三日後便要回去了。」

「除了這些外，你還知道什麼？」

杜思思搖了搖頭，答：「他除了花錢闊綽之外，並沒有告訴我關於他的職業或者其他。」

「杜思思頓了一頓，又補充一句：『不過，幹我們這行的人，是不適宜向顧客盤三問四的，對不對？』」

「唔，」周探長拿起了案頭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道：「請查一查都市大酒店的號碼。」

「是！」

不一會，助手將「都市大酒店」的號碼查到了，周探長撥了電話去查問有沒有

一個名叫林兆文的住客。

酒店職員回說昨天的確有一個叫林兆文的住客，但已經打過電話回來，取消那個房間。

「他沒有回過酒店？」周探長問。

「自從昨天下午出去後便沒回來過，」酒店的職員回答：「我們是在昨天深夜十二時正接到他取消房間的電話的。」

周探長想了一想，開槍事件發生在昨晚十一時許，看來林兆文是在意外發生後才打的電話。

「那位林先生沒有留下行李在貴酒店嗎？」周探長又問。

「有的，他有一個占士邦型小提箱，叫

槍聲又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林兆文忽覺右腿一陣劇痛，被子彈射中了，他咬牙忍住疼痛，不敢稍緩地向後奔逃。

一口氣逃出「政府大球場」的範圍，來到一個街口，眼見警察並沒有追來，這才上了一個樓梯，靠在梯間喘着氣。

樓梯間黑漆一片，即使警察自後追來，一時間也找不到他的所在，這才鬆了一口氣，俯身向右腿摸去，濕漉漉的一片，劇痛萬分，他知道自己起碼被子彈擦傷了大腿，黑暗中却看不清楚傷勢。

喘過氣後，林兆文側耳向外一聽，外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他慢慢地探頭出去，街道上只有幾盞幽暗的街燈，沒有人，也沒有車子經過。

於是，他用手按住大腿上的傷處，一拐一拐地離開那個梯間。

林兆文一面向前走，一面想：目前最要緊的是找個地方休息一下清洗包紮傷口。他首先想到回酒店，但回心一想，杜思思一定會向警方說出自己所住的酒店名稱，這時候回去，豈非送羊入虎口自投羅網？

所以，他只是向前走着，一面留意附近的招牌。又走了兩個街口，林兆文眼前忽然一亮，前面有一個招牌，上面寫着「西醫陳泉」。

他沉吟了一下，決定上去把傷口包紮好，因為他發現一邊走着，大腿的液體一邊向下滴，如果再不包紮的話，可能會因為失血過多而暈倒街上，那時候便什麼都完了！

林兆文一拐一拐地來到那個梯口，仔

我們替他好好保管，三日內會來拿走。」

「好，謝謝你。」

周探長放下電話後，杜思思急忙問：

「探長，我現在可以走了麼？」

「杜小姐，關於昨天晚上的事，我們將會控告你，你明白嗎？」

「我明白。」

「多謝你的合作，」周探長站起身來送客：「我會向法官求情，希望不會吊銷你的牌照。」

「謝謝你！」

將杜思思送後，陳警官推門進來，笑道：「剛才那個女的便是昨天晚上開槍事件的女主角？」

周探長點了點頭，道：「是的。」

「真是莫名其妙，危險駕駛的罪名最多罰幾個錢，那男的既然肯以一千元來賄賂警官，罰款對他來說根本一點也沒關係，為什麼甘冒被槍斃射殺的危險而逃跑？」陳警官道。

周探長擦擦鼻子，咬着唇不出聲。

「莫非其中有什麼內幕？」陳警官笑問。

周探長雙眼為之一亮，道：「不錯，那林兆文根本用不着這樣小題大做，咱們到『都市大酒店』去看看，他有一個占士邦手提箱留在酒店中。」

半個小時後，周探長和陳警官來到了「都市大酒店」，向職員出示證件後，要求查看一下林兆文遺留下來的公事包。

職員向經理請示後，在經理的帶領下來到酒店的辦公室。

經理從一個鎖着的文件櫃中，小心翼

細望了招牌一眼，上面還有四個小字，那是「請上二樓」。

大腿的疼痛雖然越來越厲害，但要支持上到二樓，還是辦得到的。他左右望了一眼，見沒有人看到他，於是閃身入內。好不容易來到二樓，林兆文伸手拍了拍門。

「誰？」是一個老婦的聲音。

「看病的。」

「醫生休息了，」老婦不耐煩地回說：「明天再來吧！」

「請開開門，我是急症，」林兆文繼續拍着門，叫道：「我付十倍的診金！」

屋內傳來細碎的脚步聲，不一會，大門終於開了。一個六十開外的老婦探頭出來，上下打量着林兆文。

林兆文自袋中抽出一張大鈔遞上前去，道：「老婆婆，請你讓我進去吧，我：我腿上了傷。」

老婦疑惑地望了林兆文一眼，終於讓身給他入屋，將那張大鈔捏在手中，道：「你坐坐，我去叫醫生。」

「是，是。」林兆文打躬作揖，道：「謝謝你，麻煩你！」

林兆文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打量了四週環境一眼，對面是一個房間，玻璃窗上有「診症室」的字樣，「診症室」的裏面是「手術室」，此外便沒有其他房間，那老婦剛才向一條甬道走去，敢情醫生的寢房就在後邊。

不一會，一個架着老花眼鏡，身穿晨褸，睡眼惺忪的老翁自甬道間出現了，他打了一個呵欠，向林兆文走了過來。

翼地取出那個占士邦手提箱，放在辦公枱上。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看看嗎？」周探長問。

「可是它是鎖着的。」經理說。

周探長一言不發，拿出一個鎖匙袋，取出一串形狀各異的鎖匙試開着。

不一會，手提箱「的」地一聲，鎖被弄開了。周探長緩緩地將箱蓋揭開。

當手提箱的蓋子揭開後，辦公室中的三個人——周探長，陳警官和酒店經理不約而同地低呼了一聲。箱中滿滿地都是鈔票，而且是面額一百元的直版美鈔！

周探長大感意外之外，呆了半晌，才取起一疊鈔票翻了一翻，那一疊鈔票，至少也有兩三萬元！

由於職業的關係，周探長已經成為一個辨別真假鈔票的專家，鈔票一上了他的手，幾乎可以真偽立辨，而他手中的那疊直版美鈔，是如假包換的真鈔票！

倘若手提箱中的美鈔全是真的話，起碼有一百萬之譜！

周探長隨意翻了一翻，發現箱子中全是真鈔，這一來，心中疑竇更甚：林兆文究竟是什麼人？他為什麼會拋下這一百萬以上的美鈔不要？

一百萬美鈔和無牌駕駛的罪名比起上來，孰重孰輕？

雖然林兆文在電話中說過，三天之內會來取回這個手提箱，可是將一百萬以上的美鈔隨意寄存在酒店，不是太不可思議嗎？

況且，林兆文甘冒被射殺之險也要逃

「甚麼事？」老翁問。

「你——你就是陳醫生？」

「唔，」陳醫生摘下老花眼鏡，在晨褸上面抹拭着，一面問道：「到底是甚麼病。」

「我大腿上受了傷。」

「甚麼傷？」

「是槍傷。」林兆文老實地說。

「槍傷？」陳醫生嚇了一跳，睡意登時盡褪，驚愕地望住林兆文，訥訥道：「你……你被槍擊……擊中了？」

「是的。」

「你……你是甚麼人？」陳醫生托一托眼鏡框，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驚疑交集地問。

林兆文自袋中抽出一小疊大鈔，放在沙發上，道：「陳醫生，我只希望你替我洗洗傷口，用細布包紮好，一切攪妥後，我會自動離去，這些錢便是你的了，請你不要多問好不好？」

陳醫生望了那疊鈔票一眼，暗自估計着，從它的厚度看來，起碼有四五千元！

「陳醫生，那只花你十來分鐘的時間，」林兆文又道：「這裏大概有五千多塊，你要看多少病人才賺得到這筆錢？」

陳醫生望了老婦一眼，老婦緩緩地將手攤開，是另外一張大鈔。

兩人對望了一眼，老婦向他緩緩地點着頭。

「好吧，你先到手術室躺下來。」陳醫生說話時，眼光不會離開過沙發上的那疊鈔票。

林兆文支撐着站起身，拿了那疊鈔票

避，他會不會來取回這小提箱，還在未知之數！

利那間，周探長腦際間念頭閃動，他想：莫非林兆文是一個有案底的販毒頭子，抑或走私大王？否則為什麼這樣怕上警局？

「探長，看完了嗎？」經理的聲音在周探長耳畔響起來。

周探長這才如夢初醒，將箱子蓋好，道：「看完了，請收起來吧。」

經理取出鎖匙，打開一具大夾萬，將那手提箱放了進去，然後道：「我們會原封不動地交回給那位林先生的。」

「經理，如果林先生來取這個手提箱時，你可以打個電話給我們嗎？」

「為——為什麼？」

「因為那位林先生犯了法，是我們通緝中的犯人，」周探長道：「所以請你們合作。」

「當然，當然！」

離開酒店後，周探長低聲向陳警官道：「派一個兄弟來守着酒店門口，同時叫那個開槍追捕林兆文的軍裝描述一下林兆文的樣貌，命畫師繪下來以便認人。」

「是！」

且說那天晚上林兆文一聽到警察要拉他上警局時，忽然臉色大變，發足狂奔。他一口氣奔到「姻緣道」尾，忽聽「砰」地一聲，警察空放了一槍，跟着喝令他停步。

林兆文此時緊咬着牙關，亡命地向前狂奔，去勢比剛才更快。

塞到陳醫生的手中，道：「謝謝你。」逕自向手術室走去。

老婦急忙趨上前替他打開手術室的門，還將燈扭亮了。

手術室中有一張小床，陳醫生指着那張小床，道：「你躺下來，我洗洗手，換件衣服。」

「是。」林兆文這時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在床上躺下來。

不一會，陳醫生已經洗過手，換了一件白袍，見林兆文和衣躺在在床上，問：「你的傷口在大腿上？」

「是的。」林兆文向他點點頭。

「那麼你應該把褲子脫下來，」陳醫生吩咐：「這樣才容易做功夫。」

「好。」林兆文又支撐着爬起身，小心翼翼將褲子除了下來。

陳醫生拿了棉花，碘酒和一切工具儀器，走近床前，一邊問：「傷在那裏？」

林兆文指指右腿，道：「在這裏。」

陳醫生托一托眼鏡框，手中拿着一團棉花和一瓶消毒藥水，湊上前去看清楚。當他接觸到林兆文大腿上的傷口時，忽然「噁」地一聲，消毒藥水瓶掉下地去，碎了！

老婦聽到玻璃碎裂聲，急忙探頭進來張望，見陳醫生呆若木鷄，渾身抖索地站在手術床前，不由一呆。

「老伴，你怎麼啦？」老婦問。

陳醫生牙關交戰着，忽然大叫一聲「鬼呀！」轉身向房外跑去。

他這一轉身，剛好和老婦碰了個滿懷，兩老同時摔下地去。



林兆文爬了起身，道：「陳醫生，你不用怕，我是人，不是鬼！」

「可是……可是你的傷口，你……」陳醫生指着林兆文的腿傷，牙關上下交戰着說不下去。

「陳醫生，我和常人有點不同，」林兆文柔聲道：「可是我絕不是鬼！」

「如……如果你是人的話，怎……怎會白雪地一片！」

林兆文俯首向自己的傷口一望，皮膚被子彈擦傷了，露出肌肉來，傷口大約有三四吋長，四週滴着乳白色的液體。不僅如此，甚至他的肌肉，也是乳白色的一片，絲毫沒有血色。

他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陳醫生，我沒有騙你，我是人，只不過……只不過我的血是白色的而已。」

「我……我從來沒聽過有白色的血！」陳醫生總算鎮定了許多，哆嗦着道：「醫學上更加沒有這種例子！」

「陳醫生，我花五千塊請你替我包紮一下傷口而已，至於我的血是紅是白，似乎沒有甚麼關係，是不是？」林兆文說。陳醫生站了起身，却不敢踏上前去，仍然戒備地望着林兆文。

「陳醫生，你到底幫不幫我包紮傷口？」林兆文催促地道：「我付了你五千塊哩！」

兩老對望了一眼，陳醫生這才戰戰兢兢地踏上前去，臉上仍然是恐懼無已的神色。

「替我再拿一瓶消毒藥水來。」陳醫生轉頭向老婦吩咐。

立時跳下車來追查。

林兆文聽到後面靴聲聲響，心下更是慌亂，拔開大步向前狂奔。

本來林兆文腿傷未癒，剛才又縫過十針，實在不適過劇運動，何況是發力狂奔，然而他此時便像逃避鬼魅一般，亡命價般向前奔跑。

由於劇烈的活動牽動了傷口，大腿間傳來陣陣劇痛，他咬實牙關忍着，毫不稍緩地奔逃着。

警員見林兆文發足狂奔，心知必有蹊蹺，其中一個拔出了佩槍，向前瞄準，却被另一個按住，道：「阿祥哥，慢慢來，那人腿上好像受了傷，咱們追趕得上！」

「祥哥」定眼一看，果然發現在前面奔逃着的林兆文腿都綁着綳帶，於是把佩槍插回槍袋中，吸了口氣，向前追去。

林兆文聽得靴聲越來越近，心中更加慌了，他伸手入袋，捏住了那管圓筒，以備必要時轉身應付。

三人一前一後追趕了數個街口，林兆文見前面有一條小徑通向半山，畧一沉吟，逕自向那條小徑奔去。

街道上雖然沒有人跡，但有街燈照明，半山却是黑漆一片，沒有絲毫光亮，林兆文所以選擇那條小徑，便是這個道理。

後面那兩個警員見林兆文向小徑逃去，心知要是被他隱沒黑暗之中，再也難以追截得到，不由大急。

「順哥，咱們加把勁！」身材高大的「祥哥」向夥伴說。

「是！」身材比較矮小的「順哥」答應了一聲，提了一口氣，向前追去。

「是。」

林兆文這才透了一口氣，他說：「陳醫生，如果你將我的傷口弄得好，等一下我再送你一千元。」

老婦取了消毒藥水過來，陳醫生用微顫的手替林兆文抹掉傷口四週的乳白色液體，林兆文又咬着牙忍住痛，連哼也沒哼一句。

「要……要不要縫針？」林兆文問。

「當然要，」陳醫生道：「起碼要縫十針！」

由於陳醫生心理上的恐懼，好一會才把傷口縫好，並且紮上綳布。

「這兩天最好不要走動，」陳醫生說：「傷口可能發炎，我給你一點藥吃。」

「謝謝你。」

陳醫生到隔壁的「診症室」取了藥片遞給林兆文，道：「現在你可以走了。」

「陳醫生，我……我有一個請求，不知道你不答應？」

「甚麼請求？」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今天晚上來找你包紮傷口的事說出來。」林兆文道：「同時，關於我那白色的血，最好也不要向任何人提及。」

「這個——」陳醫生猶豫着。

林兆文見他沒有立即答應自己的要求，眼眶中殺機頓現。

「陳醫生，你答不答應？」林兆文沉聲問。

「好，好，」陳醫生接觸到他陰森眼光，急忙道：「我答應你，我答應你！」

「真的？」林兆文逼視着他。

林兆文匍伏着身子，連爬帶跑上了小徑，片刻間已隱沒在黑暗之中。

兩警不由叫了一聲苦，拿出腰間電筒向四週照射着，同時豎起耳朵傾聽四週的動靜。

「他媽的，躲在什麼地方了？」順哥咒罵了一聲。

「風高月黑，看來是找不到了，」祥哥嘆了一口氣，道：「算他幸運吧。」

順哥仍不死心，拿着電筒在地上照着，忽然，他輕輕「咦」地一聲，道：「祥哥，你看這是什麼？」

祥哥俯首一望，只見地上落葉之間，有一些乳白色的液體。也是愕了一然。他蹲下身去，用手指蘸了一點，湊近鼻端一嗅，不由皺起了眉頭。

「什麼味道？」

祥哥皺眉搖着頭，說：「不知道，腥腥的，有點藥水味。」

「哦？」順哥也蹲下地去，用手指弄了一點湊近鼻端一嗅，叫了起來，「媽的！好怪的味道！」

「到底是什麼東西？」祥哥疑惑不解地道：「會不會是剛才那個逃犯遺留下來的？」

「唔，很有可能！」

「可是他身上怎會有乳白色的液體呢？」順哥道：「莫非他打翻了藥瓶？」

「唉！管他娘的，是交更時候了，」祥哥搭着順哥的肩膀，道：「咱們宵夜去吧！」

就在兩人離去之後不久，附近一塊大石後面，緩緩地站起一個人，那人正是林兆文。

「是，是！」陳醫生向後退了一步，驚詫地望着林兆文，道：「我……我絕對不向任何人提及你。」

林兆文雙眼一轉，忽然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陳醫生，你在騙我，只要我踏出你的醫務所一步，你便會將我的事告訴別人！」

「不！不！」陳醫生雙手亂搖，道：「我……我絕對不會。」

「陳醫生，你心裏想的是瞞不過我，」林兆文一步一步的逼近陳醫生，眼眶中兇光暴現：「你一定會出賣我的，你一定會！」

陳醫生渾身微顫一下，向後連退，老婦忽然轉身向門口奔去，打開了大門，扯開喉嚨叫道：「救命呀！救命呀！」

林兆文臉色陡地一變，伸手入袋，取出一枚原子筆似的筒型物事，指住老婦背影，他的手微顫着，一時間下不了決定。

「救命呀！救命呀！」老婦仍然大叫着。

林兆文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他咬了咬牙，用力一按，圓筒射出一陣眩目的白光，老婦哼也沒哼一聲，就摔下地去。

陳醫生大驚失色，急忙奔上前去想扶起老婦，林兆文咬着牙關，圓筒向陳醫生背部指去，又是一陣眩目白光，陳醫生悄然無聲地伏在老婦身上。

林兆文匆匆收起那圓筒，奪門便跑。這時，剛巧隣居開門出視，見有個年輕男子從陳醫生的醫務所跑了出來，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林兆文伸手入袋，猶豫了一秒鐘，又

林兆文這時才透了一大口氣，用手拭抹額前的汗水，靠在大石上休息一下，才向山中走了去。他決定先找個地方躲起來再說，這兩天，警方一定會偵騎四出追查自己的踪跡。

林兆文！

他摸索着向前走了好一會，忽覺口渴得很，想是失血過多的關係，於是開始搜索附近可有山泉的存在。

在山中小徑走了一會，別說山泉，便是排水道也沒有一條，他走得累了，在草地上坐下休息。

不一會，天已露出魚肚白，林兆文支撐着站起身來，見前面炊烟四起，似乎有人居住，沉吟了一會，決定走過去討杯水喝。

林兆文沿着一條崎嶇的山路而下，不久，前面果然出現了一間間的小屋，不由大喜過望，他知道「仗義每多屠狗輩」，要是豪華別墅，休說討水喝，便是踏進門口也難。

他摸摸口袋，裏面還有兩張大鈔，心想貧窮人家見了這兩張大鈔，莫說清茶，便是飯菜也可供應了。

想到飯菜，林兆文才發覺自己原來已開大步行向前趕路了。

不久來到木屋區，只見炊烟四起，當

中一塊曠地上有幾個老者正在耍太極拳，鷄鳴之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

林兆文猶豫了一下，向不遠處木屋走去。

那木屋門口，有個十五六歲的少女，

把手抽出來，向那隣居笑道：「沒甚麼，我和陳醫生他們開玩笑而已。」

「剛才不是有人叫救命？」隣居追問。

「啊！是的，」林兆文答道：「陳太以為我是劫匪，所以才大叫起來，現在誤會已經消除，沒事了。」

說完，林兆文轉身向陳醫生的醫務所走去，一面向那隣居揮揮手，道：「對不起，驚動了你們！」

林兆文關上大門後，望着地上的兩具屍身呆呆出怔。

忽然，他好像想起了甚麼事，走到電話几前，撥了一個電話，道：「城市大酒店嗎？我是你們的住客林兆文，我的房間不用留了，至於我房中的一個小提箱，請你們代為保存，三數日內我會回來取的：是的……謝謝你！」

打完電話，他又俯望着兩具屍身看得出怔。

「陳醫生，我……我不是有意殺死你們的，」林兆文喃喃地道：「我只是逼不得已而已！」

他靠在門扉上，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側耳一聽，見外面沒有動靜，這才打開大門，探首向外窺望了一眼，閃身出門。

他一拐一癱地橫過了馬路，向四週望了一眼，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這時已是凌晨三時多了！

當林兆文來到一個十字路口時，前面忽然出現了一輛警察巡邏車，林兆文作賊心虛，轉身便逃。

巡邏車中的警員見林兆文形跡可疑，

正在洗衫，林兆文走了上去，清了清喉嚨，道：「小妹妹！」

那少女抬起頭來，林兆文不由自主目為之眩，原來她長得眉清目秀，嬌俏無儔，正是「小狐狸」白小妹。

白小妹詫異地怔望着林兆文，發覺他並非木屋區的居民，問道：「先生，什麼事？」

「你——你不可以給一杯水我喝嗎？」林兆文央求的眼光望定了白小妹。

白小妹眼光移到他大腿上，見上面包紮着綳布，似是受了傷的樣子，放下衣服站了起身，道：「好，你等一等。」說罷轉身入屋倒水。

就在白小妹踏進屋去時，木屋內轉出了一個人來，正是「小鬼子」王小克。

王小克望了林兆文一眼，向他淡淡一笑打招呼，白小妹已端了一杯熱水出來。

林兆文見這兩個小童態度和藹可親，心底下的掛慮盡消，一面喝着滾滾水，一面說道：「我……我可以到屋內去休息一下嗎？」

王小克和白小妹聞言一楞，天下間那有要求得這樣過份的「過路人」？

「我一早出來晨運，走得累了，」林兆文繼續辨色，知道兩人心意，急忙解釋：「所以，如果你們方便的話，就讓我進去歇一會吧。」

「這個——」王小克上下打量着林兆文，見他西裝煥然，一個褲管雖然捲高了起來，顯然是受了傷，但一表斯文，不像是個壞人，於是緩緩點頭，道：「好吧，請進。」



王小克領着林兆文入屋，小辣椒正摺着帆布床，忽見有陌生男子進來，不由呆了一呆，道：「小鬼子，他是——」

「我姓林，林兆文，」林兆文陪着笑道：「向你們借歇一下。」

王小克拉了一張椅子給林兆文坐下，道：「請隨便休息一下，不要客氣。」

「小克，是誰來了？」躺在床上的盲眼婆婆問。

「婆婆，是一個過路的朋友。」王小克答。

「唔，」婆婆支撐着坐起了身來，問道：「小克，煮點麥片給我吃，我肚子餓了。」

「是的婆婆。」

王小克轉身要去煮麥片時，白小妹搶先道：「林先生，你要不要？」

「好，好，如果方便的話，請替我多煮一碗，」林兆文說着自袋中抽出一張大鈔，向王小克道：「小兄弟，你去買點火腿麵包，好不好？」

王小克見林兆文取出那張大鈔，不由愕了一然，正猶豫着，林兆文已經將鈔票塞在他的手中。

「去吧，如果你喜歡，可以買點牛油和芝士。」林兆文說。

「可是……可是用不着這麼多錢，」王小克道：「他們也未必有得找。」

林兆文掏了掏口袋，道：「對不起，我……我身上又沒有零錢。」

王小克見林兆文如此大方，便說道：「我有，林先生，這張鈔票，你還是收回去吧。」

「不必了！」

「林大哥，如果你不怪我冒昧的話，我有一句話問你，」王小克道：「你好像是在逃避什麼東西，是不是？」

林兆文仰首凝思片刻，然後，緩緩地點點頭，說道：「不錯的，我的確是在逃避。」

王小克凝視着林兆文，等待着他說下去。

「小兄弟，你可知道我這腿上的傷勢因何而來？」林兆文忽然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

「是被槍擊傷的，」林兆文道：「我無牌駕駛，被警察發現了，他要拉我上警局，我一急之下，發足狂奔，警員於是開槍——」

「太豈有此理了，無牌駕駛又不是姦淫搶劫，犯不着開槍呀！」王小克氣憤地道。

「唉！做警員的執行職責，那也是無可厚非，」林兆文嘆了一口氣，道：「只怪我一時好奇，想駕駛汽車玩玩。」

「林大哥，其實無牌駕駛的罪名最多不過罰一點錢，我記得你說過你很有錢，怎在乎被罰一千幾百？」王小克詫異地問：「何必逃跑呢？」

「這個——」林兆文雙眼望着屋外，臉上忽然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我是萬萬不能上警局的。」

「為什麼？」

「小兄弟，其中原委我不便言明，請……請你不要見怪。」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緘默了。

林兆文推讓着，道：「小兄弟，我這樣打擾你們已經很不好意思，如果你不見外的話，就收酒吧。」

他此言一出，白小妹和小辣椒也不禁大出意料之外，想不到林兆文竟然大方如斯！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這才把鈔票放入口袋，笑了笑道：「這就多謝啦。」他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關照了一聲，出外買東西去了。

x

林兆文躺在帆布床上，仰望着屋頂出神。

帆布床當然沒有「城市大酒店」的七吋乳膠墊舒適，然而此時的他却滿面安詳之色。

忽然，屋外傳來一陣腳步聲，林兆文警覺地抬起了頭，望着門口。

進來的是王小克，他手中拿着餛飩，笑吟吟地踏上前來，道：「林先生，你猜我替你買了什麼東西？」

林兆文支撐着起身一看，只見膠袋裏是一條斤多重的紅斑，另一個膠袋則是活生生的中蝦，道：「小兄弟，隨便買幾個小菜便行了，何必破費買這許多海鮮？」

「林先生，我小鬼子最喜歡結交豪爽的朋友，咱們雖然是初交，我也看得出你是一個值得結交的朋友——」王小克說着自一個紙袋中，拿出一瓶白蘭地，笑道：「今晚咱們痛痛快快地喝一杯如何？」

林兆文咀嚼着泛出笑意，連道：「你太客氣了。」

「不客氣！」王小克將餛飩菜放過一旁

半晌，王小克忽然問：「林大哥，你是不是犯過什麼案？」

「沒有！絕對沒有，」林兆文道：「在無牌駕駛之前，我不曾犯過任何案件，再說，我也是幾日前，才由日本來到本市的。」

王小克疑惑地望着林兆文，心地下暗暗奇怪，既然不曾犯過案，為什麼這樣怕上警局？其中一定另有隱情，不過，他既然不想解釋，自己也不該再追問下去。

隔了半晌，林兆文忽然問：「小兄弟，我要你為我做一件事，行不行？」

王小克心中一動，訥訥地問：「什麼事？」

「我在『城市大酒店』有一個小箱，裏面裝着很重要的物事，你可以替我拿回來嗎？」

「那小提箱放在什麼地方？」

「我想大概是在酒店的保險箱中，」林兆文道：「你只要向酒店的經理言明一切，他便會交給你，當然，我還會寫張字條，簽上名給你帶去作證的。」

「好吧，」王小克道：「這只是舉手之勞，我立刻去。」

「謝謝你！」林兆文無限感激地說。

王小克取過紙筆，林兆文寫了一張便條，着王小克交給酒店的經理作證，王小克接了那張字條，離開了家門。

x

周探長一路進辦公室，便問：「陳警官，派去『城市大酒店』附近監視的伙記有什麼回音？」

陳警官正開着一張文件，緩緩地抬起

道：「我將你的鈔票，招待你吃一餐，這叫做禮什麼往來的。」

林兆文淡淡的一笑，說道：「禮尚往來。」

「對，對！」王小克笑道：「想不到林先生還讀過書哩，唉，我就是不學無術，看來一輩子都要做擦鞋的了。」

「小兄弟是擦鞋的？」

王小克困窘一笑，道：「不錯，我在中區擺攤。」

「收入怎麼樣？」林兆文饒有興趣地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現在科學昌明，已經發明了自動擦鞋機，乾淨俐落，看來再過一段日子，做我這行的非被淘汰不可！」

「那時你可以改行，」林兆文道：「一樣可以賺得到錢。」

「改行？」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我不大習慣打工，更不喜歡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

「那你喜歡什麼工作？」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聳一聳肩，說道：「最好是不定時的，比較有點刺激的工作。」

林兆文眼中閃過一陣光芒，他緩緩地點點頭，道：「很好很好。」

半晌，林兆文又問：「你那兩位朋友呢？」

「你指白小妹和小辣椒？」王小克答：「她們在工廠裏做工，唔，這年頭女工比男工吃香。」

兩人越談越投機，大家都有相逢恨晚

頭來，道：「還見不到林兆文出現。」

「你看的是什麼？」周探長踏上前。

「是報告書，」陳警官滿面茫然之色，喃喃地說道：「奇怪，怎麼會沒有指紋的？」

「你說什麼？」周探長愣了一然。

「我們的指紋部人員檢查過昨晚『政府大球場』失事撞毀的那部車子，轆盤上除了那個杜思思的指紋之外，並沒有林兆文的指紋。」

「哦？」周探長接過那張報告書一看，不由皺起了眉頭，道：「會不會他在失事之後，將轆盤上的指紋抹掉了？」

「我問過開槍追捕林兆文的伙記，他說撞車時他一直監視着林兆文，直至他和杜思思交換位置雙手都未曾搭過轆盤。」

周探長搔了搔頭，苦笑道：「他媽的，莫非這小子是沒有指紋的？」

「天下間那有沒有指紋的人？」

「也許他戴着手套駕駛呢？」

「我最初也懷疑是這個關係，但那個伙記斬釘截鐵地說，林兆文手上沒有戴手套。」

「這個——」周探長雙眉緊緊蹙在一起，道：「太不可思議了！」

就在這個時候，案頭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周探長立時趨上前拿起話筒，原來是派去「城市大酒店」的便衣范強打來的電話。

「林兆文來了嗎？」周探長問。

「不，」范強回答：「我一直看不到與林兆文結伴的男子出現，可是剛才，我

的感覺，最後，王小克還開了那瓶酒，斟了兩小杯，一邊談着，一邊喝酒。

不知不覺間天色已黑，白小妹和小辣椒先後下班回家，兩女分工合作，炒菜燒飯，片刻間，餐台上已擺滿了香噴噴的菜餚。

林兆文早已餓得發慌，在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殷殷的伺候下，扒了三大碗飯，一面噴噴讚賞兩女的菜燒得好。

白小妹和小辣椒聽他語出由衷，心底下十分高興，對這個陌生人增加了不少好感。

吃過晚飯後，兩女收拾着碗碟，王小克則坐在林兆文身旁陪他傾談。

「林大哥，」王小克轉換了招呼，道：「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倒不如在這裏住一晚。」

「這個——」林兆文沉吟了一下，道：「老實不瞞你說，我也有這個意思，只是……怕打擾了你們。」

「唉！林大哥說什麼話來，既然大家是好朋友，就不該計較這些！」王小克道：「你不嫌這裏醜陋的話，我們是歡迎都來不及哩！」

「小兄弟，我……我這一輩子所結交的朋友，要數你最豪爽了！」林兆文搭着王小克的手，誠懇感激地：「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報答你才好！」

「林大哥，不必再說這種客氣話了！」王小克望了林兆文腿傷一眼，道：「林大哥，你腿上有傷，要不要我去替你找個醫生來看看？」

林兆文臉色微微一變，道：「不必了

看到兩個形跡可疑的男子走向櫃面查詢，然後站在酒店門口，好像不想離去的樣子，不知道是否林兆文的人。」

「你查過兩個男子去問什麼嗎？」

「查過了，」范強回答：「他們問一三〇二室的住客，而林兆文就是住在三一〇二室的，是不是？」

「唔，這樣看來，那兩個大漢一定和林兆文有關係的，你好好釘着他們。」

「是！」范強問：「如果他們離去呢？我要不要跟蹤他們？」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這樣吧，我派劉積克來幫你，你們見機而行好了。」

「是！」

掛下電話後，周探長立時按鐘吩咐得力助手劉積克進來交待命令。

陳積克身材魁梧壯碩，是空手道黑帶五段高手，為警方立過不少功勞，他接了命令，驅車直趨「城市大酒店」。

抵達「城市大酒店」時，范強趨上前來，指着酒店門口兩個形影大漢，道：「就是他們了！」

陳積克凝眼一看，見那兩個大漢牛高馬大，十分健壯，身上衣着却華麗異常，低聲道：「是什麼人？」

范強聳了聳肩，道：「還摸不着，既不像綁架家，又不像是打手。」

「阿強，你看他像不像保鏢？」

「保鏢？」

「聽說那個姓林的留下了一百多萬的美鈔在酒店裏，」陳積克低聲道：「有錢人請幾個保鏢，那是很平常的事。」



范強遠望着那個大漢，道：「如果是保鏢，應該跟在主人的身旁，有什麼理由連主人在那兒都不知道的呢？」

陳積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叫道：「他們好像要走了！」

范強向前望去，果然看到那兩個大漢向酒店台階走來，招手吩咐侍者叫一輛的士。

「我們怎樣做？」陳積克問道。

「周探長叫我們見機行事——」范強沉吟一下，道：「你有車子，由你跟踪他們吧。」

「好！」

陳積克匆匆跑到他的汽車，劃着了火，和范強打了個手勢，自後跟着兩大漢乘坐的的士。

范強望着車子遠去，掉頭向酒店大堂而望，這時天色已逐漸暗下來，幾輛大型旅遊車駛到酒店門口，大批日本遊客魚貫下車，阻住了范強的視線，他只得橫過馬路，筆直向酒店大堂走去。

大堂內十分擁擠，范強一雙銳利的眼光四處搜索着，希望可以發現酷肖林兆文的年輕男子。

然而，那些遊客都是上了年紀的夫婦，有幾個年紀比較輕的，看樣子是十足道地的日本人。

他站在櫃檯側，留意每一個接近櫃檯的人。

忽然，門口出現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童，一雙精靈的眸子向大堂掃來。范強定眼一望，認得是周探長的「死黨」小鬼子王小克。

「手提箱裏有十分貴重的東西，你要小心一點。」經理叮囑道。

王小克接過手提箱，只覺沉甸甸地，他不知裏面裝着一百餘萬的美鈔，還以為是什麼重要的文件而已。

「謝謝你。」王小克說着轉身向外走去。

經理自後跟着踏出辦公室，王小克腦中盤算着：「剛才經理打過電話去問周探長請示，這意味着什麼？」

用不着說，手提箱裏的物事，必然是違法的，就算不是，周探長也會藉來取手提箱的人去查到林兆文的下落，自己這出去，非被范強截住去路不可！

王小克有「小鬼子」之稱，他機靈百出，然而此時也是想不到妥善的辦法，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離開辦公室後，王小克向左右望了一眼，看不到范強的影子，這才想起剛才他被伙記叫過去聽電話，於是三步作兩步向酒店大門走去。

剛踏出酒店門口，冷不防有個人影自旁竄出，搭住了王小克的肩膀。

王小克嚇了一跳，仰首望去，却是一個裝麗人年紀大約廿三四歲，長得嬌艷如花，嫵媚萬狀，身上穿着一件套裝，面上化了很濃的妝，向他甜膩膩地笑了笑，道：「小朋友，你是林兆文的朋友？」

王小克摸不透她的底細，也不知此人是歹是好，囁嚅答不出話來。

「小朋友，是林兆文叫你來取這個手提箱的？」裝麗人忽然俯下身來，在他耳畔輕聲道：「對面馬路現有林兆文的仇

在這場合中見到王小克，范強雖然有點意料之外，但還是站在當地！沒有和他打招呼的意圖。

王小克來到櫃檯前，向忙碌的女接待員說道：「小姐，我可以見見你們的經理麼？」

女接待員見王小克衣着普通，而且又是本地人，淡淡地應道：「找我們經理幹什麼？」

「我想向他拿回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女接待員不經意地問道。

「一個占士邦型小提箱，」王小克道：「是你們酒店的住客留下來的，他托我來取回。」

女接待員聞言便抬起了頭，望定了王小克。

## 代領巨款 引狼入室

王小克接觸到她的眼光，心底下忽然產生了一種預感：事情不會如他想像中的順利！

「請問你們的經理在嗎？」

「請……請等等！」女接待員說罷，匆匆忙忙轉身向經理室走去。

王小克環目四顧，忽然接觸到一雙炯炯的眼光，心底下一震，凝眼去看，原來是認識的范強！

這時，范強一步一步向他走了過來，嘴角掛着笑意，道：「小鬼子，你來這裏幹什麼？」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他想到了林兆

人，也有警方的便衣偵探監視着，如果你想擺脫他們，只有跟我走。」

「你——你是誰？」

「我是林兆文的愛人，」裝麗人不由王小克分說，拉着他向附近一輛豪華房車走去，打開了車門，嗶聲說道：「快上車！」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忽見范強正自酒店大堂內奔了出來，心想落在范強手中的話，林兆文必定是凶多吉少，於是踏上車去。

裝麗人將馬達打着了火，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飛馳而出。

她望着倒後鏡，說道：「看到那個自酒店大堂內奔出來的人嗎？他就是警方的人！」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問：「小姐，剛才你說你是林先生的愛人？」

裝麗人側頭向他笑了笑，道：「不錯，你可以叫我珍妮。」

「你……你和林先生認識多久了？」

王小克心底下不無懷疑。

「好久啦，」珍妮手搭着駕駛盤，在汽車行列裏穿來插去，一面答道：「我們幾乎是從小玩到大的。」

「你怎知道林先生有了麻煩？」

「我是看了報紙才知道的，」珍妮關切地問：「報上說，警察開了幾槍追捕兆文，他……他有沒有受傷？」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答：「右腿被子彈擦過了，不過傷勢也不得事。」

珍妮聞言透了一口氣，道：「你不知道，當我看到報紙的消息時，擔心得要命

文被警察開槍追捕的事，范強會不會是爲了林兆文而來的？」

利那間，王小克心念電轉，決定庇護林兆文，先將這個警方的便衣警探打發開再說。

「范大哥，你怎麼也會在這兒？」王小克上前親熱地和范強打招呼：「對了，你是來辦案的，對不對？」

「你呢？」范強反問。

王小克正要回答，忽見女接待員陪着一個中年男子向這邊走來，大概便是酒店的經理，笑道：「我來應徵的，他們好像要請門僮！」

「哦！」范強點一點着頭，一個女職員趨上前來了，問道：「你是不是范強先生？」

「是的。」

「你的電話。」

范強轉身去聽電話時，那經理已經來到王小克跟前，道：「請跟我進來。」

王小克陪着經理來到辦公室，經理指着一張沙發，道：「請坐。」

王小克毫不客氣地坐了下來，經理問道：「閣下是林兆文先生的什麼人？」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自袋中取出那張便條，遞上前去，道：「林先生有張便條在這裏。」

經理接過去看了一眼，按下喚人鈴，吩咐屬下取住客的簽名簿進來。

不一會，職員取了一本厚厚的登記冊進來，經理將便條上的簽名和登記冊上的對照一下，道：「不錯，的確是林兆文先生的親筆。」

，謝天謝地，他總算沒有什麼事！」

王小克一面和她交談，一面小心留意車子的方向，見她在鬧市間飛馳，經過郊區公路口時，也是橫穿而過，這才吁了一口氣，雙手仍然緊緊抓着那個手提箱。

珍妮小姐，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王小克問。

「本來我們是應該立刻跑去見兆文的，可是現在不行！」

「哦？」王小克詫異地問道：「為什麼？」

「如果有人從後面跟踪我們的話，豈不糟糕？」珍妮說到這裏，又轉頭望了王小克一眼，問道：「兆文他現在的處境安全嗎？」

「安全得很。」

「那我們更應該小心一點，不能立即便去找他。」珍妮說。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她說得很有道理。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即使自己回到家，周探長在得悉了去取手提箱的竟是自己時，一定會到自己的家中查看，那時，林兆文還不是一樣要落在警方的手中？一想到這點，王小克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回家去通知林兆文暫時一避。

然而，家中並無電話，如果要通知林兆文的話，只有立即回家一途，可是據珍妮所說，除了警方之外，林兆文還被仇家追殺，自己這一回去，說不定被人暗中跟踪，那時豈非「招狼入室」？

就在王小克猶豫間，珍妮的車子已轉到一條橫巷，橫巷間堆滿了垃圾，珍妮將

「經理先生，現在可以把手提箱交給了我吧？」王小克問。

「當然可以，不過——」經理頓了一頓，道：「我要打一個電話。」

「還要向上面請示？」

「不，」經理只應了一聲，自袋中取出一張白紙，照着紙上的電話號碼撥着電話。

利那間，王小克知道警方果然佈下了天羅地網要緝捕林兆文！

林兆文如今正在自己家中，而自己又受他所托來取回這個手提箱，剛才在大堂見過范強，互相一對照，自己絕對脫不了關係！不由又驚又急。

本來，王小克只要隨便編造幾句謊言，便可將周探長應付過去，但心想如果周探長要到自己家裏去一趟的話，林兆文便非束手受擒不可。

以情理來說，王小克應該把林兆文交出來，因為他無牌駕駛和拒捕，這兩項罪名不大也不小，可是林兆文這樣怕上警局，其中一定有他的難言之隱，自己絕對不想被林兆文誤會是個出賣朋友的人！

正盤算間，經理已經接通了電話，道：「林兆文的手提箱已經有人來代領了：是……好，好！」

王小克心念電轉，利那間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才是，只見經理放下了電話，說道：「好吧，我們可以把那個手提箱交給你。」

王小克聞言大感意料之外，那經理却已經站了起身打開夾萬，將占士邦型小提箱拿了出來，珍而重之地交給王小克。

車子停在一堆垃圾旁邊，熄了火，靠在座椅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這是什麼地方？」王小克警覺起來。

珍妮並不答話，打開了車門，踏下車去。

「小朋友，跟我來吧，」珍妮向王小克招呼手，道：「我帶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王小克猶豫着，珍妮頓一頓腳，道：「難道你信我不過麼？」

在這種情況之下，王小克只得踏上前去，和珍妮向一道後梯走去。

兩人來到二樓，珍妮推開一道木門，王小克立時聽到悠揚的樂聲。珍妮搭着他的肩，穿過一條甬道，來到一個化妝間。

「這……這是什麼地方？」王小克問道。

「你還看不出嗎，這是夜總會の後台，」珍妮說着摘下了假髮，原來她有着一絡烏黑順順的長髮。

珍妮坐到化妝枱去，在臉上東一堆西一堆，撕下了許多膠狀物，王小克呆呆地望着她，不一刻間，珍妮已經改變了一副樣貌。

只見她眉清目秀，年紀大約十八九歲，和剛才嬌艷嫵媚的裝麗人判若兩人。他們都認得我，」珍妮一面補着妝，一面笑着解釋，道：「所以我一定要化妝才行！」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對她的信心又增加幾分。

「你隨便坐啊，」珍妮發現王小克站



在一旁，急忙拉了一張椅子過來，道：「再過五分鐘便輪到我上台表演了。」

「你——你是歌星？」

「噢？兆文沒向你提過我嗎？」珍妮詫異地問。

王小克向她搖了搖頭。

「誰都知道我是林兆文的女朋友，」珍妮問：「對了，你認識他多久？」

王小克赧然一笑，簡短地答道：「不久。」

「唔，難怪他沒向你提過我，」珍妮轉到屏風後更換衣服，一面道：「這次他從日本回來渡假，我也才見過他一次。」

王小克漫應着，珍妮忽然問：「兆文是在你那裏嗎？」

王小克何等精靈，即使在此種情況下，也警覺地回答：「他現在所住的地方十分安全。」

珍妮也不以為忤，換了歌衫出來，道：「你坐着等我，我唱三首歌便回來。」

「好！」王小克望着她苗條的腰肢，暗想和林兆文果然很登對。

「對了，你不要四處亂跑，」珍妮轉身叮囑他：「以免發生意外。」

「是！」

望着珍妮婀娜多姿的背影，王小克暗想，等一下好不好把她帶去見林兆文？

假使珍妮真是林兆文的親密女友的話，由她來照顧，自然比自己方便得多，況且剛才若非她的機警，說不定此時正誤引着林兆文的仇人回家哩！

然而，怎樣證實珍妮是林兆文的女友？自己和林兆文又不熟，否則還可以問她

關於一點林兆文的事試探。

正胡思亂想間，忽聽後面「呀」地一聲，好像是木門被人推開的聲音。

王小克心下一凜，急忙將那手提箱提了起來，向四週望了一眼，見右邊牆角堆放着許多雜物，於是毫不猶豫地將手提箱塞到中間。

由於手提箱面積不大，所以很容易便塞了進去，他拉了其他雜物蓋上，這才向化妝室的入口處望過去。

甬道間傳來腳步聲，王小克豎起了耳朵，以他的經驗，知道是兩個長得相當高大的男子，正向這邊走了過來。

利那間，王小克一顆心劇烈地跳了起來，暗暗猜忖着：那兩個男子是誰？夜總會職員，警方的便衣警探，抑或是林兆文的「仇人」？

腳步聲在門口停止了！

王小克大氣也不敢透一口，牢牢望着化妝室的門口。兩個高大的人影出現了，正是陳積克驅車去追的那兩個大漢。

兩人對望了一眼，踏進房來，冷峻的眼光望着王小克。

接觸到他們的眼光，王小克不由自主往後退了一步，將身子緊緊貼在牆壁上，他告訴自己：這兩個大漢絕非善男信女。幸好自己將手提箱收藏妥當，否則一定要糟！

「珍妮呢？」其中一個大漢問，聲音粗得好像破鑼。

「她出去演出了。」

「哦？」大漢側耳一聽，緩緩地點點頭，拉了兩張椅子，坐了下來。

「你們——你們找珍妮小姐幹什麼？」

「王小克試探着問。」

兩大漢緘口不言，只是凝望着化妝室的入口。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知道這兩個大漢來意不善，他眼珠一轉，向門口走了過去。

「站住！」其中一個大漢暴喝道。

王小克忽覺衣領一緊，已被人揪住了，只得乖乖轉身，驚詫不定地望着那個大漢，訥訥道：「你……們想幹什麼？」

「識相的便替我乖乖地坐着！」大漢瞪目道：「不許出聲，否則我宰了你！」

說話時，自袋中取出一把裝了滅音器的自動手槍。

王小克見他拿出槍來，登時喉若寒蟬，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暗暗為珍妮的安危擔心！

他想，這兩個大漢必定是林兆文的仇人，而珍妮既然是林兆文的愛人，他們自然要對珍妮不利！

王小克在椅子上如坐針氈，不知如何是好，不一會，甬道間傳來高跟鞋的聲音，珍妮唱畢回來了！

在兩名大漢的監視下，王小克無法出聲示警，那兩個大漢早已竄上前去，伏在門後，等珍妮踏進化妝室，這才自後撲出一個，握住她的頸脖，封住她的嘴巴，另一個則迅速上前關上了門。

珍妮那間花容失色，大漢用槍咀指住了她，道：「只要你一叫，我便開槍，知道嗎？」說着向同伴打了一個眼色，示意將她放開。

那大漢立時將珍妮放開，拉了一張椅子，命她坐了下來。

「好吧，姓林的那小子究竟在那裏？快說！」大漢揚一揚手中的槍。

「我……我不知道！」

大漢趨上前去，「拍！」地一聲摑了珍妮一巴掌，喝道：「胡說！」

「我真不知道！」珍妮哭叫起來，「你打死我也不知道！」

「那麼你今天下午到『城市大酒店』去幹什麼？」大漢陰惻惻地道：「哼！你的化妝術在我們內行人看來，無疑是在班門弄斧！」

「我……我只是去問問他回來了沒有。」珍妮俏臉嚇得毫無血色，道：「我真的很不知道他在哪裏。」

「可是有人看見你匆匆忙忙離開酒店，開車來到這裏，」大漢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珍妮，問道：「和你一塊來這裏的還有誰？」

珍妮的眼光立時向王小克射來，道：「就是他！」

「哦？」大漢愣了一然，轉頭向王小克望來。

王小克忽然一笑，道：「不錯，和珍妮小姐來這裏的是我。」

大漢移步來到王小克跟前，陰沉沉地問：「你陪她來這裏幹什麼？」

「我是珍妮小姐的歌迷，很喜歡聽她的歌，」王小克翻一翻口袋，道：「你看，我沒有錢來夜總會聽歌，剛巧碰到珍妮小姐，所以央求她帶我來。」

說話時，王小克深意地望了珍妮一眼

，接着道：「珍妮小姐的人真好，她一口答應了！」

大漢信疑參半地向珍妮望過去，道：「這小子說的是不是真話？」

「是……是的！」珍妮連忙答。

兩名大漢對望了一眼，互相點點頭，忽然，自袋中取出一塊手帕，向珍妮走過去。

「你……你們想幹什麼？」珍妮臉上勃然變色，訥訥地問。

「既然我們找不到姓林的那個小子，只好請你跟我们走一趟，希望姓林的來找你了！」

王小克聽他這樣說，知道兩人是想綁架珍妮，然後佈下陷阱引誘林兆文上釣，心中大急，他此時對珍妮的身份已經再無懷疑，心想既然珍妮是林兆文的愛人，自己便有責任維護她的安全，熱血一衝，倏地踏上前去，攔在珍妮身前，仰首喝道：「你們想幹什麼？」

他這麼一站之間，神態倒是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兩大漢不禁呆了一呆。

珍妮趁兩人一呆之間，忽然操起一把掃帚，劈面向其中一個大漢擊去。

王小克料不到像珍妮這樣一個弱質女子，竟然敢向兩名魁梧大漢反抗，當下不及細想，一掌向另一大漢腹部擊去，正是「威風八路拳」的「初試啼聲」！

珍妮和王小克猝然發難，攻了兩名大漢一個措手不及，只聽「噹」地一聲，那把裝着滅音器的自動手槍掉下來。

珍妮的動作快得令人難以想像，她倏地蹲下身去，執起了那把短槍，一板槍擊

，「噢！」地一下輕响，為首那大漢雙手攔住腹部，慢慢地彎下身去。

珍妮一擊而中，掉轉了槍頭，向另一大漢射擊，只聽「噢！噢！噢！」三下輕响，那大漢也慢慢地癱倒在地去了！

王小克被這一個變故嚇得張目結舌，半晌說不出話來，珍妮把手槍往地上一擲，拉了王小克的手，向外便跑。

王小克身不由主地被珍妮拉着跑出了夜總會的化粧間，自後門來到那條橫巷。

珍妮一言不發地打開車門，道：「快上車！」

王小克這時才想起手提箱仍然在化裝間的雜堆裏，正要轉身去取，珍妮已經將馬達劃上了火，連聲催促道：「快！快！快！遲了便大厄難逃了！」

王小克只得跳上車廂，車門還未關上，珍妮已經踩下油門，車子向前飛馳了出去……

周探長匆匆離開辦公室，碰到了陳警官。

陳警官見周探長臉上神色張惶，心下好奇，道：「探長，又發生了什麼？」

「郊區公路十五咪發生了翻車案，」周探長道：「車裏有人被燒成灰燼，你跟我一塊去看看。」

陳警官點頭說了聲「好！」一邊向停車場走去，一邊問：「是什麼車子？」

周探長側頭望着陳警官，聲音微顫：「信不信由你，是陳積克的車子！」

陳警官臉色一變，顫抖着聲說道：「是他！」

「不錯！」

「可是……可是，陳積克一個多鐘頭前才被派到『城市大酒店』去協助范強的啊！」

「剛才我打了一個電話給范強，」周探長打開車門，道：「范強說，半個小時前陳積克駕車跟蹤兩個神秘男子，不料——」

說到這裏，深深吸了一口氣。

陳警官很瞭解周探長的心情，因為陳積克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幫他立過不少汗馬功勞，如今驟遇意外，其悼痛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也緘默着不出聲。

周探長將車子駛離警局的停車場，飛快向郊區公路而去。

半個小時後，車子來到公路，只見前面圍住了不少人，幾輛車子停泊在路旁，兩架警方巡邏電單車警員，正檢視着一輛燒成焦黑的車子。

周探長將車子停下，領先跳下車去，他只向那輛燒成焦黑的房車瞥了一眼，便認得那是陳積克的私用車！

警員見周探長駕到，急忙將圍觀的路人趕開，周探長快步上前朝車廂裏一望，忽然起了一陣嘔心。

車子前座的駕駛位上伏着一個人，他身上衣物全部燒毀，連表皮也被燒得裂了開來，黃色的血水，正自裂開的肌膚間不斷滴了下來。

「——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周探長吸了一口氣，向巡邏車的警員問。

警員指着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男子，道：「秦先生，麻煩你再說一遍。」

那中年男子踏上前來，臉上驚悸猶存

地說：「一個多鐘頭前，我駕駛車子回家，忽然有人扒我的頭，我往後鏡一望，原來是輛巨大房車——」

「當時你的車速若干？」周探長插口問。

中年男子沉吟了一下，道：「大概四十餘咪吧，我太太一向反對我開快車，否則，在郊區公路上，開個五六十咪也沒問題。」

「當時，我心裏想，既然你想扒頭，就讓你扒個夠好了，於是一扭扭盤，將車子讓過一邊。」

「那輛黑色大房車」吧」地一聲扒了頭，我正想將車子駛回路中間，後面忽然响起喇叭，我朝後鏡一看，竟然又有一輛車子風馳電掣而來。」

「是不是這一輛？」周探長向陳積克的車子一指。

「不錯，正是這一輛，」中年男子滔滔說下去：「我心底下暗罵了一聲，它又扒了頭去，這時，前面黑色大房車忽然慢了下來，我正擔心後面這輛車子會和它碰撞稀爛，忽見白光一閃——」

周探長雙眉一揚，道：「白光？」

「是的，一種眩目得令人難以相信的白光！」中年男子眉飛色舞地道：「白光一過之後，忽聽一聲巨响，跟着，這輛車子便着火焚燒，向路旁衝了過去，直撞到石壁之上，才停止去勢！」

「當時你離多遠？」周探長問。

「大約三四十碼吧？」

「黑色大房車在事發之後，朝什麼方向駛去？」周探長又問。



「一直向前駛去，」中年男子道：「我見發生了車禍，急忙下車查看，又到附近電油亭借打了一個電話報警，才回到這裏來。」

「謝謝你，」周探長問道：「先生貴姓？」

「我姓倪，」中年男子遞一張卡片給周探長，道：「倪長山，是倪氏貿易公司的董事長，我的別墅在十七咪。」

「倪先生，請問你可記得那輛黑色房車的車牌號碼？」周探長問。

「我——我一時大意，倒沒有看清楚。」倪長山說。

「當時黑色房車裏到底坐着多少人？你有沒有留意到？」

倪長山仰首一想，道：「是兩個，我記得很清楚，後座沒有人！」

周探長緩緩地點點頭，就在這個時候，遠處傳來警車的「嗚嗚」聲。

陳警官趨上前去，將圍觀的路人勸開，路人見沒有什麼熱鬧可看，紛紛轉身上車離去。

倪長山向周探長說道：「我可以走了嗎？」

「當然可以，」周探長伸手和他相握，道：「不過，我們日後可能還要麻煩你，好像認車，或者上庭作證之類。」

「沒問題，沒問題，」倪長山道：「你打電話到我寫字樓來好了。」

周探長送走了倪長山，陳警官拿着無線電通訊器，向周探長招招手，道：「探長，范強的電話！」

「好極了！」周探長正感一籌莫展，

小，白兩人扶持下，向後山走去。

不一會已經來到了後山那塊挖空的大石旁，小辣椒伸手推開暗門，劃了一根火柴，燃着了蠟燭，扶着林兆文入內。

林兆文見大石中果然十分寬敞，從外面看，根本不知道內裏另有乾坤，不由大喜。

「林先生，你在這裏住上一晚，如果小鬼子無事歸來，我們明天便來接你出去。」小辣椒將蠟燭交給林兆文，道：「放心，這裏担保一定安全！」

林兆文很感激的說道：「真多謝你們啦！」

小辣椒轉身離開石洞，推上了暗門，和白小妹向木屋區走去。

兩人回到木屋不久，周探長和陳警官便來了。

周探長一踏進木屋，便四週打量着，道：「小鬼子呢？」

「出去了。」小辣椒答。

「去了那裏？」

「我怎知道？」小辣椒聳着肩，道：「他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

周探長向白小妹走過去，道：「小妹，你比較老實，你告訴我小鬼子去了那兒吧！」

「好哇！」小辣椒霍地大叫起來，衝到周探長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另一手叉住了腰，道：「你說我不老實？」

周探長知道這小辣椒最難纏，苦笑一下，仍然面對着白小妹，道：「小鬼子是什麼時候出去的？」

「下午。」

暗想也許范強給自己一點線索，於是趨上前拿起了無線電咪高峯，道：「我是周探長。」

「探長，我要告訴你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范強的聲音自擴音器傳來。

「什麼事？」

「你猜是誰來取走林兆文的那個手提箱的？」范強道：「他是『小鬼子』王克！」

「真的？」

「我在接到酒店經理的通知後，立即展開跟蹤，可惜……可惜被他逃了！」

「你說什麼！」周探長立時提高了聲音問。

「我剛追到門口，王克已被一個女人用手接走了！」范強道：「我一時間又截不到的士追去，所以……所以讓他逃掉了！」

「你真飯桶！」

「探長，如果增加我的辦事效率的話，請代我向頭申請一架私家車，」范強道：「那麼，我便可以保證同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周探長不待他說下去，便把咪高峯向車中一拋，拉了陳警官一把，道：「咱們到小鬼子的木屋看看！」

「是！」陳警官回答。

白小妹站在門口，翹首向前張望。

「小鬼子來了沒有？」小辣椒自屋內走了出來。

白小妹搖着頭，臉上都是焦急的神色，喃喃地說道：「他會不會遭遇到什麼意外？」

「我今天沒有開檔。」

「我不知道，」白小妹道：「我剛下班回來，便看見他出去了。」

「他沒有說到什麼地方？」

「沒有，」白小妹望定了周探長，緊張地問：「是否發生了什麼意外？」

「不，不，」周探長淡淡一笑，道：「我只是許久沒見他了，專誠來看看他而已。」

「等一下他回來後，我叫他打電話給你。」白小妹淡淡地說，其實正向周探長下着「逐客令」。

周探長訕訕地擦一擦鼻子，道：「好吧，他回來後，叫他立刻打電話給我。」

白小妹將周探長和陳警官送出門口，忽然問道：「周探長，小鬼子又惹了麻煩嗎？」

周探長回過頭來，淡淡一笑，道：「是小麻煩而已，不必擔心。」

兩人向石級那邊走去，陳警官問道：

「探長，你說王小克和那個林兆文有關係嗎？」

「如果范強沒有認錯人的話，當然有關係！」周探長說。

「范強是我們最精明的一個探員，他絕對不會認錯人的！」陳警官道：「況且他和小鬼子也很熟。」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你猜我在接到范強的報訊時，心裏想到什麼？」

「你以為林兆文會在他的家中？」

「不錯！」周探長欽佩地望了陳警官一眼，道：「可是剛才我們幾乎是在突擊檢查的情況下去的，却見不到有人！」

外？」

「放心好了，即使遭遇到什麼意外，小鬼子也不會有事的，」小辣椒笑着道：「他比鬼還多花樣。」

「小辣椒，」白小妹低聲道：「你瞧這個林先生是不是好人？」

「他是說，他會不會指一條黑路給小鬼子走？」白小妹湊首在小辣椒耳畔說道：「人心叵測，咱們要好好看守住他！」

小辣椒轉頭向木屋裏望去，只見林兆文正支撐着爬起身，好像要站起來的樣子，急忙趨上前去，道：「林先生，你想幹什麼？」

「小克為什麼還沒有回來？」林兆文望望腕表，說道：「他已出去快將兩個鐘頭了！」

「是呀，我們也在奇怪。」

「城市大酒店離這裏多遠？」林兆文問。

「如果乘的士，來回大約半個小時。」小辣椒答。

林兆文聞言蹙眉道：「那絕對沒有理由到現在還回不來。」

「林先生，你猜小鬼子會不會碰到意外？」小辣椒試探着問。

「這個——」林兆文臉色一變，望着外面呆呆出神，半晌才道：「小辣椒，我一定要離開這裏！」

「為什麼？」小辣椒詫異地。

「如果小克遭遇到意外，多半是被潛伏在酒店的警方人員逮住了——」

小辣椒不待他說下去，便插咀笑道：

「探長，你以為小鬼子會為了一個林兆文而和我們作對麼？」

「嘿，小鬼子做事但憑自己的興趣，這可難說得緊！」

「探長，其實林兆文只不過是犯了無牌駕駛和拒捕的罪名而已，本市昨晚發生了一樁雙屍案，比之嚴重得多了，為什麼你——」

周探長不待他說下去，便說道：「那樁雙屍案的死者，是一對醫生夫婦，對不對？」

「是啊！」

「我們的警員說，他一共開了三槍，最後一槍好像擊中了那個林兆文！」周探長深意地望着陳警官，道：「你可曾把他們聯想在一起？」

「啊！莫非是林兆文受傷之後登門求醫，然後將醫生夫婦殺死滅口？」

「死者陳泉醫生的寓所距離『政府大球場』只有四五個街口，而且死亡時間是在開槍事件發生後的三四個鐘頭，的確很容易令人聯想在一起——」

「周探長，今天我約署看過驗屍報告，那兩個死者的死因好像是血管閉塞而死，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傷痕，難保是自然死亡的！」

「不，」周探長搖着頭，道：「命案發生之前，隣居曾聽到陳醫生的太太叫救命的聲音，開門出視時，還碰到一個右腿上綁着綳布的青年男子。」

「啊！那就沒有疑問！」陳警官道：「一定是林兆文下的毒手！」

「可是有一件事我猜想不到，他用什

「警方人員不會捉住他的。」

「為什麼？」林兆文滿臉茫然地問。

「因為他認識很多警界的人，」小辣椒得意地道：「你瞧小瞧小鬼子是個擦鞋童，他以前幫警方破過不少奇案！」

「哦？」林兆文臉上閃過一陣十分奇特的神色，然而隨即恢復鎮定，道：「萬一警方不動聲色自後跟蹤着他回家呢？」

「對！」小辣椒跳起身來，道：「這一點倒不可不防！」

「小辣椒，你說，我該怎麼辦？」林兆文五內如焚，剎那間沒有了主意。

小辣椒向白小妹望去，道：「小妹，你有什么主意。」

白小妹望着林兆文，道：「林先生腿上不便，恐怕難下那段石級，這個——」小辣椒雙眼一轉，忽然拍手叫道：「有了！」

林兆文大喜過望，凝視着小辣椒。

「小妹，後山不是一塊挖空的大石嗎？」小辣椒轉頭向白小妹道：「我們常到那裏去玩，如果林先生躲在大石內，誰也找不到！」

白小妹緩緩地點點頭，那塊挖空的大石便如小屋一般，裏面寬敞異常，本來是「魔術手」何三手挖空來藏身避世的，如今正是現成的藏身之所。（詳情請參閱拙作「魔術手」。）

「來！咱們扶林先生去那兒躲一會吧，」小辣椒道：「小鬼子無事歸來最好，不幸被人暗中釘梢，也教他們找不到林先生！」

林兆文聞言又是興奮，又是感激，在

「魔術手？」周探長皺起了眉頭，道：「科學雖然發達，我却還不曾聽過有一種武器可以在片刻之間令人血枯塞而致死的！」

陳警官也答不出話來，這時，兩人已到石級附近，正要拾級而下，忽見一個熟悉人影正踏着石級上來。

周探長定眼一看，不由大喜過望，原來那人正是王小克！

王小克驟然見到周探長和陳警官，却絲毫沒有意外或者慌亂的樣子，反而笑吟吟地三級作兩級爬了上來，道：「周探長，是什麼風吹你來啊？」

「小鬼子，你剛才去過那裏？」周探長開門見山地問。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想，道：「對啦，剛才我在城市大酒店碰見過范強哩！」

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均是大感意外之外，想不到他會答得這樣爽快。

「你去城市大酒店幹什麼？」

「哈哈，今天我交上了好運，有一個從外地來的遊客，交給我一張字條，要我到『城市大酒店』替他取回一個小提箱，」王小克笑嘻嘻地自西褲的暗袋中取出一張五百元面額大鈔，攤開它揚了一揚，得意洋洋地道：「這樣輕易的差使，竟然值五百元！」

周探長神色大為緊張，問道：「你：你把手提箱交給了他？」

「是啊，否則他怎肯付錢？」王小克面色忽然一變，道：「探長，難道那是壞人？」

「小鬼子，你在什麼地方將手提箱交給他的？」周探長問。



「我一離開酒店，便有一個女的走上前來，說是那人的女朋友，拉了我上車，在一個街口接了那人，然後放我下車。」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王小克最擅說謊，而且說謊的本事極大，知道如果露出了破綻便要原形畢露，於是盤算了一下，答道：「大約是一個鐘頭的事了！」

周探長見時間果然配合，這才作聲不得，問道：「那一男一女長得怎樣？」

「男的很英俊，女的漂亮得要命，」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接道：「不過那男的腿上好像有傷！」

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說道：「果然是！」

「周探長，你要找他們嗎？」

「不錯，」周探長道：「那男的可能涉及一宗謀殺案。」

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早便知道那男的不會是什麼好人，否則，為什麼會這樣大方賞我五百大元？」

「對你大方的便不是好人？」周探長啼笑皆非地問。

「如果是好人，賺錢便不容易，也不會對人這樣大方了，」王小克道：「這樣簡單的理你也不知道？」

周探長覺得他說得也有道理，只好淡淡一笑，道：「他們要去什麼地方，你可知道嗎？」

「誰管他哩！」王小克將鈔票塞回暗袋內，道：「只要收了錢便算！」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以後你再見到那一男一女時，可認得出他們？」

「當然認得出！」

「好吧，如果我們找到那兩人，會請你認上一認的。」

「歡迎之至，」王小克笑道：「最好有專車接送，我可不想把車錢也貼上！」

周探長凝視了王小克半晌，見他不像是在說謊的樣子，只得和他道了再見。

王小克踏着輕快的步伐回家，一進門，白小妹和小辣椒便緊張地趨上前來，不約而同問道：「周探長剛剛出去，你有碰到他嗎？」

「碰上了！」

「他說你惹上了小麻煩，」白小妹關切地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休說是小麻煩，便是天大的麻煩，憑我三言兩語也會化作無事。」

「小鬼子，你為什麼去了這麼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快快說來！」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問。

王小克坐了下來，將去到酒店後發生的事約略敘述了一遍。

「那個珍妮呢？」白小妹問。

「她晚一點再來，」王小克吁了一口氣道：「幸好她為防萬一沒跟我來，否則剛才對周探長說的謊話便不成立了。」

「她——她為什麼不跟你來？」小辣椒呆呆地問。

「珍妮做事十分小心，她怕有人認出了她自後跟蹤，所以，問了我們家的地址，晚一點才自己偷偷來看林兆文，」說到這裏，才發現屋內沒有林兆文的影子，不由大驚失色，道：「林大哥呢？」

小辣椒壓低着聲音在王小克耳畔說道：「放心，他在那塊大石裏面！」

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剛才他迎面看到周探長和陳警官時，心中早已打了個突，只不過強裝鎮定而已。

「林先生要你去拿的那個小提箱呢？」

「白小妹忽然問道。」

「拿到了，不過沒帶回來。」王小克道：「我去看看林大哥。」

「我跟你去！」小辣椒道。

「你們留在這裏陪婆婆，」王小克道：「大石中又容不下這麼多人，我去去便來。」

小辣椒吸着咀不出聲，王小克在柏上的生菓盤上取了個萍菓，一面吃着，一面向後山走去。

不一會，王小克已來到了大石旁，他左右望了一眼，肯定沒有別人，這才湊咀在暗門處低聲道：「林大哥，我來了！」

說完，他用暗力一推，石門緩緩移開，林兆文持着蠟燭，又驚又喜地望着他。

「你終於來了，事情辦得怎樣？」

王小克推上了石門，才道：「都辦好了！」

「手提箱呢？」

「我沒帶回來，暫時放在一個很穩當的地方，你放心。」王小克興奮地道：「林大哥，今天晚上有一個人要來看你，你猜是誰？」

林兆文雙眉一揚，道：「誰？」

「你的女朋友！」

「珍妮！」林兆文低聲叫了起來。

「不錯！」王小克這才放下心上的。」

「現在他將你捉回去？」

「也許可以這樣說。」

「但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是捉不到你啊！」王小克笑笑說：「由此可見，他們的勢力也有個限度了！」

林兆文艱因地搖着頭，臉上充滿了恐懼的神色，道：「不，他們終有一天會捉到我的。」

「林大哥，你怎能對自己這麼沒信心？」王小克見他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不由激發起他的俠義心腸，拍拍胸口，道：「林大哥，只要我在的一天，我一定不會讓他們得償夙願！」

林兆文又是感激，又是感慨地拍拍王小克的手說道：「謝謝你，小克，可是，你如果要幫我到底，到時你一定會後悔的！」

「我小鬼子做事素來不後悔。」

林兆文溫柔一下，皺皺了。

兩人相對無言，王小克正打算起身離去，忽聽外面傳來細碎的脚步聲。

由於是深夜，荒山野嶺間萬籟俱寂，所以，那腳步聲清晰異常。

「誰？」林兆文臉上勃然變色，微顫着聲音問。

王小克向他打了個手勢示意不要出聲，將耳朵貼在石上，只聽外面有人低聲道：「小鬼子，你在麼？」正是小辣椒的聲音。

王小克一聽到小辣椒的聲音，這才定下心來，輕輕將石門推開了少許，小辣椒道：「珍妮來了！」

塊大石，道：「她果然是你的女朋友！」

「你……你在什麼地方找到珍妮的？」

「林兆文緊張地抓住了王小克的肩膀。」

「在酒店門口，」王小克為了更肯定珍妮的身份，問道：「林大哥，珍妮小姐是不是一個歌星？」

「是的，」林兆文道：「她……她又出來獻唱了？」

王小克道：「唔，她還帶我到她演唱的夜總會去。」

「小克，珍妮說她要來見我？」

「是的。」

「為什麼你不立刻帶她來？」林兆文臉上露出渴望的神色。

「我——我最初怕她是冒認的，所以……沒有立刻將她帶來。」

林兆文感激地望着王小克，道：「你真會為我想！」

「後來，她自己提出，為了怕被你的仇家跟蹤，決定再晚一點才來。」

林兆文緩緩地點着頭，道：「唔，珍妮做事向來很小心謹慎，所以，這次我從日本回來，還見不到她！」

「你說什麼？」王小克愕了一然，問：「你還沒見過她？」

「是啊！我千方百計設法和她聯絡，然而，她總是不肯出來見我，唉！」林兆文說着嘆了一口氣，道：「我知道，她都是為了我！」

王小克仰起首來，口唇噙動，喃喃地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小克，你怎麼啦？」林兆文詫異地問。

林兆文一聽到心上人來到，急忙向門口爬過來，王小克將石門推開，果然看見小辣椒背後，站着一個白衣美女，正是珍妮。

珍妮笑吟吟地站在小辣椒背後，王小克和她點頭打了個招呼，道：「林大哥在裏面。」

珍妮一言不發，踏上前來，這時，林兆文已經爬到洞口，仰首向珍妮望去。

當他看到珍妮的樣子時，忽然臉色大變，轉身向山洞裏滾去！

王小克以為他們定會互相攔在一起傾訴相思之苦，料不到林兆文利那間如見鬼魅，一轉念之間，已暗叫不好。

珍妮笑吟吟地踏上前去，道：「林先生，你好啊！」

王小克聽她突然稱呼林兆文作「林先生」，心下更加確定，轉頭向林兆文望去，只見他臉色白得逾乎尋常，縮在一隅渾身抖個不停，便是老鼠見了貓也沒害怕得這般厲害。

「你——你不是珍妮！」林兆文驚地叫了起來：「我不要見你！」

「可是，我想見你！林先生，你還是跟我走吧，這樣子，捉迷藏，有什麼好玩？」

「不，我不走！我不會跟你走！」林兆文竭斯底里地叫了起來。

「說話時，轉身向外指去。」

王小克循她手勢望去，只見兩個高大的人影自山石後轉了出來，正是那兩個被她開槍打死的大漢！

「林大哥，你這樣子雙面受敵，是很吃虧的，」王小克懇切地說：「如果你信任我，我可以幫助你，先化解警方這一方面——」

林兆文苦笑着搖頭，道：「小克，你

「她說她見過你一次！」

「哦？」

王小克忽然堅定地點着頭，說道：「不錯，我記得很清楚，她說，她見過你一次。」

「是嗎？」林兆文滿臉茫然，道：「也許她看到了我，但為了種種不方便，所以不敢和我打招呼吧？」

「林大哥，你到底有什麼仇人？」王小克關切地問：「他們到底和你有什麼過節？」

「這——」林兆文垂首嘆了一口氣，道：「小克這些事你還是不理吧！」

王小克道：「林大哥，如果你當我是朋友，你應該告訴我，我也許可以幫你一臂之力呢？」

林兆文苦笑着，說道：「你幫不了我的！」

「林大哥，不瞞你說，我認識警方的周探長，也認識不少有勢力的人，如果你的仇人是壞人的話，我相信周探長一定會去對付他們的，你也用不着這樣子雙面受敵了。」

「雙面受敵？」

「是啊，警方現在也極力想找你，」王小克將剛才的一切說了出來，林兆文聽到周探長還來過這裏，不由渾身打了個抖索。

「林大哥，你這樣子雙面受敵，是很吃虧的，」王小克懇切地說：「如果你信任我，我可以幫助你，先化解警方這一方面——」

林兆文苦笑着搖頭，道：「小克，你

「當然認得出！」

「好吧，如果我們找到那兩人，會請你認上一認的。」

「歡迎之至，」王小克笑道：「最好有專車接送，我可不想把車錢也貼上！」

周探長凝視了王小克半晌，見他不像是在說謊的樣子，只得和他道了再見。

王小克踏着輕快的步伐回家，一進門，白小妹和小辣椒便緊張地趨上前來，不約而同問道：「周探長剛剛出去，你有碰到他嗎？」

「碰上了！」

「他說你惹上了小麻煩，」白小妹關切地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休說是小麻煩，便是天大的麻煩，憑我三言兩語也會化作無事。」

「小鬼子，你為什麼去了這麼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快快說來！」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問。

王小克坐了下來，將去到酒店後發生的事約略敘述了一遍。

「那個珍妮呢？」白小妹問。

「她晚一點再來，」王小克吁了一口氣道：「幸好她為防萬一沒跟我來，否則剛才對周探長說的謊話便不成立了。」

「她——她為什麼不跟你來？」小辣椒呆呆地問。

「珍妮做事十分小心，她怕有人認出了她自後跟蹤，所以，問了我們家的地址，晚一點才自己偷偷來看林兆文，」說到這裏，才發現屋內沒有林兆文的影子，不由大驚失色，道：「林大哥呢？」

「現在他將你捉回去？」

「也許可以這樣說。」

「但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是捉不到你啊！」王小克笑笑說：「由此可見，他們的勢力也有個限度了！」

林兆文艱因地搖着頭，臉上充滿了恐懼的神色，道：「不，他們終有一天會捉到我的。」

「林大哥，你怎能對自己這麼沒信心？」王小克見他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不由激發起他的俠義心腸，拍拍胸口，道：「林大哥，只要我在的一天，我一定不會讓他們得償夙願！」

林兆文又是感激，又是感慨地拍拍王小克的手說道：「謝謝你，小克，可是，你如果要幫我到底，到時你一定會後悔的！」

「我小鬼子做事素來不後悔。」

林兆文溫柔一下，皺皺了。

兩人相對無言，王小克正打算起身離去，忽聽外面傳來細碎的脚步聲。



既然面前這個女人不是林兆文的愛人「珍妮」，兩大漢的死而復生，當然也不奇怪了，王小克立即想到，那把裝了滅音器的手槍，槍膛裏裝的，可能是沒有彈頭的子彈，三人一番動作，不外是想堅定自己對她的信心，從而帶她來找林兆文而已。

利那間，王小克背上出了一陣冷汗，他自問精明過人，不料還是着了道兒。那兩個大漢一步一步地踏上前來，林兆文一看到他們的出現，臉上肌肉不斷抽搐着，知道自己再無倖理。

王小克以為那兩個大漢會上前將林兆文抓了起來，不料他們走到石洞口，躬身向林兆文行了一禮，必恭必敬地道：「屬下焦武，焦德恭迎主人回駕。」

「不，我不回去，我永遠不再回去！」林兆文雙手亂搖。

「主人，屬下奉命接你回駕。」焦武恭敬地道：「請出來吧！」

「不！」林兆文將身子緊緊貼在石壁上，驚疑不定地望着焦武和焦德。

「狄小姐，」焦武向「珍妮」望去，道：「你設法勸勸主人吧。」

狄小姐笑吟吟地踏上前去，道：「林先生，你雖大錯鑄成，但此時回頭是岸，焦武和焦德兄弟倆對你一向忠心得很，就別讓他們難做吧！」

林兆文嘆了一口氣，垂下首來。

「林先生，你仔細想想吧，區區一個女子，怎值得你背叛家族？」狄小姐柔聲道：「只要你回心轉意，在外邊攪出來的，我們會替你善後。」

「主人，我……我們對你絕無惡意，請……請饒我們一次。」焦武望着林兆文手中的小圓筒囁嚅地說。

「林先生，我們死不足惜，可是你可曾想到，如果你殺了我們，老爺再次派來的人，可能沒有我們這般好說話了！」狄小姐淡淡地說。

「只要你們不要再來騷擾我，我是不會隨便殺人的！」林兆文說。

「那麼那對醫生夫婦呢？」狄小姐冷冷一笑，道：「他們是怎樣死的？」

林兆文臉色一變支吾着答不出話來。

「老爺吩咐過我們，非但不要濫殺無辜，在沒有必要時候，更不許亂用家族武器，」狄小姐冷冷地瞧着林兆文，道：「你把老爺的話都當耳邊風了？」

林兆文擰了擰頭，喝道：「你們快替我滾，滾得遠遠的！我以後再也不想見到你們！」

狄小姐一面轉身向外走去，一面道：「林先生，你會後悔的，老爺下次派來的人，絕對不像我們！」

林兆文咬着牙哼了一聲，並不答話。

### 估計錯誤 自投羅網

三人離去後，王小克，小辣椒和白小妹才從黑暗中現身出來。

林兆文站在當地呆若木鷄，好像在想着什麼東西似地，三人來到他的身旁，仍然渾若未覺。

「林大哥。」王小克叫了他一聲。林兆文緩緩地抬起頭來，忽然嘆了一

林兆文緩緩地抬起頭來，眼眶中充滿了迷茫猶豫的神色。

狄小姐已經說動了林兆文，臉上閃過一絲喜色，接道：「林先生，你這就隨焦氏兄弟回去吧，老爺正等着你呢！」林兆文望定了狄小姐，訥訥地道：「我……我父親肯原諒我？」

「老爺最鍾愛你，當然會原諒你的一切。」

林兆文眼珠一轉，忽然說道：「你說謊！你根本沒見過我爸爸，你怎知會原諒我！」

狄小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林先生，這樣說來，你是不肯回去的了？」

林兆文緊閉着唇不出聲。

「焦武，焦德，你們既然是奉命行事，那麼動手吧！」狄小姐說罷，身子驀地向旁一閃，焦武，焦德立即攢身入洞，將林兆文抓了出來。

「焦德，只你哥哥對付林先生便行了，」狄小姐下令：「把這兩個小的也捉了

起來，聽我發落。」

「是！」焦德轉身伸手向王小克和小辣椒當胸抓去。

王小克早有預防，不待他手指觸及，早已向後躍出，亡命般向前奔逃。焦德也不去追，反手把小辣椒抓住，挾在肋下，然後才拔足向王小克追去。

由於四週黑漆漆的一片，王小克視線不清，腳下被一塊大石絆住，摔倒下地，焦德似像能在黑暗中視物，探手抓住王小克衣領，提了起來。

小辣椒在焦德肋下又打又踢，然而焦

口氣，把那小圓筒放入袋中。

「林大哥，對不起，我——」王小克的話還沒說下去，便被林兆文揮手示意停止，他轉身向石洞走去，坐了下來。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跟着俯身踏進去，在他身前坐了下來。

石洞裏燭光搖曳，四個人的心情却都有不同，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王小克轉頭向外張望了一下，忽然問：「林大哥，你不怕他們去而復回嗎？」

林兆文緩緩搖着頭，道：「他們任務已經失敗，不會再來的了。」

「剛才我聽那個姓狄的女人說，你父親會再派人來，她……說的是真話嗎？」

「唔。」林兆文點着頭，道：「而且下次派來的人，比他們厲害十倍！」

王小克見他臉上隱有憂色，道：「林大哥，其實你也不用擔心，這次要不是我不小心中了那個姓狄的女人的奸計，他們絕對找不到你的！」

「可是他們還有許多辦法來找我，」林兆文苦笑着說：「想躲開他們的追尋，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

眾人聽他說得認真，知道並非誇大其辭，是以全部緘默了。

「小妹，剛才你那種炸彈很厲害，」林兆文忽然道：「要不是它，這時候大家都遭殃了！」

白小妹微笑着自袋中取出幾顆「霹靂彈」，道：「這叫『霹靂彈』，是小辣椒祖傳的武器！」

林兆文接了過去端詳着，讚道：「發明這種『霹靂彈』的人真聰明，它沒有殺

德力大無窮，拳頭落在他身上，便如替他搔癢一般。

焦德一手挾着小辣椒，另一手提着王小克，向狄小姐那邊走去。

「狄小姐，這兩個小的怎樣處置？」

焦德問。

狄小姐含笑望了小辣椒和王小克一眼，道：「你們通常怎樣處置這種人？」

焦德和焦武還未回答，林兆文已經叫了起來，道：「不！你們不能這樣做！」

「林先生，我們都是你家的僕人，」狄小姐轉頭向林兆文道：「爲了安全着想，只好這樣做了，不過，我們的出發點都是爲你們好而已。」

「不，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林兆文焦急地說：「他們對我們家族的事，真的一丁點也不知道，求求你放了他們吧！」

狄小姐緩緩地搖着頭，道：「小心駛得萬年船，姑勿論他們知不知道，都不能放過他們——」

王小克在兩人對話中，知道狄小姐要殺了自己和小辣椒滅口，雖經林兆文苦苦央求，狄小姐仍然一意孤行，眼看便要命喪陰曹，不由得渾身抖索起來。

狄小姐向焦武打了個眼色，道：「快動手吧，咱們還有許多事要做哩！」

焦武自袋中取出一個小圓筒，向王小克和小辣椒望過去。

林兆文臉色大變，在焦武懷中掙扎着，一面叫道：「焦武，你如果殺了這兩個

人，我絕不和你干休！」

焦武臉上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但旋即褪去，他緩緩揚起了手，小圓筒對着王

傷力，但虛張聲勢却用得上！」

「林大哥，你那枝小圓筒又是什麼東西？」王小克將他心底下的疑問提了出來：「爲什麼他們一見了你的小圓筒便嚇得要死？」

林兆文自袋中取出那枝小圓筒，撫弄着，道：「它和你們的『霹靂彈』截然不同。」

「怎樣不同？」小辣椒問。

「一按這個小擊，」林兆文指着小圓筒筒身一排紅色小擊，道：「便會有一股白光射了出來，中人立斃，厲害無比。」

「啊！那不是死光？」

林兆文仰首沉吟了一下，道：「也許可以這樣說，不過它比『死光』厲害的是殺了人後，屍體上驗不出傷痕，而且有三種光度，第一種大多數用來對付血肉之軀，因爲它較弱，第二種用來對付物體，第三種是對付金屬體的。」

他頓了一頓，指着最後一個小擊，道：「如果對着汽車按下這個擊，所產生的光和熱，足以把車子燒成灰燼，威力就像一個袖珍小型核彈爆炸一樣。」

王小克聽到這裏，忽然想起了一樁往事，他記得本市發生過汽車爆炸案，地點就在「城市體育會館」門口的停車場，死者是體育教練兼領隊程世英，警方調查爆炸原因懷疑是袖珍核彈所致，但迄今仍然未曾得到解答，是否與這小圓筒有關聯？（詳情請參閱拙作「全能奇人」。）

正思緒起伏間，林兆文又道：「這種光還會產生輻射爲害人類，所以沒有必要時，很小用到第三個擊。」

王小克和小辣椒。

就在這個時候，忽聽「嗤」地一聲，一枚黑黝黝的小丸劃空而過，掉在眾人面前三四碼之處，那小丸着地之後，立時一聲巨響，爆炸開來。

「小鬼子，搔他腋下！」一個清脆的聲音跟着出現。

王小克認得那是白小妹的聲音，剛才那枚小丸自是「霹靂彈」了，他應變奇快，立時伸手向焦德腋下戳去。

焦德正爲那聲爆炸疑惑，忽覺腋下一痛，抓着小克的手一鬆，王小克已乘勢掙脫，一筆向他的腹部擊去，正是那天一擊得手「初試啼聲」。

焦德閃避不及，被王小克一筆擊中小腹，痛得大叫一聲，小辣椒暗中取了頭上髮夾，向焦德腋下戳去，這一下變故迭生，焦德措手不及，又被小辣椒逃脫。

兩人身子一着地，一個打滾，向外竄出，白小妹又拋了幾顆「霹靂彈」，只聽轟然之聲不絕，「霹靂彈」着地便發生爆炸，雖然並無什麼殺傷力，那陣仗也嚇得焦氏兄弟和狄小姐手足無措了！

爆炸聲過後，王小克向前望去，只見林兆文手持小圓筒指住焦氏兄弟和狄小姐，形勢已變！

原來林兆文在「霹靂彈」爆炸時，暗中取了袋中小圓筒在手，先將焦武「繳械」，然後威脅三人站在一旁。

王小克不知小圓筒威力，因此看到三人臉如死灰，不禁大惑不解。

「你們是乖乖回去呢？抑或想葬身荒山？」林兆文問。

「林大哥，這種武器是誰發明出來的？」王小克問道。

「這個——」林兆文猶豫了一下，道：「小克，你會聽到剛才那個狄小姐的話？對於我的事，你是知道得越少越好。」

王小克苦笑一下，看來林兆文絕對不會將自己心底下的疑團解開的了。

「林先生，」白小妹道：「現在，這裏已經不是安全之地了，你要換個地方躲起來才好。」

「躲到那裏去才好呢？」林兆文撫觸着大腿上的傷口，道：「我腿上有傷，行走不便。」

「對了，林先生，你的綢布都髒髒了，明天我替你去買新的來替換怎樣？」白小妹問。

「好，」林兆文伸手入袋，取了一張大額鈔票出來，道：「這是我身上的最後財產了，你們收下吧。」

「林大哥，你這算是什麼意思？大家既然是好朋友，就不要計較金錢。」

「小克，你們真心對我好，我很感激，」林兆文將鈔票塞在王小克手中，道：「這張鈔票收下來吧，不瞞你說，我那個手提箱中，還有一百多萬的美鈔！」

「噢！」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原來手提箱中的是鈔票！」

「不錯，」林兆文道：「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鈔票是不行的，所以我這次出走準備了足夠的金錢，小克，我們現在有三件事要做——」

「那三件事？」

「第一，是找個隱蔽的地方，讓我躲



着驚傷，第二，是去將那個手提箱取來，第三，如果方便的話，我希望你們代我去將珍妮找來。」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第一，二件事容易辦，只是第三件比較難了。

林兆文自袋中珍而重之地，取出了一張照片，道：「你們小心瞻瞻，她就是珍妮。」

三人湊過頭去，照中人是一個十八九歲，明眸皓齒的美女，王小克不由讚道：「好漂亮！」

「我和珍妮的戀情，有機會的話，我會告訴你們的，現在最要緊的是先將頭兩件事辦好。」

王小克，小辣椒和白小妹不約而同地點點頭。

王小克伸手一推，木門應手而開。

他向後望了一眼，橫巷中沒有人，於是閃身入內。

經過甬道時，王小克蹣跚着，生怕發出任何聲響。不久，終於來到化粧室的門口。

他在門口站定，探頭向內一望，裏面沒有人，不由大喜過望，仍然蹣跚着足入內，來到那堆雜物之前，挪開上面一層雜物，露出了那個小皮箱。

王小克將手提箱拿了起來，轉身正欲離去，忽然一瞥眼梳粧檯上有個皮包，膠片下放着一張七色彩照，照片中人十分面善。

他趨上前去一看，竟然是林兆文給自已看過的那張照片，照中人是珍妮！

沒有用的。

這時，車子忽然在一幢西式建築物前戛然而止，司機跳下車來，過去按鈴，老戴則押着兩人下車。

門開了，一個老婦探首出來，大漢道：「俞先生在嗎？」

老婦打開了門，迎着四人入內。

那是一個佈置得富麗堂皇的客廳，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毯，牆壁上掛着不少西洋畫，王小克老實不客氣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珍妮左右打量了一眼，站在廳中心。老婦領着一個中年男子自內廂走了出來。

兩大漢一見到那個中年男子，立時趨上前去，說道：「俞先生，你要的人請來了！」

中年男子望了珍妮一眼，從袋中取出一張照片比對着，終於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她！」向珍妮問道：「你是不是蔡珍妮小姐？」

珍妮點了點頭，反問：「你是誰？」

「我姓俞，」中年男子燃上一口雪茄，道：「人家都叫我比得。俞，你叫我比得好了。」

「俞先生，你將我請來這裏，到底有什麼貴幹？」珍妮問。

「珍妮小姐，我們想見一個人，可是他躲了起來。」俞比得道：「我想，如果你在這裏的話，也許可以將他引來。」

「你……你們想見什麼人可不關我的事！」珍妮態度倔強，道：「而且，我也不會在這裏多留一會的！」說罷轉身向外

那皮包是女性用的，看來物主便是珍妮了！

珍妮的皮包為什麼會在這裏？王小克一思索便明其理：狄小姐那次冒充珍妮很徹底，她甚至帶自己到珍妮駐唱的夜總會來。

要是狄小姐知道自己對珍妮一無所知的話，她也不會如此大費周章了！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轉身向外走去，剛來到甬道上，忽聽前傳來一陣驟密的鼓聲，跟着，擴音器傳來司儀的聲音：

「我們歡迎『青春玉女』珍妮小姐為我們獻唱，她第一首唱的是——」

王小克沒有再聽下去，因為他忽然決定了一件事。提着那占士邦型手提箱，向前台走去。

他來到一道木門之前，伸手一拉，迎面便聽到一陣悠揚的歌聲，側頭向樂台望去，嬌美不可方物的珍妮正在獻歌。

夜總會生意並不旺，只有六成客人，王小克踏着厚厚的地毯向前走去，伙記立時過來招呼。

王小克手中提的是一個裝了百多萬美鈔的箱子，神態隨之不同，要了一瓶「沙樽」。

伙記見王小克年紀輕輕，身上衣着又不特別華貴，不過客人既然要叫一瓶「沙樽」，只得答應了一聲，轉身離去。

不一會，「沙樽」送了上來，王小克呷了一口，只覺香醇已極，他招手將伙記叫了過來，道：「等下請珍妮小姐過來坐一會行嗎？」

「這個——」伙記猶豫了一下，道：

「珍妮小姐，這不過是一宗生意而已，俞比得笑道：『有人付給我一筆數目相當大的酬金，要我將林先生，送到他們的手中，看在錢的份上，我只好勉為其難做一回了，哈哈！』

珍妮咬牙恨恨地道：「你這個卑鄙下流的奴才！」

俞比得絲毫不以為忤，哈哈笑着說：「世界上又有誰不是金錢的奴隸呢？」轉頭向那兩名大漢道：「你們回去吧，我會打電話和你們聯絡！」

兩大漢躬身行了一禮，轉身走了。王小克見那兩個大漢離去，右手伸入袋中，捏住幾顆「霹靂彈」，準備隨時發難。

俞比得做得「十四K黨」的頭目，自然不是易與之輩，他一見王小克伸手入袋，動作比他更快，驚地從袋中拔出一把短槍，指住了王小克，嬉笑道：「小兄弟，識相的不要破壞了我的生意！」

王小克聳了聳肩，把手抽出來，道：「俞先生，我已在你手中，還有什麼話說？」

俞比得「嘿」兩聲冷笑，揚揚手中的短槍，道：「跟我來！」說着一指內廂，示意兩人先走。

王小克和珍妮被他押着來到一個房門之前，俞比得打開房門，將兩人推了進去，反手將房門鎖上了。

那是一個佈置得很華麗的套房，王小克一踏進房中，便四下裏打量着。

他趨近窗畔，用力扳一扳窗框，又伸手敲了敲牆壁，頹然地在床沿坐下。

「先生你貴姓？」

「你告訴她是林兆文的朋友找她便可以了。」王小克說。

「是。」

伙記轉身向後台走過去時，珍妮剛獻唱完畢，王小克牢記着那道門，不久，果然看見伙記領着珍妮向這邊走來。

珍妮在王小克對面坐了下來，道：「兆文在那裏？」

王小克凝眼打量着珍妮，發現和照片中的人一模一樣，才道：「珍妮小姐，林先生現在的處境你知道嗎？」

「我知道，」珍妮點點頭，道：「可是我一定要見他！」

「珍妮小姐，你這幾天來，可曾被什麼可疑的人物跟踪？」

珍妮正要答話，忽然臉色一變，王小克心有異，背上已被一件硬物抵住，跟着，一個粗沉的聲音在耳畔響了起來：「不要作聲，否則自討苦吃！」

王小克呆了，側頭望過去，是一個西裝煌煌的大漢，他一手提起了占士邦型小箱，接着道：「來吧，乖乖和我們離開這裏。」

就在這個時候，另一個大漢過去扶起珍妮。

那大漢右手插在西裝袋裏，西裝袋鼓鼓地，裏面顯然有可以致命的武器。

王小克和珍妮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得離座。

大漢拋了一張大鈔在枱上，道：「咱們走後門，識相的不要輕舉妄動。」

四人兩兩兩兩向通到後台的門走去，

一踏上甬道後，王小克向珍妮望過去，只見她俏臉上都是驚疑不定的神情，顯然地，她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領前的大漢推開後門，向一輛汽車走去。打開車門，示意王小克和珍妮踏上車去。

兩人猶豫了一下，先後上車，另一大漢已坐上駕駛座，車子打着了火，亮起車頭燈，向前馳出。

這時，和王小克，珍妮坐在後廂的大漢才自袋中取出手槍，嬉笑道：「真巧，我們今晚本來是想來請珍妮小姐去見一個人的，料不到買一送一，哈，還多了一個貴賓！」

駕車的大漢轉過頭來，說道：「老戴，你說那個姓俞的會不會多打賞我們一點錢？」

「這還用得着說嗎？」老戴哈哈笑着起來，道：「這小子知道他們要的人的下落，這筆打賞數目可能還不小哩！」

王小克一言不發望着兩人交談，看來他們也是被人聘用的爪牙，至於那個「姓俞的」，究竟又是何方神聖？莫非是林兆文的父親派來的新人？

車子在路上風馳電掣，不一會，轉上一條高尚住宅區的路。

「你……你們到底要帶我到什麼地方？」珍妮微顫着聲問。

「珍妮小姐，你放心，我們對你沒有惡意，」那老戴道：「而且可以担保不傷害你一根頭髮！」

珍妮向王小克望過去，王小克以安慰的眼光回報她，既然落入人家的手中，急也

「咱們怎麼辦？」珍妮擔心地問。

「沒有機會，」王小克答道：「這裏的門戶堅實得如同監牢一樣。」

「可是……難道我們就這樣坐着等兆文來自投羅網不成？」

「放心，他們不知道林大哥的下落，」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如果要引他來這裏，除非有人通風報訊。」

「不錯，」珍妮道：「如果他們放你回去，你千萬不要中計！」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此時，他記掛的是那個手提箱，裏面有一百多萬美元，怎樣設法奪回來？

「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兆文為什麼會叫你來找我？」珍妮問。

王小克一面將自己的姓名說了出來，一面向珍妮大打眼色，示意她提防隔牆有耳。

珍妮也十分精明，她立即會意，並不追問下去，反而轉開了話題，和王小克談着一些無關痛癢的事。

王小克一面和珍妮談天，一面四處搜查，憑他銳利的眼光和經驗，搜查了大約半個多鐘頭，才肯定室內沒有安裝「窃聽器」。

即使如此，兩人也不敢隨意交談，珍妮向王小克打了一個眼色，在手掌心寫道：「兆文現在安全嗎？」王小克一頭霧水，那裏知道她在寫些什麼？

珍妮見王小克滿面茫然的神情，低聲問道：「你沒讀過書？」

「珍妮小姐，我們想見一個人，可是他躲了起來。」俞比得道：「我想，如果你在這裏的話，也許可以將他引來。」

「你……你們想見什麼人可不關我的事！」珍妮態度倔強，道：「而且，我也不會在這裏多留一會的！」說罷轉身向外



進一步秘密交談也不可能了！

不久，外面忽然傳來腳步聲，王小克和珍妮都是心下一憐，向房門望去，只見門上一個小門框開了，一雙灼灼的眼光向內望來。

王小克一接觸到那雙過乎尋常，光芒四射的眸子，心中陡地一震，忽然發現珍妮輕輕握住了自己的手，身子微顫着，心情顯然異常激動。

那雙眸子在方框中向內張望了一回，終於消失了，腳步聲又自近而遠。

「那……那是誰？」王小克詫異地問道。

然而，他的話並得不到回答，側頭望去，見珍妮臉色蒼白，好像一尊石像般，站在當地出怔。

王小克心知有異，輕輕用手肘一碰，道：「珍妮，剛才那個人是誰？」

珍妮被他這一碰，這才如夢初醒，她揉了揉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却不回答。

王小克見她利那間失魂落魄的樣子，心下大是奇怪，忽聽珍妮喃喃地道：「不會是真的吧？」

王小克如墮五里霧中，道：「你說什麼？」

珍妮咬一咬唇，忽然取了銀包過來，拿出一張「索油紙」和一箇唇膏，在「索油紙」上寫着字。

王小克見她在紙上寫了幾個字，匆匆把唇膏收起，將那張紙對摺起來，塞在自己手中。

「這——」王小克大惑不解。

湯中滲雜着一種物體，可以憑無線電追蹤自己的行踪！

一想到這裏，王小克立時覺得胃中有點異樣，就好像是胃酸過多的樣子，又好像不消化一樣。

他告訴自己：不錯，俞比得一定在湯中作怪，所以才沒有派人來跟踪自己，他只要在家中調弄無線電，便可以知道自己行踪了！

王小克眼珠一轉，決定先將手提箱放好，然後離開家門。

家裏沒有人，白小妹和小辣椒都陪婆婆住到一間公寓裏去了，那是他的安排，因為他知道這幾天內或許會發生什麼意外，將婆婆一個人留在家裏並不安全。

王小克住的雖然是簡陋的木屋，但這陣子他改裝後，已經像一個家了，他並且設計了幾個隱蔽的地方用以收藏貴重的物事。於是將那手提箱收藏在一個暗格中，離開家門。

他在一片士多店借打了一個電話，談了好一會，才截了一輛的士，跳上車去，吩咐司機在附近兜着圈子。

二十分鐘後，的士在一幢大廈前停下了下來，王小克付了車資下車，筆直向大廈入口處去。

他並沒有乘搭電梯，而是向樓梯爬上去。

不一會，來到一個大門前，伸手按一按門鈴。門鈴才响過，立時有人將大門打開，正是周探長！

「探長！」王小克向他笑着打招呼。「小鬼子，到底是什麼事，你竟然要

「王小克，你交給他便行了！」珍妮連連向他使着眼色。

王小克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珍妮要自己帶這個訊息給林兆文！

現在的問題是：他們會不會放走自己去向林兆文「通風報訊」？

同時，他們會不會派人自後釘梢，從而查出林兆文的匿藏地？

王小克有把握擺脫任何的跟踪者，問題是他們肯不肯放自己走而已。

又過了一會，房門忽然打了開來，一個老婦向王小克招一招手，說道：「你出來！」

王小克望了珍妮一眼，珍妮向他緩緩點點頭，道：「去吧！」

離開房間，來到大廳上，俞比得笑着趨上前來，哈哈笑着說：「對不起，我們誤會了！」

王小克凝視着俞比得等待他說下去。

「我們只是要珍妮一個人而已，」俞比得說道：「你和這件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王小克淡淡一笑，這是他們放走自己的「藉口」。

「小朋友，這個烏龍擺得很大，希望你不要見怪才好！」

「我——我可以走了嗎？」王小克不欲多說話，只是簡短地問。

「當然！當然！」俞比得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飯廳走去，道：「為了表示歉意，請你這裏吃頓宵夜才走吧！」

王小克向餐椅望過去，上面擺滿了精美菜餚，不禁吞了一口口水。

我急巴巴從警局回來等你？」

小鬼子笑道：「那也該等我進去後才詳細說明明白呀！」

「好，好，請進來。」

兩人在客廳坐下後，周探長急不及待地問：「現在可以說了吧？」

「人家坐了幾塊錢的士來找你，剛坐下來，也不倒杯酒來潤潤喉嚨——」

周探長知道要是不依他的話做，必定大賣關子，於是起身到酒，拿了一瓶酒和兩個杯子過來，滿滿斟了兩杯。

王小克毫不客氣地拿起酒杯，道：「來，乾杯！」

周探長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地跟他乾了一杯，紙着咀唇，道：「好啦，現在該可以揭盅了吧？」

「探長，你不是想找那個叫我去酒店替他拿手提箱的人嗎？」

周探長聞言雙眉一揚，問道：「他在那裏？」

「他人在那裏我可不知道，不過這幾天來，我一直被幾個神秘大漢騷擾，」王小克湊上前去，低聲道：「我懷疑便是那人的同黨！」

「哦？」周探長信疑參半地，望着王小克，說道：「那幾個神秘大漢怎樣騷擾你？」

「他們總是遠遠跟踪着我，好像要對我不利的樣子。」王小克答。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忽然傳來一陣輕輕的腳步聲，跟着在門口停了。

王小克向周探長打了個眼色，低聲道：「探長，你聽到沒有？」

「謝謝你了，」王小克道：「我還是回家宵夜好。」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俞比得拉着王小克來到餐椅，道：「小朋友，剛才只是一場誤會，但願你離開這裏之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好不好？」

「好的。」

俞比得似乎鬆了一口氣，取出一疊鈔票塞在王小克袋中，道：「只要你真的不向任何人提起，這些錢便是你的了！」

「這——」王小克拍拍袋子，假裝要推辭的模樣。

「不要客氣了，來，喝碗湯再說！」俞比得說着端起面前的一碗清湯，骨碌骨碌喝了下去。

王小克見那碗清湯碧綠可愛，香噴噴地，心想大概是菜湯，於是捧了起來，俞比得笑道：「我有些西化，沒吃東西前，必定先喝碗湯，怎樣？味道不錯吧？」

王小克嚐了一口，味道果然鮮美之極，於是仰首一飲而盡。

他偶爾瞥了比得一眼，見他咀角露着一絲狡黠的笑意，心下一憐，最後那口湯灌到氣管上，嗆咳了起來。

「吃點東西！」俞比得挾了一塊火腿，放進口中咀嚼，一面招呼着王小克。

王小克抹了抹咀，說道：「不，我還是要走了。」

「好吧，既然你堅持要走，我也不勉強了。」俞比得站起身來。

「俞先生，手提箱可以還給我嗎？」

「手提箱？啊！手提箱，是！是！當然應該還給你才對！」說着進房取了手提箱。

周探長緩緩地點點頭，自腰間拔出佩槍，躡足走到門後面窺伺動靜。

王小克發現自己所料不差，心底下倏喜倏憂。

喜的是幸好沒有中計將他們帶到林兆文匿藏的地方，憂的是不知來者底蘊，憑周探長一人之力，不知對付得了嗎？

這時，門柄緩緩地轉動了，王小克急忙站起身來，躡足走到周探長身畔，一顆心怦怦亂跳。

門終於打了開來，但並沒有人進來，半晌，才有人問道：「有人在嗎？」

周探長連忙向王小克使着眼色，示意他不可出聲，王小克此時緊屏住氣息，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那裏敢出半句聲？

終於，有人探身進來窺看，周探長觀準了部位，槍柄向那人頸脖間大力一擊，只聽一聲悶哼，那人立時栽倒地下。

周探長一擊而中，閃身出現，只見走廊間人影一閃，有人向樓梯間衝了下去。

周探長一沉吟，持着手槍自後追去，一面叫道：「站住！」

然而，前面那人怎肯依言站住，反而加快了去勢，利那間奔下了樓梯。

周探長提了口氣追去，衝下樓梯後，見一個高大的背影正轉過街角，於是响了——

那人轉過街角後，跳上停泊在路旁的一輛車子，絕塵而去了。

由於相距甚遠，周探長看不到車牌號碼，只得頓了頓足，收起了手槍，轉身回家。

王小克正用繩索將地上昏迷的大漢綁

箱出來，交給王小克。

這一來大出王小克意料之外，暗暗稱一稱手提箱的重量，和以前並無兩樣。

「俞先生，那我走了。」

「不送，」俞比得道：「記住千萬要守口如瓶啊！」

「是！」

離開俞比得的寓所後，王小克又是好笑，又是擔心，好笑的是俞比得竟然當自己是三歲孩童，隨便捏造一個藉口放脫了自己，擔心的是剛才喝下的那碗湯，裏面不知有些什麼古怪！

俞比得放走自己的目的顯而易見，他是想自己「領路」去找林兆文！

他以為自己會中計，然而，自己絕非三歲孩童！

想到這裏，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向後一望，後面靜悄悄地，沒有人跟上來。

他加快了腳步，離開那高尙住宅區，來到大馬路後，細心觀察了一遍，仍然發現不到什麼可疑的人物出現在附近。

王小克暗暗奇怪，既然俞比得放走自己的目的是要找到林兆文的下落，他應該派人暗中跟踪着自己才是啊！

在街口沉吟了一下，王小克決定先回家將手提箱放好再說。

前面有一輛的士駛來，王小克伸手截住了，向司機說出家居的地址。

不一刻已來到木屋區附近，王小克付過車資下車，朝石級走了過去。

他腦際間不斷盤念着：俞比得到底為什麼將自己放走？

忽然，他念頭一閃：那碗湯，說不定

「起來，見周探長無功而回，問道：「被他逃掉了？」

「唔，」周探長望着地下的大漢，道：「這個人你認識嗎？」

王小克點點頭，道：「認識，他就是這幾天一直暗中跟踪我的大漢！」

「好，那等他醒來之後，問問他究竟為什麼要跟踪你吧，」周探長倒了杯酒一仰而盡，問道：「搜過他的身沒有？」

「搜過了。」

「有沒有武器？」

「沒有，」王小克答，他腦際間盤算着，要不要將這個大漢的真正身份告訴周探長？

如果自己指證這個大漢是「十四K」的頭目俞比得的手下時，周探長一定會問自己如何得知。

本來，王小克的確有將真象說出來，並且央求周探長去拯救珍妮的企圖，但他回心一想，這麼一來，周探長便會從自己的身上調查林兆文的下落了！

應付林兆文的「仇人」容易，抑或應付警方容易呢？

王小克已經知道，林兆文的所謂「仇人」，原來是他的父親，只因反對他和珍妮戀愛，同時希望他回家而已，並不十分嚴重。

因此，王小克覺得即使珍抵落在俞比得手中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俞比得只不過是林兆文的父親僱用的人而已，不會對珍妮有所傷害。

他沉吟了一下，決定先將自己體內的神秘物體除去，然後才去見林兆文說明一



切。

周探長用水潑醒了大漢，再三盤詰下，大漢只說出他名叫陸軒宇，其他的問題一概不答，並聲明要請律師。

「探長，我看還是先將他押回警局再說吧。」王小克提議。

「好。」

王小克陪周探長押着陸軒宇回警局落案後，才向周探長提出洗胃的要求。

周探長聽說王小克要洗胃，不禁一呆，問：「幹什麼？」

「我……我好像吃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胃裏很不舒服。」王小克皺着眉說。

「這個——」周探長道：「不如吃一顆瀉丸看看，怎樣？」

王小克心中一動，能夠將體內的神秘物體瀉出來最好，可以免除洗胃之苦了，急忙點頭。

周探長自紅十字藥箱裏取了一顆瀉藥出來，倒開水給王小克服下。

服下瀉藥不久，肚子果然咕咕直響，王小克一邊解着皮帶，一邊向着洗手間奔去。

那瀉藥十分厲害，瀉了十餘分鐘才止，王小克沖廁時，發現馬桶內閃光閃閃，大概便是那神秘物體了。

回到周探長的辦公室後，周探長笑問：「現在怎麼樣？」

「舒服多了！」王小克有氣無力地答，暗暗咒詛着俞比得，發誓將來碰到他時，一定要還以顏色。

「躺下來休息一會吧。」周探長說。

「王小克說道：『有了它，我不信還會輸了。』」

林兆文苦笑一下，說道：「小克，老實告訴你，他們所持有的，也即是這種武器？」

「哦？」王小克張大了口，不響。

林兆文自袋中取出那個小圓筒，道：「你帶在身邊以防萬一吧。」

王小克小心翼翼地接了過來，道：「林大哥，你在這裏等我佳音。」

林兆文感激地望了王小克一眼，低聲道：「你小心爲上。」

「我知道了。」



王小克瞧見死狀恐怖的俞比得的屍體，驚叫一聲，連滾帶爬急急離開。

王小克記掛林兆文的安危，搖頭拒絕了，向探長道了再見，離開警署。

他截了一輛的士，來到家居附近鬧市，付了車資下車，向一昇涼茶舖走去。叫了一杯蔗汁，坐在卡座上慢慢喝着，一雙精靈的眼睛，向街外望去。

這時已是深夜十一時多，街道上行人稀少，涼茶舖也快要打烊了。

王小克坐了十餘分鐘，摸出一個輔幣放在桌上，起身向涼茶舖後門走去。

他閃身進了內廂，轉了個彎，見四週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這才向後樓梯爬去。

一口氣爬到了天台，王小克靠在天台的木門上喘着氣，不一會才向蓄水箱走去，低聲道：「林大哥，你在麼？」

蓄水箱後有間臨時搭蓋起來的木屋，面積十分小，這時「察」地一聲，火柴劃上了火，點着一枝蠟燭，林兆文自門縫間探首出來，道：「小克，是你回來了？」

王小克趨上前去，見林兆文安然無恙地躺在一塊床墊上，這才透了一口大氣。

「怎麼了？」林兆文詫異地問。

「手提箱已經拿回來了，」王小克壓低着聲音，似乎怕被什麼人聽到的樣子：「我還看到了珍妮！」

「真的？」

「唔，真的，」王小克道：「而且我還可以確定，這次是真的珍妮，她和你給我的照片長得一模一樣。」

林兆文又驚又喜，忙不迭問道：「她怎麼說？她人在那裏？」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將數小時前發生的，轉身下樓。截了一輛的士，將俞比得的地址向司機說了出來。

車子接近俞比得的那幢西式建築時，王小克便命司機停車。

他蹣跚足向那幢建築物走去。

屋裏黑漆漆的一片，好像裏面的人全睡着了。

然而，王小克知道，實際上的情形並非如此！

這時候，屋裏說不定埋伏了不少大漢，正在等着魚兒上鉤。

王小克經驗過不少驚濤駭浪，他的胆子也已越來越大，但此際一顆心却如撞鹿

的一切粗魯說了出來，直聽得林兆文瞪目結舌，緊捏着拳頭，半晌做不了聲。

「俞比得？我父親怎會和這種人打交道的？」林兆文喃喃地道。

「對啦，珍妮小姐寫了一張字條要我交給你，」王小克自袋中取出那張用層膏寫成的字條，遞上前去。

林兆文急忙接過來，一看之下，臉上勃然變色，雙手抖個不停。

「林大哥，你……你怎麼了？」王小克心下大駭，急忙問：「珍妮小姐在紙上寫了些什麼？」

「這可糟了！」

「林大哥，珍妮小姐是不是叫你千萬不要中他們的計？」

「不，」林兆文額上滲出汗珠，訥訥地道：「珍妮落在我家世仇的手中！」

「那俞比得不是你父親僱用的人？」

「不！」林兆文痛苦地擰着頭，道：「珍妮和我們兩族之間的衝突有什麼關係？他……他這樣做，簡直比最卑鄙的人類還要卑鄙！」

「林大哥，你說什麼？」

林兆文似覺失言，向王小克莞爾一笑，道：「小克，珍妮落在他們手上，比落在我父親的人手中更凶險十倍，我們一定要去救她！」

「可是這不正令他們得償夙願嗎？」王小克道：「他們正希望你這樣做！」

「難道我忍心眼睜睜看着珍妮爲我而犧牲嗎？」林兆文說着便欲掙扎爬起來。

王小克急忙將他按下，道：「林大哥，你這一去不是等於送羊入虎口嗎？」

林兆文垂下首來，雙手掩面低泣着。

「林大哥，說不定他們見你肯中計，便將珍妮放了，」王小克安慰道：「你不必過份擔心。」

「不會的！他們既然想到這個計策，就不會輕易放棄，」林兆文忽然抬起頭來，道：「如果我不出現，他們絕對不會將珍妮放走的！」

「林大哥，你家和他們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王小克問。

林兆文凝視着遠處天際，喃喃道：「那是好幾百年前的事了！」

「幾百年前的事？」王小克愕然了。

「不錯，正確來說，應該是六百五十年前的往事，」林兆文說到這裏，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差點忘記了，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王小克好奇心極重，見林兆文吞吞吐吐，不肯將實情說出來，知道多問也是無濟於事，不由也是嘆了一口氣，緘默着。

林兆文道：「小克，無論如何，我要去試一試！」

「林大哥，你……你不能去！」王小克熱血一衝，道：「如果你真要救珍妮小姐，我可以替你跑一趟！」

「你去？」

「是的。」王小克堅定地點點頭。

「你有把握嗎？」

「你呢？」王小克反問。

林兆文垂下首來，吁了一口氣，道：「小克，他們不是普通人，他們有極厲害的武器。」

「你不是也有那種『死光』圓筒嗎？」

穿着一條鋪着錫卵石的小徑，前面便是一扇落地玻璃門，門緊閉着，窗簾布也拉上了，王小克不敢大意，竄上前伏在玻璃門外窺伺裏面動靜。

他在門外足足待了五分鐘，見裏面沒有一點異動，這才伸出手去，按住了門柄，向下一扭，玻璃門竟然沒有上鎖，應手而開。

王小克知道事情絕對不會如此簡單，因爲本市的治安日壞，鼠偷經常出沒於這一帶的高尚住宅區，俞比得雖然是黑社會大頭目，但普通鼠偷那裏知曉，絕對沒有開着門不上鎖睡覺的道理。

玻璃門緩緩地移了開來，王小克豎起耳朵向內傾聽，大廳裏除了「滴滴答答」的時鐘之外，根本沒有其他聲響。

莫非俞比得真的睡着了？

王小克將「死光」圓筒握在手中，蹣跚着足踏進廳去。

他一步一步地向剛才囚着珍妮和自己的套房走去，距房門不遠處，腳下忽然被一件軟綿綿的事物絆住了。

王小克大吃一驚，站在當地僵住了！

半晌，他用足尖輕輕一觸，地上那團軟綿綿的東西並不動彈，俯首一看，赫然是一具人體！

客廳的地上怎會躺着一具人體？王小克心下一凜，向後連退兩步，可是跟着又絆倒了，身子靠在軟綿綿的物體上，天！又是一具屍體！

王小克差一點便要尖叫起來，渾身抖索着。

他取出袖珍電筒！向前一照。



不錯，那是兩具屍體，前面那具是陸軒宇的同伴——將自己和珍妮擄來此地的大漢之一，背後那一具却又是誰？

王小克微顫着手，將袖珍電筒轉了個方向一照，死狀十分恐怖，竟然是愈比得！

王小克「媽呀」一聲叫了起來，跟着連滾帶爬，離開了愈比得的屍身！

稍息一會之後，他腦中念頭一閃，霍地站了起身，向那間套房衝去，一面叫道：「珍妮！珍妮！」

沒有人回答！

王小克大力推開房門，扭亮了電燈，房間內空空如也，那有珍妮的影子？

他在屋內前後左右搜了一遍，看不到珍妮的踪影，這才透了一口氣。珍妮失踪了，但這比發現她的屍體好一點！

王小克剛想走過去看清楚愈比得和那大漢的死因，忽聽外面傳來汽車馬達聲，有輛車子在門口戛然而止，跟着，紛沓的脚步聲傳來，來人不止一個！

什麼人會在這個時候來到這裏？

姑勿論來人是誰，自己逗留在這個地方絕對不是明智之舉，他也來不及將套房的電燈熄掉，一個轉身向後門奔去。

剛推開玻璃門，便傳來敲門的聲音，跟着，一個熟悉的声音响了起來。

「開門，開門！」

是周探長的声音！

王小克一思索，便明白周探長深夜來此的原因了——是陸軒宇將這個地址招供出來的！

既然是周探長，那倒不忙逃走，王小

克駐足等候着。

屋內自然不會有人去應門，是以周探長敲了一會門後，便命人撞門。

他帶來的幾個警員都是孔武有力之輩，經過合力一撞，門被撞開了！

王小克躲在窗簾布之後，正想探首過去看看周探長發現大廳中的兩具屍體後會有什麼反應，忽然咀巴一緊，被一隻巨靈之掌掩住了，跟着身子被人捉了起來，向外逃去。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然而咀被人封着，一點也叫不出聲。

那人氣力之大，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像老鹰捉小雞似的，奔到後園，縱身一跳，出了圍牆，向黑暗中奔去。

這時，王小克忽聽屋裏有人大叫道：「什麼人？」跟着，幾條人影自內躍了出來。

王小克大喜過望，只要後面那幾個人追來，自己便有脫險的機會。

然而，那人提着王小克健步如飛，不一刻已奔到了前面一片叢林。

王小克暗叫後面那幾個人加油，可是眼見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不禁連連叫苦。

那人挾着王小克在黑漆一片的樹林中奔馳，却像能够視物一般，並未被樹枝劃及。

奔了半個多小時，王小克只覺胃部不適，便想嘔吐，但那人便似有不完的精神力似的，毫無停下的樣子。

王小克被他提着上下奔跑，「哇」地一聲嘔吐了出來。那人脚步一緩，把王小

克拋下地，站在一旁凝視着他。

王小克調勻呼吸，坐直起身向那人望去時，不由一慄。

此時樹梢間透過一絲月光，照在那人臉上，只見他四十餘歲年紀，身材頗長，臉上蒼白無血，便如凝脂一般，不由想起了「黑白殭屍」的「黑殭屍」克魯瑪來，然而，克魯瑪已隨海底城的爆炸沉屍海底（詳情請閱拙作「怪乞丐」），這男子臉上木無表情比克魯瑪猶有過之，却是什麼路數？

王小克驚詫交集地望着那男子，訥訥地問：「你……你是誰？」

男子並不答話，見王小克嘔吐已畢，驀地欺身上前，五指如勾，抓住了王小克衣領，提了上來挾在肋下，又向前奔馳過去。

王小克本來想伸手入袋取那發射「死光」的小圓筒出來，然而不知怎的竟是四肢無力，別說伸手入袋取物，便是稍動一下也不能够。

這一來王小克心下驚疑更甚，忽然想起武俠片中描述的「點穴法」，莫非這個殭屍一般的男子，竟然會「點穴」？

正胡思亂想間，忽覺身子一輕，那男子竟然挾着自己向遠處一座山峯奔去。

只見他在嶙峋的怪石間左騰右躍，身子輕飄飄地便如無物，胸中念頭一閃，道：「啊呀！莫非這就是『輕功』？」

王小克認得那是「太平峯」，半山區是高尚住宅區，山頂闢為旅遊勝地，有登山纜車作交通工具，豪華別墅如星羅棋佈散滿山腰，這男子帶着自己三更半夜登山

幹什麼？

正詫異間，男子已來到一座別墅前，一躍過了高可丈餘的鐵柵，輕飄飄地落在草地之上。

別墅裏有燈光射了出來，男子挾着王小克快步踏上台階，向大廳走去，將王小克拋在一張沙發之上，伸手入袋，將王小克袋中的小圓筒搜了出來。

王小克揉了揉眼睛，定眼望去，只見三副熱臉孔凝視着自己，正是焦武，焦德和狄小姐。

一看到這三個人，王小克登時一悟，原來這男子便是林兆文父親派來的「厲害十倍」的角色了！

既然自己落在林兆文家族的手中，性命倒是不虞，他署一定神，坐直起身。

「姬先生，少主人呢？」狄小姐踏上前問，神態極是恭謹。

男子微蹙着眉，道：「少主人不見，珍妮，失踪了。」語調極是生硬。

焦氏兄弟對望了一眼，道：「珍妮不是落在愈比得的手嗎？」

「愈比得，死了，」男子答道：「陳家殺的。」

王小克呆呆聽着他們對話，一面揣摩那男子話中的意思，那「陳家」是否林家的仇人？

「豈有此理，陳家現在算是欺上門來啦！」焦武緊握着拳頭，憤憤不平地道：「咱們一定不和他們干休！」

男子不發一言，忽轉身向內廂走去。焦武踏上前來，道：「小兄弟，現在我家少主人已經身在險境，你快把他的藏

身之所說出來，讓我們趕快去保護他！」

王小克沉吟一下，道：「既然你們這樣愛護你家的小主人，就該先將珍妮救出來！」

焦武聞言一呆，訥訥地接不上話。

狄小姐緩緩踏上前來，道：「現在保護林先生要緊，珍妮的安危倒在其次，小朋友，你還是快快告訴我們吧！」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你們不知道林先生視珍妮的安危比自己還重要，若非先救出珍妮，只有促使他挺而走險！」

「哦？」

「林先生會親自設法去營救珍妮的，那時候，便如送羊入虎口，九死一生，一生九死了！」王小克道。

「這——」三人互相望了一眼，狄小姐說道：「看來咱們只好請教一下姬先生了。」

「可是他對我們愛理不理的，而且又是十問九不應，怎請教法？」

「唉！看在老爺的份上，咱們只好一試，」狄小姐向焦德打一下眼色，道：「你好好看着這個小朋友，我和焦武進去問他。」

「是！」

兩人走進內廂後，王小克問道：「焦二哥，姬先生是你們的什麼人？」

「他是老爺的得力助手。」

「你們老爺又是什麼人？」

「他——」焦德搔了搔頭，道：「這個可萬萬不能告訴你。」

「他是個大富豪？」王小克試探着問道。

「可以這樣說。」

「他很有勢力？」

「不錯。」

「哈，那麼你不說我也知道了，你老爺是個獨霸一方的大財閥！」

焦德笑着搖頭，道：「你可大大猜錯了，我家老爺——」

說到這裏，忽聽狄小姐一聲怒喝：「焦德，你想死啦，這種話也說得的？」

焦德吃了一驚，急忙將下面的話咽回去了。

王小克見他們對自己並無惡意，站了起身，道：「焦二哥，你可有吃的東西？我肚子餓死了。」

焦德立即起身，打開鉢櫃，取了一盒「曲奇餅」出來，說道：「先頂一頂肚餓吧。」

王小克揭開餅蓋，取了一塊曲奇餅放入口中咀嚼，一面盤念着怎樣說服他們。

不一會，只見狄小姐和焦武面色肅穆地自內走了出來，焦德急忙上前問道：「姬先生怎樣說？」

焦武聳了聳肩，說道：「他說他有辦法！」

「救珍妮，抑或少主人？」

「他不肯說，」焦武指一指王小克，道：「只叫我們好好看着這個小子，不要讓他逃了，因為少主人的所在，要着落在他身上。」

狄小姐踏上前來，道：「睡吧，時間不早了。」

王小克跟着她來到一個臥房之前，忽

然問道：「狄小姐，林家和陳家萬一決鬥起來的話，你說誰死誰生？」

狄小姐料不到他會有此一問，呆了一下，才道：「這不關你的事。」

王小克澀然一笑，的確不關自己的事，可是覺得自己似乎站在林家這一邊，也許是林兆文的關係吧？

林兆文不斷地望腕表，天已露出魚肚白，王小克為什麼還沒有回來？

當王小克自告奮勇說去營救珍妮脫險的時候，林兆文就知道成功的機會極微，不過，他認為以王小克的機智精靈，即使失敗了，也能逃了回來。

他緩緩地站起身來，腿上的傷勢已經好了許多，可以行走自如了。於是走到天台門口，引頸向下探望。

樓梯間黑漆一片，沒有半個人影。林兆文緊握着拳頭，焦急地在天台上踱來踱去，距王小克離去已經三個多鐘頭了，莫非他遭受了意外？

一念及此，林兆文背上不由出了一陣冷汗，他是個至情至性的人，和王小克雖是初交，然而大家却一見如故，王小克三番四次幫助自己渡過難關，這種盛情更是難得，因此，他除了担心珍妮的安危之外，也頗替王小克的安危掛心。

林兆文來到臨時搭蓋起來的木屋，署一沉吟，舉起手錶，將手錶除了下來。

他小心翼翼將手錶捧在手中，將較鍊的小掣拉了出來，成為一枝天線，然後再將表面貼在耳畔傾聽。

那表發出一陣極其輕微的「的，的，的」聲，林兆文署一傾聽後，立時將天線收回，戴上手錶。

「奇怪，為什麼沒有他的訊息？」林兆文喃喃地道。

就在這個時候，樓梯間忽然傳來腳步聲，林兆文動作奇快，竄到蓄水箱後，將身子緊緊貼在牆壁上戒備着。

「林先生！」是小辣椒的聲音。

林兆文這才透了一口氣，轉身自蓄水箱後出來，見小辣椒後面還立着白小妹，兩人面上都是憂形於色。

「小鬼子呢？」小辣椒問。

「我也正在等他！」林兆文道：「他沒有回過你們那裏麼？」

小辣椒搖了搖頭，道：「林先生，小鬼子究竟去了那裏？一整晚都沒回來。」

林兆文嘆了一口氣，將他自告奮勇要去營救珍妮的事說了出來，聽得小，白兩女連連頓腳。

「我們剛才臨出門時，聽到公寓的收音機報導新聞，說是西區高尚住宅區昨晚發生命案，警方發現了兩具男子的屍體，」白小妹道：「其中一個是姓愈的，莫非便是那個『十四K』頭目？」

林兆文雙眉一揚，顫聲道：「不錯，一定是他！新聞中還提到什麼？」

白小妹搖了搖頭，道：「我沒留心聽，不過大致上也沒其他的了！」

「這樣說來，珍妮又失踪了！」林兆文雙眉緊皺在一起，喃喃地道：「可是小克呢？他又到了那裏？」

「會不會被你們家的仇人捉去了？」小辣椒問。



林兆文道：「唔，很有這個可能，他們既然連敵比得也殺了，那便表示要狠心幹起來了。」

「林先生，你怎能肯定敵比得是他們殺的？」白小妹詫異地問：「他好像是他們所僱用的人啊！」

「理由有二，第一，我家的人從來不隨便殺人，第二，也許敵比得知悉了他們的秘密，於是殺了他滅口。」

「什麼秘密？」小辣椒衝口而問。

「這——」林兆文呆了一呆，沒有說下去，只是無可奈何地聳着肩，然後道：

「你們還是不要知道得太多，那對你們是絕對沒有益處的。」

「可是我們有權知道小鬼子究竟在什麼地方！」小辣椒心下有氣，不自覺地提高了聲音：「他是爲了你才去冒險的！」

林兆文嘆了一口氣，道：「好吧，讓我再試一試！」說罷除下腕表，拉開天線小心傾聽着。

半晌，他收回天線戴上腕表，道：「奇怪，我發出去的訊號並沒有回音！」

「這……這是一具無線通訊器？」小辣椒指着那隻腕表，詫異地問。

「不錯，它是我們用來通訊，特別構造的儀器，」林兆文道：「如果沒有特別重要的事情，是絕對不許用它的。」

「剛才你發出了訊號，豈非將自己的行踪暴露了出來嗎？」

林兆文緩緩地點點頭，道：「可是爲了查悉小克的所在，也沒有辦法了。」

白小妹有點過意不去，道：「林先生，看來你又要換個地方藏身了。」

不一會，甬道間傳來一陣喧嚷聲，中年男子推着一輪椅車出現了。

輪椅上坐着一個雙鬢斑白的老者，不斷喘着。白小妹和小辣椒只向他望了一眼，便差點失聲低呼了出來。原來那老者肌膚白得像凝脂一般，十分邪門。

老者望了林兆文一眼，咀角泛起勝利者的笑意，道：「你終於來了！」

林兆文站起身道：「陳老爺，我現在人已來了，請你將我的朋友放出來吧！」

陳老爺上下打量着林兆文，眼色閃爍不定，忽然嘆口氣，道：「林世侄，你這樣做可知大大傷了林兄的心？」

林兆文口唇掀動一下，並不答話。陳老爺轉頭向中年男子道：「李管家，你去將林世侄的朋友請出來。」

「是。」

李管家轉身離去時，陳老爺將輪椅推前一點，凝視着林兆文，道：「林世侄，你當真一點都不後悔？」

林兆文苦笑一下，道：「事已至此，後悔也沒有什麼用了！」

「唉！這五十多年來，我一直在設法要林兄弟將那樁物事交給我，想不到在這個一瞬即逝的關頭中，竟然有了一點眉目……咳……」陳老爺嘆了一口氣，接道：「豈真是天意，豈真是天意！」

林兆文凝視着遠處天際，忽然，咬了咬牙，沉聲說道：「不，我不想再躲下去了！」

白小妹和小辣椒楞楞地望着他。

「我要去將小克找回來，」林兆文的語氣很堅定：「他這樣待我，我若是袖手不理，豈非太不替朋友了？」

「可是……可是，你到什麼地方去找他？」

「我有辦法的。」林兆文說着，回木屋中取了上裝，披在身上，說道：「我走了。」

「林先生！」小辣椒急忙追上前去，道：「我跟你去！」

林兆文轉頭望着小辣椒，道：「這是很危險的事，你怕不怕？」

「我不怕！」小辣椒往前一步，道：「何況見死不救，也算不上够朋友！」

林兆文緩緩點點頭，向白小妹望去，問道：「你呢？」

「我當然也去，那還用得着問嗎？」白小妹毫不猶豫地答。

林兆文輕輕嘆了一口氣，無限感慨地說：「你們年紀小小，難得有這般義氣，要是讓他們知道，羞也要羞死了！」

「你指的是誰？」小辣椒問。

「我們林家和陳家的長輩。」林兆文道：「若干年前，我們原是同甘共苦患難的一羣，可是，後來爲了利益問題，竟然鬧到反目相向，一直發展到今天這種局面，真是……唉！」說着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三人下樓來到街上，林兆文在左右望才轉頭向陳老爺道：「還有一個呢？」

「你說什麼？」陳老爺臉上閃過一陣迷茫的神色，道：「我們並無損害蔡小姐一根毫髮——」

林兆文不等他說下去便接口道：「我指的是王小克，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

「哦？」陳老爺搖了搖頭，道：「我不是命敵比得放了他麼？」

林兆文聞言臉色大變，擁着珍妮向後一退，顫聲道：「原來……原來小克並不在你們這裏。」

「嘿！一個蔡小姐已足夠將你引來此地，還用得着第二人麼？」

林兆文暗叫一聲苦也，原來自己估計錯誤，王小克並不在他們手中。

利那間，林兆文只覺天旋地轉，隱隱昏倒地下！

## 生死搏鬥 人去夢空

白小妹和小辣椒也知道這「陳老爺」不似說謊，也是相顧失色，看來這次是羊入虎口了！

「林世侄，你和這位蔡小姐的戀情我畧有所聞，這樣吧，在我向你父親接洽條件，得到那樁物事之前，你和她不妨在這裏相聚幾天，」陳老爺「呵呵」笑道：「寶物到手時，我便恢復你們兩人自由，絕不食言！」

林兆文右手摸着珍妮腰肢，望着陳老爺呆呆出怔，既然王小克不在，自己這樣做值得嗎？他接着又想：王小克到底去了那裏？會不會落在自己家人的手中？

了一眼，說道：「咱們乾脆直闖陳家的巢穴，看看小克和珍妮，是否在他们手中，怎樣？」

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答道：「好！」

林兆文截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了個地址，車子向前駛出去的時候，他緊張得捏着手指，弄出一「拍拍」的聲響來。

小辣椒和白小妹都如此行十分凶險，但爲了王小克的安危，可說義無反顧。

白小妹離家前已暗暗取了十幾顆「霹靂彈」以備應用，此時伸手入袋，將幾顆「霹靂彈」捏在手中。

片刻之後，車子朝着海灣公路駛去，來到一座建築得十分宏偉的別墅前面，停住了。

別墅依山傍海，附近環境十分幽靜，白小妹付過車資，隨着林兆文和小辣椒下車。

別墅前的一道大鐵柵緊閉着，白小妹向內望去，只見屋前狗屋內奔出兩條大狼狗，迎着三人吠叫個不停。

「林先生，咱們就這樣進去向他們要人？」白小妹詫異地問。

林兆文臉上神色變幻不定，這時候他心情紊亂，已經不知到底應該怎樣進行才好。

「多利！」屋內傳來一聲嬌叱，跟着紅影一幌，一個穿着迷你裙的少女自內跑了出來。

那少女十五六歲年紀，長得明眸皓齒，她驟然看到門上站着兩女一男，不由一呆。

他這次爲了顧全朋友義氣，所以才自動前來和陳家妥協換人，如今雖然得悉素心人珍妮安然無恙，但却仍然沒有王小克的下落，於是腦中閃過一個念頭：逃！

白小妹一直留意着陳老爺和林兆文臉上的神色，知道林兆文有後悔的樣子，右手捏住一顆「霹靂彈」，只要林兆文有所動作，便立即施襲發難。

林兆文擁着珍妮向外緩緩移步，陳老爺早看出了他的意圖，笑道：「林世侄，你既然踏進了我的別墅，便別妄想逃出去了——」

林兆文忽然叫了一聲，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揮手，領先向出口處奔去。

白小妹手一揚，「霹靂彈」凌空拋出，在廳中心爆炸開來，趁爆炸聲未歇時，拉了小辣椒一把，向大廳外奔逃。

那四個大漢不待陳老爺吩咐，早已圍了上來，阻住四人去路。

白小妹雙手連揮，「霹靂彈」如雨般落在大漢身前，一連串轟然巨響之後，大廳中煙霧瀰漫，四人乘大漢錯愕間向外衝出。

剛衝出大門，忽聽後面傳來一聲夜梟般的叫聲，跟着有人凌空飛出，落在四人面前阻住去路。

白小妹向那人望去，原來正是李管家，他咀角露着輕蔑的笑意，探手一抓，將小辣椒抓了起來向旁一擲，小辣椒在地上滾，再也不動彈了。

白小妹大吃一驚，轉身便逃，匆促間反手向他拋了一顆「霹靂彈」。

李管家睜準「霹靂彈」來勢，中指和

林兆文發呆般望着那個少女，並不作聲。

那少女一步一步地踏上前來，隔着鐵柵問道：「你們——你們找誰？」

「陳老爺在嗎？」林兆文問。

少女正欲回答，背後傳來一陣朗笑，一個中年男子快步踏上前來，道：「啊！原來是林老爺來了，失迎，失迎！」

林兆文神情肅穆，道：「大管家，陳老爺在嗎？」

中年男子一面打開鐵柵，一面笑道：「老爺恭候大駕多時，快請進來！」

林兆文沉吟一下，終於向內走去。白小妹和小辣椒見那人笑容可掬，似乎十分客氣的樣子，不由暗暗納罕，事情和林兆文所述似乎有所出入哩！

那中年男子神情極其輕快，領着三人入內。

小辣椒一邊向內走去，一邊留意別墅的地形，原來別墅左側有個游泳池，下面有道石級，直通海面上的一個碼頭，再過去還有個籃球場，看來這別墅主人是個喜歡體育的人。

踏進大廳之後，中年男子招呼衆人坐下來，說道：「我到裏面去叫老爺出來相見。」

中年男子踏進內廂後，甬道間立時出現了四個大漢，悄然分站到客廳四個角落，虎視眈眈地望着林兆文，白小妹三人。

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這時才覺得「陳家」笑裏藏刀，瞧那四個大漢兇神惡煞般的樣子，等下若是一言不合，絕難在他們身上討得了好去。

姆指相扣一彈，「嗤」地一聲「霹靂彈」倒掉方向，向白小妹疾射了過來。

一聲巨響之後，白小妹仆倒在地，她着地之後，向旁一滾，忽見幾個大漢自內奔了出來，向林兆文和珍妮追過去。

林兆文見小辣椒和白小妹被擊倒在地，利那間不知到底繼續逃命還是轉身相救，他那枝發射「死光」的小圓筒早已借給王小克，此時手無寸鐵，正沉吟間，三名大漢已掩了上來。

李管家身形如電，擊倒白小妹後，立時向林兆文和珍妮衝來，只見他伸手在珍妮腰間一點，珍妮便軟軟倒地。

林兆文知道無論如何逃不出去了，忽然咬一咬牙，揉身向李管家攻去。

李管家「哈哈」一聲朗笑，道：「林少爺，你一向想做個文明人，絕不修習武功，怎是我的敵手？」手向前一遞，將林兆文戳倒在地。

這變故前後不過短短幾分鐘，李管家翻騰跳躍間連挫四人，却是面不紅氣不喘，命那四名大漢將白小妹，小辣椒和林兆文和珍妮拖了起來入內。

陳老爺仍然坐在輪椅之上，對剛才的一番變故毫不在意，似乎早就知道四人逃不出去的樣子。

李管家踏上前，道：「老爺，怎樣安置他們呢？」

陳老爺緩緩抬起頭來，道：「暫將他們軟禁起來再說！」

「是！」

李管家轉身離去時，陳老爺又道：「李管家，安置妥當後，到我房間來一趟，

林兆文緊緊將珍妮擁在懷裏，半晌，



我有話要和你說。」

「是。」

不一會，李管家來到一個佈置得十分華麗的睡房，陳老爺已起身離開輪椅，躺在房中心一張圓形大床之上。

「老爺有何吩咐？」

陳老爺微蹙着眉，道：「李管家，以你的看法，那林老頭肯把那樁物事交出來嗎？」

「這個——」李管家猶豫着答不上話來。

「你老實說好了。」

「老爺，林老頭這若干年來一直在苦心經營那即將來臨的事，他……他對咱們的所作所為又一向不大贊同，恐怕……恐怕不肯將成果讓給我們分享。」

「可是他的寶貝兒子在我們手中，」陳老爺眼角泛起一陣陰鷙的笑意：「不要忘記這一點啊！」

「老爺說得是！」

陳老爺凝望着窗外的天際，忽然幽幽嘆了一口氣，道：「我們離家別井多久了？這數十年來，不知怎的，我忽然厭倦了此地的生活，很想回去我們的地方，李管家你呢？」

「我也和老爺一樣。」李管家答。

「下個月，下個月，便是我們的機會了，」陳老爺仍然凝視着天際，道：「如果錯過這一次機會，咱們便要再等上多少年？」

「老爺，經過我這一段日子的觀察和研究，它要在五萬年後再來！」

「五萬年！」陳老爺眼角泛起一絲苦

笑，道：「五萬年後，地球也許已經毀滅了！」

「即使不毀滅，人口問題，空氣污染問題，還有那些能源匱乏，核子戰爭的發生，地球也勢將面目全非了！」李管家說着也是嘆了一口氣。

「所以，我們要把握這一次的機會！」陳老爺眼眶中射出堅定的神色：「無論如何，我們要林老頭交出！」

「老爺，你說我們什麼時候才和他們聯絡呢？」李管家問：「那林老頭已派了姬中樞前來本市了！」

陳老爺沉吟了一下，從被窩下抽出手，除下手表，將上鍊的小掣拉了出來，然後把表面貼近耳畔……

×

天空陰霾密布，氣壓很低，一副風雨欲來之勢。

王小克從艙口望出去，遊艇在海面上破浪前進，姬中樞站在甲板上，背負着雙手，似乎在觀賞澎湃的海濤。

焦武和焦德坐在艙中監視着王小克，狄小姐則站在艙口，海風把她的一縷秀髮吹得飄揚了起來。

「焦二哥，」王小克坐近焦德身畔，問道：「我們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

焦德望了望兄長焦武一眼，這才轉頭道：「去將少主人接回來。」

王小克不由自主又向艙外望出去，海面上波濤洶湧，遊艇的體積雖然不小，也加速在鼓浪前進，然而艇身却上下搖動個不停，心下暗暗納罕，林兆文莫非被陳家發現了跡跡捉去了？

四名大漢分列左右。

王小克暗暗估計一下敵我情勢，已方只有姬中樞，狄小姐和焦氏兄弟，似乎是以四敵五的格局，但他見識過姬中樞的武功，心想再加之己之力，對付五個敵人，是綽綽有餘了。

姬中樞踏上前去，自袋中取出一具小圓筒，向遠處一拋，道：「自己人，不用武器。」

王小克聞言一呆，分明是雙方敵對，怎會是「自己人」了？

姬中樞向焦氏兄弟和狄小姐打個手勢，三人也取出小圓筒，向草堆拋去。

李管家笑吟吟地拍拍身上，道：「我們什麼也沒有帶，是誠意來會面的。」

姬中樞向林兆文一指，道：「我家少主人，放了！」

李管家明白他的意思，仍然一副笑嘻嘻的樣子，道：「當然放，當然放！」

「條件，見過我家老爺再說。」姬中樞道。

「噢？這可奇了，」李管家道：「我家老爺不是說得很清楚？一手交人，一手交物。」

「無物？」姬中樞冷冷道。

「既然無物，我們怎能將人交給你？」李管家笑吟吟道：「那我們豈不是白費心機？」

姬中樞沉吟了一下，簡短地道：「免傷和氣。」

李管家搖頭笑道：「姬老兄，陳林兩家向來便沒有什麼和氣了——」

狄小姐忽然踏上前去，插口道：「那

可是你們陳家攪出來的，我家主人可沒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們。」

李管家道：「哈哈！你們有福獨享，這便不對！」

「你們這般無辜，背信負義，那又怎麼說？」狄小姐和李管家針鋒相對。

「哈哈，大家既然話不投機，你們又沒帶我家主人要的物事來，那麼再見了！」說罷向四名大漢打了個眼色，押着林兆文，白小妹，小辣椒和珍妮向停泊遊艇之處走去。

王小克站在一旁冷眼旁觀，見姬中樞等人臉色黯然，並無出手阻攔的意思，心下大急。

當大漢押着白小妹和小辣椒經過面前時，王小克向她們打了個眼色，忽然大叫一聲，一掌向大漢當胸擊去，正是「威風八路拳」的「初試啼聲」。

大漢料不到年紀輕輕的王小克突起發難，胸部中了一掌，向後連退三步，王小克得勢不饒人，一邊叱喝着，「威風八路拳」的「一擊中的」，「再接再厲」，「直搗黃龍」，「穩操勝券」接踵施展開來，打得那大漢手忙腳亂，連連後退。

眾人見王小克突起發難，都是大感錯愕。

李管家笑道：「真是班門弄斧！」踏上前去，一手向王小克當胸拍去。

「不可！」姬中樞臉色一變，上前伸手一格。

「姬老兄，這小子反正遲早都要處死，你何必護着他？」

姬中樞神色變幻不定，正不知如何處

「焦二哥，你家主人好端端地在市區內啊！」王小克試探着問：「難道發生了什麼意外不成？」

焦德苦笑一下，道：「不錯，的確是發生了意外。」

王小克聞言吁了口氣，付道：……林大哥定是看我徹夜不歸，孤身前去冒險，才落入陳家手中的。

他這種猜想中了一半，事實上不但林兆文落入陳家手中，連小辣椒和白小妹也一併落在陳家手中。

焦德見王小克滿面憂色，反而安慰着他道：「放心，姬先生一定會設法將我們少主人救回來的。」

「到海中去救？」

「他們約姬先生在離島上會面。」焦德說到這裏，忽聽焦武一聲怒喝，道：「阿德，你又在胡言亂語些什麼？」

焦德似乎很怕乃兄，登時吐了吐舌頭，不敢言語了。

王小克站了起身，向艙口走去，來到狄小姐身畔，低聲道：「狄小姐，我可以到甲板上去看看嗎？」

「不行，」狄小姐搖着頭道：「海面的浪這樣大，小心被拋下海心！」

王小克也覺遊艇艇身搖盪得太厲害，若非扶住了把手，根本立足不穩，道：「為什麼他們要約在離島見面呢？」

「這是他們兩個家族的慣例，」狄小姐望着姬中樞的背影，淡然道：「一向如是。」

王小克望一望腕表，距落艇到現在，已經過了兩個多鐘頭，為什麼要到那麼遠

置時，忽聽一聲嬌叱：「你們都別動！」跟着白光一閃，轟然一聲大响，不遠處一塊大石爆炸了開來，碎石如雨頭頭襲下。

眾人轉頭去看，只見小辣椒雙手各持小圓筒正指住了這邊。

「都替我站着！」小辣椒沉聲道。

白小妹大喜，奔上前去，拾起了草地上的另兩具小圓筒，分別指着大漢和李管家。

李管家面色灰敗，姬中樞暴喝一聲，道：「不可亂來！」

「姬先生，你放心，她們不會亂來的！」王小克閃身退了開來，向白小妹和小辣椒奔過去。

白小妹將其中一具小圓筒交給王小克，道：「小鬼子，下一步怎樣？」

這一下反敗為勝，王小克大喜過望，畧一沉吟，道：「林大哥，珍妮小姐，你們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走？」

林兆文望了珍妮一眼，猶豫着。

「少爺，不可！」姬中樞叫道。

「林大哥，如果你跟了他們回去，以後便沒有機會看到心愛的人了。」

林兆文向懷中的珍妮望去，接觸到一片柔情萬種的神色，他幽幽嘆了一口氣，向姬中樞道：「姬老伯，請你向我父親說一句我心意已決，不回去了！」

王小克聞言大喜，持着小圓筒緩緩向碼頭走去，道：「小妹，小辣椒，咱們下船吧！」

「你們逃不了的！」李管家咬牙切齒地道。

的離島去？

這時，姬中樞忽然轉過身來，面色凝重地向兩人揮了揮手，示意回艙。

狄小姐搭着王小克的肩膀回到艙中坐下，姬中樞在自動操縱儀器板上調弄了一些儀器，仍然望着海面出怔。

不一會，遠處出現了一個小島，姬中樞熄掉自動操縱器，減低速度，向那個小島破浪前進。

遊艇離小島三四百碼遠時，王小克看到一個十分簡陋的碼頭上泊着一艘遊艇，焦德喃喃地道：「他們早已來了！」

王小克向眾人望過去，見他們臉上神色十分凝重，知道這是近乎於「講數」的聚會，等一下如果條件談不攏時，是否會發生一場戰鬥。想到他們都有發射「死光」的武器，王小克不禁憂心忡忡，萬一殃及自己怎生是好？

這時，遊艇已經緩緩地靠岸了。

姬中樞操縱遊艇的技術十分嫺熟，很容易便將遊艇泊近碼頭。

一行五人魚貫上岸。

姬中樞領前向不遠處一塊曠地走去，王小克仰首一望天色，雖是二時多，却滿天烏雲，眼看不久便有一場大雨。

眾人來到曠地，只見前面站着八九個人，其中自然有林兆文，白小妹小辣椒和珍妮在內！

王小克見了四人，不禁大吃一驚，便欲衝上前去相會，不料被焦武一把拉住了，低聲道：「別胡來！」

王小克這才向其他五人望去，最中間站着一個中年男子，正是李管家，另外有

「是嗎？」王小克揚一揚手中的小圓筒，道：「如我一按掣，你說到底是誰逃不了呢？」

「小鬼子，這人的功夫很邪門，你要小心！」白小妹出聲提醒。

王小克聞言倒退了一步，警覺地望着李管家，沉聲道：「你只要動一動，我便送你歸西天！」

李管家雖是又氣又急，却那裏敢移動分毫？

王小克等白小妹，小辣椒，林兆文、珍妮上了遊艇後，這才倒退着跳上遊艇。

林兆文早已將引擎劃上了火，熟練地操縱遊艇，向外駛去。

王小克站在甲板上監視岸上眾人，等遊艇離開碼頭時，忽然將小圓筒對着李管家等駕來的遊艇，手指一按，只見白光一閃，跟着轟然一聲巨响，遊艇爆炸開來，不一會逐漸沉下海中。

「好得很！」小辣椒拍手笑道：「這樣他們便是想追來，也無法可施了！」

林兆文將遊艇的速度調弄到最高，向海中疾馳而去，然後調整好方向，按下自動操縱儀器的掣，這才轉身和眾人交談。

小辣椒忙不迭地將怎樣落入李管家手中的事說出來，又詢問王小克如何會和狄小姐他們在一起。

王小克扼要地說了出來，他得知林兆文為了自己的安危，不惜將自己拿去交換時，心下十分感動。

「林大哥，從現在起，你和珍妮小姐可以永遠在一起了。」王小克說。

林兆文深情地望了珍妮一眼，……



但願如此。」

「兆文，你說他們還會來騷擾我們嗎？」珍妮擔心地問。

林兆文吁了一口氣，答道：「這很難說。」

小辣椒笑道：「咱們有了這種『死光電筒』，他們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哈哈！」

「小辣椒，把小圓筒交給我。」林兆文伸出手去。

「爲什麼？」

「給我。」林兆文堅持着。

小辣椒這才緩緩地把小圓筒遞了出去，林兆文跟着向王小克和白小妹取回小圓筒，並排四筒列在船中的茶几上，正色說道：「這種東西，並不適合你們用，知道嗎？」

「爲什麼？」小辣椒不服氣地反問。

「因爲它有高度的輻射性，如果放在身邊超過四十八小時，便會受到它的傷害，」林兆文解釋着說：「你們大概知道輻射對人體的害處吧？」

「可是，爲什麼我見你一直把它放在身邊的呢？」王小克問：「難道你不怕輻射？」

「這個——」林兆文沉吟了一下，說道：「老實不瞞你們說，這裏，除了我之外，你們之中，無論那一個都會受輻射影響的。」

「爲什麼你不會？」

林兆文正欲解釋，忽聽船頂一聲巨響，艇身跟着震了一震。

「什麼事？」小辣椒仰首望上去。

之後自動浮了上來，救生圈和救生圈之間又有繩子繫着，在前面林兆文的拖力下，向小島游去。

不一會，林兆文已游近岸邊，可是一個巨浪襲來，拖扯力又把他帶離岸邊。

這時大雨如傾盆而下，天空中雷電交加，王小克緊緊抓住救生圈，雙腳在水底下亂撥。

林兆文並不氣餒，猛提了一口氣，又向岸邊游去。

珍妮也深諳水性，她趁一個巨浪掀來，借力向岸邊一縱，抓住了一條樹藤，終於穩住了身子。於是在她後面的白小妹也上了岸，跟着的，是小辣椒，王小克和林兆文。

輪到最後一個林兆文時，合了四人之方才把他拖了上岸，此時大家滿身濕透用不着說，都已筋疲力倦了。

「那些小圓筒！」小辣椒忽然叫了起來。

王小克心中一動，剛才離艇時太過匆忙，倒忘了那四支小圓筒，向遊艇望去，忽見一個巨浪掀下，將遊艇扯下海去，轉眼間沉沒了。

林兆文嘆了一口氣，大聲叫道：「咱們快離開這裏，看看島上沒有躲雨的的地方！」

衆人除下救生圈預在肩膀上，拖着沉重的步伐，冒着風雨向前走去。

那座小島，面積不大，寸草不生，到處都是崎嶇怪石，顯然是一個人跡罕到的荒島。

爲了預防意外，林兆文領前，王小克

「好像在打雷！」林兆文站起身來，向外望去，只見天空一片漆黑，叫了一聲「不好。」道：「雷雨要來了！」

衆人不約而同站起身向外望去，這時「嘩啦啦」的大雨已開始，豆大的雨點擊在甲板上，漸瀝有聲。

林兆文奔到操縱座前，先按熄了自動操縱系統，因爲在大風雨之際，自動操縱系統是靠不住的。

衆人見林兆文神色緊張，利那間都被感染了，王小克，小辣椒和白小妹雖然是不怕地不怕的人，但此時處身一片汪洋大海，四週又反常地黑漆一片，這遊艇排水量甚輕，很易覆艇。

「珍妮，你記住舵，我到外面去看看！」林兆文提高聲音叫道，此際外邊的雨聲大得可以把話聲掩蓋過去。

珍妮答應了一聲，上前把住舵盤，林兆文扶着船中把手，向外走去。

王小克也跟着上前，兩人站在船口向前望去，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和天空中黑漆漆地簡直是個強烈的對比。

林兆文點了點頭，拉着王小克向內走去，合力將船門關上了，風聲和雨聲才稍小。

然而，閃電和雷聲仍然震撼了遊艇。林兆文把住方向舵，面色凝重地望望着波濤洶湧的海面。

這時，艇身忽爾向上，忽爾向下起伏不停，珍妮首先暈浪，靠在一隅嘔吐了起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也開始感到不適，王小克踏上前去，道：「林大哥，咱們有沒

發現前面有個山洞，衆人歡呼了一聲，快步奔上前去。

那山洞雖然不大，却也足够五人容身遮風避雨。

由於雷聲和雨聲震耳欲聾，衆人只是默默坐着觀看雨景，誰也沒有出聲。

大雨好像沒有停止的樣子，林兆文忽然吁了一口氣，道：「姬老伯和李管家他們不知怎樣了？」

王小克望了林兆文一眼，暗想：林大哥，在這兒還記掛他們的安危，未免太好心了！

過了半個多小時，雨勢逐漸小，雷聲跟着也歇。天色却仍然是黑沉沉的。

「兆文，你的腿又流血啦！」珍妮忽然叫了起來。

王小克等人聞言一驚，一齊向林兆文望去，只見珍妮雙手捧住了林兆文的腿，臉色十分尷尬。

「珍妮，不用怕，」林兆文嘆了一口氣，道：「事已至此，咱們也不用瞞下去了。」

珍妮這才緩緩地將手移開，露出綁着細布的右腿。

原來剛才在海裏一番掙扎，又觸動傷口，海水滲了進去，林兆文咬着牙關忍住疼痛。

「你看，又流血了！」珍妮又憐又愛地說。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均是呆了一呆，細布上白雪一片，那裏有絲毫血漬。

有危險？」

林兆文緊皺着眉，道：「風速越來越高，浪頭一個接一個大——」正說到這裏，忽然一個巨浪襲來，兩人立足不穩，仆倒在地。

遊艇失了控制，隨着浪頭飄盪了開去。林兆文急忙爬起身把住了舵。

白小妹和小辣椒嚇得瑟縮一團，王小克不懂駕駛遊艇，靠在一旁乾着急。這時電光一閃，林兆文忽然驚叫了起來：「前面有個小島！」

原來遊艇被狂風吹過了航線，向一座小島飄了過去，眼看，便要撞上一塊礁石上去，林兆文大聲叫道：「大家抱住頭，屈着身——」

話聲未完，只覺艇身劇烈一震，遊艇撞上了！

利那間，船裏雜物四飛五散，衆人因得林兆文出聲示警，早已將頭埋在膝蓋之間雙手合抱，因此雖然橫摔了出去，碰到船板時便止住去勢，除了疼痛不已之外，倒也沒有受傷。

半晌，衆人緩緩爬了起身，只覺艇身忽然穩住了，似是衝上了岸。

王小克領先爬了起來，走到船口去一望，低聲驚呼道：「我們被夾在兩塊大石之間！」

林兆文，白小妹，小辣椒和珍妮也相繼起身，上前一看，遊艇果然像「三文治」一般夾在兩塊大石中間。

「謝天謝地，要是不巧撞上其中一塊，咱們這時恐怕已經去見海龍王了！」林兆文驚悸猶存，道：「快想辦法先離開這

「先把細布解開，讓傷口透透氣怎樣？」珍妮柔聲問。

林兆文點頭稱好。

珍妮小心翼翼地將細布解開，王小克一看林兆文腿上的傷口，心上更是詫異，傷口四週滲着乳白色的液體，細布上也是，那裏有血？

「林大哥，你……你傷口處流的是什麼？」王小克喃喃地問。

「血。」

「血？」王小克，小辣椒和白小妹面面相覷，利那間，如墮五里霧中：「白色的血？」

「不錯，」林兆文咀角泛起一絲苦笑，道：「我的血是白色的。」

「怎——怎麼會？」

「小克，這件事我瞞了你很久，現在，必須向你說個明白了。」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呆呆地望着林兆文，等待他說下去。

「小克，地球上所有的動物，血液都是紅色的，對不對？」林兆文道。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尤其是人類，血液更是殷紅的，你未曾聽說有白血的怪物吧？」

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他忽然想到了一點頭緒，然而却模糊得很，只聽林兆文嘆了一口氣，幽幽地道：「我雖然是在地球上生長，却不是地球人！」

「你是外太空的生物！」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林兆文伸手攬住珍妮的肩膀，兩人緊緊地偎依在一起，半晌，才道：「大約幾

艘遊艇。」

「咱們現在不是很安全嗎？」小辣椒道：「外面風大浪大，那有這裏舒服？」

「嘿！等下一個大浪打過來，將遊艇掀下海去，這遊艇龍骨大概已斷折了，一到海中，咱們還有命嗎？」林兆文道。

小辣椒回心一想，覺得留在遊艇中果然是比上岸危險許多，急忙向船口奔去。

「小辣椒，這樣下去也很危險，」林兆文拉住她道：「咱們還得準備一下。」

說罷，林兆文吩咐珍妮，王小克和白小妹取了五個救生圈過來，用粗麻繩綁成一線，再在船底找到救生衣穿上了。

「咱們要不要帶點食水或乾糧？」王小克問。

「虧你想得周到，」林兆文連連點頭稱好，然後眉尖一蹙，道：「海浪這樣大，咱們即使帶了東西，也會被浪沖去，倒不如空手來得靈活。」

「好吧！」

衆人套上了救生圈，由林兆文帶領，打開艙門，向甲板走去。

遊艇出事之地離小島大約十餘碼遠，岸邊巨浪滔天，林兆文轉頭問道：「小克，你怕不怕？」

王小克只覺站立之所在海浪衝擊下搖搖欲墜，遂將胸一挺，道：「不怕！」

「好！大家抓緊救生圈，一個跟一個跳下去！」林兆文揚聲叫道。

「撲通」一聲，林兆文首先跳了下來，向岸邊游去。

衆人跟着相繼跳下海中，王小克雖然不會游泳，但身上有雙重救生設備，落水

萬年以前，浩瀚的宇宙中，出現了一顆彗星，它時速十六萬哩以上，呈弧形橫亙於天空中前進。

「這顆彗星的直徑是一萬六千公里，拖着長逾一億公里的大尾巴，聽來似乎十分驚人，其實宇宙中，像這種現象只不過如滄海一粟，絲毫不足爲奇。

「人類一直懷疑外太空有高級生物存在，但一直得不到證據，而所有關於外太空生物的傳說和推測，都是基於人類的幻想力。」

他說到這裏，頓一頓，向王小克望去，問道：「在你想像中，外太空生物是否不是三頭六臂，便長得十分駭人？」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林兆文接道：「這種想像力其實是十分幼稚的，地球人有兩隻手，一雙腳，於是將外太空的生物也塑造到差不多的樣子，從來沒有人想到，也許外太空的生物只是一種氣體，甚至是一種液體呢？」

「據地球上的天文學家研究所得，彗星是太陽系裏最原始的成員，跟太陽和各行星在四十六億年前同時誕生，它是由凝結的氣體——甲烷，氫，二氧化碳，以及普通的水組成，表面上洒着極微量的流星塵——」

「對於這一種學說，大致上是沒有錯的，但太陽系只不過是宇宙中無數單位之一而已，在其他天體中，一樣有彗星的存在。」

「太陽系有許多億彗星，和地球相距到難以想像，偶爾受到各種引力作用而踏上漫長的征途衝向太陽，據地球上的科學



家觀察，一顆彗星在衝向太陽時，全行程需要一百萬年！」

王小克，由小妹和小辣椒屏氣靜息聽着，利那間好像在聽「天方夜譚」的故事一般。

然而，林兆文的語氣是那麼認真，那麼誠懇。

王小克向珍妮偷瞥一眼，只見她含情脈脈的美眸，正凝視着林兆文。

「我們所屬的那顆彗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向太陽系飛來的。」

「彗星以高速接近太陽，所受的太陽熱力越來越強，氣體的蒸發也隨之加快，經過『太陽風』的吹襲，彗星外層的稀薄氣體，被吹得像電風扇上所繫的絲帶一樣，飛伸億萬公里，形成一條尾巴。」

「天文學上有許多有關『彗星雨』的記載，好像在一八七二年，歐洲居民目擊到前所未有的奇景，史無前例的流星驟雨，每分鐘大約一百顆劃破黑暗的天空，降落到地面上，然而，我們所屬的那顆彗星，遺留下來的，却只是些灰塵而已。」

「彗星每次旅行，都有許多氣體和塵粒遺失在太空中，而每次前來，都須另長一條尾巴，因此逐漸耗損，終必殞滅，只剩下這團一團那裏一堆的氣體分子，在軌道上留下一串灰塵和碎片，其實地球將來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不過那是人類難以想像的年代以後，所以才不覺得而已。」

「我們都知道所屬的地方總有一天煙消雲散，然而我們却不甘心，正如地球上如果有人知道地球終有一天毀滅，也一樣心有不甘相同。」

三人邊過邊去端詳了半晌，王小克首先叫了起來，道：「沒有指紋！」

「不錯，我們沒有指紋，」林兆文道：「所以我才那麼害怕上警局，警方喜歡蓋指模的，是不是？」

「對啦！」王小克心底下的疑團才解了開來：「萬一被他們發現你沒有指模，研究起來便要原形畢露了！」

「小克，你很聰明，」林兆文點點頭，又道：「我們雖然逐漸習慣了地球上的生活，然而，我們畢竟不是屬於地球的，我們懷念我們的老家！」

「那顆彗星？」

「不錯！它經過五萬年後，又即將在太陽系邊沿出現了，」林兆文道：「日期就在下個月初，地球上的天文學家已經發現它的出現，而且正確地估計到它經過太陽系的時間。」

「是不是郭豪達彗星？」白小妹忽然問。

「噢？你怎麼知道？」

「我從書上看來的，」白小妹道：「書上說，它在聖誕節後不久便出現，不過，它現在距離地球還有六七億公里這麼遠啊！」

林兆文淡淡一笑道：「六七億公里在人類來說無疑是個天文數字，但對我們來說，却近得好像從地球到月球一樣。」

「我爸爸一直在研究一種東西，它能令我們恢復本來面目，離開地球的大氣層，回到我們原本所屬的地方，這種研究已經成功了！」

「姓陳的那些人莫非覬覦你爸爸的發

「就在那一次，它所造成的流星雨，降落到地面上，其中有兩顆流星，裏面便包着一種地球人不能瞭解的生命——氣體！」

他說到這裏，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才道：「生命是隨着環境而演變，成熟，以至適應的，正如人類的起源，最初還不是由單細胞形成？」

「我們初到這裏，由於怕適應不了新的環境，因此一直不敢離開，經過了若干萬年，才戰戰兢兢地面世——」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林兆文說的故事雖然玄之又玄，然而如果深一層，却極有可能，人類局限於地球上（地球在宇宙中，體積比例和一顆流星石又相差得了多少？）不敢向外太空謀求生活，雖然說是科學發展遲遲不到這個地步，但焉知若干萬年後，地球人不會發現原來外間的天地更美好？

因此，林兆文的祖先匿藏在流星石中若干萬年，便可以理解了。

只聽林兆文繼續道：「最初接觸到空氣時，我們十分不習慣，有許多『人』還因此喪生。」

王小克又聯想到人類最初想征服太空時，蘇聯犧牲過不少『太空人』，如今他們都成『太空垃圾』在地球軌道上旋轉，一種生物嘗試去接觸另一種環境時，必然不會習慣。

「然而，我們並不氣餒，又經過若干年後，第一個可以呼吸地球上的空氣的『人』終於出現了。」林兆文眼眶中射出神采：「他是我的先祖。」

明，因此要捉了你們來交換？」小辣椒問。

林兆文緩緩地點點頭，道：「我們本來是自己人，一向相親相愛，但姓陳的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竟然與想天開想做地球的霸主，我父親很不同意他們，於是大家才鬧翻了的。」

「去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亞運』，許多選手遇害，是不是你們殺的？」王小克忽然問。

林兆文呆了一呆，才道：「是姓陳的家人殺的，他們和日本小部份野心家聯成一氣，想在體壇上捧出優秀的體育健將，從而証明只有大和民族是地球上最優秀的民族，正如希特勒以前呼的口號一般，藉這個口號來統治全世界。」

林兆文頓了一頓，接道：「幸好他們沒有成功，否則參加『世運』時，將歐美各國選手輕而易舉擊敗，世人便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大和民族真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想起史進文之死，不無黯然。（詳情請參閱拙作『全能奇人』。）

「郭豪達彗星下月即將接近太陽系，我父親正準備一切重返故土，但我——」林兆文說時望了珍妮一眼，道：「我怎能離開她呢？」

珍妮閉起了眼睛，依偎在林兆文的懷中。

「我和珍妮真心相愛，但我們有個族例，必須與同族的人結婚，珍妮是地球人，當然不成，我經過一番思慮，決定留下來，陪着她，」林兆文深情地望了珍妮一

「你們到底來了地球多久？」小辣椒忽然插口問。

「這個問題正如人類在地球上出現多久一樣，」林兆文道：「據我所知，人類的形成已近數十億年，但演變進化到現在這種樣子，才不過短短幾十萬年，是不是？」

小辣椒似明非明地點點頭。

「好了，我們在地球上五萬年了，但從流星石出來生活才不過幾百年而已。」

「你們的壽命和我們一樣？」王小克問。

「可以說比較長一點，」林兆文望着王小克，反問：「你猜我現在多少歲？」

「二十三歲？」

「錯了！」林兆文笑道：「我今年一百九十三歲啦！」

三人低呼了起來，幾聲耳朶有了毛病，然而一想到他是外太空的生物，這才釋然。

「當時，在地球上開始另一種新生活的，有兩個『家族』，即是我們林家和陳家。」

「為什麼你們會有地球人的姓？」白小妹問。

「這是亂安上的，」林兆文笑道：「所謂入鄉隨俗，我們隨便安一個便是。」

「林先生，剛才你說你們……你們只是一種有機氣體，對不對？」白小妹問。

「是啊！」

「可是……可是為什麼你長得和我們一樣？」白小妹眨着眼問。

「這個問題很好，」林兆文坐直了身

眼，道：「所以從日本逃來此地，想和珍妮長相厮守，不料……不料父親不肯放過我，陳家的人又想利用我交換那種返回故土的東西。」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問道：「你爸爸既然發明了可以變回原來面目離開大氣層的那……那種東西，為什麼不分給陳家的人？」

「唉！我們所屬的地方是個和平的安樂土，沒有戰爭，也沒有勾心鬥角，這姓陳的已經變了質，他回去後，說不定會將我們的安樂土攪個天翻地覆，加速它殞滅的速度。」

「對了，那個郭……郭什麼達彗星不是終有一天會殞滅消失的嗎？」王小克問：「你們回去幹什麼？」

「是的，」林兆文緩緩地點點頭，道：「但那也是在幾十億年之後的事了。說不定地球的壽命要比它短哩！」

林兆文一面說話時，珍妮已將他腿上的傷口抹乾淨，這時血也止了，傷口處白白的一片，小辣椒和白小妹看在眼中，只覺十分異樣。

「在我所認識的人類中，差不多都是你虞我詐之輩，小克，也只有你才和我肝胆相照，」林兆文望着王小克道：「能夠識到像你這樣的人，實在是我的福氣。」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慚愧，事實上自己最初幫助林兆文，都是看在錢份上而已。

林兆文向外望去，這是雨已停了，山洞裏積水盈尺，幸好衆人都坐在突起來的石上，身上衣服也被體內發出來的熱量烘乾。

子，正色道：「在回答你之前，我要先說明一件事。」

他署頓一頓，道：「剛才我不是說過，人類的想像十分貧乏，總喜歡推己度人嗎？譬如說，地球人長成這樣，幻想外太空生物時，樣子總和地球人差不多，最多少了一隻眼，或者多了隻手，是不是？」

「是啊，我以前有個阿伯，他說火星人是單眼睛，四隻腳的。」小辣椒說。

「這就是了，」林兆文道：「而且，人類推己度人之心，還進展到生活環境上面去，譬如說，我們沒有空氣和水便活不成，於是研究外太空的星球有沒有生物時，也多從是否有空氣和水着手。」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沒有想到，空氣和水到了另外一個星球後，也許是他們的剋星和致命之物呢？」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點點頭。

「我們最初離開流星時犧牲了不少人，原因便是不習慣『空氣』，因為在我們原本的生活環境裏，是沒有空氣的！」林兆文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可是，地球的生活條件很快便同化了我們，我們開始呼吸同樣的空氣，飲用同樣的水，吃同樣的食物，於是乎自然而然地，我們長成了你們的模樣。」

「不過，我們也有和地球人不同的地方，那是我們的一種頑固的遺傳，好像血，便是白色的了！」

衆人這才恍然大悟。

林兆文跟着伸出雙手，道：「你們看看，我的手和你們有什麼不同？」

「林大哥，你真的決定不跟令尊回去？」王小克道。

林兆文點點頭，道：「在這邊也是生活，在那邊也是生活，況且，我也許不習慣那邊的環境哩！」

「那你以後打算怎樣？」王小克道：「如果姓陳的那家人，返不了老家的話，仍然會在地球上為非作歹，甚至找你報復哩！」

林兆文幽幽地嘆了口氣，道：「唉，以後的事慢慢再說吧，總之咱們等天明之後，設法離開這個小島，然後拿了那個小提箱，在鄉間買間小屋，過着與世無爭的日子吧。」

「咱們怎樣離開小島？」珍妮仰起首問。

林兆文沉吟一下道：「明天再說吧，現在大家都累了，還是爭取休息為上。」

衆人都覺飢腸轆轆，但外面黑漆一片，小島上又不知是否有毒蛇猛獸，因此不敢貿然出外覓食，不一刻，互相肩靠着肩睡着了。

這一覺直睡到天亮，王小克首先醒來，輕輕推醒衆人，離開山洞。

王小克來到岸邊，只見海面上風平浪靜，晴空萬里無雲，展臂迎着海風深深吸了一口氣。

「小鬼子，咱們得去找點吃的東西，」小辣椒苦着臉踏上前來：「我快要餓死了！」

經她一提，王小克也覺肚飢難熬，於是叫了白小妹，三人向後山走去。

那小島雖然到處是嶙峋怪石寸草不生



，但石隙間却長着野菇，王小克摘了一朵，湊近鼻端一嗅，咬了一口慢慢咀嚼，味道真是甘美無比。

「這野菇可以吃！」王小克歡呼了起來。

「不怕有毒？」白小妹擔心地問。

「我看不會有毒的，」王小克又採摘了另一朵野菇，放進口中，一面道：「就算有毒，也不理這許多了。」

三人採了許多野菇回到山洞，林兆文和珍妮大喜過望，吃得津津有味。

填飽肚子之後，王小克道：「林大哥，咱們現在該設法離開這裏了吧？」

林兆文緩緩點點頭，在珍妮的扶持下站了起身，向洞外走去。

前面是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海面上並無船隻，島上又寸草不生，便是想伐木結筏，也有所不能。

林兆文觀察了一會，不由緊緊地皺起了眉頭。

「咱們到後山去看看，也許那邊會有陸地也說不定。」林兆文道。

「林大哥，你還是在這兒休息吧，」王小克道：「我們三個去便行了。」

林兆文自知腿上舊創復發行走不便，只得點了點頭。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又去採了不少野菇，捧回山洞中以備兩人食用，這才道了再見，向後山進發。

小島上有三座山峯，以當中一座最高，兩旁小山倒也有七八百尺高，三人商量了一會，決定沿着海岸線繞到後山窺探究竟。

「這……這怎麼辦？」

「怕什麼？咱們離開這裏之前，它是絕對不會爆發的，」王小克道：「現在還是回去通知林大哥看他有什麼話說吧。」

「好！」

三人回到山洞時，已是下午四時多，林兆文和珍妮正在引頸盼望，見三人無恙歸來，不由大喜。

小辣椒搶先將在後山看到的一切說了出來，林兆文聽得雙眉緊蹙，半晌沒說出話來。

「林大哥，你說咱們應該怎麼辦？」王小克憂心忡忡地問。

「後山那座樹林中的樹幹粗大嗎？」林兆文問。

王小克伸手一比，點點頭：「唔，我一個人剛好抱得到。」

「這就好了，」林兆文臉上閃過一陣喜色：「咱們趕快伐樹造筏，管他什麼火山不火山總之木筏造好後便逃之夭夭！」

「對！」

「可是——我腿上有傷，這兩天大概是沒辦法走過去的了，」林兆文猶豫着，道：「再過兩天怎樣？」

「也好！反正火山這麼久都不爆發，不會就這麼幾天吧？」王小克答。

既然發現島上有樹木可供作筏，衆人均是卸下心頭上的一塊大石，王小克領了白小妹和小辣椒又去採了不少野菇回來裹腹。

不一會，落日的餘暉將海面泛起了萬道金光。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久居城市，

那海岸線蜿蜒曲折，地上全是尖石和貝壳，十分難走，王小克既要照顧兩女，又要照顧自己，才走了一會，已摔了一交，膝蓋上碰到一枚尖銳的貝壳，登時受了傷。

小辣椒又着腰道：「你看你，早叫你自己顧自己，不要硬充英雄好漢，你偏不聽！」

白小妹一聲不響地取出手帕，替王小克包紮着傷處。

三人走了兩個多小時，終於來到後山，只見山麓一片翠綠，原來是座樹林。

「樹！樹！」小辣椒拍手大叫起來：「咱們可以砍木筏了！」

三人加快腳步奔上前去，這時看得更加清楚了，原來有幾棵樹上長着野菓。

小辣椒縱身一跳，摘了一顆萍菓也似的野菓下來，咬了一口。

「怎樣？」王小克問。

「好極了！」小辣椒笑道：「又香又甜，你要不要試試？」說着將野菓遞了上前。

王小克接過來咬了一口，却皺起眉來，口一張吐了出來，道：「苦得要命！」

小辣椒見王小克中計，樂得拍手大笑起來。

白小妹逕自奔上前去，忽然轉身叫道：「你們快來看，這裏有香蕉林！」

王小克和小辣椒急忙趕上前去，果然是一片蕉林，蕉樹上掛着一串一串的香蕉，隻隻肥大。

白小妹摘了一隻剝開皮咬了一口，道：「很香！」她咀嚼了一下，又道：「很

那裏欣賞過這種奇景，站在海岸旁看得呆了。

林兆文也在珍妮的扶持下步出了山洞，坐在一塊岩石上，欣賞這大自然美景。

「地球實在是一個瑰麗無比的星球，」林兆文頗有感觸地道：「只可惜人類太不愛惜它了，地心核爆和空氣污染，將會使它逐漸失去原來的面目。」

珍妮仰起首來，深情的眸子凝視着他，忽然道：「兆文，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到外面去？」

林兆文先是一呆，隨即明白她的意思，沉吟着沒有作聲。

「這裏的空氣清新，沒有仇恨，沒有外間一切污糟醜惡的事，我們何不就在這裏住下來過那我們曾經一度嚮往日子？」

林兆文望着遠處海面，仍然緘默着。

「兆文，你說好嗎？」

林兆文嘆了一口氣，道：「可是這島上缺乏食物。」

「噢？有野菇呀，」珍妮向四週望過去，道：「島上有採之不盡的野菇哩！」

「我怎能讓你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吃野菇過活呢？」林兆文笑着說。

「我不怕，」珍妮俏臉埋在林兆文寬闊的胸膛上誠摯地說：「只要能夠永遠和你在一起，便是嚼草根我也心甘情願。」

林兆文撫弄着她馴順的長髮，柔聲道：「就算我們決定在這裏住下來，小克他們呢？」

王小克聽兩人的對話，心中在盤算間，小辣椒忽然插口說：「林大哥，我們也在這裏陪你們！」

甜！」

「我來試試！」小辣椒劈手搶了白小妹的香蕉，一大口咬了下去。

白小妹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咀角露出得意的笑。

王小克轉念間已明其理，只見小辣椒張大了口將香蕉吐了出來，忙不迭將手中的香蕉往地下一摔，道：「好苦！」

她望了白小妹一眼，知道她是以其人道還治其人之心替王小克出氣，不由橫了她一眼，趕上前揮着手去打她。

三人一邊叫着，一邊罵着向樹林中奔了過去，沿路發現不少野菓，但說也奇怪，每一樣都苦澀得不能入口。

「你們有沒有發覺，這島上長的東西，都是苦的？」王小克問。

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問：「為什麼？」

王小克蹲下身來，捏了一把泥土，湊近鼻端一嗅，道：「噢？什麼味道？」

白，小兩女也各自捏了一把泥土嗅着，半晌，白小妹低呼了出來，道：「好像是硫磺味！」

「不錯！」王小克出聲附和。

「難道……難道這座小島是海底火山爆發所造成的？」白小妹喃喃地道。

「可是火山噴出的熔岩上又怎長得出植物？」王小克滿面都是疑惑的神情。

「也許這座火山是很久很久以前爆發的呢？」小辣椒這時也正經了起來：「經過日晒風吹，表層已經變了質？」

王小克和白小妹均是緩緩地點點頭，年年紀尚輕，對地質一竅不通，只覺這個

林兆文感激地向她笑笑，道：「小辣椒，你會習慣嗎？」

「為什麼不習慣？」

「外面的世界是屬於你們的，」林兆文道：「這裏只不過適合像我和珍妮這種通世的人而已。」

小辣椒回心一想，暫時在這島上玩玩倒是不錯的，若要一輩子住下去，可真不是味道，於是緘默了。

王小克緩緩走到林兆文身畔，道：「林大哥，你真的想在這裏住下去？」

林兆文猶豫了一下，道：「有這個可能麼？」

「只要你想，一定有可能的，」王小克道：「咱們做好了木筏，由我們三人離去，購買一切食物和日用品回來，或一個月一次，或半年一次，總而言之，使你們在島上不愁衣食，住得舒舒服服的！」

珍妮聞言拍手叫好，小辣椒也插上一把嘴，道：「對呀，小鬼子這個主意真不錯。」

王小克又道：「反正林大哥你有的是錢，我們大可買一艘遊艇作交通工具，如果你們興趣一來，也可乘着遊艇回到城市中遊玩。」

林兆文被他說動了，側頭望着珍妮，道：「打令，你說怎樣？」

「好極了！」

「小克，暫時就照你的計劃，」林兆文道：「不過首先設法把你們送回城市才說。」

「這個當然，」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忽然問道：「林大哥，你不怕火山突然爆發

解釋最爲合情合理。

「糟糕，如果是座火山的話，咱們要趕快離開這裏！」小辣椒道：「否則它爆發起來還有命嗎？」

「就算真的是座火山，也不過是死火山，怎會說爆發的？」王小克笑道：「你不要杞人憂天了！」

小辣椒忽然一言不發將耳朵貼近地面，王小克詫異地問道：「你幹什麼？」

小辣椒將中指豎在口唇中間，「噓」地一聲，示意王小克不要出聲。

王小克和白小妹見她神態和舉止有異，呆呆地站在當地沒有作聲。

不一會，小辣椒才站了起身，正色說道：「我敢和你們打賭，這地下是一座火山！」

「哦？」

「不信你們將臉貼近地面看看，」小辣椒道：「地底下好像有一股熱氣直襲上來。」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緩緩地伏下去，將臉貼在地面。

半晌，他們站了起身，臉上全是驚詫的神情。

「怎麼樣？」小辣椒問：「是不是有一陣熱氣直襲了上來？」

兩人向她點了點頭。

「咱們快逃吧！」小辣椒道。

「逃到那裏去？」

「到前面去。」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假使這座火山爆發的話，整座小島便要陸沉，逃到那裏都是一樣。」

發嗎？」

林兆文轉頭望着高聳入雲的三座峯，道：「我看在最近這幾百年間，火山不會復發吧？」

「就算火山真的爆發，咱們能够死在一起，也沒有什麼遺憾了。」珍妮說。

連白小妹和小辣椒也被珍妮的萬種柔情感動了，小辣椒忽然道：「喂，林大哥和林……林大嫂既然想在這裏共諧白首，咱們總得替這小島起個名呀！」

王小克伸手一拍大腿，道：「不錯！」轉頭望着林兆文。

「這個——」林兆文沉吟半晌，道：「小說中有世外桃源，咱們不如就叫它作『桃源島』吧？」

「好極了！」小辣椒領先叫好，道：「就叫桃源島！」

「將來林大哥和大嫂——」王小克跟着小辣椒更改了對珍妮的稱呼，接道：「生十打八打的孩子，這桃源島便熱鬧起來了！」

「哈，我說桃源島人口一多，林大哥便可以當島主，不，是桃源國的國王！」

林兆文和珍妮相視一笑，對他們的將來，充滿了無限的憧憬和希望。

衆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越說越是高興，不一會天色已黑，海風迎面拂來，不由心曠神怡。

王小克只覺這「桃源島」上恬靜寧謐，身畔又有白小妹和小辣椒相陪，便是住上十天半月，也不覺枯燥。

他先前還一味記掛着如何伐木，如今反而將這件事拋開了。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久居城市，



眾人仰望著天空中繁星點點，林兆文忽然提議：「你們可想聽歌？」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不錯！林大嫂是歌星，唱首歌給我們聽聽！」

自林兆文懷中坐直起身。

「你們喜歡什麼歌？」她問。

「隨便，只要是你唱的，都好聽。」

王小克說。

珍妮仰首想了一想，輕輕唱了起來：

「我再次會見了你，

昨夜哪，

在一個無花的夢鄉裏……

望不斷白雲青山處，

伊人哪，漸去——

留住，

望不盡紫霞滿森林！

心上的影子——

別了，

別了！」

歌聲幽怨婉轉，十分動聽，眾人聽得

痴了，珍妮繼續唱道：

「我從煙霞的，

路上，把你探訪，

你呀！依然青春，

生命輝耀的光彩。

我再次會見了你，

昨夜哪，

在一個無花的夢鄉裏……

一切歡樂和一切憂傷，

長駐在我心頭，

我不再依戀，

了。」

三人在附近另一個山洞住了下來，王

小克忽然笑道：「林大哥和林大嫂的洞房

太也不舒服了，小洞裏都是岩石！反而咱

們這個洞房比較平坦！」

兩女先是一呆，小辣椒隨即扭住了王

小克的耳朵，啞道：「你想死啦！」

白小妹也輕捶着王小克的肩膀，緋紅

變頻。

三人在漆黑一片的山洞裏又打又笑，

王小克乘機左擁右抱大索其油，洞裏的旖

旖春光，也不必細表了。

翌日一覺醒來，三人連忙到林兆文和

珍妮的「洞房」觀看，只見林兆文在試着

步行。

「林大哥，好一點了沒有？」王小克

趨上前去。

「好多了。」林兆文道：「咱們吃過

東西後，立即便到後山去。」

「往後山的那條路崎嶇難走，我看林

大哥還是多休息一天。」王小克道。

「不要緊，我應付得來的。」林兆文

道：「只是要你們不時攙扶我一把。」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那天上午，王小克先領着三女四處採

你若遠去，請點上一把火！燒毀和永別，我的幻夢……」

歌聲纏綿不絕，唱到最後一句，聲調

忽然轉高，然後漸漸隱沒於寂然無聲。

珍妮長嘆一聲，美眸中噙着淚珠，仰

首望着天際。

林兆文握住她的纖手，柔聲道：「珍

妮，我……我一生一世也不離開你。」聲

音竟是有點哽咽。

王小克看他兩人情緣纏綿，心中一熱

，暗暗下了決心，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

要保護他們白頭偕老，永不分離。

「時間晚了，你們眼困嗎？」林兆文

問。

三人搖了搖頭，林兆文又道：「剛才

那首歌，你們可知喚作什麼名？」

「這關歌動聽得很，我們以前怎麼沒

聽見過？」王小克反問。

「是珍妮自己作的，」林兆文柔情無

限地望着珍妮，道：「那是我第一次被逼

離開她時，她爲了我而作的，叫做『無花

的夢鄉』，啊，這『桃源島』便是我們的

夢鄉，却也是沒有花朵哩！」

眾人都笑了出來，剛才的悵鬱，因這

一笑一掃而空了。

「小克，我看咱們還是睡覺吧，明天

還有許多事要做哩。」林兆文道。

王小克點了點頭，當下起身回到山洞

去。

這一晚，眾人因心中再無隱憂，倒是

睡得十分安穩。

小時，才來到後山，望到遠處的樹林。

這時日已西下，海面上泛起鱗光點點

，林兆文望着那片樹林，深深地吸了一口

口氣。

眾人扶着林兆文來到樹林中，先找了

個山洞安頓下來，這才設法伐木造筏。

樹林中的樹粗可合抱，衆人身上無工

具，王小克仰望着高可參天的大樹，皺起

了眉頭。

「怎樣把樹弄倒呢？」白小妹問：「咱

們又沒有刀斧。」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道：「貝亮！」

「不錯！」白小妹低呼了一聲。當下

和王小克，小辣椒，珍妮到岸邊搜索鋒利

的貝亮。

「廣東俗語中有一句叫『刀仔鋸大樹』，

咱們這叫『貝亮鋸大樹』。」王小克

笑道。

「只要大家同心合力，我看一天起碼

可以鋸倒一棵大樹。」珍妮說。

不一會，四人已搜集了數十隻大貝亮

，在岩石上磨利了，分四個部位圍坐在一

棵大樹旁，開始行動。

一直削到天色黑下來，才削了半吋，

翌日一早，先後醒來，王小克和小辣

椒要到外面去採摘野菇回來裏腹，珍妮道

：「我也去。」

「大嫂在這裏陪大哥吧，我們去就行

了。」王小克連忙說。

「整天勞煩你們怎好意思？」珍妮堅

持着，道：「我陪你們走一趟。」

「小克，你就帶珍妮去吧，」林兆文

道：「她也想出去看看這島上形勢哩！」

王小克見珍妮俏臉上都是渴望熱切的

神色，點頭道：「好吧！」

四人離開山洞，朝「桃源島」中心走

去，半個小時後，已採了不少野菇回來。

由於林兆文腿傷尚未復原，因此決定

再逗留一兩天等他腿傷好了才到後山去。

桃源島本無水源，但經過一場大雨之

後，低窪處積滿了水，小辣椒和白小妹拾

了幾隻大貝亮，取水回洞給林兆文飲用，

眾人毫無拘束地談天說笑倒也其樂融融。

那天晚上日落時分，眾人又到岸邊欣

賞日落，王小克忽然問道：「林大哥，你

和大嫂舉行過婚禮沒有？」

林兆文先是一呆，隨即搔搔自己頭頂

，道：「對啦，我和珍妮一直希望有一天

舉行婚禮，這……這不正是時候嗎？」向

珍妮望去，只見她暈紅雙頰，嬌羞無限地

垂下首去。

小辣椒首先拍手叫好，道：「林大哥

和林大嫂今晚便拜天地入洞房吧！」

白小妹也綻開笑靨，連聲叫好。

「林大哥，桃源島上沒有牧師，也沒

有教堂，」王小克道：「但洞房倒有現成

的，這樣吧，乾脆由我做證人，小辣椒

和珍妮當證人，你們就拜吧。」

「上忽忽十餘日，已『削』倒了五六棵大

樹，於是開始分工合作，有的仍然用貝亮

削樹幹，有的找樹藤，有的去樹葉和樹枝

，眼看再過十天半月，一艘大木筏便可造

成。

後山野莫不裹腹，王小克和小辣椒

三兩日間便回桃源島前採取大量野菇，

並取了水回來給各人飲用。

五人同心合力有說有笑，日子倒也過

得十分快活。

這一天晚上，眾人坐在大樹幹上聊天

，忽聽海面傳來一陣馬達聲，臉上均是勃

然變色。

「有船！」小辣椒低聲叫道。

王小克急忙按住了她的嘴，俯身窺

向前去，朝海灘望過去，黑暗中，隱約見

到有一艘大型遊艇緩緩地靠近岸邊。

利那間，王小克一顆心不禁怦怦亂跳

，那是什麼人的遊艇？為什麼會在這個時

候來到這個荒島？

和白小妹做花童——」

小辣椒聞言「呸呸」連聲，道：「幹

嘛由我做花童？你做花童不行嗎？況且，

花童是一男一女的，這主婚人兼證婚人非

我莫屬！」

林兆文笑道：「這樣吧，你們三個都

是證婚人兼主婚人和花童如何？」

王小克自然拍手叫好，當下拉了林兆

文和珍妮起身，並排跪在地上，王小克煞

有介事地問：「林大哥，你可願意娶林大

嫂爲妻？」

白小妹「噗哧」一聲笑了出來，道：

「那有這樣問的？」

王小克清一清喉嚨，又道：「林兆文

，你可願意娶珍妮爲妻？」

「我願意。」

「蔡珍妮，你可願意嫁給林兆文？」

「我願意。」

「好，現在我以天主和小鬼子之名，

賜你兩人爲正式夫妻，百年好合，千代萬

世！永爲夫婦，」王小克道：「禮成！」

他這一番「主婚致辭」大是古怪，但

林兆文和蔡珍妮臉色莊重，白小妹和小辣

椒不敢笑出聲，直至王小克叫出「禮成」

，這才拍手叫好。

「送新郎，新娘入洞房！」王小克叫

道。

小辣椒和白小妹上前分別扶起林兆文

朝山洞走去，一面呼着「結婚進行曲」。

將兩人送入山洞時，小辣椒笑問：「咱

們鬧不開洞房？」

「今晚免了，」王小克道：「等林大

哥腿傷好了時才鬧不遲。」

林兆文面色凝重，沉吟了一下，道：

「咱們先躲起來，希望不要被發現！」

「好！」

衆人不約而同站起了起身，匍伏着身子

，朝樹林那邊走去。

不一會來到樹林，躲在一堆剛削下來

的樹葉之後，屏住了氣息。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幽靈也似的聲音

自遠處傳來：「少主人，主人來看你！」

林兆文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嚥聲

道：「我……我父親來了！」

「林大哥，他是騙你的！」

「不，姬老伯從來不說謊，他說我父

親來了，那絕對不會假。」

姬中樞的聲音又飄了過來：「少主人

，出來！」

「林大哥，咱們一聲不響，他未必可

以找得到我們！」小辣椒低聲道。

這時，有人踏着地上落葉走了過來。

林兆文緊緊攙着珍妮的身子，渾身起

了一陣微顫。



## 鐘鳴殘殺起 客至怪事生

「所謂女黑俠木蘭花，穆秀珍，全是無中生有，小說家製造出來的人物——」穆秀珍的聲音，顯然是因為憤怒，而聽來十分尖銳，她手中拿着報紙，望着報上的一段文字，望到這裏，停了一停，揮着手，用力在報上拍了一下，再提高了聲音，道：「蘭花姐，你看看，這是甚麼話？太豈有此理了！」

爲了加重語氣，穆秀珍在說完之後，還重重地「哼」了一聲。

木蘭花和安妮，好像都沒有甚麼反應。她們手上都拿着一本書，舒服地靠在沙發上，看得十分入神。

穆秀珍仍然瞪着眼，在等着木蘭花和

安妮的反應，可是木蘭花揭過了一頁書，安妮也揭過了一頁書，兩人就像是完全未曾聽到穆秀珍剛才所讀的那一段報上的文字一樣。

穆秀珍又用力拍了一下報紙，陡然之間，大喝了一聲，道：「喂！」

安妮放下了手中的書，站起身來，木蘭花却仍然一動不動，安妮抬起頭來，笑着道：「秀珍姐，你在學張飛，要喝斷長板橋麼？」

穆秀珍神情憤然，道：「你們兩個，也太麻木不仁了，人家在報上這樣說我們，你們一點也不在乎！」

安妮側轉頭，向木蘭花看去，木蘭花

並沒有抬起頭來，但是她却知道安妮在望向她，她微微一笑，道：「秀珍好像要推翻言論自由的原則！」

穆秀珍瞪大了眼，提高聲音，道：「別和我爭，一個人失踪了十多年，就算在法律上，也認爲他已經死亡了，我說他死了十多年，有甚麼不對？」

安妮是和穆秀珍爭論慣了的，雖然穆秀珍擺出一副嚇人的神態來，但是安妮却一點也沒有給她嚇倒，仍然侃侃而談，道：「秀珍姐，你這樣說，有幾個漏洞。第一，就算他死了，也不一定是他失踪那一天死的，所以，一個人失踪了十多年，絕不等於他死了十多年，他可能是死了十年，甚至不到十年。第二，法律上認爲一個人已經死亡，不等於這個人已經真正死亡了！」

穆秀珍瞪着眼，她給安妮的一輪辯駁，駁得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呆了半晌，才又好笑地道：「你這小鬼頭，咀越來越刁了！」

木蘭花直到這時，才抬起頭來，微笑着說道：「秀珍，你的話等於是說，安妮在思想，越來越成熟了，你却一點也沒有進步！」

穆秀珍「哇」地一聲，叫了起來，道：「好啊，你們兩個，是不是想打架？」

安妮和木蘭花一起笑了起來，安妮跳了起來，抱住了穆秀珍，穆秀珍也大聲笑着，兩個人一起滾落在沙發上，客廳裏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穆秀珍翻了一個身，伸手拿起安妮剛才看的那本書來，木蘭花立時道：「小心點，書沒有出版過，是手抄本，十分珍貴，要是弄壞了，沒有法子賠還給人家！」

穆秀珍撇了撇嘴，向書的封面看了一眼，道：「失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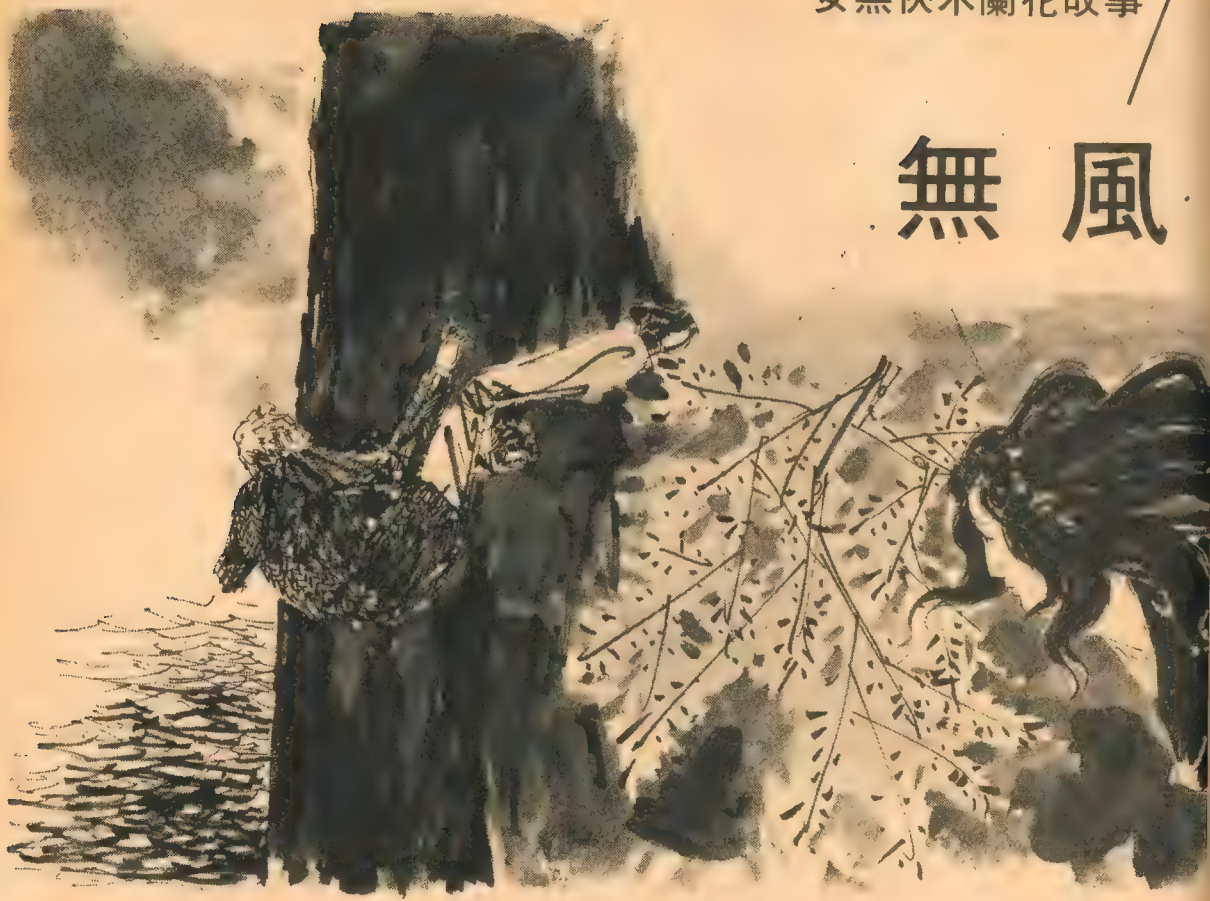
文·圖  
力·令  
魏·盧

## 自動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 無風



看，一看之下，她就叫了起來，道：「難怪你們看得那麼入神，原來這本書那麼有趣！」

穆秀珍看到的書名是：「世界上不可解釋的奇事」。這樣的書名，當然是會引起穆秀珍的興趣的。

安妮接着道：「當然，不然我和蘭花姐不會看得那麼入神，這部書，上下兩冊，一共記載了二十七種不可思議奇事！」

穆秀珍迅速地翻着書，可是她顯然一個字也沒有看進去，只是一面翻，一面急不及待地問道：「在這二十七件怪事之中，那一件最有趣？」

木蘭花不以爲然地搖着頭，秀珍就是那麼心急，最好自己一點腦筋也不必動，就可以知道世上的一切。

安妮道：「我還沒有看完，但是我覺得他記載的，澳洲中部沙漠中的那件事，真玄妙不可思議！」

穆秀珍瞪大了眼，道：「怎麼樣的？」

安妮道：「有一隊汽車隊，在一九三零年，組織橫越澳洲中部的大沙漠，他們有着當時最好的裝配，一直和一家電視台有聯絡，報導他們的行踪，可是在一天晚上，連人帶車，完全失蹤了！」

穆秀珍呆了，道：「那也不算甚麼，在沙漠中，本來是充滿了死亡陷阱的！」

安妮搖着頭，道：「不是，他們一共有八十四個人，四輛大卡車和七輛吉普車，可是全不見了，在無線電聯絡中斷之後，直昇機和飛機的搜索，持續了十五天之久，可是一點線索也沒有，而在他們失蹤

的那一天，沒有氣候突變的記錄，沒有旋風，沒有沙漠變動的記錄，甚麼意外也沒有，他們就消失了！」

穆秀珍搖着頭，陡地站了起來，道：「真有趣，我們到沙漠去看看！」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已經十多年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沿着這隊汽車隊的路線，再進行探險，安東尼教授也曾走過一次，可是其餘所有的人，從悉尼到達爾溫，穿過了沙漠，却甚麼事也沒有！」

穆秀珍却仍然固執地道：「或許我們再去一次，可以找到點頭緒來的，反正我們閒着，沒有甚麼事！」

木蘭花搖着頭，道：「你只不過是因為自己閒着，並不是真的對這件事有興趣！」

穆秀珍睜大了眼，木蘭花的神情，忽然之間，變得陷入了沉思之中，拍着她手中的書，道：「而且，事實上，比較起來，這一件無風自動的事情，更加玄妙不可思議得多了！」

穆秀珍和安妮同時開口問道：「無風自動？」

木蘭花道：「是的，無風自動，我已經將安東尼教授記載的一切讀了好幾遍，而且，更神秘的是，安東尼教授就是爲了探索這件不可思議的事，而突然失蹤了！」

安妮和穆秀珍兩人，反倒不出聲了。她們和木蘭花在一起那麼久，自然知道木蘭花的脾氣，她們知道，木蘭花決不會無緣無故，對一件事表示那麼濃厚的興趣的。

而當木蘭花對一件事表示如此濃烈的興趣之際，那就是說，木蘭花已經決定要



弄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她將會有所行動了！

連安妮也不知道安東尼教授記載的「無風自動」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既然安東尼教授是因為這件事而失踪的，那麼，這件事必然有一定的危險性，那是一定的了，而如今天，這件事可以說和他們都有了關係，穆秀珍雖然心急，也可以知道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她也不出聲，只是望定了木蘭花。

木蘭花停了一停，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軍和日本軍隊，在緬甸北部的叢林之中，曾經展開過慘烈的爭鬥，有一天，發現了一座寺院——」

木蘭花頓了一頓，才繼續道：「在這裏，安東尼教授記載得很模糊，他沒有記下準確的日期和地點，安東尼教授並不是那麼粗心的人，這座寺院被發現的日期，他可能沒有去查，可是地點，我看原來可能有一張地圖，但已經被人撕去了！」

木蘭花翻着書，指着書縫中的一頁，誰都可以一眼就看得出，那裏有一頁被撕去了。

木蘭花解釋道：「雖然被撕去了一頁，但是剩下的前頁和後頁，文字仍然是連貫的，所以我猜想那是一幅插圖——最大的可能是地圖！」

穆秀珍終於忍不住了，她用幾乎是哀求的語調道：「蘭花姐，你快說吧，那座寺院怎麼了？自己會動？」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當然不是整座寺院會動，你別心急，要是你不耐煩聽我從頭講起，你可以自己去看！」

對這句普通的問候話的特殊反應，却連穆秀珍也感覺到了。

這位少校先是陡地一震，接着，便回頭向鐵門外，看了一眼，事實上，鐵門外的公路上，靜得除了風在馳動之外，甚麼也沒有。

而少校的神色，在那一剎間，也顯得十分驚惶，一個久歷戎馬，經過嚴肅軍事訓練的人，是不應該有這種張惶的神態的，而他居然現出了那樣的神態來，那就證明，他的心中，的確是有甚麼事，令得他真正感到害怕的。

而且，他也不和木蘭花客氣，在回頭望了一眼之後，就搶先急急向屋子走去，木蘭花，穆秀珍和安妮三個人，跟在他的後面，在他們相繼走進屋子之際，木蘭花回頭，向安妮施了一個眼色。

安妮立時點了點頭，她走在最後，在關上門之後，木蘭花，穆秀珍和少校，在客廳裏，而安妮雖然極想留在客廳裏，聽少校談他來訪的目的，和那座奇怪的寺院中，會無風自動的那口大鐘的奇事，可是她卻並沒有在客廳中多停留，而且徑自上了樓梯，來到了二樓的工作室中。

安妮說道：「蘭花姐，你說！」

穆秀珍拉過了兩隻墊子，拋了一隻給安妮，兩人一起在木蘭花的面前，坐下了下來。

木蘭花道：「根據安東尼教授的記載，當時發生戰鬥的雙方，一方面是英國軍隊，指揮官是戴維斯少校，另一方面是日本南進兵團中著名的饒勇善戰部隊，指揮官是平瀨大佐，事後，英軍以壓倒性的炮火，取得了勝利，俘獲了平瀨大佐以下的官兵三百餘人，這是一場極其慘烈的叢林戰。」

穆秀珍雖然沒有再插嘴，可是在木蘭花講那一段話之間——她一共擠了五次眼，咳嗽了九次之多。

木蘭花並不理會她，繼續道：「那個叢林地區，一向外人罕至，是揮邦族的活動地區，也有一個小小的村落，不過日軍進攻在先，原來居住的揮邦人，不是遭到了日軍的屠殺，就是逃走了，只有平瀨大佐麾下的官兵，駐在那裏，戴維斯少校是奉命進攻的，目的是在於打通緬北和中國邊界的交通——」

這時，不但穆秀珍有點忍不住了，連安妮也咳嗽了幾次，木蘭花笑了起來，掩上了書，道：「好吧，既然你們全心急，我就將事情說得簡單一點，那座寺院，有一口極大的銅鐘，那口大銅鐘，每隔七年的一個晚上，會突然自己搖動，發出巨大聲響，連續約莫十分鐘之久才停止！」

穆秀珍「哼」地一聲，道：「不用說，那一定是揮邦族的土人在搗鬼！」

木蘭花笑道：「安東尼教授的看法，全明白木蘭花的意思，所以安妮才會在工作室中，察看屋子四周圍的情形，看看是不是有甚麼可疑的人物跟蹤而來。」

但是，從螢光屏上的情形來看，却又平靜無事，公路上要隔好久，才有一輛跑車，疾駛而過，那些疾駛而過的車子，絕沒有任何想停下來下的跡象。

屋子左右和後面的空地上，也一點沒有異動。

不過，安妮是一個對一切的事情，都十分負責的人，就算她在做的事是枯燥乏味的，她還是一樣全神貫注地做下去，不會中斷的。

沒有可疑之處，她應該給木蘭花一個信號，她按下了控制台旁的一個掣，連按了三下。

這時，在客廳中的木蘭花，正在一個小巧的酒吧前，為客人斟酒，而她的視線，則注視着牆上的鏡子，在鏡子中，她看到鋼琴上，有一盞小小的綠燈，接連閃動了三下，她知道，那是安妮在告訴她，完全沒有意外。

木蘭花轉過身，走出吧來，將酒遞給坐在壁爐前的戴維斯少校。

戴維斯少校的神色很不平定，他的樣子很神氣，可以看出當年他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雄姿，但是歲月不能掩飾他臉上的皺紋，也更無法掩飾他心中的驚惶。

顯然和你不同，他為了要研究這件事，所以在每七年一次，那口巨鐘自己會搖動發出聲響的時候，事先去等着，來探究原因，而他一去就沒有回來，那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的時候！」

穆秀珍對這個日子，並沒有給予甚麼注意，可是，安妮却「啊」地一聲，道：「七年一次，還有十天，那口大鐘又該响了！」

穆秀珍聳了聳肩，道：「那又怎麼樣？難道我們也像安東尼教授一樣，去等着那口鐘搖動麼？」

穆秀珍只不過隨便說說，可是令她料不到的是，木蘭花竟然立即道：「是！」

穆秀珍「啊」地一聲。

安妮卻微笑着。

穆秀珍沒有料到木蘭花已有這樣的決定，但是安妮却是早已料到了的。

由於木蘭花的回答，使穆秀珍感到擔憂，意外，所以一時之間，穆秀珍伸手，指着木蘭花，張着口，却不知道說甚麼才好。

穆秀珍還沒有出聲，木蘭花却又突然地道：「我們的人客來了，真準時！」

安妮揚了揚眉，她沒有聽到甚麼聲響，也不知道木蘭花已經約了人，但是木蘭花既然那麼說，那就一定有人來了，她毫不猶豫地站起身，向門走去，她來到門口，門鈴聲已經傳來，她打開了門，走進門外的小花園，已經看到花園的鐵門外，站着一個身形相當高大的中年人。

安妮一面向鐵門走去，一面已經就着門柱旁的燈，打量着她們的客人，同時在

戴維斯少校的神情有點迷惘，他搖搖頭，道：「不知道，我不知道！」

木蘭花皺了皺眉，雖然她精於推理，往往可以推測到一些人家未曾說出口來的事情，但是，對於戴維斯少校這一連兩聲「不知道」，她却無法知道那是甚麼意思。

不過，有一點木蘭花可以肯定的是，從戴維斯少校那種迷惘的神情來看，他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

木蘭花皺着眉沒出聲，穆秀珍已經冒冒失失地問道：「有人跟蹤你？」

戴維斯少校似乎有點怪穆秀珍冒失，所以只是瞪了穆秀珍一眼，並不出聲。

穆秀珍碰了一個悶釘子，心中也不禁有點生氣，而她又是在心中藏不住生氣的人，所以她也賭氣轉過頭去，不再理睬戴維斯少校。

戴維斯搓着手，想講話，但是口唇掀動了幾下，却又沒有出聲。木蘭花明白他的意思，指着穆秀珍，說道：「這位是我的妹妹，穆秀珍，以後不論有甚麼行動，我都需要她的合作，她是一個極其勇敢的人！」

穆秀珍挺起了胸，但是在心中得意之餘，還是忘了咕噥了一句，道：「有甚麼了不起，不過是一口自己會搖動的鐘！」

戴維斯少校像是未曾聽到穆秀珍的這一句咕噥，他點了點頭，道：「蘭花小姐，你看過安東尼教授的記載了？」

木蘭花道：「是，可是記載很模糊，希望你提供進一步的資料給我。」

戴維斯道：「當然，當然，這就是我

猜測着來客的身份。

來客的身形很高，身子很挺直，一件貼身的灰呢大衣，並沒有戴帽子，面色紅潤，大約五十五歲，很明顯的，是一個英國人，而且從他站立的姿態，那種挺直的姿勢來看，毫無疑問，他曾經是一個軍人。

安妮的心急速地轉着念，等到她來到了門口，拉開鐵門的時候，她的思索，已然有了答案。所以她一面拉開門，一面已然客氣地說道：「戴維斯少校請進來！」

站在門外的英國人，揚起了眉，現出了一種訝異而又有點憤怒的神情來，這時，木蘭花和穆秀珍也已經走了出來，英國人一面走進來，一面用宏亮的聲音道：「木蘭花小姐，我以為我們之間的約定，是有效的！」

木蘭花微笑着，道：「你說得對，事實上，我絕未將你今晚來的事，告訴過任何人！」

英國人不相信地瞪了安妮一眼，道：「可是她——」

木蘭花一面向前走來，一面仍然帶着微笑，道：「這位是我的妹妹安妮，我剛在和你們講述那座寺院被發現的情形，你的身份和名字，我想是她自己想出來的，是不是，安妮？」

安妮點了點頭，那位戴維斯少校，仍然一臉不相信的神氣。

木蘭花道：「外面風大，請進來吧，少校，旅途愉快麼？」

木蘭花這樣說，本來只是一句十分普通的客套話，有遠方來客，這句普通的問候話，是對誰都適宜的。可是戴維斯少校

來的目的——

他講到這裏，又向窗子望了一眼，穆秀珍忍不住道：「少校，你只管放心，在我們這裏，比甚麼地方都安全，你的胆子那麼小，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打仗的？」

戴維斯現出了一點怒意來，但是他却没有發作，只是伸手在自己的臉上，撫摸了一下，道：「你想知道甚麼情形，蘭花小姐？」

木蘭花道：「從開始，我的意思是，從你指揮兵士進攻開始。」

戴維斯少校望着壁爐中閃動的火光，陷入了沉思之中，過了半晌，才道：「是的，我們以壓倒性的炮火，攻擊敵人的七個據點，在對方的火力完全壓下去之後，我們就開始衝鋒，戰役的結束很順利，因守多日的日軍，早就彈藥不繼了，所以我們並沒有遇到甚麼抵抗，就俘獲了平瀨大佐以下三百多人，而且，衝進了平瀨大佐的臨時指揮部之中！」

他講到這裏，頓了一頓，才又補充了一句，道：「平瀨大佐的臨時指揮部，就是那座奇怪的寺院。」

木蘭花插了一句口，道：「你認為那寺院，不是緬北普通的佛教寺院？」

戴維斯少校雙手一起搖着，道：「不是，完全不是，安東尼教授已經詳細描述過了！」

木蘭花道：「是的，可是我却有點不明白，例如他的記載說，這座寺院中的所有神像，全是綠條極其簡單古拙的石像，認不出是人是獸，那是甚麼意思？而且，日軍既然已將這個寺院，作為臨時指揮部



「難道竟沒有對寺中的神像作破壞麼？」  
戴維斯少校道：「沒有破壞，當我帶着兵士衝進去的時候，平瀨大佐帶着司令部的官佐，搖着白旗，走出來，他看到我時，曾經大叫，當時我聽不懂他叫的日語是甚麼意思，後來通過翻譯，才知道他一再大叫的是：我投降了，別在寺院中有任何戰鬥，別損壞寺院中的一切！」

木蘭花「嗯」地一聲，少校又道：「當我處置了他們之後，我就看到了那口鐘，那口鐘至少有兩千磅重，懸在一根粗大的鐵樑之上，離地只有三尺，由三個粗大的鐵環，將鐘和鐵樑，連在一起，鐘上所鑄的花紋很奇特，我在伸手摸這口鐘的時候，平瀨大佐和翻譯走了過來，說是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和我面談。」

木蘭花道：「平瀨大佐所謂重要的事，就是有關這口鐘的事？」  
戴維斯少校道：「是的，當時我也不知道爲了甚麼，而當我聽完之後，我根本沒有在意，認爲那是一件無稽之極的事，也認爲日本人是一個不知所爲的民族。」  
穆秀珍顯然已被戴維斯的話所吸引，這時候，她忍不住問了一句，道：「平瀨告訴你甚麼？」

戴維斯道：「平瀨告訴我，當他進駐這裏的時候，有八個十個揮舞着旗子，在這裏一帶，他曾經要族長和他合作，但是族長拒絕，於是，他將那些人當作不合份子，拘捕起來，但其間有的逃亡，有的死去，有一天晚上，族長突然要求見他，神色凝重，告訴他，每七年一次，那口巨鐘，會自動響起來，平瀨當然不相信，

可是他還是記下了那件事——」  
木蘭花道：「族長來告訴平瀨的那一夜，應該是公元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晚上，對不對？」

戴維斯少校點頭道：「根據平瀨的記載，的確是這一天。當天晚上，他照例巡視各處佈防區，因爲我們已經進軍到了附近，我們的前頭部隊，離開他，只不過三左右，戰情十分緊張。據他說，到了午夜突然之間，鐘聲大鳴，響徹雲霄——」  
木蘭花擺着手，道：「等一等，是剛好在午夜時分？」

少校道：「是！」  
木蘭花又道：「平瀨大佐只是聽到鐘聲，並沒有看到那口巨鐘響動？」

少校道：「不是，他說，他聽到了鐘聲，就勃然大怒，以爲是那些揮舞旗子，在攪甚麼鬼，於是立即回到了司令部——」  
那寺院中，當他來到那口鐘面前時，所看到的事，據他自己所述，簡直令他整個入爲之股慄，而他是一個職業軍人！」  
木蘭花和穆秀珍却沒有追問平瀨大佐看到了甚麼，因爲她們知道，少校一定會接着講出來的。

少校只停頓了極短的時間，就接着道：「平瀨說，他看到在司令部的官佐，人都圍在那口大鐘之旁，一共有十二個人，那十二個人，個個發現出極其怪誕的神色，像是受了高度的催眠，而他才一出現，那十二個人就開始互相殘殺起來，有指揮刀的，就拔出指揮刀，向他人亂砍亂殺，沒有武器的，就用雙手緊緊地扼住人家的喉嚨，而那口大鐘，則不住自己搖晃着

，發出震耳欲聾的巨響聲，他想要出聲制止那場殘殺，但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他像是泥塑木雕一樣，一直到鐘的搖動停止，才恢復了活動的能力。」

少校講到這裏，也不由自主，現出恐懼的神色，停下了下來。

木蘭花不出聲，只是聽着，穆秀珍聳了聳肩，直到現在爲止，她仍然對一切事情，莫名其妙，一點頭緒也找不出來。

戴維斯少校在壁爐的火爐上搓了搓手，又道：「當時，平瀨大佐將這些事講給我聽，我也根本沒有放在心上，只是反問他，對我提起這件事來，是甚麼意思，平瀨的回答說，這寺院，這口大鐘，好像有着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叫我別破壞它們！」  
木蘭花的眉心打着結，道：「你並未曾看到過那口大鐘自己搖擺，發出聲響，是不是？」

少校搖頭道：「沒有，那次戰役是在五月間發生的，當年，戰爭結束，同年十月，我們的部隊，就離開了湖北，我再也沒有回去過。」

木蘭花道：「令我不明白的是，爲甚麼過了二十八年之久，這件事又會和你發生關係呢？」

戴維斯少校搓着手，道：「不是二十八年，應該是七年之前，我在戰爭結束後退役，這件事，也根本忘記了，在戰爭中，各種古怪的事太多，誰能記得那麼多，退役之後，參加了一家汽車製造廠工作，在我遇到安東尼教授的時候，我還在那家廠裏，我們是在一個俱樂部裏遇到的，聽安東尼教授講述他在探險過程中所遇到的

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少校嘆了一聲，望着酒杯，木蘭花又替他斟了半杯酒，少校拿起酒杯來，一飲而盡。

戴維斯少校在喝下了酒之後，道：「我……很後悔，但當時我忽然想起了那個寺院，那口鐘，想起了平瀨大佐告訴我的故事，於是，我將這件事的經過，源源本本，告訴了安東尼教授。」

木蘭花揚了揚眉，示意少校再講下去，可是在那刻那間，少校又現出了一種十分不安寧的神態來，他站起來，又坐下，接連好幾次，穆秀珍在一旁，一面搖着头，一面又拋了一個坐墊給他，少校像是一個小孩子一樣，將穆秀珍拋過來的坐墊，抱在懷中。

不過，他那種不安寧的神色，却越來越甚。

他好像十分恐懼，而且不願意將以後發生的事，向木蘭花說出來，他張開口，可是自他口中發出來的，却只是「伊伊哦哦」，一些毫無意義的聲音。

穆秀珍沒好氣地道：「你將這一切告訴了安東尼教授，他怎麼表示？」  
戴維斯少校又站了起來，道：「他……他……以後的事情，在他的記載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穆秀珍皺着眉，她也看出戴維斯少校的心中，一定有什麼事隱藏着，不肯說出來。

穆秀珍自己是一個十分爽氣的人，所以她也最討厭說話吞吞吐吐的人，何況她一見到戴維斯少校，就對他的印象不是怎

麼好，所以她忍不住大聲道：「究竟怎麼了？快說啊，我看你心中有點事，不敢說出來！」

木蘭花立時道：「秀珍！」  
可是木蘭花的那一下叫聲，並未能阻止穆秀珍將她的話講完，而少校在聽了穆秀珍的話之後，不安的神情更甚，自他的喉間，發出了一下充滿恐懼的叫聲來，拋下了他抱着的那個坐墊，一面後退，一面道：「對不起，我對不起，我要告辭了！」  
穆秀珍呆了一呆，喝道：「喂，你話還沒說完，不能走！」

可是穆秀珍才一叫出口，戴維斯少校已經陡地轉身，向門口奔了出去。別看他剛才坐立不安，一行動起來，却一樣快得出奇。

不過不論他的行動如何快，總及不上穆秀珍，他才奔出了幾步，穆秀珍已經陡地一閃，攔在他的身前，穆秀珍不但攔住了少校，而且，還準備伸手抓住他的手臂，令他鎮定下來。

可是，就在這時，只聽得樓上，傳來了安妮的一下急促的呼叫聲，安妮在叫道：「蘭花姐，快來看！」

穆秀珍陡地一怔，抬頭向樓梯看了一

眼。  
穆秀珍有這樣的反應，是十分正常的，因爲她素知安妮的為人，決不是隨便驚惶失措，大呼小叫的人，而她如今發出那樣的急呼聲，那就表示，一定有什麼非比尋常的事發生了！

穆秀珍抬頭看去，當然看不到安妮，她只看到木蘭花以極高的速度，向樓梯上

衝去。而在此時同，戴維斯少校，在穆秀珍的肩頭上，用力一推。

穆秀珍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給少校推得打橫跌出了一步，那時，她也理不得少校了，才一沉穩身子，也向樓梯上奔了出去。

這其間，真的不過幾秒鐘的時間，木蘭花却已經到了樓上的梯口，她回頭看了一眼，向着穆秀珍叫道：「留住少校！」  
穆秀珍當然心急想知道，何以安妮忽然發出了一下急呼聲，可是戴維斯少校眼看要衝出去了，她不得不先照木蘭花的吩咐，將少校留下。

是以她立時大聲叫道：「別走！」  
她一面叫着，一面向外疾奔了出去，出了屋子，朔風迎面撲來，真叫人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她看到戴維斯少校，已經竄過了花園，來到了鐵門前，用力地搖着鐵門，一時之間，還未能將鐵門打開來，將鐵門搖得發出「鏗鏘」的聲響，那種聲響，和在呼嘯的西北風之中，聽來格外覺得刺耳。

穆秀珍連忙又向前奔去，一面又大叫道：「別走！」  
少校回頭看了一眼，看到了穆秀珍追了過來，他竟然是做了什麼虧心事，急於逃走一樣，連爬帶滾，向鐵門上攀了出去。

等到穆秀珍趕到鐵門前的時候，戴維斯少校已經攀上鐵門，穆秀珍大叫一聲，身子躍起來，伸手去拉戴維斯少校足踝。可是她這一拉，只拉到了他的一隻鞋子，少校的一隻鞋子被穆秀珍拉脫，人已

翻過了鐵門，向下跳下去，穆秀珍叫道：「喂，你只有一隻鞋子——」

她本來是想警告少校，只有一隻鞋子，是走不快的，可是她那一句話還沒有講完，就看到少校落地之後，打了一個滾，一躍而起，向前奔去，速度快得就像是一頭受了驚的野兔一樣！

穆秀珍呆了一呆，她也來不及打開鐵門，手脚並用，向上攀了上去，一躍而下，當她落地之際，戴維斯少校離她，約莫有二十多碼，而且奇怪的是，少校並不是在公路上向前奔，而是穿過了公路，直撲進公路對面的灌木叢之中去！

穆秀珍當然知道，公路對面的灌木叢並不太寬闊，再過去就是怪石嶙峋，陡峭的懸崖，以少校這樣高速度的奔馳，他極可能收不住脚，直衝出懸崖去，那懸崖在海邊，有三百多呎高，要是少校跌了下去——

穆秀珍冒着寒風，也竄過了公路，那時，少校已經隱沒在灌木叢中，天色又黑寒風呼號，穆秀珍根本已經看不到他了。

穆秀珍奔進灌木叢，一面叫道：「少校，有話好說，別再向前——」  
她最後的「奔」了兩個字，還未曾出口，就陡地聽到了一下淒厲之極的呼叫聲，那一下呼叫聲，夾雜在寒風呼嘯之中，簡直是令人爲之心悸，穆秀珍也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下叫聲，她也顧不得灌木的枯枝會勾破她的衣服，又向前疾奔出了幾步，而她在奔出了幾步之後，所看到的情形，令她目瞪口呆！

尖厲的慘叫聲還在半空中迴蕩，穆秀

珍看到的是，戴維斯少校整個人，正在向着懸崖下跳下去！

在黑暗之中，捲上來的浪花，泛出耀目的白色，襯托着迅速下墮的人影，是以看來更加觸目驚心。

戴維斯少校的身子，至少已經跌下了一百呎，穆秀珍再有本領，也沒有辦法救他了，穆秀珍只好無助地發出一下又一下的叫聲，事實上，只不過幾秒鐘，戴維斯少校淒厲的叫聲停止了，白色的浪花捲上來，又退了下去，一切全變得那麼平靜，就好像在十秒鐘之前，什麼也未曾發生過一樣！

穆秀珍在一生之中，不知曾經歷過多少凶險的事，但是像現在那樣，一個一分鐘之前，還好端端地和她在屋子中講話的人，在一分鐘之後，却跌下了三百呎的懸崖，這種驚心動魄的事，她過去還不曾有過同樣的經驗，而且，那個人，還是她一直想追回來的。

在那一剎間，穆秀珍只想到一點：要是她不是追得那麼急，戴維斯少校會不會跌下去呢？要是她早就出聲警告少校，前面是懸崖，那麼，少校只怕就不會跌下去了，慘劇就不會發生了！

穆秀珍雙手緊緊握着拳，木然站着，望着懸崖下捲上來又退下去的浪花，寒風侵襲着她的全身，她站了可能有幾分鐘，直到接連打了幾個寒戰，她才想到，自己再站着，根本是無補於事的了！

她陡地吸了一口氣，轉過身，急急走出了灌木叢，來到公路上，公路上冷清得出奇，她奔到了鐵門前，翻過了鐵門，叫





新派武俠長篇

# 金縷衣

文圖  
英令·盧  
東方

有人說：「討了三年米，皇帝老子都不想了。」

小虎子已經討了五年米了，可是，他還是想當皇帝老子，而不願再過討米生活了。

那個看來只有十來歲，瘦骨伶仃的餓小子，他就叫小虎子。

其實小虎子的實足年齡早就超過了十四足歲，該叫十五歲或十六歲了。

他之長得那麼瘦，長得那麼小，從天堂上一跌跌到花子羣裏，大約是他的命苦吧！

小虎子瘦小得叫人一見就生憐憫之心，因此，他向人伸手乞討的時候，很少空手而回。

他的乞討收入實在不惡，只是他永遠沒有吃飽過肚子。

原來，他乞討的生活，要完全繳給他師父，而他師父却把他辛辛苦苦乞討來的錢，用在吃、喝、嫖、賭、逍遙上面。

所以，小虎子自己還是一頓，沒一頓，餓一頓，飽一頓。

他師父有三個徒弟，也就是說有小虎子那樣的三株搖錢樹。

小虎子是老三，屬最小，上面還有大師兄和二師兄，所以他更是人下之人，除了孝順師父之外，他還得巴結大師兄和二師兄，否則，背後裏便有得苦頭吃。

至於他這個師父，那就更不用提了，除了當師父之外，甚麼本事都沒教給他。

所以今天的小虎子，和五年前的的小虎子，除了自己歷練得虛偽與狡獪之外，顯然甚麼本事也沒學到。

昨天，他運氣不好，討回去的銀子不足他師父付酒賬，挨了一頓揍，又被罰不准吃晚飯，今天一早起來，便覺得頭昏眼花，走起路來，飄飄忽忽，像喝醉了酒似的。

偏偏今天的運氣更不好，他所碰到的人，似乎都是吝嗇鬼，時光已經將近中午，連一個小銅錢都沒弄到手，叫他好不喪氣，中午這一關怎樣過。

嘿！那邊圍着大羣人！

猛然抬頭之下，小虎子豁然的目光發出了光輝，他高興了，這是一個絕好的弄錢機會。

他連跑帶跳的趕了過去，只見人羣裏三層外三層內圍得水洩不通，他身子一矮，就從人家褲襠底下鑽了進去。

原來裏面是跑馬頭賣解的。

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帶着一男一女兩個小後生，正在練拳腳。

那老頭子像任何老頭子一樣，稀鬆平常得很，那男小子更是呆頭呆腦的笨手笨腳，小虎子都在心裏看不起他。

倒是那女小子，長得真漂亮極了，叫人眼光向她身上一落之下，便再也收不回來。

圍在週圍的人羣的眼睛，可說完全集中在那大姑娘身上。

## 一把玩具刀 三條冤死命

值日警官在記下了穆秀珍所說的經過之後，道：「方局長在辦公室，是不是要和他講幾句話！」

穆秀珍想了想，道：「也好！」

她等了片刻，就聽到了方局長的聲音，道：「秀珍，我看了值日警官的記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穆秀珍不禁苦笑了一下，因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全然說不上來，她只知道在緬甸北部的叢林之中，有一個古怪的寺院，那寺院之中，又有一口會無風自動的巨鐘而已，但是在這樣的寒夜，如果向方局長說這種事，不難被人疑心自己發了神經病的。

所以，穆秀珍怔了一怔，只是道：「究竟是什麼事，我也說不上來，蘭花姐回來會告訴你的，還是快派人去找那位少校吧！」

方局長「哦」了一聲，道：「蘭花不在？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穆秀珍道：「我也不知道。」

方局長靜了片刻，穆秀珍的回答，當然令他不滿意，但是他深知穆秀珍的為人，知道她說了不知道，那就是真的不知道了，他只是說道：「好的，我馬上派人來！」

穆秀珍放下了電話，轉過身來，客廳中很整齊，並沒有什麼打鬥的跡象。

可是，穆秀珍在一看之下，只覺得客廳中像是少了甚麼東西，她皺着眉，客廳中少了甚麼呢？好像甚麼都在，可是在感覺上，又實在是在，少了一點甚麼！

穆秀珍一面搔着頭，一面向前走去，

當她在沙發上坐下來之際，她又陡地跳了起來，她想出來了，少了的是那兩本抄本的書，安東尼教授所著的那兩本書。那兩本書很厚，體積也很大，可是現在却不見了！

穆秀珍瞪大着眼，所有的事，從發生到現在，還不足一小時。一小時之前的事，自然就像是在眼前一樣，她記得，木蘭花和安妮一起在兩本書，而她們則對着她們在讀報紙！報紙，那份報紙還在，可是那兩本書，却不在！

穆秀珍開始想到事情有點不對勁，戴維斯少校來了之後，那兩本書，一直放在沙發上，接下來發生的事，戴維斯少校奪門而走，安妮發出驚叫聲，却來得那麼突然，木蘭花不會再次將那兩本書收起來。而以後，照樓梯上的情形看來，木蘭花曾和人有過爭鬥，那麼，木蘭花是不是從容到有時將那兩本書收了起來。

穆秀珍覺得那不太合理，所以，她開始感到自己一開始的推斷有點不對了，她是推斷木蘭花是追敵人，所以才和安妮離開了屋子的。

但是現在再檢討起來，就發現敵人是有的而來，木蘭花和安妮，是被迫離開屋子的可能性更加大一點！因為那兩本書已經不在了，而敵人的目的，是那兩本書，書不見了，自然是敵人佔了上風！

穆秀珍一想到這裏，不禁發起急來，她又衝上了工作室，按下了幾個掣，希望木蘭花和安妮在離去的時候，身上帶着無線電發射機，那麼，她就可以在示蹤屏上，發現她們的去向。

(未完)

道：「蘭花姐！」

她一面叫着，一面奔進了屋子，屋子內十分暖和，使得被寒風吹久了臉頰上，泛起了股麻癢的感覺，她又叫道：「蘭花姐，少校跌下懸崖去了！」

她在叫着的時候，自然而然，抬頭望着樓梯，因為她在離去之際，木蘭花是聽到了安妮的一下急速的呼叫之後，衝向樓上去的。

可是，當她抬頭向樓梯上望去的時候，她又陡地呆了一呆。

樓梯上所鋪的淺紫色的地毯顯得那麼亂，那還不要緊，更令得穆秀珍吃驚的是，樓梯的欄杆，有兩根從中斷折了開來！這種情形，是說明了一點：有人曾在樓梯上，經過激烈的打鬥！

而且，打鬥的雙方，一定全是在武術上有極高造詣的高手，要不然，直徑足有兩吋的橡木欄杆，是不會斷折的！而且，穆秀珍也自然可以想得到，在剛才那段時間之中，木蘭花和安妮兩個人，是不可能練習功夫的，那麼，自然是木蘭花和別人在動手了！

穆秀珍一想到激烈的打鬥，就感到莫名興奮，她大叫一聲，道：「我來了！」

她一面叫，一面急速地向樓上衝去，可是，當她來到樓上的時候，她看到工作室的門開着，那一列電視機的螢光屏上，仍然顯示着她們屋子四周圍的情形，而工作室中，却空無一人，只是有一張椅子，倒在地上。

穆秀珍立時轉過身，打開了臥室的門，叫道：「蘭花姐，安妮！」

臥室中也沒有人，穆秀珍又撞開了另一間房間的門，然後，急速轉身，又奔到樓下，樓下也沒有人，穆秀珍又叫了幾聲，就停下來，急速地喘着氣。

木蘭花和安妮不在屋子中，這一點，她是肯定的了，而木蘭花和安妮的離去，當然是發生在她追趕戴維斯少校那一段時間的事！

穆秀珍無法想像在那幾分鐘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只知道曾經有過激烈的打鬥，有人闖進了屋子，木蘭花和安妮，可能是追趕敵人，離開了屋子。

穆秀珍想到這裏，伸手在自己的額上，重重擊了一下，她是在埋怨自己，要不是在懸崖邊上，站了那麼久的話，那麼，她一定可以趕得上那場打鬥的！

穆秀珍心中懊喪，在樓梯上坐了下來，雙手托着臉頰，等着木蘭花和安妮回來。可是，足足半小時過去了，木蘭花和安妮兩個人，却還沒有回來！

在這半小時之中，穆秀珍站起，坐下，踱步，打轉，像是足足過了半年一樣，她越等越心急，不過，她絕沒有為木蘭花和安妮擔心什麼，她相信木蘭花和安妮，有應付一切惡劣環境的能力。

穆秀珍強迫自己安靜下來，這時候，她才想起，自己應該通知警方，快點去打撈戴維斯少校的屍體了，要是木蘭花回來，知道她遲了半小時才做這件事，那麼一定要責怪她的了！

穆秀珍來到電話前，撥了警局的號碼，當有人接聽之後，她先道出了自己身份，然後將經過的事，向值日警官說了一遍。



就小虎子這小不點，都看得如痴如醉，忘記了師父的面孔。

拳脚使完了，那老小子與小虎子悶聲不響的退到兵器架旁邊一站，那大姑娘笑臉一綻，旋着身子作了一個四方揖，吐着比銀鈴還好聽的聲音道：「各位老爺子，大爺，大哥，請賞賜兩文，也好讓……」

只聽「噹！」的一聲，不待她把話說完，銅錢像雨點一般，向着她身上猛擲了過去。

裏面甚至還夾得有整塊整塊白花花銀子。

這真是很少見到的大場面！

小虎子見過不少跑碼頭賣解的場子，不是到收錢的時候，圍觀的人一散而光，便是說盡好話之後，所得到的賞賜，勉可支付房飯錢。

像這樣一開口，只叫了幾聲「老爺子，大爺，大哥」，銅錢銀子便從天上掉了下來的情事，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那大姑娘眼淚像水銀一樣，向每一個人都瞧了一眼，打着拱，連稱「謝謝！謝謝！」不已。

這時，小虎子也樂開了心，蹲在地上把滾到他身前的銅錢，一把一把向口袋裏塞。

起初他還有點擔心，怕那大姑娘看見，給他丟人現眼，可是當他瞥眼間，見那大姑娘向他笑了一笑，他才心地寬落，暗暗吁了一口氣。

不過，這樣一來，小虎子雖狡猾無比，可也不好意思貪得無厭，適可而止的住了手。

「師兄道：『太多了，不要都交上去，留下一部份來。』」

小虎子道：『可以麼？』

二師兄道：『你聽我的，沒錯！留下來的錢，我們可自己花，也可以在討不到銅錢的時候，應付師父。』

小虎子「啊！」了一聲，又學了一招，這時，只見二師兄先從自己口袋裏掏出幾把銅錢，放在一塊石頭下面，小虎子也照樣留下來一大半，兩人這才拉着手，一同跑去見師父。

他們兩個合起來，足有近百文銅錢。是近來最多的一次，師父一高興，就每人給了他們五枚銅錢。

小虎子這是平生第一次得到師父賞賜，開心得笑了起來。

別過師父之後，二師兄笑着道：『小虎子，你看沒錯吧！』

小虎子笑道：『二師兄，我真服了你了。』

二師兄「毛子道：『那以後可要聽大師父和我的話。』」

小虎子沒口的道：『一定，一定！』

二師兄「毛子」領着小虎子，一直走出城外，向着一座沒有人居住的荒屋走去，小虎子可知那是一座鬼屋，當下心裏打了一個冷噤道：『二師兄，那不是鬼屋麼？我……』

二師兄「毛子」笑道：『怕甚麼，去吧！大師父在等着我們呢！』

小虎子隨着二師兄「毛子」繞到房子後面，從一道破牆缺口跳了進去。

只見裏面雜草長得比人都高，但雜草

場子收了，人羣戀戀不捨的散去，小虎子竟然沒有早開溜，當他想起師父的阻險，該回去繳錢的時候，場子上只剩下十來個人了。

他剛一舉步，只聽那大姑娘忽然叫道：『小弟弟，請慢走一步。』

小虎子不相信那大姑娘叫的是他，又向前走了兩步，不料眼前一花，那大姑娘已出現在他面前，擋住了他去路。

小虎子訕訕的道：『大……大姑……你……你是叫我小虎子麼？』說得巴巴結結的，平時靈巧的嘴巴，這時竟笨得成了木頭。

那大姑娘一笑道：『小弟弟，我有一件事，拜托你好不好？』

小虎子被她叫住的時候，一顆心七上八下，生怕她找麻煩，這一來可就心落地了，胆子一壯，笑道：『大姑，你有甚麼事，但請吩咐就是，我小虎子包你不會誤事。』

他不但一副大人口吻，而且說來音節鏗然，活神活現，最後，還挺起那只見排骨不見肉的胸膛，拍了一掌，表示千金一諾。

那大姑娘抿嘴一笑，高興起來道：『小弟弟，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個最可信托的人，那就重托你了。』

說着，伸手指向胸前衣裏面掏去。小虎子自懂事以來，從來就沒被人信任過，那大姑娘這句話，却說得心頭一熱，臉上有點訕訕的，說不出話來了。

那大姑娘伸手懷中，取出一把指頭大小的小玩具銅刀，交給小虎子道：『今天下

下面，有人走出了一條小路。

穿過那條小路，是一間小房子，只聽房子裏面傳出大師兄大順子的聲音，道：『是二毛子小虎子你們麼？』

二師兄「毛子」叫了一聲：『大師兄！』便向那間小房子裏跑了進去。

小虎子原本有着毛骨悚然的感觉，這時胆子一壯，也跟着走進了那間小房子。走進那間小房子，小虎子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師父那張笑臉，其次，他又看到房中桌子，擺了一大包鹹味，鹹味裏面有雞，鴨，牛肉，豬耳朵，豆腐干等……

小虎子先嚥了一口水，叫了一聲：『大師兄！』

大師兄大順子笑着道：『快快坐下，咱們今天也樂一樂。』

有酒菜不說，大師兄還準備了有酒，不過沒有酒杯，大家就着酒壺喝。

小虎子聞酒的香味雖然已經聞了好幾年，真正有機會喝酒，這還是平生第一遭，滿心高興的便是猛的一大口。

他喝得快，喝得猛，等他發現那酒進入口中像刀子一樣，叫人難過時，那酒真快得像刀子一樣，順着喉嚨，一直插了下去。

他大叫一聲，眼淚鼻涕都噴出來了。只看得大師兄和二師兄哈哈大笑了起來，大師兄撕了一隻雞腿塞到他手中，笑道：『別怕，吃下這隻雞腿就沒事了。』

小虎子這時只覺胸腹之間似是生起了一把火，燒得他手足無措，接過大師兄遞過來的雞腿，恨不得一口就把它塞到肚子裏去。

午，或許明天，請你替我留心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他左眼戴着一個眼罩，背上揹着一個土黃色包袱，你見到他之後，請你把這把小刀交給他。』

小虎子接過那把小刀，隨見那大姑娘左手一翻，同時塞了一錠白花花的銀子到他手中，又道：『這是一點小意思，請你不要客氣。』

小虎子一愕，那大姑娘已轉身走開了，小虎子張口欲叫，瞥眼間，忽然看見二師兄「毛子」向他不住的招手。

小虎子暗嘆了一口氣，悻悻的一頓腳，自言自語的道了一聲：『倒霉，偏被他碰見了。』

他也不敢再叫那大姑娘，只好朝着二師兄跑去。

二師兄當時沒有說甚麼，帶着他走到一條小巷子裏，伸手道：『拿來！』

小虎子抓了一把銅錢，還未遞出去。

二師兄「毛子」先自一搖頭道：『誰要你的銅錢。』

小虎子不樂意的道：『你要甚麼？』

二師兄「毛子」道：『剛才那小姐給了小虎子猶豫了一下，苦着眉頭把那塊白花花的銀子取了出來，不過他却沒有把他交給二師兄「毛子」，只揚了一下，道：『就是這個。』

二師兄「毛子」見了銀子兩眼一鼓，腦筋的轉動，也就被銀子照得停止下來，不及多想的道：『你準備把它怎麼花？』

小虎子一楞道：『怎麼花？當然是繳給師父！』

他匆匆忙忙吃完雞腿，肚子裏確是好過得多了，這才吁了一長氣，笑道：『酒，原來這樣難喝，奇怪，師父爲甚麼那樣愛喝它？』

大師兄笑道：『你慢慢就會知道它的好處……來！再喝一口！』

小虎子強不過大師兄，只好接過酒壺，輕輕的呷了半口，緩緩吞入腹內，這次果然舒服得多了。

於是，他的勇氣，又恢復回來。師兄兄弟說說笑笑，使小虎子完全忘記了兩位師父欺負他的往事，大師兄，二師兄，叫得非常親熱，心中暗自商量着，準備不再提那塊銀子的事了。

他雖然從來沒有過那樣大一塊銀子，可是，他更沒享受過目前這樣大的快樂，以他當時的感受來說，他是寧可不要銀子，而不願放棄這種快樂的享受。

幕地，大師兄忽然叫了一聲，道：『小虎子，我覺得很奇怪，那賣解的大姑娘爲什麼平白無故的送你一大塊銀子？』

小虎子這時已經有了七八分酒意，笑着接口道：『大師兄，她可不是白送我銀子的，我收了她的銀子可得替她辦一件事哩！』

大師兄大順子一笑道：『這就差不多了，她要你辦什麼事？』

小虎子道：『她要我等一個人，把這把玩具刀交給他。』說着，把那把小刀也同時取了出來，放在桌子上，證明自己說的都是實話。

大師兄大順子把玩了一下那把小刀，目光一凝，拍了一下大腿道：『有了，我

二師兄「毛子」一笑道：『要是沒有被我撞破呢？』

小虎子雖然不是一個誠實的孩子，但是在師父和師兄面前，却從來不敢班門弄斧，明知門不過他們，所以總是老實實的，因此，理所當然的道：『還是交給師父。』

二師兄「毛子」一笑道：『鬼話，誰相信你的……』

小虎子怒氣一沖，扭頭道：『不相信就拉倒……』轉身就待走開。

二師兄「毛子」一把拉住他，喝道：『小虎子，你身上發癢了是不是，敢不聽我的話？』

小虎子現在可明白二師兄的意思了，雙眉一苦，道：『我怕師父……』

二師兄「毛子」道：『我不說師父怎麼知道！走！我們先找大師兄去。』

他們找到了大師兄大順子，大師兄大順子把他的銀子要了過去，出奇的和藹的拍着小虎子的肩膀道：『去！先去向師父交了錢，再來找我。』

二師兄與大師兄一直相處得非常投契，現在，他也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了。

小虎子也興起一種快慰之感，覺得今後自己也不再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了，有二師兄和師父照顧了。

二師兄領着小虎子離開大師兄之後，二師兄又帶着小虎子，走到城隍廟廁所後面，問道：『你一共弄了多少銅錢？』

小虎子道：『我也不知道，都在這裏！』說着，把口袋裏的銅錢，統統掏了出來，給二師兄過目。

他們在這小刀上還可以賺十兩銀子！二師兄「毛子」笑道：『敢情好！咱們又有一頓大吃了。』

大師兄大順子拍了二師兄「毛子」一掌，笑罵道：『你就曉得吃……』

轉過頭，接着又向小虎子道：『那大姑娘，另外交待了什麼話沒有？』

小虎子道：『沒有！』

大師兄大順子道：『咱們找到了人之後，就說那大姑娘說的，要那人付十兩銀子……』

話聲未了，忽然有一隻手從他們背後伸了過來，一把攔住了那把小刀，他們同時扭頭望過去，不知什麼時候，他們身後竟然神不知鬼不覺的站着一個人。

他們三人心神猛然一震，立時臉色蒼白，魂飛魄散，大叫了一聲：『鬼！』

叫聲出口之後，他們只覺雙腿發軟，舉步無力，心裏一百萬個「想逃」，可是就是提不起腿來。

那人鎮靜的一笑，道：『別怕，我不是鬼！』

他們三人算是鬆了一口氣，不過餘悸猶存，一時之間，還是說不出話來。

那人仔細地審視了那把玩具小刀一陣，忽然道：『我出二十兩銀子，買你們這把小刀，你們願不願？』

小虎子搖頭道：『不賣！』

小虎子所說的「不賣」，完全是一種直覺反應，他只覺那位美麗的大姑娘對他太好了，自己不能太沒良心。

那人微微一笑道：『嫌少！你們要賣多少？』



小虎子望了大師兄大順子一眼，鼓着勇氣，道：「多少都不賣！」

那人一笑道：「五十兩如何？」  
五十兩白花的銀子，在他們眼睛裏，可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小虎子張了一下嘴，嘴裏發出的聲音，就微弱得誰也聽不到了。

他倒不是不講江湖道義，實在是五十兩白花的銀子太多，使他不得不忘記那大姑娘的重托。再則，他對「千金一諾」的道義觀念，還沒有深切的認識，自然認為有商量的價值了。

那人望着小虎子加問一句道：「你說，你要多少？」

小虎子不敢再自作主張了，轉目向著大師兄大順子望去，請他作主。

大師兄大順子出奇的一搖頭道：「不賣！」

那人一怔道：「不賣？你留着它有什麼用？」

大師兄大順子一揚頭道：「你既然能出五十兩，這東西一定很貴重了，我們把它還給人家，至少可以得到二百兩銀子賞錢。」

原來，他不是不賣，是獅子大開口，想要二百兩銀子。

不過他這一招，倒使得相當高明，使對方沒有還價的餘地。

他雙目之中，騰起兩道殺氣，凝視了大順子片刻，最後竟然殺氣一歛，哈哈一笑道：「二百兩就二百兩……我不但給你二百兩，而且再給你們多賺二百兩，你們不想賺？」

姑婆說，把東西交給你大爺，你大爺可以賞我二百兩銀子，可是真的？」

那人震動了一下，道：「她要我賞你二百兩銀子……」

小虎子心裏一沉，暗付道：「也許他身上沒有兩百兩銀子……」

他一念未了，那人話鋒忽然一轉，笑道：「是……是……是我給你一錠黃金好不好，銀子……」

小虎子笑開了，道：「金子是二十換一。」

那人大笑一聲，道：「小兄弟，你真精明！」

一錠小黃金，遞到了小虎子手中，小虎子取出那把玩具小刀，給了那人，那人瞟了一眼，點頭道了一聲「多謝」，折身跑出城外去了。

小虎子身上帶着一錠黃金，忽然覺得走路都輕快起來，一溜烟的跑去與二師兄會合在一起，接着，大師兄也過來了，師兄三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心裏都有着說不出的高興。

大家望了一陣，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

陽光從屋角一旁照了下來，洒在他們身上，他們身上暖和，心裏更是暖和，覺得今天的早晨，比任何一天的早晨都美好得多。

下午，用昨天留下來的部份銅錢繳給師父之後，師兄三人又聚集在那荒無人居的鬼屋裏了。

今天的酒和菜比昨天更多，吃菜飲酒之際，大師兄大公無私的把兩錠黃金都取

真是時來運轉，糞土變黃金，上天要你發財，想不發都不行。

師兄三人，高興得直點頭，話都說不出來了。

只見那人先收好了那玩具小刀，取去一錠小黃金放在桌上道：「這錠黃金是十兩，一兩黃金折二十兩銀子，十兩黃金共是二百兩銀子，咱們這筆交易，算是『銀貨兩訖』……」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從另外一隻口袋裏，掏出一樣東西放在桌上……

大家一望之下，幾乎愣住了！

那不是同樣的一把玩具小刀麼？

大家望着那人，不知他在搞什麼鬼？可是，也沒人想到要馬上問他。

那人放好那玩具小刀，然後一笑，道：「這是同樣的一把玩具小刀，我現在送給你們，你們還可以按照你們原來的計劃去做，不是又可以得到二百兩銀子麼！」

那人說得一點不錯，師兄三人大喜過望，習慣性的一聲「多謝！」向着那人一揖到地。

但是當他們抬起頭來時，那人已經不見了。

黃金和那把玩具小刀，不還明明的擺在桌上，可見那人並不是鬼，想必是什麼奇人了。

小師兄三人雖然沒有見過什麼大世面，可也聽人說過不少飛簷走壁的奇人奇事，因此三人一計議之下，也就坦然了。

大師兄大順子先不喝酒，趕忙把那黃金找一處地方藏了起來，接着，又叫小虎子收好了那把玩具小刀，告訴了小虎子一

了出來，每一錠分成三份，每一人分得二小錠，交由各自藏了起來。

小虎子藏好自己的份子不久，二師兄忽然提議賭擲骰子，大師兄首先讚成，小虎子也樂於奉陪。

於是，又吃，又喝，又玩的忘了時間，屋裏點上了燈，三人的興趣絲毫未減。只是小虎子分得的二塊小金子，只剩下半塊了，小虎子吃得痛快，喝得痛快，玩得痛快，金子不金子，他倒真未放在心上。

正當他們玩得興高采烈，天昏地黑的時候，忽然有一道陰森森的涼風吹了進來，壓得燈光火苗子一小小。

三人嚇地一驚，打了一個冷噤，不約而同的付道：「莫非是鬼來了？」

想起「鬼」，三人可就誰也不敢回頭去打量了。

三人停止了呼吸之聲，低着頭，不知不覺之間，三條身子就擠到了一堆。

火苗子一拉，又恢復了原有的光亮，三人鼓着胆子一抬頭，又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他們面前，多出了一個人。

那人一笑道：「不要怕，是我！」

三人定下心神仔細望過去，認得那個人，就是送他們金子的那個人，當時暗暗吁了一口氣，挺身站了起來。

那人不等他們開口，一笑又道：「那二百兩銀子，你們賺到了沒有？」

大師兄大順子到底是老大，先恢復了正常，陪着笑臉道：「多謝大爺你，我們賺到了。」

那人望了桌上的酒菜一眼，笑道：「

番如何交刀討賞的話，三個人又高高興興的吃喝起來。

小虎子有生以來，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這時，他突然之間覺得這種討乞生活，實在有意思得很，因此也忘記了師父的面孔，在兩位師兄鼓舞之下，一口一口的喝開了。

那一頓大吃大喝，是怎樣結束的，小虎子一點也不知道，當他睜開眼睛來時，只見自己還是睡在自己慣常睡覺的破棉被裏。

他揉了一下眼睛，四下打量着，還以為那頓大吃大喝是在夢境啦！

他心中一驚，翻身坐了起來，叫了一聲：「二師兄！」

二師兄二毛子一頭鑽了進來，道：「小聲點，師父剛睡哩！」

小虎子一聽「師父」兩字，便想起了師父的那張面孔，打了一個冷噤道：「師父找我吧？」

二師兄二毛子道：「師父醉得比你更厲害，那會想得起找你。」

小虎子暗中叫了一聲「謝天謝地」，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二師兄二毛子笑道：「什麼時候了，又是一天啦！」

小虎子摸了一摸腦袋笑道：「我真睡糊塗了。」

二師兄二毛子一拉他道：「快起來吧，大師兄一早就替你到街口守望去了。」

小虎子「啊！」了一聲，爬起來跟着二師兄出了他的狗窩，他也沒有嗽口洗臉的習慣，說走就走，倒是方便得很。

來！來！來！我們大家喝一杯！」  
說着，便揭開壺蓋看了一眼，看他的用意，是看壺裏有沒有酒，由於小虎子人生得矮小，却被他看見那人揭開壺蓋的時候，乘機向酒壺裏放了一些東西。

小虎子心中一凜，不加思索的大聲叫道：「喂，大爺，您在酒壺裏，放的是什麼東西？」

那人臉色一變，回頭望着小虎子，嘿！嘿！一笑道：「毒藥！」

小虎子被嚇得「啊！」了一聲，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

大師兄大順子顯然看出了那人神色不對，有所顧忌的不願把事情鬧開，嘻嘻一笑道：「大爺，你說笑話了！」

誰料那人根本沒把他們放在眼裏，冷笑一聲，道：「老子說的是真話，你們自己倒着喝吧！」

落在酒壺上的手，率性收了回來，雙目之中的目光，更是凌厲了。

大師兄大順子臉上笑容一僵，驚愕得說不出話來了。

整個房子的空氣，猛然一窒，三小的眼睛都被窒息得突了出來。

那人陰森森的再次一笑道：「你們還不喝，難道要老子多費手腳不成！」

事情急轉直下，顯然已經毫無轉圜餘地，大師兄大順子可也就顧不得一切了，胸脯一挺，要起流氓來，「哼！」的一聲，道：「放你媽的屁！你道小爺們是好欺負的麼……」

頭一甩，接着喝道：「咱們打他這個狗娘養的！」

他說打就打，邁步向前，右拳一揮，

跑到大街上，街上還是冷清的，早起的人，沒有在街上打架的黃狗多。

說巧可也就不巧，迎面就見到了他們心目中要找的那個人，正急急忙忙的穿街而過。

二師兄一推小虎子，小虎子的身子射了出去，擋住那人，叫了一聲，道：「大爺……」

那人眉頭一皺，揮手喝道：「小花子，少來煩人。」身子一錯，越過了小虎子，走出去一丈多遠了。

看他這份不耐煩的形色，顯然心裏有着煩人的事兒。

小虎子急口叫了一聲，道：「大爺，有位大姑娘……」

「什麼大姑娘……」小虎子只覺眼睛一花，那人便回到了面前，伸手一把把他提了起來。

小虎子掙扎了一下道：「大爺，你放我下來，我慢慢告訴你。」

那人「啊！」的一聲，笑道：「對不起，沒抓痛你吧？」

小虎子扭動着脖子，苦笑道：「不大痛。」

那人又說了一聲「對不起」，緊接着道：「小兄弟，你剛才……」

小虎子截口道：「事情是這樣的……」於是把那大姑娘相托的話，告訴了那人。

那人眉飛色舞的點頭，說道：「不錯，我就是那大姑娘說的那個人……那東西呢？」

小虎子右手緊抓着口袋道：「那位大

向着那人插了過去。

大師兄不過是小地方的小叫花子，只會打抱不平，可沒真的練過功夫，這一拳打了過去，他倒是使出了全身本事，可是結果太差勁了。

只見那人右手一翻，五指一鉤，就搭住了他腕脈上，接着又一收一帶，帶得大師兄身上旋了一條手臂就被扭到背後，只痛得慘叫一聲，眼淚水都流出來了。

大師兄發動得快，也結束得快，二毛子和小虎子被鎖得楞在當地，那敢再向前撲。

說來也不能怪他們，大師兄在他們眼睛裏，已是了不起的打手，連他都不成，他們二小那還有向前的勇氣。

那人一把扣住大師兄，冷笑一聲，道：「憑你這小混混兒，也想在你老子面前動手動腳……」

屋外傳來一陣腳步聲，打斷了那人的話聲，那人推手一送，把大師兄送得直向牆上撞去，大師兄雖然有心想停住身子，可是那能停得住，轟的一聲，實實在在的撞了個滿面開花。

這時，外面人聽得屋內響聲，大聲喝罵道：「好小子，你們還跑得了麼？」

人影一閃，闖進來一個漢子。

那人身形一現，二毛子與小虎子立時高興得跳了起來，叫道：「師父！師父！你來得好，那人要殺我們哩！」

敢情，來人就是小虎子他們的師父，想必是因為小虎子他們高興得忘了回去，被師父找來了。

小虎子他們師父進門祇見滿桌的酒菜



心裏已是火冒三千丈，不問青紅皂白的右掌一揮，打在小虎子臉上，把小虎子打得滾了出去，大聲罵道：「小子們，你們幹的好事，今天可給老子撞上了，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他祇顧發自己當師父的威風，一點也不管當前的情形。

他這一發威，小虎子被他打得滾了出去，二毛子那還說得出話來。

打過小虎子，他這才一抬眼，上下打量了那不明來歷的人，帶着責備的口氣道：「朋友，小孩子不懂事，得罪了你，儘可來向在下說，你這樣……」

那人哈哈一笑，口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們剛才祇是一時話不投機，發生了誤會，來！來！來！你老哥想必就是他們的師父，小弟敬你一杯，表示歉意吧！」

說着，一抬手，倒了一杯酒，遞給小虎子他們師父。

小虎子他們師父，是酒中餓鬼，聞到了那股酒香，心裏早沒了氣，笑嘻嘻的道：「好說！好說！在下也爲孩子們向你道歉！」

接過那杯酒，向那人一照，便仰着脖子向口中倒去……

二毛子眼看着師父就要把那杯酒喝了下去，心裏着急，嘴唇顫動着，不知怎的，就是叫不出聲音來。

這時，小虎子正好翻身爬了起來，瞠目之下，大驚叫道：「師父！喝不得！酒裏有毒！」

他們師父喝酒的勢子中途一停，正要

問個明白的時辰，祇覺身子一麻，已被那漢子點住了穴道。

那漢子一不做二不休，伸手接過他手中酒杯，左手一捏他下顎，便把杯中酒向他口中灌去……

這時，大師兄大順子已被撞得頭昏眼花，神智糊裏糊塗，根本就沒有看出師父危機一髮，生死須臾。

而二師兄二毛子呢？更是嚇得直發抖，根本不知如何是好。

倒是小虎子不知那來的勇氣，大叫一聲，道：「你不能害我們師父！」

身子一彈，便向着那漢子猛衝了過去。

這一下，大出人意料之外，急如流矢，竟然被他衝到那漢子身前，雙手一圈，抱住了那漢子。

但那漢子微微一扭腰，右腳一抬，摔得小虎子身子倒飛出去，跌出房門之外，半天爬不起來。

那漢子灌了小虎子他們師父一杯酒，接着，身子一俯，抓起二毛子，率性用酒壺向他口中灌。

二毛子簡直被嚇掉了魂，也不知道反抗，乖乖的被灌了幾口毒酒。

那人灌過二毛子之後，又抓起大順子用酒壺灌去。

大順子雖然掙扎着想不喝，可是那漢子力大無窮，他的掙扎終歸無用，最後還是逃不過毒酒穿腸的命運。

小虎子被那漢子一腳踢出門外，半天動彈不得，當他從地上爬起來時，那漢子已經灌完了大順子的毒酒，提着酒壺正待

走出房來。

小虎子一看情形不對，抹頭就向外面飛奔而逃。

那漢子冷笑了一聲，道：「小小子，你還跑得麼？」隨後便追。

今天，天上沒有月色，屋外一片漆黑，小虎子人既矮小，身子又賊滑，向暗地裏一鑽，頓時不見了影子。

那人追到屋外，微微一皺眉頭，稍一凝神，聽風辨位，便察出了小虎子奔行方位，身形一起，率性從小虎子頭上飛越過去，悄不出聲的，等着小虎子自己送上門來。

小虎子一頭鑽進比他人還高的草叢裏，不見那人隨後追來，便以爲得計，便輕輕的，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外溜去。

他穿過了草叢，人也翻出了破牆，方自暗中吁了一口氣，猛然一抬頭，祇見那漢子正捏着那把酒壺站在他身前五尺不到的地方。

小虎子驚叫了一聲，轉身抹頭就跑。

可是這次他祇跑了三步，那漢子一伸手，就一把抓住他背後的衣領，把他像捉小雞一樣捏了起來，揚着酒壺嘿嘿一笑，道：「小鬼！張開咀來……」

小虎子甩着頭道：「我不喝！」左右閃讓着。

那人一手凌空捉着小虎子，另一手提着酒壺，兩手不空，本事再大，一時之間，真無法將毒酒灌入小虎子口中。

他一連灌了三四次，心中忽然轉了一個念頭，付道：「何不留下這小鬼一張咀，這樣！這樣！……」

他暗自點了一點頭，於是臉色一厲，喝道：「你不喝也可以，可是你要答應老子，今後完全聽老子的話，老子要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老子要你說什麼話，你就說什麼話！」

小虎子早就嚇破了胆，沒口地點頭道：「大爺，小的聽你的，什麼都聽你的，祇要你大爺不要小的吃那毒藥。」

那人可不放下小虎子，提着他面對面的道：「你說聽老子的，先發個誓來！」

小虎子馬上發了一個誓，道：「我小虎子以後要不聽你大爺的話，叫我睡覺裏被大老鼠咬死！」

小虎子身裁矮小，看來祇有八九歲，這種誓言正適合他這年齡身份，也正表示他胆小如鼠。

那人笑了一笑，半空中一鬆手，小虎子身子一墜，跌了個狗吃屎。

小虎子慢慢爬起來，那人一板臉又道：「回到屋裏去！」

小虎子回到屋裏。

祇見師父，大師兄與二師兄都已七孔流血的死在地上。

他心裏想哭，可是又不敢哭，畏畏縮縮的偷偷向那人望去，不料那人的眼睛也正向他望來。

兩道目光一接，小虎子打了一個冷顫，耳中又响起他人淩厲的吩咐道：「記着，你以後要不聽老子的話，你就會死得像他們一樣！」

師父師兄他們死的那副慘像，對小虎子有着無與倫比的鎮嚇作用，戰慄着道：「是！小的記住了。」

他回「桃源島」去了！」

「爲什麼？」王小克愕了一然。

「原來……原來那郭豪達雪星的來臨會引起海嘯和火山爆發，林大哥的父親便是利用火山爆發的能量進入太空，他們兩個家族都趕到那「桃源島」去，而珍妮也不顧一切地去了！」

「這……怎麼行？林大嫂是地球人！」王小克叫起來：「她只有去送命！」

白小妹緩緩地抬起頭來：「我很瞭解林大嫂的心情，她即使知道是去送命，也不肯獨自偷生。」

說話時，白小妹美眸中閃爍着淚光，手一鬆，紙條飄了下來。

她緩緩走到窗前，望着天際，淚水已簌簌而下……

## 名著預告

###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十六

## 第九具屍體

上官庸著

政府殮屍接二連三發生了失蹤案，失蹤的屍體，全是因爲交通意外喪生的死者，這屍體究竟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時，第九具屍體又藏了什麼秘密？

敬請留意本故事的刊出日期。

## 白血怪物

· 本文承自第40頁 ·

忽然，姬中樞停止腳步，望着地上——排樹幹出怔，王小克偷偷探頭向外窺伺，接觸到一反迥乎尋常，灼灼生光的眸子。

只聽姬中樞「哈哈」一聲朗笑，身形陡地一長，像大鳥一般飛撲了過來。

他雙眼似乎可以在黑暗中視物，一手抓住了林兆文，向外躍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現身向前追去，叫道：「快放下林大哥！」

姬中樞那裏理會，將林兆文挾在臂下，施展輕功向海灘奔去。

珍妮，白小妹和小辣椒也自後追了出來，但姬中樞去勢奇快，瞬息間已到救生艇，他飛身上了一艇，操起雙槳撥動，片刻已上了遊艇。

遊艇馬達聲怒吼着，逐漸在黑暗中消逝了……

王小克等人站在海灘上呆若木鷄，珍妮掩住了臉低聲啜泣……

王小克偶爾一瞥眼，只見地下銀光閃閃，定眼一看，原來是個手錶，於是俯身拾了起來，塞到珍妮手中，道：「這是林大哥的錶。」

珍妮望着那銀光閃閃的腕錶，忽然坐跌下地，昏厥了過去……

珍妮點着頭，她面容憔悴，那裏還有昔日的嬌艷嫵媚，在白小妹和小辣椒的扶持下，上了木筏。

王小克等看林兆文遺下來的腕錶，錶面有指南針設備，於是把着舵朝正確的方向駛去。

四人心事重重，誰也沒有出聲，只有海浪拍擊木筏的聲響。

木筏離開「桃源島」不久，便碰上一艘商船，衆人大聲呼救，終於被救上船。

翌日，商船抵達×埠泊岸，王小克等四人匆匆下船，決定先取了那個手提箱，兌換了美鈔，然後才開始去尋找林兆文。

不料來到木屋區一看，只見到處一片頹瓦敗垣，木屋區已被大火燒成灰燼。

王小克望着火場呆若木鷄，喃喃道：「爲……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

「會不會是姓陳的那一家爲了洩憤幹的？」白小妹低聲問。

「不錯！」王小克握着拳頭，恨恨地道：「真他媽的混帳！」

珍妮低聲嘆了一口氣，沒有錢的話，追尋林兆文便要面臨許多困難了，她撫弄着林兆文遺下的腕錶，淚水又簌簌而下。

王小克在木屋區憑吊了一番，邀請珍妮到那間租來的公寓，見婆婆安然無恙，不禁嘆了一口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如果不是將婆婆安置在公寓中，這時怕已人鬼殊途了，想起這次大火一定燒死了不少無辜，更是將陳家恨之入骨。

翌日，王小克帶了珍妮到半山區的豪華別墅求姬中樞，但已人去樓空，別墅已經封閉了，只得得到陳家的別墅中去查看，



## 九皋鶴唳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楓為鎖金樓紅妓飄飄誘困，幸石楓機警，在蜂腰六娘子逃走前將她制住，但這也沒用，蜂腰六娘子的丈夫朱忌疾已不再管她的死活，只想困住石楓，迫他交出半壁山河圖。另一方面，金陵總捕頭莫士選受了朱忌疾的蠱惑，帶領一羣手下往圍捕水紅蓮和秋兒、月兒，水紅蓮遂命秋兒、月兒分路迎擊來犯敵人，秋兒首遇來敵，擒住一人後，抬出大學士官威，嚇走莫士選。朱忌疾以功敗垂成，再鼓如簧之舌，要莫士選再次前往，可是，莫士選不願再冒生命危險，並指朱忌疾誣良為盜——

## 六娘子捨身全義

## 水紅蓮石壩投親

朱忌疾一呆道：「莫大人太過謹慎了，你當了數十年的江南總捕，難道就這麼栽在一個小女人的手裏？」

莫士選淡淡道：「栽，兄弟認了，只是瞧在咱們已往的交情，我還要奉勸朱兄幾句。」

朱忌疾沒有答腔，只是寒着臉噙了一下。

莫士選續道：「第一，那秋兒姑娘千真萬確是大學士女公子的侍兒，第二，咱們不能知法犯法，一再擅闖民宅，第三，你請來的那般江湖高手都像幾扎紙糊的一般，人家只出來了三個女人，舉手投足之間，咱們就倒下了三對，老實說，人家玩意太高，咱們再去也是白費。」

朱忌疾道：「莫大人既這麼說，咱們只好忍下這口窩囊氣了。」

莫士選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好強門狠也該有個分寸，好啦，請朱兄將石公子放出來吧。」

朱忌疾愕然道：「莫大人，你這是甚

麼意思？」

莫士選道：「兄弟是一番好意，如若巡撫大人叫兄弟來要人，那時兄弟固然難脫關係，你朱兄的金鎖樓只怕也要改換主兒了。」

公門中人，似乎生就幾副不同的面孔，此時莫士選雖說是一番好意，但那副平板得像鐵面包公的臉色，就能使人憑空生出幾分寒意。

朱忌疾在江湖上滾了幾十年，他自然知道此時要賴只有自討無趣，於是長長一嘆道：「好吧，莫大人請稍待，兄弟就放他出來。」

鐵屋中春色依舊，那雙野鴛鴦，還是在緊緊的擁抱着。

只不過他們已在沉睡中醒來，而且在唱唱細語的交談着。

「公子……」

「我可想不出，你住到丁香街來的理

由。」

蜂腰六娘子嘆口氣道：「有，但他從不帶在身上，唉，縱然有靈丹妙藥，也來不及了。」

石楓道：「不，要妹子，我一定要救妳。」

蜂腰六娘子道：「不要浪費時間，我還有話要對你說。」

石楓道：「待會再說不行麼？」

蜂腰六娘子道：「我傷勢過重，不能等特了，聽我說，石哥哥，爹臨終之時告訴我，要我找妳，要我永遠跟隨着妳，可是……」

她說得太急，噙的一聲，竟一連噙出兩口鮮血。

石楓急忙按着她的背心，輸入一股真力，總算將她瀕臨斷絕的生機暫時維持下來。

她稍作歇息，續道：「朱忌疾原與咱們相識而居，他對我早已心存邪念，有一天他偷聽了爹跟我談話，就以天國遺孽的罪名對爹要挾，後來……唉，爹死了，我終於沒有逃出他的魔掌……」

在一陣咳嗽之後，她又停了下來。此時她已面呈青紫，縱然真有仙丹只怕也救她不活。

石楓痛苦得心如刀絞，但不得不安慰她道：「不要說了，妹子，待我再助妳一口真氣。」

蜂腰六娘子斷續地道：「不，石……哥哥，爹……說，忠王他是……是三國……演……」

她以生命的餘力，說出了她要說的話

「這還不簡單麼？我如非住進丁香街，怎能享受六娘子蜂腰上這股子艷福？」

「去你的。」

「哈哈……」

「喂，說真格的，究竟爲了甚麼？」

「找人。」

「哦，那人是在丁香街一帶？」

「不錯。」

「說給我聽聽，也許我能提供你一點線索。」

「她是一個女子，據說，已經墜落風塵。」

「勿怪你會住到丁香街來了，她叫甚麼名字？」

「韓雲。」

「甚麼？你找的就是韓雲？」

「不錯，妳認識？」

「我認識，不過你先要說出爲甚麼找她。」

「我原是找她爹韓大爺的，但幾經查詢，才知道韓大爺去世了，我只好找韓姑娘碰運氣。」

「你認識韓大爺？」

「不認識，但我爹跟韓大爺有舊。」

「你究竟是誰？」

「我自然是石公子了，咳，妳幹嘛這麼緊張？」

此時的蜂腰六娘，確是全身顫慄，顯得緊張無比，半晌，她忽然沉聲說道：「滅妖。」

「石楓神色一楞，但迅速接口道：『與

漢。』

「啊，你是石哥哥？」

「妳是雲妹子？」

這當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他們終於在如此情形之下，找到了自己要找之人。

於是，他們緊緊的擁抱着，兩者之間，幾乎身心都融和在一起了。

良久——

「告訴我，雲妹子。」

「別忙，我還要……」

於是，他們痴纏着，鐵房春深，幾至忘我之境。

忽然暗門一聲輕响，終於將他們由迷戀中驚醒過來。

蜂腰六娘子首先驚呼一聲道：「朱忌疾……」

朱忌疾怒喝道：「賤人，妳居然敢背着大爺偷漢子！」

蜂腰六娘子迅速着好衣衫，緊緊撲在石楓的身側，嬌聲嚷道：「你錯了，姓朱的，他才是我的漢子，我爹早已將我許給他了。」

朱忌疾瞧得怒火中燒，口中大喝一聲，掣出一柄寒光閃閃的短刀，猛向石楓當胸刺去。

憑他朱忌疾的武功，在石楓手下應該是不堪一擊的。

但隨他這一刀之勢，竟發出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呼！

原來朱忌疾的短刀，是一種十分霸道的暗器，只要一按機簧，刀頭便可直線射出，而且在刀頭射出之後，還會跟着射出

一蓬毒鋼針。

石楓想不到這柄短刀會有如此邪惡的構造，蜂腰六娘子來不及警告，刀頭已然射了出來。

在如此接近的距離，無論石楓武功多高，他縱能避過那截刀頭，也必會傷在那蓬毒鋼針之下。

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截刀頭，無數鋼針，竟一起射在蜂腰六娘子的嬌軀之上，她身受如此慘重的傷害，怎能不痛極而呼？

不過，這並不是朱忌疾的暗器失了準頭，而是蜂腰六娘子在千鈞一髮之際將石楓向後一帶，她反而挺身迎了上去。

這一出人意表的變化，使得石楓與朱忌疾同時一呆，他們想不到蜂腰六娘子會有這般捨己全人的義烈行動的。

自然，蜂腰六娘子這條可愛的生命是完了，可也勾起了石楓的無邊殺機。

「納命來，惡賊。」

他沒有取出金戈，其實也沒有這個必要，只要一記破折神刀，還怕不能追魂奪命？

就是這樣，他怒吼出口，右掌已同時劈了出去。

掌力凌空下劈，猶如一柄實質的鋼刀，朱忌疾死得够慘，由頭頂往下，被活生生劈作兩半。

一掌斃敵，他像旋風般抱起蜂腰六娘子，以無比焦急的口吻呼叫道：「雲妹子，妳傷得怎樣？」

蜂腰六娘子幽幽道：「我不行了，鋼針太多，毒力也太過霸道。」



語，義意雖欠完整，但總算使石楓獲得了線曙光。

現在，她芳魂杳杳，已經離開了痛苦的人世，石楓的淚水，再也忍不住奔放而出。

不知時間過去多久，他仍然攔住香消玉殞的蜂腰六娘子在淌着眼淚。

他悔恨自己何以不早點前來金陵，也許早來會阻止這場悲劇。

「石公子……」

過份悲痛，使他耳目失靈，直到別人呼喚於他，他才發現身多了一名灰衣老者。

「你是誰？」

「小的婁士選，是金陵府總捕頭。」

「你要捕我？」

「不，小的老眼不花，知道公子是爲了救蜂腰六娘子才殺朱忌疾的，自然，朱忌疾也會對公子行兇，自衛殺人，是無罪的。」

「那麼，你……」

「回去吧，公子，令友在相候於你，這兒的事讓小的處理就是。」

對官場中人，石楓沒有好感，但此時此地，又不便開罪於他，只好放下蜂腰六娘子的屍體道：「你要好好的安葬這位韓姑娘，墓前要立一塊石碑。」

婁士選道：「公子放心，小的一定遵辦。」

石楓依依不捨的回到家中，水紅蓮及秋月二女像捧鳳凰般將他接了進來。

秋兒原想向石楓報告朱忌疾率衆夜襲的經過的。

但聽到他沉重的臉色，只好讓它們盤在肚裏。

待石楓坐定，水紅蓮微微一笑道：「蓮子湯可能早已好了，三妹前去瞧瞧。」

月兒道：「好的。」

待他們進過宵夜之後，水紅蓮才對秋兒道：「二妹將家裏發生的情形向相公報告一下。」

秋兒報告經過之後，道：「相公！你怎麼啦？咱們都快急瘋了，別那麼悶聲不响的！」

石楓長嘆一聲，這才將金鎖樓的遭遇說了出來。

他自然保留了一點，與蜂腰六娘子的纏綿是難以宣之於口的。

水紅蓮忽然面色一整道：「相公！韓姑娘說忠王是三眼眼？」

石楓道：「是的，但我只聽說英王陳玉成的渾號是四眼狗，却從未聽到忠王李秀成有三眼眼的傳說。」

水紅蓮道：「如若相公沒有聽錯，其中必然另有文章，不過，此事咱們可以慢慢的琢磨，而目前最要緊的，是咱們必須離開這兒。」

是的，總捕頭婁士選吃了驚，他不見得會就此罷手，如若他知道秋兒是以王家玉曉他，他們的麻煩可能會接踵而來。

石楓略作思忖道：「形勢既是如此，咱們自以遷地爲良，不過我還想見見飄飄姑娘，她不是韓姑娘的妹妹麼？」

水紅蓮道：「風塵女人，多以姊妹相稱，如若飄飄當真是韓姑娘的同胞妹子，韓姑娘決不至始終沒有片言涉及，何況飄

飄逃出鐵屋之後就再也沒有現身，依我猜想，她可能是朱忌疾的同謀。」

石楓道：「那麼咱們明天一早就離開金陵，所僱的四名傭人，妳給點錢打發他們吧。」

水紅蓮道：「這個我會處理的，離開金陵後，咱們的目標是那裏？」

石楓道：「我的老家是廣西潯州貴縣，我想回去瞧瞧。」

水紅蓮道：「此去貴縣，迢迢數千里，爲免旅途多生波折，咱們的裝扮還得改變一下。」

水紅蓮語音甫落，門外忽然响起一陣剝啄之聲。

石楓喝問道：「誰？」

「稟老爺，有一老婦求見。」

石楓眉頭一皺道：「妳回了她吧，張嫂，在這般時候我不想見客。」

張嫂道：「我已對她講過了，她說有十分緊要之事，必須面見老爺。」

石楓沉吟一陣，道：「好吧，叫她進來。」

來人被張嫂帶了進來，她向石楓等檢一禮道：「老婆子見過老爺夫人。」

石楓一怔道：「妳是……」

他忽然語音一頓，向張嫂擺擺手道：「這兒沒有事了，妳去歇息吧。」

待張嫂退出，他才面色一沉道：「妳是春兒？」

是的，她確是春兒。

雖然她化了裝，但改扮得並不怎樣高明，再加上她熟習的語聲，石楓自然能够一語道破。

「小婢參見公子。」

她低着頭，似乎是愧見故人。

石楓呼了一聲，冷冷道：「妳已經是五聖府的少奶奶了，還來見我做甚麼？」

春兒幽幽道：「小婢是下人，身不由己……」

石楓怒叱道：「秋兒不也是跟妳一樣麼？妳爲甚麼不跟她學？」

石楓這麼聲色俱厲的斥責，使得春兒無地自容。如是地地下有洞，她必然會一頭鑽下去。

月兒瞧得有點不忍，起身牽着春兒的手道：「大姐遠來是客，相公你就少說兩句吧。」

秋兒接道：「相公不要怪大姐，實在是那姓方的不是人。」

石楓一嘆道：「好吧，妳們聊聊，紅蓮，咱們歇息去。」

待石楓與水紅蓮離去，月兒不勝關切的詢問道：「大姐，妳從那裏來？怎麼找到咱們的？」

春兒熱淚盈眶的一嘆道：「說來話長，待我慢慢的告訴妳。」

她自她們主婢被逐出五聖府說起，至王家玉以色相誘，制服一樓一堡的兩大高手爲止，作了一番扼要的敘述。

秋兒道：「大姐是說小姐要來對付相公？」

春兒道：「是的。」

秋兒呼了一聲道：「難道一樓一堡的藝業還會高過五聖？」

春兒道：「他們自然無法高過五聖，但無極樓主詭計多端，其陰險狠毒之處，

五聖府無人能及。」

秋兒道：「就憑這個？」

春兒面色一整道：「三妹不要小看了詭計，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咱們如若不是中了方濟的詭計，何至於弄得這般下場！」

輕輕一嘆，接道：「據我暗中觀察，發覺無極樓主公治異人有一個十分龐大的組織，我想他是準備對付五聖府，以爭取武林霸業的。」

月兒道：「相公毀了五聖府，他就轉而對付咱們了？」

春兒道：「我想是的。」

秋兒道：「大姐聽出了一些甚麼？」

春兒說道：「公治異人到達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有人跟他聯絡，而且，那般人對他全是極爲恭敬，像是奴才對待主子一般。」

月兒道：「金陵城裏，也有他的部屬嗎？」

春兒道：「有，金鎖樓的老闆朱忌疾，就是他的部屬之一。」

月兒一嘆道：「有這等事？此人實在可怕得很！」

春兒道：「四妹說的不錯，你們化裝隱居，自以爲秘密得很，其實你們到五聖府索仇，以及改扮容貌，前來金陵，沒有一樣能逃過無極樓主的耳目。」

秋兒道：「大姐不是在陳留就離開他們獨自上路了麼？這些你怎麼知道的？」

春兒道：「在陳留之時，公治異人就曾經說過他已知道你們去了金陵，以後他又當面告訴於我，我自然會知道了。」

秋兒道：「大姐是說小姐與無極樓主已來金陵？」

春兒道：「是的，如若不是他們已到金陵，我怎會知道你們在此隱居？」

月兒道：「小姐不是要妳獨自居住的麼？」

春兒一嘆道：「小姐是要我藏着解藥，免被無極樓主找到，但此人手眼通天，我怎能逃出他的掌握！」

月兒道：「解藥被他要去了？」

春兒道：「沒有，他向我說出他的一切，目的在討好於我，也是在向我示威，但我始終未被他所屈。」

月兒道：「他就這麼輕易的，放過大姐？」

春兒說道：「我毫不理會他的威脅利誘，在解藥尚未到手之前，他怎能奈何於我？」

月兒眉峯一皺道：「小姐與這等豺狼爲伍，我真替她擔憂！」

春兒道：「我曾勸解於她，但良藥苦口，她全然不予接受。」

秋兒嘆息一聲道：「小姐決定之事，他人是無法動搖的。」一頓接道：「咱們準備明早離開金陵，大姐認爲怎樣？」

春兒道：「公治異人已經要求小姐召見金陵總捕婁士選，明早離開只怕爲時已遲！」

秋兒面色一變道：「那……咱們就給他一點顏色瞧瞧。」

春兒道：「與官府相鬥，不是明智之舉，依我說妳們還是稟明公子，最好立即啓程。」

月兒道：「大姐說的是，我去找相公去。」

春兒掏出一個紙包交給月兒道：「這是無極樓主的獨門解藥，我只能分出兩粒，請交給公子留作必要之需。」

月兒道：「多謝大姐。」

春兒幽幽道：「願你們平安離開金陵，我走了。」

月兒說道：「大姐，妳何不跟咱們一道走？」

春兒凄苦的一嘆道：「大姐命薄如紙，不願牽連公子，再見。」

身形一晃，逕自穿窗而出。

春兒走了，但她却留給秋月二女一片哀傷。

不是麼？她們同是一樣的身份，幾會何時，幸而不幸的差別竟如此之大，姊妹情深，怎能叫她們不感慨千萬！

良久，秋兒長長一嘆道：「走，咱們找相公去。」

在內室，秋兒將春兒所說的一切，一字不遺的告訴了石楓，月兒也將二粒解毒靈丹交了出來！

石楓略作沉吟道：「無極樓主果然是個可怕的敵人。」

水紅蓮道：「咱們是走是留，相公應該早做決定。」

秋兒道：「咱們還是及早走吧，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金陵的總捕頭捧上了手，咱們留下似乎不太適宜。」

石楓道：「妳認爲咱們現在就能安全離開麼？如果妳是這等想法，妳就小看公治異人了。」

秋兒一怔，道：「難道春姐姐會騙咱們？」

石楓道：「春兒沒有騙咱們，是公治異人騙了她，如若不信，妳可以暗中到房子的前後瞧瞧。」

秋兒道：「三妹，妳去後面，我到前面，瞧到了就給他們一點教訓。」

石楓道：「先不要打草驚蛇，瞧清楚了咱們再作研究。」

片刻之後，秋月二女回來了，石楓說的不錯，前後各有兩名監視之人。

秋兒不明白石楓的打算，撇着咀詢問道：「四個狗腿子罷了，我與三妹還不能一舉打發？」

水紅蓮微微一笑道：「他們有沒有隱蔽身形？」

秋兒道：「沒有。」

水紅蓮道：「那就是了，妳可以一舉制住兩人，那隱身暗處的怎麼辦？」

秋兒一呆道：「大姊怎知還有人藏身暗處？」

水紅蓮道：「這是必然的，那有暗中監視會這麼目張胆的？」

秋兒道：「那咱們怎麼辦？」

水紅蓮扭頭對石楓道：「你說呢？相公。」

石楓道：「我有幾點想法，不知道對是不對。」

水紅蓮道：「說說看。」

石楓道：「王家玉不見得會動用官家之力，否則，她就不會跟我鬧蕩江湖了。」

水紅蓮道：「對，她要的是半壁山河



圖中的秘密，目的不在對付於你。」

石楓道：「不錯，現在的形勢與以前沒有兩樣，她要求的還是圖中的秘密。」

水紅蓮道：「她召見莫士選，可能是叫他對咱們之事不得插手過問。」

石楓道：「這是我第一個想法，其次，表面上王家玉已控制了公治異人，實際上只怕不是這麼簡單，如若我不幸言中，咱們要注意的不是王家玉，而是那詭計多端的無極樓主。」

月兒道：「這還不是一樣麼？他們已經攜手合作了。」

石楓道：「不一樣，如是王家玉，她對咱們多少還殘留一點情份，公治異人就不同了，此等奸險陰毒之人，甚麼事他都能做得出來。」

一頓接道：「此人既擁有一個龐大的秘密組織，咱們無論走向何處，都難以逃過他的耳目，如若再有第二次股村之事發生，咱們就會落得生死兩難了。」

水紅蓮道：「相公說的是，我也是這般想法。」

石楓道：「好，咱們既是意見相同，妳說該怎麼辦。」

水紅蓮道：「咱們不走，只是化明為暗，與無極樓主鬥一鬥法。」

石楓哈哈一笑道：「那妳女諸葛不妨調兵遣將，咱們聽妳的。」

水紅蓮嫣然一笑道：「我可沒有那麼大的才能，只是一個建議罷了。」

秋兒道：「時辰不多了，快說妳的建議吧。」

水紅蓮道：「此地已不能再住，咱們

轉移到武定門內的小石壩街去，我娘舅是那兒的首富，食宿都方便得很。」

月兒道：「可是……」

水紅蓮道：「三妹別急，我有對付那

般狗腿子的法子，咱們拾奪一下，相公與二妹走前門，我跟三妹走後門，只須畧施小計，就可以連明椿暗卡一起拔掉。」

他們接受了水紅蓮的錦囊妙計，分批由前後門撤出住處。

前面的兩個明椿，由石楓實施奇襲，一起點上了他們暈穴，然後張望了一下，便一直向前急馳。

他走出不過十丈，黑暗中忽然閃出兩條人影，一個跟蹤石楓，另一個則轉身飛奔而去。

跟蹤石楓的是一名年逾五十的老者，瞧他那輕靈巧快的身手，功力必然不弱。但他追出不過數丈，目標忽然消失。因為前面是一個拐彎之處，却有三條不同的岔路。

他方自神色一呆，一縷指風已點上了他的氣海大穴。

這出手的自然是石楓了，他見此人獐頭鼠目，必然不是一個好東西，廢了他的武功，好讓他少做一點傷天害理之事。

然後他奔回原處，由秋兒留下的暗記追上了她，兩人跟着前面的黑影，讓他帶上他們的巢穴。

水紅蓮與月兒依樣葫蘆，此時也追着一條黑影向前急馳。

最後，前面的兩人會合了，石楓與水紅蓮等也聚在一起。

但前面的黑影忽然停了下來，他們好

像在商討甚麼。

石楓等也停止了前進，他們同樣在討論問題。

「紅蓮！他們為甚麼不走了？」

「這般人比狐狸還精，他們是怕將咱們引上門去。」

「那可糟了，咱們不能夠跟他們乾耗着。」

「不錯，天快亮了，耗下去對咱們是不利的。」

「這樣吧，妳們先去小石壩街，妳娘舅那兒我知道。」

「不，如果天亮了，你留下來也沒有用，不如再等一下，他們如若還耗着咱們就走，反正此地離他們的巢穴必然很近，咱們明晚再來會找到的。」

又耗去半個時辰，那兩人還是不走，石楓知道無望了，瞧了一下天色道：「無極樓主果然不好鬥，咱們走吧。」

秋兒道：「何不抓着他們問問？我相信他們會說出來的。」

石楓道：「抓他們不難，只要使用一點手法，他們也會說出巢穴的所在，但這有甚麼用？明天他們只要搬一次家，金陵這麼大，咱們到那兒去找？」

水紅蓮道：「相公說的是，咱們就走吧。」

由水紅蓮領頭，在小石壩街找到了她的娘舅。

這是一位長像忠厚的長者，年歲已有六十出頭。

他名叫帥安東，是一個精於買賣的殷實商人。

只是這位富甲一方的長者，却偏偏生了一個不肖的兒子，提起帥振鐸，在金陵城的土匪混之中，還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地頭蛇。

水紅蓮帶着石楓等不速而來，使得帥安東大為訝異，但他對於甥女兒的前來，還是高興的，並立即吩咐僕人，收拾偏院的幾間精舍讓他們安歇。

此時已是黎明時分，石楓等畧作調息便已紅日盈窗了，早餐之後，水紅蓮道：「相公！你們聊聊，我去見見娘舅。」

石楓道：「在禮貌上我也應該拜候他老人家一下，咱們一起去吧。」

水紅蓮道：「娘舅多年不見，可能有些事要詢問於我，你如是在場，他老人家就不便詢問了。」

石楓道：「好吧，妳代我問候一下，別讓他老人家說咱們不懂禮。」

水紅蓮微微一笑道：「知道啦，相公，瞧妳婆婆媽媽的。」

她離開偏院來到上房，帥安東正在天井中澆花。

「舅舅早。」深深一禮，再問一句早安，水紅蓮的禮貌算是週到的了。

但帥安東却眉峯一皺道：「紅蓮！妳知道舅舅金盆洗手，已多年不問江湖是非了。」

水紅蓮道：「甥女兒知道，但他們不是外人。」

帥安東道：「他們是誰？」

水紅蓮道：「男的是甥女兒的丈夫，女的是甥女兒的妹妹。」

帥安東愕然道：「妳在說些甚麼？紅

蓮，妳的丈夫不是中原五聖的老五麼？」

水紅蓮道：「他死了，甥女兒就改嫁了。」

帥安東面色一變道：「紅蓮，妳爹娘雖已過世，可是還有我這個娘舅。」

水紅蓮一嘆道：「舅舅不要生氣，甥女兒是情非得已。」

接着她將與方蘭山貌合神離的夫婦生活，以及方濟陷害石楓，強佔王家玉等一連串的往事，毫無隱飾的全盤說出。

自然，她也有隱瞞之處，那是因為關係太過重大了，雖是親如娘舅，在未獲石楓允許前，她不敢隨便說它出來。

然而帥安東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由水紅蓮的所述，他已聽出了許多漏洞。

因此，他面色一沉道：「那王家玉必然是國色無雙，艷絕塵寰了，否則方濟為甚麼會單單找上姓石的？」

水紅蓮道：「其中另有隱情，但甥女兒不便宣之於口。」

帥安東一怔，說道：「連舅舅都不能說？」

水紅蓮道：「此事對甥婿關係太大，未得他同意之前，請舅舅多加諒解。」

幽幽一嘆，接道：「紙包不住火，遲早舅舅終會聽到江湖傳聞的。」

帥安東道：「舅舅與江湖隔絕已久，既是不便，妳就不必說了。」

水紅蓮道：「多謝舅舅。」

帥安東又說道：「紅蓮，舅舅有點不解。」

水紅蓮道：「舅舅，可有甚麼不解之疑？」

(未完)

蓮，妳的丈夫不是中原五聖的老五麼？」

水紅蓮道：「他死了，甥女兒就改嫁了。」

帥安東面色一變道：「紅蓮，妳爹娘雖已過世，可是還有我這個娘舅。」

水紅蓮一嘆道：「舅舅不要生氣，甥女兒是情非得已。」

接着她將與方蘭山貌合神離的夫婦生活，以及方濟陷害石楓，強佔王家玉等一連串的往事，毫無隱飾的全盤說出。

自然，她也有隱瞞之處，那是因為關係太過重大了，雖是親如娘舅，在未獲石楓允許前，她不敢隨便說它出來。

然而帥安東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由水紅蓮的所述，他已聽出了許多漏洞。

因此，他面色一沉道：「那王家玉必然是國色無雙，艷絕塵寰了，否則方濟為甚麼會單單找上姓石的？」

水紅蓮道：「其中另有隱情，但甥女兒不便宣之於口。」

帥安東一怔，說道：「連舅舅都不能說？」

水紅蓮道：「此事對甥婿關係太大，未得他同意之前，請舅舅多加諒解。」

幽幽一嘆，接道：「紙包不住火，遲早舅舅終會聽到江湖傳聞的。」

帥安東道：「舅舅與江湖隔絕已久，既是不便，妳就不必說了。」

水紅蓮道：「多謝舅舅。」

帥安東又說道：「紅蓮，舅舅有點不解。」

水紅蓮道：「舅舅，可有甚麼不解之疑？」

(未完)

帥安東道：「姓石的多大了？」

水紅蓮道：「他比甥女小了三歲。」

帥安東道：「江湖女兒，這點年歲上的差距，倒也算不了甚麼，而且他能力挫五聖，也有資格做妳的丈夫，令人費解的是，他那身武功，難道他在娘胎中就在學習？」

水紅蓮微微一笑道：「江山代有才人出，舅舅相信麼？」

帥安東哈哈一笑，道：「信，舅舅相信。」

語音一頓，忽然長長一嘆，說道：「舅舅自問平生做事，無愧於天，無忤於人，上天却偏偏叫我生了一個不肖的兒子，唉……」

水紅蓮明白帥安東是因石楓的少年英俊才有感而發，但她並不知道帥振鐸是怎樣的，因為他們表兄妹不見面已經五六六年了，據她所知，帥振鐸只不過是一個不善守成的花花公子罷了，情形並不如帥安東說的這麼嚴重。

於是，她微微一笑道：「舅舅是望之殷，難免會責之切，表哥只不過不重視金錢而已，舅舅財富如山，讓他花一點也沒有甚麼要緊。」

帥安東苦笑一聲道：「好啦，咱們不要再提那個畜牲，去叫妳的女婿來跟我聊聊。」

水紅蓮道：「是，舅舅。」

片刻之後，她領着石楓及秋月二女來謁見她的舅父。

雙方禮貌一番之後，帥安東道：「晨間接待不週，希望石公子不要見怪。」

水紅蓮道：「是，舅舅。」

片刻之後，她領着石楓及秋月二女來謁見她的舅父。

雙方禮貌一番之後，帥安東道：「晨間接待不週，希望石公子不要見怪。」

水紅蓮道：「是，舅舅。」

(未完)

石楓道：「不敢，老人家就叫晚輩的名字好啦，適才打擾老人家的睡眠，晚輩正感到歉疚難安。」

水紅蓮道：「是嘛，那有舅舅對甥婿稱公子的，名份攸關，你老人家可客氣不得。」

帥安東豪放的一笑道：「這當真是女生外向，你們夫婦這麼一唱一合，舅舅只有聽你們的了。」

水紅蓮羞得嬌首一垂：「舅舅……」

帥安東仰天打了一個哈哈，說道：「楓兒……」

石楓道：「舅舅有甚麼吩咐？」

帥安東道：「聽紅蓮說你力挫五聖，破了他們仗以成名的獨門兵刃，令尊想必是一位武林高人了。」

石楓道：「先父學識技擊，但不是武林中人，楓兒的武功是跟家師學的。」

帥安東道：「尊師是那一位高人？」

石楓道：「家師是道家弟子，法號修真，他老人家從未涉足江湖，舅舅可能沒聽說過。」

帥安東道：「真正高明之士，大都隱跡泉林，令師能調教出你這麼一位高徒，必然是一位神仙中的人物了。」

水紅蓮接道：「舅舅真會說話，世間那會真有神仙。」

帥安東微微一笑，正待與秋月二女聊聊，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忽然傳了過來。

「爹……」

來人身材修長，穿着一件寶藍色的長衫，手中搖着一柄描金摺扇，打扮得一副文綉綉的樣兒。

水紅蓮道：「舅舅請。」

(未完)



## 情 仇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萬里接獲崔風發來戰書，遂依照英英之計，把前來偷襲的宋星明、呂秉奇、公孫洛、袁魁和彭承恩數人殺，然後逕往林家廢園赴約，杜萬里剛走，于三手率人趕來接援宋星明等，詎來遲一步，致大錯鑄成，只好悻然而去。古毅此刻對於英英的身份，有所懷疑，英英却不容他多問，拉着古毅的空臂衣袖，半推半拉地向林家廢園趕去，途中，遇一攔路者，斥責古毅枉白走了一輩子江湖，竟會中了英英的圈套，古毅心中雖非常激動，但却語氣平和地對英英說，不管她存心如何，只希望她說出真實身份——

## 快意除巨惡 失足陷冤牢

英英尚未開口，阻路人一聲狂笑道：「讓老夫告訴你好了，她姓高，英英正是她的名字，出身苗疆『烏婆子』門下，是老夫那不成材三兒子的情婦！」

古毅明知不假，仍然回問英英道：「英英，這都是真的？」

英英有些羞愧的緩緩低下頭去，道：「他說的是真的！」

古毅跨上一步，道：「好，這是我已經知道的了，現在我必須問妳我所不知道的！」

阻路人似乎想不出古毅這句問話的原由來，也可以說他不明白古毅問的是什麼，所以接上一句道：「古毅，你想問些什麼？」

古毅冷峻的斜視阻路人一眼，仍然轉向英英道：「我想妳懂，莫非有什麼難回答的？」

英英看着阻路人，阻路人突然懂了古毅的意思，哈哈狂笑起來，道：「古毅，

就算賤婢如今是真心對妳，又能如何？」言下之意，古毅和英英，已是必死無疑。

古毅再次冷峻的掃過阻路人，轉而鄭重嚴肅的又問英英道：「英英答話，答覆我問妳的話！」

英英驚地抬頭，滿面淚痕道：「乾爹，還不晚嗎？」

古毅誠懇的說道：「佛家有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英英毅然道：「乾爹，從前的高英英已經死了！」

古毅笑了，獨臂隻手一拍英英肩頭道：「好女兒，現在聽着，證物交給杜爺，就說為父請他幫這最後的一次忙，走，立刻走，快！」

英英尚未接話，阻路人嘿嘿笑道：「古老兒，你仔細看看，走的了嗎！」是走不了啦，就這利那延誤，身後長街已欺上四名黑衣漢子。

夫學全了，如此可接老夫這招『直搗黃龍』一試！」

「有何不可！」英英好胆氣，好威風，阻路人右手拳平穩看似無力的搗到，英英雙拳併出，貫力格擊！

沒有風聲，看不出威勢，但當雙方拳力已接觸時，悶雷修鳴，阻路人向後微退半步，英英却被震飛丈二，落地幾乎已無法站立！

阻路人嘿嘿一笑，微跨步，已到英英身前五尺，仍是右手拳出，亦仍是「直搗黃龍」，招出話到，道：「三拳打不死妳這賤婢，老夫轉身就走！」

英英嘴角已有血痕，但仍舊全力雙拳推出，道：「你可言而有信？」

「笑話，老夫食言天地不祐！」他話剛完，雙方已二次功力拳勁交抵一處。這次，阻路人只幌了幌身形，英英又被震飛丈外，摔坐地上。

阻路人桀桀大笑，抬足又到，英英掙扎站起，星眸圓睜，面如淡金，不過雙拳業已握起，正提於胸口。

阻路人猛地吐氣開聲揚喝了一個「着」字，英英竟半挺拳相抗，當阻路人拳勁將到的刹那，她倏忽旋了三轉，人已橫出八尺，阻路人拳力擊空，但威勢仍將英英帶的全身幌動！

英英不抗而避，出乎了阻路人的意外，不由一楞，適時英英道：「你打過了三拳，我還活着！」

夫走沒了影子。

古毅雖然始終沒能動手，僅僅是避過黑衣漢子的一劍，但却一身衣衫由內透濕，適才英英和阻路人的一戰，是他生平僅見的一次兇狠的一戰。

他急忙趕到英英身前，才待出手攙扶英英，英英臉上突然露出苦笑，嘴角血滴不停，頭微搖，人轉身，竟一步步向回路走去。

走過五十步，一停，語聲極低，已近呻吟，道：「乾爹扶我，並請助我一口真力！」

古毅只剩一手，只好以肩頭靠在英英肩後，一手貼上英英的後心，聚功提力透傳於英英體內。

古毅功力本就算不得一流，何況又曾受傷未癒，因此這透傳真力，也不過剛能使英英姑娘喘口氣兒，這已經够了，英英可以說話了，聲音仍是極低道：「乾爹，我已經不能活了，桑鎮宇老兒的兩拳，已震碎了女兒的五臟，老兒陰狠，我怕他還沒真走，才掙扎步行五十數，越發沒了生機，乾爹，你快帶物證找到杜少俠，只有他能除這一害，不必管阮家堡，阮青只是個傀儡，事了請杜少俠幫個忙，把我身上帶的一塊『墨玉』，交到昆明城東門內的『烏家店』，乾爹您早……」

英英話沒能說完，人一挺，鮮血逼開了香唇，血如箭飛，垂首死去。

杜萬里就在「林家廢園」，和古毅埋葬了英英。

英英的「墨玉」，如今妥置於杜萬里

阻路人適時冷冷地說道：「動手吧，讓老夫早早打發了你們，也好再去找那喜管閑事的匹夫！」

古毅目光四射，看出生機逃路已絕，無奈何的嘆息一聲道：「英英，祇怕是真的走不了啦，恨只恨……」

英英突然揚聲對阻路人道：「我應該知道你是誰，對不？」

阻路人冷嗤道：「拖延時間不會有利，再說廢話……」

「這不是廢話，」英英揚聲又道：「難道你就不敢聽聽！」

「講！」阻路人厲聲道：「老夫不信能叫妳說活了心！」

英英不知何故竟嫣然一笑道：「我出身苗疆，你已經知道了，要不要看看我的門戶中『屍解血網』大法！」

阻路人聞言，倏忽飄退丈遠，雙目射出極為小心並駭然的寒光道：「老夫難信妳有那樣高深的功力。」

英英不理睬他，似是自顧自的說道：「我要自己零碎身軀，萬點脾血千塊碎肉，無一不毒，只怕你和你的手下，誰也難以活命，也許你不信，反正逼我別無路走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的這樣作，是真是假，那時你就會明白……」

阻路人沉聲道：「妳可是要想商量些什麼？」

首！」

英英臉上閃過剛毅之色，一字字斬釘截鐵道：「那就沒什麼可談的了，動手吧，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阻路人看出英英氣穩神肅，不似虛心，竟不敢上步動手，目光向英英和古毅身後一掃，對那四名黑衣漢子道：「不要活口，殺！」

黑衣漢子突地分散開來，緩步逼近，古毅揚聲道：「桑老兒，別忘記古某還有幾件證物……」

阻路人嘿嘿冷笑道：「先時你已經洩露了秘密，證物必在賤婢身上，事後老夫有很多工夫，來慢慢的搜查！」

這兩句話的空兒，黑衣漢子們已够上出手的步位，驀地連聲大吼，劍華橫腰刀光天降同時斬劈而下。

劍奔古毅，古毅斜身半旋出去三步避過，刀斬英英，英英竟快過刀勢半步，向前一迎，沒用兵刃，右手食，中二指斜向上側一挺！

使刀黑衣漢子，刀式已成虛空，英英正站在他身前尺半地方，英英的兩根手指，恰好點中黑衣漢子的雙睛。

一聲鬼哭般的淒號悲呼，黑衣漢子雙目俱失，本能的抽刀橫斬，英英一聲冷笑，右足起空，足尖叭的一聲敲在黑衣漢子的額頭，那刀斧都難劈碎的「天靈蓋骨」，被一點裂碎，骨响聲可聞，這次黑衣漢子沒再出聲，腦已全碎，馬上倒摔出去八尺，死於地上。

阻路人神色未變，道：「好一招『紫鳳奪魂』，看來妳是把『烏婆子』一身功



貼身囊中。

廢園中另一角上，有座新而大的墳，墳中埋葬着崔嵐等一行和于三手。

杜萬里心情沉重了，別看他平日和英英拾些閒情，別看他好像對英英十分冷漠，其實，他已經喜歡上了這位姑娘。

金陵城的小珍，他忘不了，那是他第一個女人，尤其是小珍是個乾乾淨淨的好姑娘，杜萬里所以能狠下心離開金陵，就為他無法當時娶下小珍，他無法成家，自更談不到立室。

當然，程大姑絕對會全力的幫助他，只要他開口，能嗎？不！那不是憑他血汗換得的，何況他志志天大，成家二字還離他太遠。

修家舖誤中毒謀，難不倒他，他只用了兩個時辰，就把毒迫出體外恢復了正常，他聰明的很，迫毒用功找了株參天古木，難怪修天九手下搜不到他。

杭州住店，偏巧和古毅住到一家，於是惹出這場是非。

他現在突然間竟有些兒恨及師兄隋光華了，因為當他迫出體毒之後，悄然潛進修家舖，本是準備把修天九等人誅戮個乾淨，果能那樣，自會再和程大姑及小珍相見，也許……也許「柔情繫得英雄」，他很可能索性成家落戶……

他真會嗎？當真隋光華沒管那檔閒事，他是會殺盡修天九等人的，也會又見到小珍及程大姑，也十分可能重在溫柔鄉中留駐幾夜，但他還早仍會走的，無羈馬，放浪性，天下沒有任何地方能永遠留住他，他自己非常清楚。

煞氣暴盛，似乎已同鋒刃加頂，瘦長人想都沒想，又退了一丈！

這次退，他已退到了黑衣漢子的燈隊中，覺出煞氣減輕，因之靈智亦復。

他快速的回顧身後，以眼色傳達了諭令，銀衣的杜萬里，視如不見，又一跨步，彼此相對仍是兩尺！

瘦長人已有準備，一聲冷笑，寒閃飛起！

寒閃並非一道長虹，而是漫天普降的一片光網，在三十二盞晶亮燈籠的光輝映射下，發出令人錯覺的玄妙幻應，幾疑身在網羅！

這是瘦長人威震武林的奇絕兵刃，一種屬於罕見的奇網，輾時如絮，其堅逾鋼，雖然比不得無人得見却傳說已久的「天蠶絲織」，本身的確是以五金抽絲精鍊製成，只怕唯有寶刀奇刃方能洞穿或割制破毀。

它的名字叫「鬼見愁」，形容就算你是個鬼，被網在其中也唯死而已。

當金華網光已罩將下來，眼見已將杜萬里網於其中的時候，三十二名挑燈漢子，早受示意，動作整齊，各以左手挑燈，右手甩打，數百點寒星，射向「鬼見愁」中！

「鬼見愁」固然是能使鬼見了也愁，但它本身却總是五金抽絲編製而成網的，既然是網，總有洞孔，數百點寒星都是十分細小的歹毒暗器，有針，有釘，有八棱毒砂，都可以穿網洞過而傷敵。

人若入網，已無逃處，別說身中數百件暗器，就算被打中三五個地方，也已死

人性有它脆弱薄弱的一面，杜萬里雖

是自知就不發生這些事，也不會留在金陵，但今當面對極難問題時，他並不想真的去盡這份心意，他自己對自己說，他並沒有這份責任，沒有非負這份責任不可的義務，一句話，他有些畏懼艱難，時思退身了。

不過他又好高騖遠，愛虛面子，英英瀕死，認定除大奸揭惡謀的事，非他不可，古毅半指半捧的將英英屍體捧到他面前，血淚交流，懇求他為死者復仇，他不能推拒，兩重性格的消長，使他激動中生出無邊煩惱和憤怒。

突然！遠遠傳來的四更鼓聲，驚醒了，他冷冷地看了古毅一眼，道：「那桑鎮宇是住在『岳陽』？」

古毅領首道：「岳陽『桑鎮宇』無人不知。」

杜萬里道：「好，你把他主謀作惡之事，每字寫作小兒拳般大，寫好給我。」

古毅一楞道：「只是有許多事尚缺物證……」

「這你不要管！」杜萬里不耐煩的說道：「你只要把這件事快些辦好就行！」

古毅應聲道：「回店之後，一個時辰之內就可寫就。」

杜萬里應了一聲道：「你回去寫吧，天亮後我會去取！」

古毅還想說什麼，杜萬里揮手道：「放心，桑鎮宇不會再露面了，我若所料不錯，阮青只怕也丟了性命。」

古毅沒接話，只說了聲「告辭」，一個人孤伶伶的走了。

多活少。

杜萬里揸着劍，也許是柄寶刃，不過他並沒有撒劍的動作，當「鬼見愁」暴然罩下，數百暗器接連擊到利刃，只見杜萬里突然身軀旋飛，化作一團銀影，閃得閃竟在眾目下頓失所在。

「鬼見愁」罩空了，數百寒星也打空了，在大家駭然愕然的當兒，驀地聽到瘦長人一聲慘號，哭聲如同深夜鬼哭，注目時，瘦長人果然已成了鬼，頭蓋骨碎，長髮披散部份，另一部份成了他懸身簷頭的吊索，直直的被高吊着，鮮血正順雙手十指滴落下來。

三十二名挑燈漢子無不驚呼出聲，適時傳來杜萬里的話聲道：「滾，去叫那桑鎮宇出來！」

聲音仍自原先杜萬里失蹤處傳來，衆目看時，誰說不是，杜萬里仍在原處岳立如山，足下正踏着已死瘦長人的「鬼見愁」，地上是那數百點擊空的暗器。

沒人看清杜萬里究竟是怎樣失蹤的，也沒人看清杜萬里是如何殺死了瘦長人，當然也就沒人看到杜萬里重回原地，於是挑燈漢子們嚇掉了魂魄，像面對鬼怪幽靈般，呼嘯一聲散逃了個乾淨。

杜萬里一聲冷哼，大踏步走上正廳的石階，一掌劈碎了廳門，大馬金刀的坐在廳中的上座，靜等桑鎮宇來到。

桑鎮宇並沒叫杜萬里失望，來了！他身後，有八位老者，看樣子無不都是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桑鎮宇在步入大廳的時候，並沒現露絲毫猶豫，可見他業已準備妥當。

× × ×

阮家堡完了，完在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上！

當官府事後清理火場，焦屍竟有八十二具，大大小小全有，阮青沒再露面，焦屍又難分是誰，不過有經驗的差人，都認定在已毀而無完末的正上房內，找出的兩具焦骨，其一可能就是阮青。

隋光華也到了杭州，那是在阮家堡全毀後的第八天，真巧，他住進康家店，獲知了有關杜萬里的所有事情。

隋光華在外打聽了一整天，次日天亮，他就離開杭州，他本也步行，現在却買了一匹快馬，馬上加鞭直奔岳陽！

洞庭湖東側，濱湖倚山有所巨第，正是當地大善紳桑鎮宇的府居。

是個凄風苦雨的深夜，桑府上下人等全已安歇，當然還有沒睡的，不過外人休想能夠發現這些沒睡的人。

別管大門全毀，上下人等全被驚醒，却半絲兒不現慌亂。

一排六盞明燈，共有四排，排列齊整的自中院，飛前院，直到大門前。

燈影現，三十二名勁裝黑衣大漢，已將自前院進入中，後宅的每條路徑阻住，已是飛鳥難渡。

杜萬里更妙，坐在上座動也沒動，好像他才是本宅的主人，桑鎮宇等人，是有求而來的普通客人。

桑鎮宇在杜萬里座前丈遠停步，冷冷地說道：「老夫宅中的陳總管，是你殺死的？」

杜萬里也冷冷地答話，道：「何必多此一問！」

「爲甚麼？」桑鎮宇有些不解的雙眉一挑道：「是仇！」

杜萬里一搖頭道：「我和他今夜是第一次見面。」

桑鎮宇聲調不禁帶出威峻和不耐道：「第一面見，動手就要了他的命，死後並且吊屍簷頭，你也太過狠辣了些！」

杜萬里冷哼一聲道：「以『鬼見愁』暴起傷人，並施展『萬蜂蟻集』歹毒的暗器罩攻，這些對一個他尚且不知來由名姓的說來，狠毒的是他，辣手的是他，所以取死的也是他！」

桑鎮宇身後八老者中，一位身着素衣的開口道：「據報閣下未經通報，也無名帖，以內力震毀大門而入，設真如此，又怎怪陳總管視閣下若死敵？」

「這也許對！」杜萬里一笑道：「所以說彼此既是死敵，相搏則各出手段，結局爲強者生弱者死！」

紫衣人被杜萬里的態度和言語引惱，沉聲說道：「閣下當然也該知道，殺人償命！」

杜萬里沒答紫衣人的話，目光一掃桑鎮宇道：「大概你就是桑鎮宇了？」

桑鎮宇冷傲的一點頭，杜萬里掀掀嘴

大門外，只有一個人，一身銀色勁衣，一柄劍，那寬有兩寸的皮腰帶上，却垂着不少蛋大渾圓鋼球，看不出那是幹什麼用的。

一條瘦長的影子，從閃向兩旁的黑衣漢子大隊中，緩步踱出了門口，正好和門外銀衣人相距着二尺高的門檻，和丈多的地方。

瘦長人斜眼看了看散碎的兩扇大門，點點頭一笑道：「不錯了，有這份真力，應該是武林中修硬的高手，閣下，敬請報出門戶姓名，以便接待！」

銀衣人正是杜萬里，當他震碎了大門時候，心中還有些猶豫不安，因爲，他只憑古毅的話，找來桑家，而桑氏又是當地人人皆曰善士的良紳，萬一錯失，何以心安。

如今，他放心了，只憑面前的這種排場，這瘦長的人物，和瘦長人所說的話，已能證明桑氏至少並非普通善紳，說穿了，決非安善良民！

只要事沒弄錯，其他完全不在杜萬里眼裏。

他沒答話，一步跨進了門內，只是一步，沒挺力，沒提氣，人却已和瘦長人只隔兩尺，兩尺是彼此伸手可及的險地！

瘦長人本來沒有打算退讓，不但沒打算讓退，並且存了倏忽出手擒敵的心，但當杜萬里足臨面前的刹那，瘦長人驚心了，他已感覺到煞氣迫體，幾乎難以呼吸，只有連退幾步才保平安，遂不知覺間退後了八尺！

他退，人進，仍隔兩尺餘地！

唇，擠出一絲冷笑道：「那很好，我找的是你，姓陳的是自己找死，現在你似乎不該再拖人渡厄，自己出頭吧！」

桑鎮宇寒着臉道：「你先報名，然後說清楚找老夫的原因！」

杜萬里一字字如敲金石般道：「你不会忘記死在你『大手印』功力下的英英姑娘吧，我爲她來的，還有古毅一份人情，和齊家慘死之人及那些紅貨！」

桑鎮宇雙目陡瞪，沉聲道：「你是杜萬里！」

「正是！」杜萬里坦然直承。

「聽說你是『劍老人』的門下？」桑鎮宇改了話題。

杜萬里不回答這句話，道：「杜某不想在岳陽多作逗留，請快！」

桑鎮宇猶豫了刹那，面色轉爲溫和，聲調也低下來道：「杜朋友，老夫相信你僅僅是正好趕上這場事情，和古毅，齊氏及英英賤婢，絕非素識，對不？」

「對！」杜萬里突然揚聲道：「不過既然被我適巧趕上了，又適巧答應下來過問這件事，大丈夫信諾如金，就算明知這是龍潭虎穴，也斷無退步之理！」

「說的好！」桑鎮宇臉上帶着笑容道：「杜朋友杭州找上了阮青，使鐵桶般的阮家堡，化爲灰燼，阮青，崔嵐等俱皆身亡，所謂信諾，已足夠了，如今又找到老夫寒舍，殺我手足般的總管兄弟，杜朋友，對古毅及英英來講，你已仁至義盡，所以說……」

杜萬里冷冷一笑道：「只要你桑鎮宇尚未授首，信約仍在！」

桑鎮宇道：「只要你桑鎮宇尚未授首，信約仍在！」

桑鎮宇道：「只要你桑鎮宇尚未授首，信約仍在！」

桑鎮宇道：「只要你桑鎮宇尚未授首，信約仍在！」

桑鎮宇道：「只要你桑鎮宇尚未授首，信約仍在！」

桑鎮宇道：「只要你桑鎮宇尚未授首，信約仍在！」

桑鎮宇道：「只要你桑鎮宇尚未授首，信約仍在！」



桑鎮宇聳肩一笑道：「老夫這裏，可不像阮青的阮家堡，不過老夫認爲本和杜朋友你無冤無仇，事能由小化無，老夫十分願意，何況千兩黃金，一家賭場，一家船行還等着杜朋友你去承接，杜朋友，話只一句，你怎麼說？」

杜萬里哈哈的笑了，道：「你真够厲害，處理事務，在在擊中人性弱處，想想看，事業，黃金，自能換得名譽地位，何況我又和那古毅，英英毫無交情……」

桑鎮宇含笑接口道：「杜朋友總算想通了，請即……」

「且慢！」杜萬里緩緩起座道：「杜某只是說出你奸猾厲害的地方，至於要憑這些黃金，賭場，船行買去杜某的人格，桑鎮宇，你是在作夢！」

桑鎮宇一楞，紫衣老者側的藍衣老人，適時沉聲道：「好個不識好歹的狂妄東西，外面來，老夫領教領教你究竟懷具何等出衆的武技，請！」

杜萬里從容答道：「抱歉，杜某要先爲齊氏死難及英英姑娘報仇，因此必須先殺這罪魁禍首的桑鎮宇……」

「狂妄小子，老夫只是息事寧人，你却當作誰怕了你，那你就接老夫一掌試試！」桑鎮宇話到拳到，直搗杜萬里前胸打來。

杜萬里移步錯身避過一掌，道：「這恐怕就是你震碎英英肺腑的一掌了！」桑鎮宇大笑一聲，道：「對你也一樣，打！」

「直搗黃龍」擊向杜萬里丹田，出手重過對英英的一掌多多！

去買。他說的只是兩菜一湯的普通飯食，店家送上來的，却十分精細，菜仍然是兩個，可是色，香，味俱全，並且有壺上好的「茅台」酒。

店小二笑着說的好，正趕上這批酒到，難得，他自己買了幾壺，順便也就爲杜萬里帶了一點兒，如果杜萬里不好這個，沒關係，他能轉手賣出去。

杜萬里留下了，付過銀兩，慢慢地食用，一盤看來極爲普通的「爆炒大頭菜」，却香脆可口，所以那壺茅台，也就順勢灌下肚。

也許是酒在壺中仍是酒，酒入腹中不相同，杜萬里突然覺得全身都不合適，提提力，大吃一驚，馬上明白中了圈套，喝下另外加過迷魂心的藥酒，趁神智仍在，他首先取出「墨玉」，以功力將「墨玉」反壓入所睡土炕的炕內「火頂」上，也就是剛辦好這件事，人已昏迷不醒。

是幻夢抑或是失足落水，杜萬里驚覺全身一冷，甩頭醒來，妙，已經到了官家的公堂上面。

猛咕叮的坐起，被人一棒又打躺地上，痛如刀割，一翻身，一身水，大概剛剛被水澆醒。

提提力，他面色變了，真力竟然提不起來，重穴被封，功力暫失，難怪剛才沒能躲過棒擊。

又一甩頭，正要想個明白，上面已經有人問話，道：「你可叫杜狗子？落魄溝土娼館中，一刀二命的兇手，可是你？」

杜萬里早已提聚全身功力於右掌，「直搗黃龍」將臨丹田要穴，杜萬里倏忽上步，左掌直挺迎擊桑鎮宇的重拳，相抵剎那，杜萬里突然一縮右腕，桑鎮宇只覺拳力擊向空處，真力被吸暴吐，大驚失色，慌不迭後退而避，杜萬里一聲冷吟道：「先斷下你這隻殺人的血手來！」

話聲未住，右掌劈下，正切到桑鎮宇右掌腕上，劈掌如刀，桑鎮宇右腕立斷，斷處如遭利刀割斷，血崩掌壁，一聲疾呼幾乎難以站穩！

那八名各着不同顏色的錦衣老者，紫，藍二老同時上步攙扶住桑鎮宇，飄身而退，其餘六老，適時攻上，配合的天衣無縫。

豈料杜萬里一聲冷吟，身形只是看去左一擺右一幌，竟已脫身六老羣攻的包圍，直追桑鎮宇。

紫，藍二老在看出不好的時候，已遲一步，杜萬里一進即退，誰也沒有看出他是如何出手，和使用的甚麼招式，只聽到被攙扶着的桑鎮宇一聲厲吼，接着頭垂氣斷而死，胸前一個拳大深洞，直透後背，鮮血淋漓不止！

這時，其他六老已撲空而返，正目覩桑鎮宇魂斷命喪，竟全是一楞之後，停步不前。

桑鎮宇雖死，八老却毫髮無傷，按說應該紛紛撲上才對，事實不然，杜萬里竟也不覺奇怪，傲聲大笑道：「諸位誓言已解，洞庭八義似乎可以離開這污垢的地方了。」

紫衣老者神色一變，道：「閣下知道堂堂一位奇俠客杜萬里，突然變成了杜狗子，這份氣幾乎頂開他的天靈蓋骨，再一聽「一刀二命」，嚇傻了可也明白事，要開口分辯，一張嘴巴，竟不吐聲，才知道，穴也遭人封閉，於是急的猛然跳起，他快，火棒更快，一棒正敲在腿樑骨上，由不得嗚嗚連聲摔仆地上。

摔倒，聽到有人在身側丈外開口道：「小的跟老爺你回，就是這個人，啞巴，用現在堂上的這柄刀，殺了『小翠』，天可憐小翠身懷四個月の子，爲這個才不能伺候他，誰料到他借酒逞兇，持刀殺人，事有見證，大老爺你請明斷。」

咕嚕！杜萬里翻身爬起，剛剛看清說話這人的模樣，就被一聲斷喝和接着打到的一棒，重又敲昏倒地。

再醒來，人已入了大牢，雙鎖緊鎖手，是，叫天難出聲，呼地難能應，可憐他就這樣糊裏糊塗的被當成殺人兇手，靜待「秋後」一刀！

這只是個遙遠的「三等縣」，他，杜萬里，在上呈公文上的名字，是杜狗子，不用說他還沒有驚動官府的換命朋友，就算有，誰又能想到，杜狗子就是杜萬里，所以說他是死定了，真正應了那句俗語：情屈命不屈！

他可以「越獄」，可惜這縣份雖小，公差却都有一套，他被封的穴道，已不知何時被拍解開了，怎奈「琵琶骨」上穿了個洞，一條鐵索索釘在南牆臂粗的鐵環上，這條琵琶骨中的鐵索不去掉，他一身功夫就休想施展！

他連問話的機會都沒有，因為啞穴仍

老朽弟兄的事？」

杜萬里正色道：「古人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老夫弟兄，爲一己之私受制於桑鎮宇，多年來他仗着老夫弟兄的勢威，作盡惡事，按說杜某今宵應該請老夫們還出公道，只因……算了，只要老夫兄弟，能把善後諸事宜辦妥，齊氏紅貨歸於原主，瓦解桑氏勢力，已很够了！」

紫衣老者長嘆一聲道：「老朽兄弟恭敬受教，一定把事作的圓滿。」

杜萬里冷冷的哼了一聲，自囊中取出够厚的一個紙封兒來，道：「事情辦好，請把封中文字貼於桑氏大門牆上。」

他把東西交出，人已邁步出廳，眨眼去了個乾淨。

紫衣老者此時突然想起一件事，必須警告杜萬里小心，可惜奔出桑府之後，已不知杜萬里的下落，只好悵然而歸。

古毅所寫的桑鎮宇惡行證文，又經洞庭八義加上不少實證事情，張貼在桑府的門牆之上。

桑府上下人等，業已星散，桑鎮宇獨子桑彤，在杜萬里去後，拋下嬌妻，只攜帶了不少細軟離家而去，目的不詳。

偽善紳，實巨盜的桑鎮宇，真正面目已現於人前，這是杜萬里的一大善行，也是隋光華到這岳陽之後，心中着實感到欣慰的一件事。

隋光華雖是快馬疾趕，仍然遲了三天，杜萬里已事畢他往，不知下落。

往日，杜萬里每到一地，總有事情發生，十分容易打聽他的下落，但自岳陽桑

未解開，不過他已經想明白了一切，是有入暗以陰謀計算了他，對方不但買出人證，苦主，並且兇刀死人皆全，一句話傷到頂天，他跳到黃河，也洗不乾淨這個殺人的惡名。

頭兩天的暴躁，空空換來了飢渴和一頓鞭子，所以從第三天開始，他聰明了，冷靜下來，安份知命。

自第四天起，他想着這件事的經過，他雖然仍舊想不出來，究竟是誰和他有這大的仇恨，不過他却能想通，對方復仇手段歹毒萬分，要使自己窩囊的變成個名叫杜狗子的兇手，然後靜等王法官宣判下來的一刀！

想通了這一點，他笑了，他竟能笑得出來，不能不叫人佩服。

自此他靜靜地等待着，暗中用上「鋼樑磨針」的辦法，不停的磨那琵琶骨近垂胸前的鐵索，也不斷的輕輕提聚真力，一絲絲的，緩慢的，衝向所被封閉住的啞穴！

半個月後，他等待的一天終於到了，是黃昏，牢頭笑嘻嘻的來告訴他說，本縣捕頭，將要陪着一位親戚來探監，所探看的人，就是他杜狗子。

人來了，兩個，他一個也不認識。

先開口的是捕頭，道：「杜朋友，你要先原諒，手下人貪圖了別人的錢財，把你這位『無敵一劍』杜萬里杜爺，變作個痞棍杜狗子給收了監，等我弄清楚之後，生米可已成了熟飯，有心就這樣放了你吧，杜爺，他們可又怕你杜爺出來報復，不過杜爺你也不對，在堂上爲甚麼不說清

氏事件之後，他卻像晨霧般形影消失，不知所終。

其實杜萬里是有目的地的，他答應了古毅，要爲英英千里關山，去昆明的「烏家店」送交「墨玉」。

「墨玉」其黑如墨，長四寸，寬三寸，厚五分許，上雕五龍一鳳，龍鳳如生，翻浪鬥搏於雲海，其姿態之雄偉美妙，世不多見。

杜萬里除在接下「墨玉」的當兒，看過一眼外，再沒取出，不過這些日子，他業已身受過「墨玉」的恩惠，身懷此物，非但不覺寒，暑之苦，蟲，蛇，蚊，蚋等物，亦皆遠避不迭。

雖說它是一件奇寶異珍，杜萬里却没有半絲據爲己有的私心，所以岳陽事了，他毫未停留就奔向雲南，這也正是隋光華突然無法打聽到他消息的原因。

他並沒有能够平安到達雲南，自然更沒有辦法把「墨玉」，送達昆明的「烏家店」！

再有兩天路程，就是雲南交界地了，時爲黃昏，鎮名「落魂溝」，算不得是個吉祥地方。

杜萬里在「安順店」落腳，雖然也是個單間，却無法和岳陽的店房相比，唯一強過岳陽店房的，是十分清靜。

「落魂溝」安順店，並沒有附設茶樓酒肆，客人們想吃東西，必須店家去買，或你自己出去吃，杜萬里走累了，洗過澡後更懶的動，不過飯總要吃，遂招呼店家

，任他們冤枉呢？」

杜萬里不用提有多窩囊了，氣的直搖頭，另外一個後生，笑嘻嘻地接着說道：「再說憑杜爺你這一身功夫，既能瓦解了岳陽桑府，却又怎會在『落魂溝』真掉了魂，任人宰割而不加反抗呢？」

杜萬里猛躁躁，怒火已冒起三丈高。捕頭笑了，道：「發這種無名火是沒用的，爲了我那些老兄弟，說不得只好委屈你杜爺，反正人總要死，怎麼死還不是一樣，哦？」

杜萬里陡地冷靜下來，先時他想錯了，認爲捕頭真的是事先不知，如今幾句話開了竅，一切只怕全是這捕頭的手腳，因此他冷靜下來，仔細的看清楚這捕頭的模樣，和另外後生的面貌。

後生開口道：「杜爺，琵琶骨穿洞，肉要爛了可不好治，我帶來了好東西，先替你洗洗傷口，你可要忍着點！」

他退身欲避，捕頭上步已將住了鐵索，猛地一抖一帶，杜萬里硬生生被痛苦折磨的跪了下去！

後生適時取出一個葫蘆，整葫蘆的水汁，全澆進琵琶骨傷洞中，那裏是甚麼藥汁，鹽水加辣椒，杜萬里狂嘔一聲跳起，摔下後已半死。

半昏死中，聽到後生狠狠地說道：「老子姓桑，叫桑彤，這位是桑老子的親娘舅，桑鎮宇就是老子的父親，地獄無門你自己投到，杜萬里，杜狗子，你他娘的靜等挨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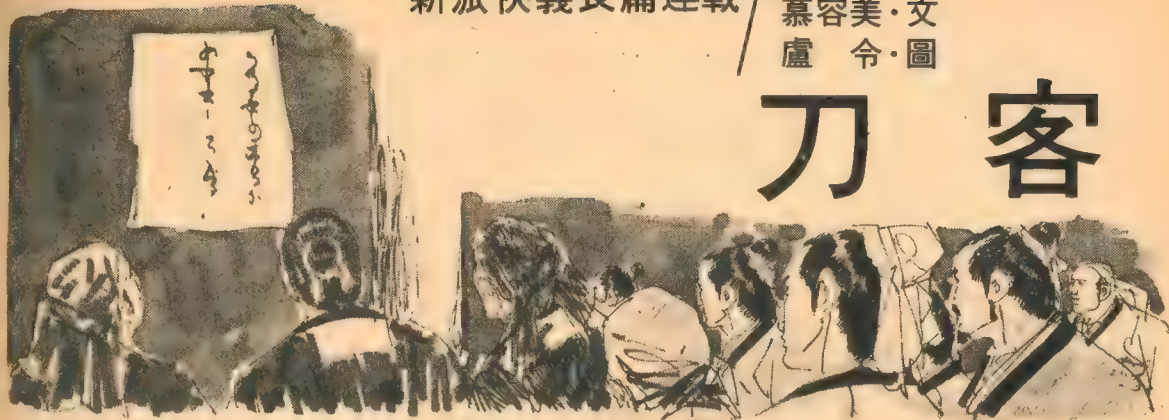
如今他全明白了，也真的在氣，怒，奇疼交加下，昏死過去。（未完）



文圖  
美令  
容盧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 客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七星鎮上的人們，方驚聞七星莊總管買勇死於非命，驀地又見屠刀公孫絕，在大街上大叫大嚷，終於消失於鎮尾，原來這位屠刀，是承受不住一股無形的壓力，而導至精神崩潰，瘋了！十八刀客，又去了一位。翌日，白天星和張弟又到何寡婦店中喝豆漿，剛坐下不久，突見一黑衣漢策馬拖着一輛板車在店外停下，棄下板車，策馬逕去，鎮人好奇，趁前察看，驚見板車上平躺着一具屍身，車上並插有黑鷹幫的旗幟，對於黑鷹幫所做之事，鎮人自是不敢多問，一哄而散——

## 遽接勒嚇信 怒貼挑戰書

張弟跟在白天星身後，慢慢的向鎮頭上走去。

走完一段街面，張弟道：「我們現在去那裏？」

白天星道：「去看一個人。」

張弟道：「去看洪四？」

白天星道：「不是。」

張弟道：「鎮頭上除了一個洪四，還有誰？」

白天星道：「莫瞎子。」

張弟一怔，忽然停下脚步道：「我不去了。」

白天星轉過身來，有點詫異道：「你為甚麼不去？」

張弟臉一紅，訥訥道：「我……我在何大姐店裏等你，我……還……還想喝碗豆漿。」

這個謊話說得當然不够高明。

白天星望着他，說道：「我們去莫瞎子那裏，你是不是怕何大姐知道了，會不高興？」

張弟紅着臉道：「胡說！」

白天星道：「要不然就是覺得對莫丫頭不起？」

張弟臉更紅了，好像有點發急道：「你這扯到那裏去了？我跟那丫頭，話也沒說過一句，她是她，我是我，憑甚麼……我……我……要覺得對她不起？」

白天星平靜地道：「你用不着掩瞞，也用不着辯解。如果你覺得我的話還中聽，就不妨聽聽我的忠告：放寬心胸，面對現實，別把事情看得太嚴重。愛你的是一個人，你愛的又是一個人，一切都發生很自然，就應該任其自然的發展下去。」

張弟垂下目光，默不作聲。

白天星緩緩接下去道：「你自從來了七星鎮，一直沒有離開過我，你若走錯了路，我會拉你回頭，我如不阻止你，便表示你並未做錯甚麼。大丈夫最要緊的，便是敢愛敢恨，有些事如浮雲轉眼即逝，有些事則如青山永在，綠水常流。想想我的话，然後你可以自己拿主意。我覺得青

走出莫瞎子的燒餅店，張弟悄聲道：「你去找洪四，洪四怎麼說？」

白天星沒有馬上回答，兩眼望着地面，向前走了很遠，才黯然嘆了口氣道：「我擔心洪四可能出了事情。」

張弟一呆，頗感意外道：「你剛才過去，沒有見到洪四？」

白天星皺緊了眉頭道：「沒有，他女人說，自昨夜出去之後，就一直沒有回來過。」

張弟想了想，忽然搖頭道：「你別疑神疑鬼了，我昨夜照你吩咐，趕到這裏來的時候，已是二更將盡，他出去得那麼晚，當然不會這麼快回來。」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有好多事你還不知道，我擔心自然有我担心的理由。」

張弟道：「甚麼理由使你擔心？」

白天星道：「我要他去察看情刀秦鐘的動靜，其實並不是要他去跟踪情刀秦鐘本人。」

張弟一怔道：「不跟踪秦鐘本人，如何能知道那位情刀的動靜？」

白天星道：「我的意思，是要他去七星莊，跟那些莊丁厮混，從那些莊丁口中打聽消息。」

張弟不覺又是一怔道：「那麼晚了，你要他去向誰打聽？」

白天星苦笑了一下道：「你以為他半夜出去，時間太晚？告訴你吧：那時可說正是七星莊中最熱鬧的時候！」

張弟眨着眼皮道：「怎麼說——半夜是七星莊中最熱鬧的時候？」

白天星點頭道：「不錯！」

青那丫頭跟你是很理想的一對，她可說處處都配得上你，而你也並沒有甚麼配不上她的地方。如果你自覺問心有愧，那只是一種孩子氣的想法。同時那也只證明你還不够成熟，不够堅強！」

他從容說完，身子一轉，又繼續慢慢的向前走去。

張弟茫然呆立着，也不知過了多久，才像下定決心似的，輕輕嘆口氣，重新移動脚步，向莫瞎子的燒餅店跟了過去。

張弟走進莫瞎子的燒餅店，看到店堂中此刻那份安靜的情景，不覺微微一呆！

莫家父女，一個在搓繩，一個在紡棉紗，父女倆一邊工作，一邊低聲說着話，好像這間屋子裏，今天根本就不會有客人來過一般。

白天星那裏去了呢？

他明明看到白天星走進這間店堂，才跟過來的。是他看花了眼睛？還是白天星會使障眼法？

莫青青頭一抬，嫵媚的俏臉蛋兒上，立即綻開了花朵似的笑容。

她朝張弟點點頭，輕聲道：「你過來，我告訴你。」

張弟走過去，面孔有點發燙，一顆心騰騰跳個不停。

莫青青拉了他一把，湊在他耳邊，低低說道：「白大叔從後面出去了，他要你在那裏等一會兒，他去辦點事，辦好馬上就來。」

張弟想開口，却不知道該說甚麼好。

莫青青將他輕輕一推，站起身笑道：「你坐下，跟我爹聊聊，我去後面替你們泡壺茶。」

張弟坐下，剛喊了聲莫老伯，便聽莫青青在後面嘆了一聲道：「白大叔不是說要去辦事情嗎？」

接着是白天星帶笑的聲音道：「辦好啦！」

莫青青道：「甚麼事情這麼快就辦好了？」

白天星打了個哈哈，沒有回答，反問道：「小張來了沒有？」

莫青青道：「來了，在前面跟我爹說話。」

白天星笑道：「你溜來後面幹甚麼？怎不留在前面陪陪客人？」

莫青青道：「我泡茶。」

白天星嘆了一聲道：「好，好，泡好了茶，快點過來，大叔有話跟你說。」

然後，便見白天星帶着一臉笑容，從後院子裏走了進來。

莫瞎子放下手頭的活計道：「你急匆匆的跑來跑去，在忙些甚麼？」

白天星笑道：「到後面河邊去找蘆草根。」

莫瞎子道：「找那玩藝幹啥？」

白天星笑道：「做藥引子。」

莫瞎子一楞道：「誰吃藥？」

白天星笑道：「我自己吃，我在膈肢窩底下生了個小癰子。」

癰子是熱毒，蘆草根性涼，用來做藥引子，倒是蠻對症候。

莫瞎子點點頭，又道：「你找到了沒有？」

白天星不讓她再說下去，拉起張弟，打斷她的話頭道：「以後再說，以後再說，我們還要去個朋友。」

走出莫瞎子的燒餅店，張弟悄聲道：「你去找洪四，洪四怎麼說？」

白天星沒有馬上回答，兩眼望着地面，向前走了很遠，才黯然嘆了口氣道：「我擔心洪四可能出了事情。」



張弟皺着眉頭，隔了一會兒，才道：「我一直忘記問你，洪四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

白天星微笑道：「一個輕功很好的獨行盜。」

張弟愕然道：「原來洪四過去也是黑道上的人物？」

白天星點頭道：「是的，過去黑道上很少見到的一個大孝子！」

張弟一哦，露出領會之色道：「你這是因為……」

白天星點頭接下去道：「是的，這就是我跟他交上朋友的原因。我認爲一個人只要還知道孝順父母，即使偶爾走了歧路，一樣可以回頭，變個有用的人。」

張弟道：「你們認識多久了？」

白天星道：「五六年。」

張弟道：「他變親均已過世？」

白天星道：「我就是因爲他變親過世，哀毀逾恆，才勸他換個地方，搬到這裏來的。」

張弟道：「那時你就已預知七星鎮，早晚必定會出事？」

白天星點頭道：「沒有開口，又現出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

張弟忽然道：「光發愁也不是辦法，我們何不設法去莊中打聽一下？」

白天星搖搖頭，仍然沒有開口。

張弟仔細一想，覺得自己這個主意果然不太高明。洪四若是出了事情，地點決不會在七星鎮內，去向誰打聽？

他越想越覺得事態嚴重，不禁搓着手又道：「否則怎辦？」

白天星沉吟不語，隔了片刻，方長長嘆了口氣道：「這事暫且別想它，先去七星廣場，弄碗酒喝喝再說。」

七星廣場上，還是老樣子，一簇簇的人羣，七咀八舌，議論紛紛。

唯一不同的，也許便是因虎胆賈勇和上官兄弟之死，又爲好事者多添了一些新鮮的話題。

白天星一逕走去老吳的酒担子旁邊，舀了一碗白酒，捧起便喝，一直喝到第三碗，才找地方坐下來，一邊慢慢的喝，一邊默默出神。

張弟也向老吳要了一小碗酒，自己喝自己的，不去打擾他。

他很了解白天星此刻的心情。

洪四半夜出去，是爲了替白天星辦事，如果洪四出了意外，白天星心裏當然不好受。

同時，張弟也知道白天星目前最大的苦悶，便是明曉得洪四有了麻煩，却連打聽也無法打聽！

在這最後的緊要關頭，他又怎能讓別人知道他跟洪四的關係？

萬一洩露了身份，豈非功虧一簣？張弟實在很想在這件事上出點力量，但又不知道這個忙從何幫起。

就在這時候，烏八忽然出現。

烏八匆匆走過來道：「啊，原來你們在這裏，真把我找死了！」

白天星道：「找我幹甚麼？」

烏八遞出一個紙封套道：「有人叫我把這個交給你。」

白天星伸手接下，匆匆瞥了一眼，旋即抬頭問道：「這是誰交給你的？」

烏八道：「一個三十來歲，外地口音的漢子。」

白天星道：「那人是在甚麼地方交給你的？」

烏八道：「何寡婦店裏。」

白天星道：「多久的事情？」

烏八道：「就在你們大伙兒走了不久之後。」

白天星道：「當時有沒有別人在場看到，他把這個交給你？」

烏八道：「沒有。」

白天星眼珠轉動了一下，又道：「那人把這東西交給你時，有沒有交代你甚麼話？」

烏八道：「沒有。」

白天星道：「甚麼也沒有說？」

烏八道：「他只說事情很緊急，要我儘快拿來交給你。」

白天星思索了片刻，點頭道：「好，謝謝你，等會兒我再請你喝酒。」

烏八擺擺手，轉身走了。

從這位仁兄輕鬆的步伐上，誰也不難看到，這一趟小差使，無疑又有好幾十兩銀子，進了他仁兄的荷包了。

張弟望着那個封套道：「甚麼人送來的？上面怎麼寫？」

白天星又掃了那個封套一眼，手一伸道：「你拿去看吧！」

張弟猶豫地道：「這是別人指名交給你的東西，你不先打開看看？」

白天星端起酒碗，喝了口酒道：「我

看不看，都是一樣。」

張弟道：「你已知道是誰送來的？」

白天星道：「不知道。」

張弟道：「知道內容？」

白天星道：「是的。」

張弟道：「你知道裏面信上寫了些甚麼？」

白天星又喝了口酒道：「你看過之後，就知道了。」

張弟受好奇心驅使，接過那封套，反覆檢視了一遍，見外面沒有落款，便將封套拆開，從裏面抽出一張信箋。

這箋上面，字跡潦草，只有短短的兩行：「請以錢麻子交換洪四，日期，地點，另候通知！」

張弟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瞪着那信箋道：「這是誰開的玩笑？」

白天星安閒地望了過來道：「上面開了些甚麼條件？」

張弟將發楞的眼光移去白天星臉上道：「你眞的在我沒有拆開這封信之前，就知道了這封信的來意？」

白天星打了個酒呃，點頭道：「可以這樣說，我雖然不敢十分確定，不過大致上我是猜到了。」

他如釋重負似的，又嘆了口氣道：「謝謝天地，我已望着的第一件事，總算一如預期的實現了。」

張弟愕然道：「你希望洪四被人綁了架？」

白天星苦笑道：「今天七星鎮上，一個人忽然失蹤不見，除了希望他還活着，你還能希望甚麼？」

白天星在何寡婦店門口站下。

何寡婦生了一個小火爐，坐在店堂裏繡鞋樣，她抬頭看到白天星，神情微微一怔，似乎頗爲意外。

白天星倚在櫃上，噴了口酒氣道：「還是大姐的日子過得舒服，安閑自在，無憂無慮。」

何寡婦瞪着他，像是有點感到奇怪道：「你沒有去看今天的品刀會？」

白天星打了個酒呃，搖頭道：「沒有沒有這份心情。」

何寡婦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你喝醉了酒？」

白天星又噴了口酒氣道：「差不多了，不過還沒有十分醉。」

何寡婦皺起眉頭，帶着責備的語氣道：「身體是你自己的，也該保重保重，幹嗎要喝這麼多的酒？」

白天星掏出那張信箋，遞了過去道：「你大姐瞧瞧這個吧！不喝怎行。」

何寡婦面孔微微一紅道：「叫我瞧甚麼？你不會唸給我聽？」

白天星聳聳肩膀，覺得有點抱歉，因爲他並不知道她不識字。

何寡婦紅着臉道：「唸給我聽呀！」

白天星收起信箋，望着她道：「如果我說有人打算跟我這個浪子過不去，你大姐相信不相信？」

何寡婦像是沒聽清楚似的，雲着眼睛道：「有人跟你過不去？」

白天星道：「有人綁架了洪四。」

何寡婦微微一呆道：「鎮頭上開車行的洪四？」

白天星道：「問了又怎樣？」

張弟一怔，回答不出來了。是的，知道了那個送信的人生做甚麼樣子，又怎麼樣？

張弟將信箋遞過去道：「你自己看看上面開的是甚麼條件吧！」

白天星接過去，只約略溜了一眼，便將信箋摺好，塞進封套，袋入懷中。

張弟有點詫異道：「你不爲這件事擔心？」

白天星又端起酒碗，慢慢的喝了兩口酒道：「如果擔心就能解決問題，你要我怎麼擔心，我就怎麼擔心。」

張弟道：「那麼，你打算怎麼辦？」

白天星道：「不怎麼辦。」

張弟道：「任其自然？」

白天星道：「至少我不會讓對方覺得我把這件事看得很嚴重。」

張弟眼光微微一轉，話到口邊，欲言又止。因爲他稍加回味之下，已隱隱體會到白天星這句話的言外之意。

白天星緩緩接道：「我敢說對方到目前爲止，還無法十分確定我跟洪四的關係，我們如果表現得太關心，只有使這件事更棘手。」

張弟眨了眨眼皮，遲疑地道：「這只是我們的一種姿態，不管我們表現得如何不在乎，那也僅僅是做給別人看的，實際上我們總要想辦法才行啊。」

白天星道：「依你之意，你覺得這件事應該如何着手？」

張弟皺眉道：「你剛才實在應該問問烏八，那個送信的人生做甚麼樣子。」

白天星道：「問了又怎樣？」

張弟一怔，回答不出來了。是的，知道了那個送信的人生做甚麼樣子，又怎麼樣？

張弟道：「問了又怎樣？」

張弟道：「問了又怎樣？」



白天星道：「是的。」

何寡婦露出迷惑之色道：「洪四跟你，有甚麼關係？跟你過不去，爲甚麼要綁架洪四？」

白天星道：「本來我跟洪四並沒有甚麼特別深厚的關係，不過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

何寡婦道：「這話怎麼說？」

白天星冷笑道：「剛才有人托烏八帶給我這封信，要我以錢麻子作爲交換洪四的條件，我白浪子就是這個怪脾氣，既然有人認爲洪四對我很重要，不管有沒有這回事，我也不會令對方失望。」

何寡婦道：「這或許是那個在開你的玩笑也不一定，你不理他就是了。」

白天星道：「小張也說這是別人開的玩笑，但我却覺得這件事相當嚴重。」

何寡婦道：「甚麼地方嚴重？」

白天星道：「因爲這很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以爲我白浪子如果要找回錢麻子，只是舉手之勞，若是人人都有這種想法，隔壁井老閣底下的兩個主顧，就要變成我和小張了。」

提到小張，何寡婦的臉色不禁微微一變。

她顯得有點焦急地道：「那你打算怎麼辦？」

白天星冷笑道：「一句老話：以牙還牙！」

何寡婦道：「以牙還牙？」

白天星道：「是的，這意思就是說：別人會的事情我也會，包括殺人在內！」

何寡婦睜大了眼睛道：「你已知道了？」

對方是些甚麼人？」

白天星道：「不錯！」

何寡婦忙問道：「你知道對方是那幫人？」

白天星嘿了一聲道：「是那幫人，我現在不便說，等洪四有了差池，你大姐等着瞧好了！」

何寡婦正待要說甚麼時，白天星已經轉身走開了。

早上的那輛平板車，仍然停在老地方，車上那面三角小旗，也依然在寒風中，像招魂旗似的，獵獵飛舞。

鉛板似的蒼穹，彷彿又壓低了些。

何寡婦望着白天星漸漸遠去的背影，呆呆出神，連繡花針扎進了手指頭，都渾若未覺。

繡花針插得不深，但血珠已經冒了出來。

她是在爲誰擔心呢？

這時候的熱鬧裏面，當然不會有太多的客人，不過也並不是一個沒有。

白天星是今天熱鬧裏的第六個客人。

這就是說，他跨進大廳時，大廳裏已經坐着五名酒客。

這五名酒客，白天星都認識。

靠近帳櫃的一副座頭上，坐的是形意拳吳德，鬼鏢段如玉。

另一邊坐的則是靈飛公子長孫弘，以及兩名佩劍的隨從。

長孫弘這兩名隨從，都是新面孔，以前那兩名被錢如命打斷了門牙的隨從，自從鬧事之後，就沒有再出現過。

至於這兩名新隨從的身手，白天星昨天已經領教過了。從這兩個人出劍的速度看來，白天星知道兩人絕非應居人下之輩。

長孫弘突然疏遠錢如命，同時增加了這樣兩名得力的人物，是爲了甚麼呢？

還有，七星廣場上的品刀大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這五個人爲甚麼要靜悄悄的坐在這裏喝酒？

因爲這裏的酒好？

白天星本想先跟吳、段兩人打個招呼，但兩人看到他走進來，就跟沒有看到一樣，白天星只好轉向長孫弘抱拳道：「長孫公子好！」

長孫弘倒是蠻客氣的，含笑回答道：「我們昨天那筆交易，有無成交之望？」

白天星搖搖頭道：「難——」

老蕭走過來道：「白頭兒坐那裏？」

白天星指着身前一副座頭道：「就坐這裏好了。」

老蕭道：「一份酒菜？」

白天星道：「是的，一份。另外來副筆硯，一張白紙！」

老蕭道：「是！」

這正是人人都稱讚老蕭的好處，辦得到的事，他絕不推委，不該問的事，他絕不多問。

長孫弘微笑道：「白兄想吟詩？」

白天星笑道：「做篇小文章罷了。」

長孫弘一哦，馬上露出敬意道：「原來白兄還是位大才子，真是失敬得很。」

白天星笑道：「文章實在要有知音賞識，我做出來的文章，雖然自信還可以，只怕看得懂的人未必有幾個。」

白天星擺擺手道：「好，沒事了，你去吧！」

老蕭離去不久，巷子中便傳來一陣雜沓的腳步聲和笑語聲。

今天的品刀會結束了。

接着，人羣湧進大廳。

人羣入廳之後，不知是誰突然驚嘆了一聲，嘈嘈的聲浪，便像窒息了似的，一下寂靜下來。

然後，大家就如同砌牆似的，圍了一層，又是一層，一個個爭先恐後，站起足尖，搶着觀看那幅白紙黑字的無頭告示。

「這是誰寫的？」

「不知道。」

「洪四是誰？」

「鎮頭上一個開車行的傢伙。」

「有趣，有趣，天黑之前，又有一場好戲可瞧了。」

「只可惜不曉得那女的是甚麼人。」

「當然是消魂娘子楊燕，除了那娘們，還會有誰？」

「要是那娘們，倒真是有點可惜。」

「爲甚麼？」

「那樣嬌嬌滴滴的一個小娘兒，要如果換了我，我就捨不得下手。」

「娘們的事，難說得很，她若是傷了你的心，你就不會這樣說了。」

「不，這是真的，老子就是要下手，也絕不用刀。」

「用甚麼？」

「用甚麼，你去慢慢想吧！」

「哈哈。」

「哈哈。」

「這一段話是甚麼意思，你聽得懂嗎？」

白天星點頭道：「說下去！」（未完）

很少有人看得懂，沒有說錯吧？」

一個喝醉了酒的人，說話時當然不會如此從容而有條理。

長孫弘皺皺眉頭，忍不住又被那幅充滿威脅意味，既像勸降表又像挑戰書的無頭告示望去了。

形意拳吳德和鬼鏢段如玉兩人，也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議。

老蕭忽然弓腰悄悄走了過來道：「白頭兒，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白天星眼角一瞟，淡淡地道：「你不認識洪四？」

老蕭道：「洪四我當然認識。」

白天星道：「你既然知道洪四是誰，又認識那些字，還有甚麼好問的？」

老蕭又將那兩行字默讀了一遍，轉過頭來，惶惑地說道：「天黑之前……洪四不回家……洪四去了那裏？爲甚麼不回家？」

白天星道：「你說呢？」

老蕭像是嚇了一跳道：「白頭兒，你別開玩笑，洪四去了那裏，小的怎會知道。」

白天星道：「所以你最好再去替我辦件事，少問這些。」

老蕭趕緊哈腰道：「是！」

白天星緩緩接着道：「你去吩咐井老閣，要他替我準備兩口白皮棺材，銀子等會見我會另外派人送去。」

老蕭一呆道：「白頭兒難道真的……真的要……要殺人？」

白天星道：「現在還不知道。」

老蕭道：「哦？」

長孫弘很不自然的乾笑了兩聲，沒有再開口，白天星這種狂放的口氣，顯然使他聽得很受用。

不一會，紙筆取來了，長孫弘故意掉過頭去不看，白天星微微一笑，濡筆揮毫，兩行大字，頃刻書就。

老蕭送來一份酒菜，白天星指着那張紙道：「拿去門口牆上貼起來！」

老蕭雖然識字有限，白天星如今寫的這兩行字，他還是認得的，他看清了那兩行字之後，臉上顏色不禁一變，訥訥道：「這，這……」

白天星揚臉悠然道：「怎麼樣？不方便？」

他的語氣很平和，臉上還彷彿帶着一絲笑意，但在等待回答時的一雙眼光，却如刀鋒一般冷森銳利。

老蕭接觸到那雙眼光，不期然打了個寒噤，連忙哈腰陪笑道：「是，是！方便，方便！」

白紙在進門顯目處張貼起來了，坐在大廳裏的酒客，只要一抬頭，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天黑之前，洪四不回家，鎮上便將有一男一女，血洒五步，屍橫長街！如若不信，不妨拭目以待！」

黑字寫在白紙上，黑白分明。雖然只是短短三十來個字，但字裏行間，却令人感覺到像是一股無形的殺氣！

長孫弘看完了那兩行字，又回過頭來打量着白天星，似乎想看看白天星究竟是不是喝醉了酒。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我說我的文章」

「哈哈……」

張弟走來白天星身旁坐下，低聲道：「那張告示是你寫的？」

白天星點頭道：「是的。」

張弟道：「你以爲這種恫嚇，一定會生效？」

白天星道：「不一定。」

張弟道：「如對方置之不理怎麼辦？」

白天星道：「那麼我的話就會兌現，就會有一男一女血洒五步，屍橫長街！」

張弟道：「你那上面說的一男一女，男的指誰？女的指誰？」

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忽然微笑着道：「今天出場的那位怪刀關百勝，表現如何？」

張弟皺了皺眉頭，才懶懶地道：「刀是一把怪刀，人也是個怪人。」

白天星道：「這話怎麼說？」

張弟道：「因爲他在台上說了老半天，我連一句也聽不懂。」

白天星道：「口齒不清？」

張弟搖頭道：「不是。」

白天星詫異地問道：「否則，怎會聽不懂？」

張弟又皺起了眉頭道：「他大意思是說：十八般兵刃，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刀——是兵刃中的一種。雖然已爲時下江湖人物所愛用，但並不因爲已爲一般人所愛用，就因而提高或降低已在兵刃中原有的地位。」

他說到這裏，目光緊盯着白天星道：「這一段話是甚麼意思，你聽得懂嗎？」

白天星點頭道：「說下去！」（未完）







一個人，向獨孤施壓力，希望能將獨孤豪與黃家父子這一股勢力收為己用……」陶陵禁不住身軀一震地，截口問道：「閣下代表甚麼人呢？」

白振宇訕然一笑道：「目前，我有家歸不得，老婆孩子都不敢相認，你想我代表的甚麼人呢？」

陶陵若有所悟地，點點頭道：「我明白了，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

白振宇苦笑着點點頭：「不錯……」忽然，一聲悅耳已極的清嘯，劃空傳來。

白振宇聞聲臉色一變地，促聲說道：「陶大俠，我必須要走了，有幾件事情，請千萬記好：第一，莫將我的事，告訴素貞，第二，請延緩一天離此，我還將抽暇前來，面陳一切，第三……啊！以後再談吧！」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出。陶陵微一沉吟，也跟蹤射出窗外，向圍牆邊担任警戒的倪小娟笑問道：「小娟，妳看到方才那人，是向那一邊走去？」倪小娟吸了吸小咀道：「那邊，好像是走到碼頭上去了。」

緊接着，又蹙眉接道：「陶伯伯，那個人好奇怪！」陶陵一怔之後，才苦笑着問道：「是那一點奇怪了？」

倪小娟也苦笑道：「他兩隻眼睛，深深地盯着我，咀嚼牽動着，好像有甚麼話說，但却一下子，又走得沒了影兒……」陶陵心頭苦笑着：「傻丫頭，那就是妳的父親啊！」

接着，又嬌笑一聲道：「聽說，咱們駙馬爺的元配夫人也在這兒？」

那沙啞語聲道：「是呀！也就是因為這原因，咱們公主，才對駙馬爺管得特別嚴。」

那粗獷語聲道：「祇是不知咱們駙馬爺，此行交涉的成績好不好？」

那沙啞語聲道：「要想不戰而屈人之兵，恐怕沒那麼簡單。」

那粗獷語聲道：「你是說，那黃家父子不會接受咱們公主的管制？」

那沙啞語聲道：「那是必然的，因為咱們天龍教光臨，已將近百年，大部份人，都已忘掉咱們這個組織了……」聽到這裏，陶陵才由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但他明白白振宇的處境之後，却又禁不住心頭往下一沉地苦笑着：「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幸虧我並未冒失上船，否則，也可能會弄得吃不了，兜着走哩……」

那粗獷語聲接道：「能够痛痛快快的廝殺一場，倒也過癮。」

那沙啞語聲的人哼了「一聲道：「你以為廝殺是一件好玩的事！」

那粗獷語聲笑道：「是啊！我認為人生最痛快的事，第一件就是廝殺。」

那很響的語聲接問道：「第二件是甚麼呢？」

那粗獷語聲邪笑道：「第二件還是廝殺，嘻嘻……就像……我們兩人那種……」

那很響的語聲截口「啐」了他一口道：「去你的！」

以後的話題，一直就在風花雪月上打

但他口中自然不便說出來，祇是輕輕一嘆，道：「他是想問妳甚麼話，但他臨時有緊急事情，必須離去，所以才欲言又止。」

倪小娟「哦」了一聲，說道：「那是誰啊？」

陶陵祇好苦笑着撒了一個謊：「那是我多年未見的一位老朋友。」

緊接着，又悄聲接道：「小娟，我必須要去一下，請告訴令堂，今宵不走了，明天再說。」

倪小娟聞言一怔道：「為甚麼呢？」

陶陵道：「我回來時再告訴妳……」

話聲未落，人已消失於沉沉夜色中。由於才不過是上燈時分，當陶陵到達碼頭上時，還有不少的工人在辛勤地忙碌着。

陶陵精目四掃，祇見白振宇已乘着一艘小艇，向江心中一艘燈火輝煌的樓船邊駛去，離岸已在二十丈以外了。

他，約略地估計了一下，方才那一聲悅耳已極的清嘯，應該是由那艘泊在江心中的那艘樓船上所發出的。

所以，他估計白振宇的小艇，是駛向江心中的那艘樓船，是不會錯的了。

他，目注江心，雙眉蹙蹙地，心口相討着：「我要不要去探查一下呢……？」

少頃過後，才毅然自語着：「縱然是刀山劍池，我也得闖上一闖！」

他，精目環掃，確定並無可疑人物在注意他時，才跳上一艘小艇，隨手向船伏塞過一錠兩重的銀票子，低聲說道：「划

轉，暗中竊聽的陶陵，儘管急於想多獲得一點意外的消息，却已不容易辦得到。

他，耐着性子，又等了一陣之後，祇好苦笑着搖搖頭，悄然潛入水中。

本來，他的原意是想上船一探究竟。但由於他對對方的來歷和意圖，都已大致瞭解，沒有再冒險上船的必要。

而且，由於對方的來頭太大，船上的戒備又特別嚴密，為了貪功躁進，而冒險登船，那不是他這種年齡的人所願意作。

當陶陵重回客棧中時，倪素貞，倪小娟母女却正在他的房間中品茗等候着。

陶陵一進門，倪小娟立即俏皮地一笑道：「陶伯伯玩水去了？」

陶陵低頭瞧着自己一身濕淋淋的衣衫，苦笑了下道：「是啊！」

接着，目光在對方母女二人的臉上一掃，蹙眉訝問道：「怎麼，二位還不去安寢？」

倪素貞淡然一笑道：「我們母女正想聽你講故事哩！」

陶陵一怔道：「甚麼故事？」

倪素貞神秘地一笑道：「是有關我們母女方面的故事……」

陶陵震驚得精目中異彩連閃，却是接不上腔。

倪素貞却向愛女嬌笑道：「妳陶伯伯此行不是去玩水，該算是去玩火才對。」

說着，人已站了起來，拉着愛女向外走，一面扭頭嬌笑道：「陶大俠請將衣衫換過，我們母女馬上就要回來的。」

陶陵苦笑了一下，一面關好房門換下

到江心中那艘樓船上游箭遠左右處停下來，然後，就在那艘樓船下游箭遠左右處等我，回程中，我再給你二兩銀子。」

像這點水程，通常十來個銅板，也就足够了。

如今，陶陵自動開價三兩白銀，對船伏來說，可實在是一筆意外的橫財。

也許是因為陶陵的手筆太闊氣了，反而使得那船伏有點猶豫地，蹙眉接道：「爺，不會有危險吧？」

陶陵苦笑道：「就算是我去偷，去搶，也和你不相干呀！你又無須接近那艘樓船。」

船伏也苦笑一下道：「爺說得是。」

陶陵笑了笑，道：「如果你怕出麻煩，而我不想賺那回程中的二兩銀子，那就不等我也行。」

船伏下了最大決心地，連連點首道：「我等，我等，不過……」

頓住話鋒，却是半晌沒有下文。

陶陵笑問道：「不過怎麼呀？」

那船伏遲疑着接道：「爺是作大買賣的大老爺……所以……所以……請爺於回程中能够多賞賜一點，小的會一輩子感激你的……」

陶陵笑道：「好，額外賞賜，我現在就給你。」

說着，又探懷取出一個兩重的銀票子，遞了過去。

船伏接過銀子，滿臉堆笑地，連聲道：「多謝大爺！多謝大爺……」

陶陵又交代了幾句之後，小艇已到了那艘樓船上游的二十來丈處。

濕衣，一面暗忖着：「看情形，她們母女倆好像已經猜着了一些甚麼了。」

他，剛剛換好衣衫，收拾停當，倪素貞母女又推門而入。

倪小娟首先嬌笑道：「陶伯伯，不速之客又來啦！」

陶陵苦笑一下道：「歡迎，歡迎。」

倪素貞逕自在她方才坐過的椅子上坐下之後，才歉然一笑道：「已經來了，不歡迎也得歡迎啦！」

陶陵神色一整道：「白夫人有話，請儘管吩咐。」

倪素貞這才正容接道：「陶大俠『吩咐』二字，我是担当不起，但望陶大俠能將方才那個人的來歷，直言相告，就足感盛情了。」

陶陵自己拉過一張椅子，在她們對面坐下之後，才淡然一笑道：「看情形，白夫人好像已猜到了一些甚麼？」

倪素貞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

陶陵含笑接道：「白夫人認為那是誰呢？」

倪素貞正容接道：「由那人的身裁，行動的神秘，以及對小娟的奇異表情等等，加以串連，我斷定他就是我那失踪已久的丈夫白振宇……」

儘管陶陵事先已有預感，但當他親自聽到對方猜中之後，却仍然禁不住身軀為之一震地，脫口接道：「白夫人可真够高明！」

倪素貞漫應道：「這也算不了甚麼，因為，我一向就認定他還活在人間……」

倪小娟却同時驚喜交集地，接問道：

陶陵精目環掃，然後向船伏低聲說道：「記住我的話，我就在這兒下去……」

「是……」

船伏口中的「是」字聲未落，陶陵已悄沒聲地落入江中。

陶陵的水性很好，片刻工夫之後，他已潛游到了那艘樓船後面的舵葉上。

他，蹲在舵葉上，一面將身上的水漬扭乾，一面却凝神竊聽上面的談話。

由於今夜風平浪靜，以陶陵功力之高，自然更是容易聽到上面的一切活動的。

首先，他已確定，樓船後面的舵艙中，有四個人在飲酒談笑着，而且，四人中有兩個還是女的。

祇聽得一個粗獷的語聲笑道：「看情形，今宵，咱們駙馬爺，又要被罰跪床脚啦！」

另一個帶沙啞的語聲說道：「跪床脚有甚麼不好，像你，想跪還挨不到邊呢！」

又一個嗲聲嗲氣的語聲笑道：「想過一下跪床脚的癮，還不簡單，祇要叫我三聲親娘，我就成全你們。」

那粗獷語聲拉着破鑼似的嗓子，笑道：「可不能說了不算……」

那沙啞語聲連忙止住他道：「別那麼大聲好不好，給咱們公主聽到了，又要吃排頭。」

「對了。」那很響的語聲也在附和着：「公主正在氣頭上，怪罪下來，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啦！」

那沙啞語聲笑道：「你懂得甚麼，那是愛呀！」

「陶伯伯，方才那人，果真就是我爹？」

陶陵正容點首道：「不錯。」

倪小娟接問道：「那他老人家為甚麼要離家出走，不理我們了呢？」

陶陵接道：「令尊有他不得不如此的苦衷。」

微頓話鋒，又苦笑着接道：「本來，我暫時不打算告訴妳們的，如今，既然已給妳們猜中了，那我也祇好將我所知道的，先行說明，不遲……」

話鋒再度一頓，才又正容接道：「在我說明我所知道的事情之前，望白夫人能在心理上有個準備。」

倪素貞幽幽地一嘆道：「以心理上早有準備，我斷定他必然是被某一一個很厲害的妖女霸住了。」

陶陵點點頭道：「白夫人完全猜對了，事情是這樣的……」

接着，將與白振宇交談的經過，以及在那艘樓船底下所竊聽到的對話，都源源本地說了一遍，然後，苦笑着接道：「白夫人，我所知道的，已完全說出來啦。」

倪素貞靜靜地聽完之後，苦笑着接道：「男人……這就是男人……」

倪小娟却蹙眉接道：「這是說，我爹已成天龍教中的駙馬爺了？」

陶陵正容接道：「我想，白大俠必然是受了某種禁制，而不會是心甘情願的，否則，他就不會偷偷地跑來和我商量。」

「可是。」倪小娟嬌哼一聲道：「他見到我，都不願認我。」

陶陵接道：「小娟，令尊不是不願認妳，而是目前的環境，和當前的時間都不



「許可呀！」  
倪素貞忽然一挫銀牙道：「小娟，隨娘闖上去！」  
說着，人已霍地站了起來。

陶陵連忙將其攔住，並正容說道：「白夫人，這可不是惹氣用事，所能解決的問題。」

倪素貞頹然坐下，並微笑着長嘆一聲道：「陶大俠請原諒我的失態，多年期待，一旦獲得他的消息，尤其是像現在這種消息時，我實在再也忍耐不住了。」

陶陵正容點頭道：「對白夫人的處境，在下深表同情。但目前這一枝突出的奇兵，對整個武林大局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我們可千萬不能感情用事。」

倪素貞蹙眉問道：「依陶大俠高見，該怎麼辦呢？」

陶陵沉思着接道：「別的事情，我們可以從長計議，目前最重要的一點是，對於白大俠的事，白夫人必須嚴守秘密，暫時裝成不知道……」

倪小娟搶先接問道：「那是爲了甚麼呢？」

陶陵聲容俱莊地接道：「爲了令尊的安全。」

倪素貞連連點頭道：「經陶大俠這一提醒，我也懂了。」

陶陵正容接道：「同時，也爲了整個武林大局，因爲，白大俠身在魔巢，心存俠義，是一位足以影響正邪實力消長的關鍵人物……」

倪素貞蹙眉苦笑道：「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

陶陵沉思着接道：「目前，我們只有暫時等待，平心而論，目前局勢，大致說來，是對我們有利的。」

倪小娟插口苦笑道：「目前這局面，還會對我們有利？」

「是的。」陶陵點首接道：「天魔教雖然死灰復燃，增加了我方的困難，但同樣地，也使黃聖仁感到困擾。而且，他們所感受的困擾，是遠在我方之上的。」

倪小娟蹙眉接道：「陶伯伯，我還是聽不懂……」

陶陵正容接道：「這道理很簡單，天魔教要黃家父子俯首稱臣，聽候節制，這是任誰也不會接受的。」

倪小娟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道：「這就是所謂寧爲雞口，勿爲牛後的道理麼？」

「正是。」陶陵點首接道：「但對我們這方面而言，有令尊在暗中疏導，情況就不同了。」

倪小娟苦笑了一下，說道：「我爹連自己的妻女都不敢相認，還能夠有甚麼作用呢？」

陶陵笑了笑，道：「令尊所具有的是無形的影響力，這些，以妳的年紀，是體會不出來的，妳只等着看事實發展就是。」

倪小娟嬌笑道：「所以，我們暫時不用走了。」

「是的。」陶陵沉思着接道：「我想，令尊一定會設法再行前來聯絡的。」

倪素貞忽然發出一聲幽幽長嘆。

陶陵歉然一笑道：「夜深了，白夫人還是早點安歇吧！」

第二天，辰牌剛過，黃聖仁突然以一位白髮老頭的姿態，來到羣俠們所住的客棧前。

在門外當值的是「十二金釵」中的花含笑。她，見狀之下，立即起身含笑問道：「這位老人家，有何貴幹？」

黃聖仁笑了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要見你們的太上護法陶大俠。」

花含笑注目問道：「老人家尊姓台甫？仙鄉何處？」

黃聖仁以真氣傳音笑道：「我老人家賤姓黃，草字聖仁，就住在這『富陽』城中。」

花含笑心頭微震，但她外表上却是鎮靜如恒地輕「哦」了一聲，說道：「原來你就是名震武林的十絕神君，真是失敬得很呀……」

當花含笑答話之間，黃聖仁似乎深恐有人在旁竊聽似地，向四週掃視着，一直等他確定附近並無甚麼可疑人物之後，才含笑接道：「方才，姑娘一口『老人家』，已經是够尊敬啦！」

花含笑注目問道：「就只有你一個人前來？」

「不！」黃聖仁淡然一笑道：「另外，還至少有十萬甲兵。」

花含笑「唔」了一聲，問道：「在哪兒？」

黃聖仁抬手一拍胸脯道：「就在這裏面。」

「胸中有十萬甲兵。」花含笑冷冷地一笑道：「你够自負，也够大胆！」

黃聖仁笑了笑，道：「面對我這麼一個大壞蛋，居然面不改色，妳的胆子也不小呀！」

花含笑神色一整道：「何事要見咱們太上？」

黃聖仁似乎是一見年輕而又漂亮的姑娘家，就連生辰八字都忘記了。如非是花含笑再度發問，他幾乎已忘記此行任務了呢！

只見他頗不自然地一笑，說道：「很抱歉！這件事情，必須見到你們太上才能說明。」

花含笑哼了一聲道：「鬼鬼祟祟的！簡直不像個男子漢。」

接着，才嫣然一笑道：「你等着，我進去通報一聲，如果咱們太上不願接見，那可怪不得我。」

說着，轉身向客棧內疾奔而去。

少頃過後，花含笑才緩步而出，並淡然一笑道：「咱們太上有請，你自己進去吧！」

「多謝姑娘！」

黃聖仁獨自進入後進的獨院時，陶陵已在門口相迎，並歉笑道：「爲了不致影響閣下此行任務，在下未便遠迎，請當面恕過。」

黃聖仁一面還禮，一面訝問道：「陶大俠已知道我的來意？」

陶陵神秘地一笑道：「我想，大概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呀！」

黃聖仁笑了笑，道：「請說說看？」

陶陵含笑接口道：「到裏面再說吧！請！」

此種情況之下，咱們有白大俠在那邊，就顯然佔了很大的便宜了。」

倪素貞苦笑道：「可是，他連自己的行動，都受了限制，能對我們有甚麼幫助哩！」

陶陵接道：「這是急不來的事，我想短期內，白大俠必然會有消息傳來。」

倪素貞幽幽地一嘆道：「但願如此就好了……」

當日晚餐時，花含笑，柳含烟二人由外面匆匆趕回，向陶陵，倪素貞二人嬌笑道：「二位太上，今宵有熱鬧可瞧啦！」

倪素貞伴嗔地叱道：「叫妳們不要亂走，方才又走到哪兒去了！」

柳含烟嬌笑道：「太上，如果我們不亂走，怎會知道有熱鬧可瞧的消息哩！」

陶陵笑問道：「是甚麼消息？值得妳們這兩個鬼精靈，如此興奮？」

花含笑接道：「太上，方才我們到碼頭上去閑逛，已看到天魔教的人，下船來了。」

陶陵接問道：「那是些甚麼人？」

柳含烟搶先接道：「是兩男兩女，聽他們的說話，那兩個男的還都是甚麼駙馬爺哩！」

倪素貞禁不住嬌軀一震地，注目問道：「那兩個女的是甚麼人？」

柳含烟苦笑了一下道：「不知道，不過，由於她們對兩位駙馬爺神態的恭謹上判斷，決不會是公主。」

花含笑補充着說道：「但也決不是什麼宮女之類的下人。」

陶陵沉思着接道：「首先，我要明瞭，閣下的武功，至少一半是源出於天魔教，與天魔教應該算得上是血濃于水，如今，閣下不與有武功淵源的天魔教合作，却反而要與咱們這個冰炭不同爐的朱唇令門聯手，其故安在？」

黃聖仁含笑點首道：「那麼，陶大俠尊意如何？」

陶陵沉思着接道：「首先，我要明瞭，閣下的武功，至少一半是源出於天魔教，與天魔教應該算得上是血濃于水，如今，閣下不與有武功淵源的天魔教合作，却反而要與咱們這個冰炭不同爐的朱唇令門聯手，其故安在？」

黃聖仁含笑點首道：「那麼，陶大俠尊意如何？」

黃聖仁苦笑笑道：「陶大俠方才自己已經說明了，怎麼還會有一問呢！」

陶陵一怔道：「我自己說明了一些甚麼呀！」

黃聖仁接道：「那就是天魔教要在下納表稱臣，在此種情況之下，只有主從關係，是談不上『合作』二字的。」

陶陵淡然一笑道：「所以，閣下才打算與咱們合作，共同對付天魔教，等天魔教消滅之後，咱們雙方，再來一次生死之搏？」

黃聖仁點首道：「正是，正是。」

陶陵「唔」了一聲道：「多一個朋友，總比多一個敵人好，即使這個朋友是暫時的……」

黃聖仁截口接問道：「陶大俠已經答應了。」

陶陵神色一整道：「原則上我同意，因爲，誰也不願兩面作戰，不過，技術上還得從長計議，同時，這事情我還不便完全作主。」

黃聖仁微感失望地接道：「陶大俠還要和胡令主商量？」

「是的。」陶陵接道：「在朱唇令中，在下還是客卿身份，像此等大事，當然得由令主裁奪才行。」

黃聖仁苦笑笑道：「胡令主恨我入骨，如果陶大俠與白夫人不能發揮影響力，則合作之事，勢必告吹。」

「那也不盡然。」陶陵正容接道：「因爲，事有緩急輕重之分。在權衡得失利害的情況之下，我想胡令主也可能會接受的。」

黃聖仁點首道：「胡令主恨我入骨，如果陶大俠與白夫人不能發揮影響力，則合作之事，勢必告吹。」

黃聖仁「唔」了一聲，才注目問道：「陶大俠幾時給我回音？」

陶陵沉思着接道：「三天之後。」

黃聖仁雙眉一蹙，接道：「能否快一點呢？」

陶陵笑了笑，道：「這是急不來的事，不過，也許我會提前有消息給你。」

黃聖仁一沉思，才起身笑道：「好，在下告辭。」

陶陵起身笑道：「爲免引人注意，我不送了……」

黃聖仁離去之後，倪素貞緩步而入，蹙眉問道：「陶大俠，真打算要跟那斷合作？」

陶陵神秘地一笑道：「誰會跟他們合作，何況，那幾隻老狐狸也不見得會有誠意跟我們合作哩！」

倪素貞點點頭道：「不錯。看情形，他們是怕兩面受敵，才不得不來上這一手，以期先將我們這邊穩住。」

陶陵含笑接道：「所以，我也不得不暫時敷衍一番，以安其心。」

「那麼。」倪素貞蹙眉接道：「陶大俠打算如何安排呢？」

陶陵沉思着接道：「在目前這多變的局面中，我們只有穩打穩紮，隨機應變，並因勢利導，以期能將不利于我的局面轉爲有利，才是上上之策。」

倪素貞默然點了點頭，卻沒接腔。

陶陵又正容接道：「天魔教隱跡多年，如今東山再起，其實力如何，雖不得而知，但他們既然敢向黃家父子施壓力，欲服其臣，其實力之雄厚，已不難想見，在



倪素貞接口問道：「他們說過了些什麼？」

花含笑接口答道：「聽他們的語氣，好像是去向黃聖仁父子討取消息，還說，如果黃聖仁父子不聽話，就要給點顏色他瞧瞧哩！」

陶陵接口問道：「這是那兩個女的說的？」

花含笑點點頭道：「正是。」

倪素貞接口問道：「怎麼會有兩個駙馬爺的？」

陶陵點點頭道：「白夫人真應了一句『事不關心，關心則亂』的俗語了。試想，人家既然有一位公主，為什麼不能有兩位公主呢？」

倪素貞苦笑了一下，柳含烟却以迫切期待的語氣說道：「二位太上，我們可以暗地去瞧瞧麼？」

陶陵點點頭道：「可以，但必須跟在我身邊，而且，也不許洩氣，並不能再告訴別人。」

柳含烟，花含笑連連點頭，並同聲嬌笑道：「好的，好的……」

陶陵却向倪素貞正容說道：「白夫人以暫時不出面為宜，這兒只好偏勞妳坐鎮了。」

倪素貞幽幽地一嘆，默然點了點頭。陶陵轉向柳含烟，花含笑二人沉聲說道：「你們兩個快點吃飯，改裝一下，咱們立即起程。」

「是！」

「記着，不許告訴任何人！」

「知道啦……」

時限的最後限期，白某就是奉命前來討取回音的，希望閣下不要自誤才好。」

黃聖仁臉色一變，說道：「你這是威脅？」

白振宇漫應道：「你怎麼想，就怎麼算吧！」

眼看就要鬧僵，黃飛虎連忙制止黃聖仁接腔，一面向白振宇笑道：「白大俠，能否先行回答我一些問題？」

白振宇「哼」了一聲道：「問題提出之前，最好先行自己斟酌一下，不該問的就免了。」

黃飛虎笑了，才注目問道：「貴教方面，目前是由誰作主？」

沉沉夜色中，黃聖仁那地下迷宮的大門外，並排靜立着兩男兩女。兩個男的當中，一個是天山大俠白振宇，一個却是比白振宇顯得更為年輕，而其爽風英姿，卻並不在白振宇之下的中年人。

此刻，他們兩人都是普通文士打扮，白振宇穿着青色長衫，另一個則是一襲白衫。

至於那兩個女的，則都是雙十年華，都有着中上之姿，也都是身着一身青色勁裝，肩插長劍。

四個人都默然不語，看情形，顯然是已經向裏面通報過了，正在等候消息。

少頃過後，緊隨着白衫文士的青衣女郎，蹙眉說道：「怎麼還沒人出來？」

兩位駙馬爺都是眼觀鼻，鼻觀心地，沒任何反應。

最左邊的青衣女郎扭頭瞄了一眼，禁不住「噢」地一聲嬌笑道：「怎麼戈駙馬也好像有了心事？」

白衫文士苦笑了一下，說道：「別瞎說。」

那青衣女郎「格格」地媚笑道：「駙馬爺，你們兩位的心事，其實，我早就知道了哩……」

大門內傳出一陣輕快的腳步聲，沉沉夜色中，五道幽靈似的人影，魚貫地走了出來。

當先一人，是一位身裁高大，滿面紅光，神采奕奕，鬚髮如銀的黃衫老者，由於他的眉心之間，有一道具體而微的月牙痕跡，就像是長有三隻眼睛似地，很顯然

，派一位出來，隨同我親自去同大公主說吧！」

黃飛虎臉色一變道：「你這是要派人質？」

「不錯。」白振宇點首接道：「這已經是非常客氣的辦法了。」

獨孤豪插口冷笑道：「年輕人，你未免欺人太甚！」

白振宇至少也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了，但以獨孤豪的年紀來說，叫他一聲「年輕人」，却是很自然的事。

白振宇漫應道：「我再說一遍，這是很客氣的辦法。」

獨孤豪強忍心中憤怒，注目問道：「由老夫去作人質，可以麼？」

白振宇笑了笑道：「有您這位『三日天尊』前去，那自然是可以呀！」

「好！老夫跟你前去就是。」獨孤豪正容接道：「不過，前晚晚上那三掌，未能盡興，我希望咱們再正式較量一番。」

白振宇笑道：「你老兒之意，是要放量我一下？」

獨孤豪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咱們暫以十招為限，你贏了，老夫乖乖跟你走，你要是輸了，就將答覆限期，展延三天。」

白振宇哈哈一笑道：「這辦法未免太不公平了，我不妨稍微修正一下，如果較量結果是我輸了，不但可以將限期展延三天，而且我自自動留下來，作一個象徵性的人質。」

這幾句話，實在是够狂的了，但獨孤豪於臉色一變之下，還是平靜地點點頭道

地，必然就是一代老魔「三日天尊」獨孤豪。

緊隨獨孤豪後面的，是黃飛虎，黃聖仁父子，以及卜婉兒，卜婉君兩姊妹。

這五位，在大門外的滴水簷前，與白振宇等四人相距丈五左右停下之後，黃飛虎首先驚「噢」一聲道：「戈大年，你是幾時投入天魔教中的？」

最近邊的青衣女郎搶先嬌呼一聲道：「這是我們的二駙馬，怎可以隨便呼名道姓的！」

黃飛虎冷然接道：「可是，他曾經是我的手下。」

青衣女郎又嬌呼一聲道：「好漢不提當年勇，你還好意思提及那些！」

黃飛虎不理會青衣女郎的話，却向戈大年苦笑道：「我們都以為你是遭了仇家的暗算，想不到你卻是在天魔宮中享福。」

「接着，又注目沉聲問道：『戈大年，還記得你的妻子袁嬌兒麼？』」

戈大年長嘆一聲道：「我記得，也知道她也在『富陽』城中……」

黃飛虎截口接道：「那你打算如何安排她？」

戈大年苦笑道：「目前，我自己都沒法安排我自己，寨主，我此行是奉命前來談公事，過去的事，希望暫時莫提。」

黃飛虎也苦笑了一下道：「好！你說吧！」

這時，白振宇才搶先發問道：「諸位之中，是由誰作主？」

黃飛虎接道：「自然是由我的兒子作主。」

「好！咱們就此一言為定。」

「請！」

兩聲「請」字聲中，兩人已在大門外展開一場既精彩而又激烈的搏鬥。

由於兩人的身法和招式都太快了，使得旁觀的人，不但分辨不出是誰佔了上風，也根本分辨不出是誰是誰了。

勁風呼嘯中，但見兩道人影，疾如飄風似地，往來交織着，却並未聽到有掌風接實的巨響聲。

很顯然，惡鬥中的兩人，都是以快制快，各搶先機，也都是招式未用老，又半途撤招，因而雙方的掌力就沒法接實。

在旁觀的人，目不暇接中，只聽白振宇呵呵大笑道：「怪不得你老兒不肯臣服，原來你已盡獲天魔教的真傳了。」

陶陵與柳含烟，花含笑等三人，就在約莫十五六丈外，一處民房屋頂上的陰影中偷窺着，自然，目前這情形，會使得柳含烟，花含笑二人目瞪口呆，身手高如陶陵，也不禁為之眉峯連蹙不已。

獨孤豪沒有答話。

獨孤豪注目問道：「這位朋友，好像曾在那兒見過？」

白振宇淡然一笑道：「前天晚間，在碼頭上，我們還拚過三掌，不過，那不是我的本來面目。」

獨孤豪「哦」了一聲道：「原來前天晚上與老夫互拚三掌的人就是你，真是幸會，真是幸會！」

接着，又淡然一笑道：「不過，老夫所說的曾經見過面，却不是指前天晚上的事。」

「這個。」白振宇含笑接道：「我就想不起來了。」

黃飛虎插口問道：「請問閣下，是否姓白？」

白振宇點點頭道：「不錯，在下草字振宇。」

黃聖仁「哦」了一聲道：「你就是謠傳失蹤已久的天山大俠白振宇？」

白振宇又點點頭道：「正是。」

黃聖仁接問道：「閣下也知道尊夫人倪素貞女士，也在這兒麼？」

白振宇「唔」了一聲，說道：「自然知道。」

黃聖仁笑道：「閣下與戈大年一樣，拋妻棄子，在天魔宮中享福，倒真算得上是無獨有偶啦！」

「這些，與閣下無關。」白振宇正容接道：「現在，請答我一問，對本教前天所提出的條件，閣下是否已放慮過了？」

黃聖仁正容接道：「還沒有，像此等大事，我不能不慎重放慮。」

白振宇臉色一沉道：「今宵，是三天結果，該如何說法？」

白振宇右手一伸，掌心中赫然有着一小綹的銀色鬚髮，這情形，使得獨孤豪臉色大變，不自覺地伸手向自己的垂胸長髯撫去。

在一大把的鬚髮中，被摘掉一小綹，自然「撫」不出甚麼名堂來。但白振宇却含笑反問道：「你老兒該怎麼說呢？」

獨孤豪不禁長嘆一聲道：「這一手，老夫可不能不服你了。」

白振宇淡然笑道：「天魔教韜光隱晦，將近百年，如果沒有驚人藝業，豈會重入江湖，又憑甚麼要求你們俯首稱臣。」

獨孤豪頹然一嘆道：「這些，都不用了，老夫跟你去走一趟就是。」

接着，扭頭跟黃飛虎父子，以真氣傳音交談了數語之後，才走向白振宇身邊，一面訕然笑道：「年輕人，咱們走吧！」

白振宇點點頭道：「好，戈老弟前頭帶路，我斷後。」

一行人影，連綿飛射而起，走在最後的白振宇，忽然揚手射出一綫白影，向陶陵隱身之處疾射而來。

陶陵徐伸兩指，將那綫白影挾住，却是一個紙糊兒。

（未完）



## 神眼遊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侍衛官副總統領閃電劍葉逢春，率領侍衛官六名侍衛，往擒沈氏雙妹，沈氏雙妹原擬抗拒，但力不從心，就在危急間，岳秀突現身與葉逢春鬥，葉逢春雖自負劍快如閃電，但僅一招，便被岳秀拿住腕脈，長劍墮地，倉皇率眾逃去，岳秀勸沈氏雙妹搬離，並留下聯絡辦法後，返回王府，七王爺仍在書房裏獨夜讀，岳秀與商明早應召晉謁皇上的事，七王爺恐身權不測，不欲携同岳秀同進皇宮，岳秀反覆勸解，七王爺點頭允諾，岳秀說出帶同譚雲和楊玉燕偕行，並說玉燕已同意改裝小廝緊隨王爺——

## 皇城除國患 御前清君側

七王爺道：「這是欺君之罪！」

岳秀道：「咱們要清君側，保大明，用心可比日月，只好不拘小節。」

七王爺一掌拍在木案上，道：「對！就這樣……」

語聲一頓，道：「兄弟，你們只有三個人，我又不曾武功，力量是不是單薄一些？」

片刻間口氣全變，顯是已下了決心。

岳秀道：「皇宮內苑，如要到了動用武功的境界，那真是人生一大憾事了。」

七王爺一笑，道：「兄弟，只要我們能心安理得，死而無憾，你算算看應該如何？」

岳秀微微一笑，道：「玉燕扮作你隨身小廝，我和譚雲扮作兩名近衛，但咱們不知道皇宮中的規矩，我們是否能和王爺同樣的進入皇宮內苑。」

七王爺道：「這個麼？大約只能到內院門外，皇兄在那裏召見我，這就很難說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玉燕的隨身小廝，能够進去麼？」

七王爺道：「玉燕也許可以，不過，她也無法進入我應召的殿內。」

岳秀道：「大哥，如若遇上了什麼凶險，想法子傳出消息。」

七王爺一笑，道：「試試看吧！看我能不能有傳出消息的機會了。」

二人計議停當，分別安歇。

第二天，岳秀，譚雲，都經過了一番仔細的改扮。

果然，中午時，一個太監，輕車簡從而至，傳下了聖旨，要七王爺申初進宮。

七王爺心中早已有了打算，所以，心中很坦然，按時帶幾人進入了皇宮內苑。召見七王爺的地方，在養心殿內，岳秀和譚雲被阻於養心殿外的侍衛班房，楊玉燕算是跟到了養心殿外。

岳秀和譚雲被指定坐在班房內兩張木椅上，兩個帶刀的侍衛，看守着兩人。一個守在班房門外，一個却坐在兩

人對面。

不知他心裏想些什麼，兩隻眼睛，却盯住那岳秀打量。

譚雲輕輕咳了一聲，拱手說道：「兄台，高名上姓啊！」

那侍衛三十五六的年紀，腰中掛着一把黃金把柄的單刀，這是專供內宮值班侍衛們使用的金柄刀。

冷冷一笑，那侍衛反口問道：「你叫什麼名子？」

譚雲嗯了一聲道：「兄弟言西早。」

把一個譚字，分成了姓名。

那侍衛道：「言西早，這名字有點怪啊！」

譚雲道：「父母所命，雖然不雅，但也無法子改過來了。」

那侍衛道：「你和辰州的言家門，可有什麼關係？」

譚雲道：「五百年前是一家，現在麼？却是全無關係了。」

那侍衛目光上下交錯，打量了譚雲一陣，冷冷說道：「你習的什麼功夫？」

譚雲說道：「兄弟麼？練的就是螳螂功？」

那侍衛嗯了一聲，道：「螳螂功，這個在下還未聽過。」

譚雲微微一笑，道：「螳螂功，就是專以防守為主的武功，兄弟跟着七王爺巡視江南，兄弟這武功，就常用得上了。」

那侍衛一笑，道：「用在何處？」

譚雲道：「遇上快車奔馬，闖了王爺的道子，兄弟來一招的『螳臂擋車』，就可以把他們給擋回去了。」

那侍衛淡淡一笑道：「原來如此。」

譚雲話題一轉，問道：「兄台，貴姓啊！」

那侍衛道：「兄弟田青。」

譚雲道：「田兄到侍衛宮中，很久了，吧！」

田青道：「哎！七八年了。」

譚雲道：「七王爺是一位很清廉的好王爺。」

田青一笑，道：「這和你何關？」

譚雲道：「怎麼沒有關係？在下追隨七王爺，很多年了，豈有不關心主人的道理……」

放低了聲音，接道：「田兄，聽說皇宮之中，規令森嚴，你怎能隨便帶着兵刃呢……」

突然間，一聲長嘆，傳了過來。

這是岳秀等和七王爺早已約好信號，聽得譚雲神情一變，霍然站起身子。

田青緊隨着站起身子，道：「你要幹什麼？」

譚雲道：「兄弟想出去瞧瞧！」

田青道：「這是什麼地方，就是你們七王爺，進門來也要按規矩行事，你怎麼能够放肆？」

譚雲道：「沒有法子，兄弟要出恭，總不能讓我在這房子裏……」

突然伸手指，點了田青的穴道。他動作快速，又事出突然，田青連手也未及揚起，穴道已被點中。

岳秀在譚雲出手的同時，已像鬼魅般飄了出去，指風如箭，點中那站在班房門外的侍衛，隨手抱入班房。

譚雲低聲道：「岳兄，可要闖進去嗎？」

岳秀道：「不闖也不行了。」

譚雲道：「這是禍滅九族的大罪。」

岳秀微微一笑，道：「譚兄已經犯了，要是皇上怪罪……」

譚雲一笑，接道：「兄弟如是真怕，那就不會來了，不過，岳兄，千萬別叫出小弟的名字，我死不足惜，連累家父母，那就罪無可恕了。」

岳秀道：「你放心，在下相信，不會把事情做的糟到那等程度。」

口中說話，人已展開身法，已欺到養心殿前。

只見兩個小太監，手執拂塵，站在殿門口處。

楊玉燕扮的小廝，站在殿外一角，滿臉惶急之色，似正在無計可施。

岳秀身法奇異，身子閃了兩閃，人已到殿門口處。

兩個小太監發覺人影乍現，已到身前，同時一揮手中拂塵，擊了過去，口中說道：「大胆匪徒，敢驚聖駕，侍衛何在，給我拿下。」

兩柄拂塵，散出一片銳風，有如撒網一般，兜頭罩下。

岳秀雙手各發一掌，冷聲道：「兩位小公公，都是大管家，金絲拂塵上，力道很猛。」

自然，這是有意的告訴譚雲，這兩個小太監，不是簡單人物。

口中說話，雙手發掌，人却施展出飄風無影步，一閃身，竟從兩個拂塵之間給

穿了過去，進入殿中。

兩個小太監，自付這合手一擊，足可抵擋住第一流的高手衝入殿中，但却偏偏未阻住岳秀。

兩個小太監，轉身欲追時，譚雲已及時而至，道：「兩位小公公，何不留下來，陪在下幾招。」

兩個小太監霍然回身，只見譚雲背着雙手，站在四尺開外。

左首小太監冷哼一聲，道：「當真是無法無天了，你們可是朱毅的從衛。」

譚雲道：「不錯，咱們是七王爺的從衛……」

小太監道：「朱毅死定了，在當今的眼皮子下，他竟敢如此胡鬧，那還得了，單是這一樁罪名，就够他受的了。」

譚雲一笑道：「看兩人適才一擊的手法，頗多高明之處，倒也不像是自幼淨身入宮的人。」

右首小太監怒道：「滿口胡言。」

呼的一掌，拍了過去。

譚雲看他放着右手的拂塵不用，却用左掌拍來，心中大奇，右手一抬「化龍點睛」，迎擊腕穴。

那小太監呼一聲，道：「小子，你怎不敢硬接我一掌。」

說一句話的工夫，兩人已錯身而過。

譚雲道：「你棄去拂塵不用，敢情掌上還練有什麼奇異的武功不成。」

左首小太監，拂塵揮動，已然攻來了兩招。

岳秀能輕輕鬆鬆的閃了，但譚雲却覺出這拂塵壓力奇重，迫的連連退避，才算



讓過。

楊玉燕也被擋在了殿門外面，右手中早已暗扣了兩枚蜂翼鏢。

但她經歷了金陵王府中一段歷練，知道輕重大小，所以，雖然焦慮萬狀，手中也扣了暗器，但却一直沒有發出。

兩個小太監，把譚雲逼退之後，不再追擊譚雲，却轉身向殿中奔去。

譚雲冷笑一聲，道：「兩位小公公，在下要反擊了。」

縱身而上，連發兩掌。

兩股強大的掌力，分向兩個太監攻了過去。

兩個小太監，齊齊揮動拂塵，拂塵上內力逼出，竟把兩道掌力，化解於無形之中。

譚雲用心只在纏住兩個小太監，使他們無法入殿對付岳秀。

原來，譚雲和兩個小太監交手一招之後，已然覺出這兩個小太監武功很高。

且說岳秀衝入了內殿，只見殿後壁前，龍鳳案上，坐着一個身着黃袍的中年人。

在那黃袍人的身側，站着兩個二十四五歲的太監。

每個太監的手中，都執着一柄拂塵。龍鳳案前，一張錦墩上，坐着了七王爺。

這情形很明顯，那居中而坐的，正是大明皇帝，但那兩個太監，緊靠在皇帝身側而立，站的距離似乎太近了一些。

岳秀感覺到，四道逼人的目光，直射過來，抬頭看去，只見那四道目光，正是

由兩個太監的目光中發出。忽然間，岳秀內心中生了強烈警惕之心。

突然間，向前欺進了兩步，逼到了七王爺的身側。

兩個太監，只把四道目光投注在岳秀的臉上，但却忍住了沒有開口。

龍鳳案後的中年人，竟然也有着很意外的沉着，望也未望一眼，却低聲對朱毅說道：「七弟，這些奏摺，都對你不利，我雖然是九五之尊，但也無法太過袒護於你。」

朱毅道：「這個，臣弟不敢，不過，這些奏摺，由何而來，還望皇兄明察。」

黃袍中年人一笑，道：「我把你召在養心殿中，就是對我這些奏摺，也有些懷疑，希望你有所辯解。」

朱毅一欠身，道：「臣弟感謝皇兄不斬之恩——」

黃袍中年人接道：「不斬你是因你無罪，你如身犯國法，我一律按律治罪。」

朱毅道：「皇兄明察，臣弟如若確有觸犯國法之處，願受制裁。」

黃袍中年人沉吟了一陣，道：「這些奏摺上寫得甚詳，你私自收養了不少死士，而且，暗中還蓄養了一批軍隊。」

朱毅歎口氣，道：「皇兄明察，臣弟確無其事。」

黃袍中年人喝了一聲，道：「如是我言，這些奏摺，都是誣擊你了。」

朱毅道：「臣弟願和他們對質於聖駕之前。」

黃袍中年人道：「那很好，你寫一份

奏摺來，把這些年，你經營江南的詳細經過，一一述明，朕自定奪。」

朱毅道：「臣弟謝過皇兄萬歲。」

黃袍中年放下了手中奏摺，抬頭望了岳秀一眼，道：「這人是誰？」

朱毅道：「這人是誰？」

這時，殿門外面，正傳來兵刃相擊之聲，似是打鬥的十分激烈。

岳秀急行一步，拜伏於地，道：「草民岳秀，叩見皇兄。」

黃袍中年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闖皇宮內苑，不要命了麼？」

只聽兩個太監齊聲喝喝：「死！」

喝聲中，兩人齊齊揮袖，兩道金芒，閃電一般，打向岳秀。

對兩個太監，岳秀早已有了戒備，雙手一抬，竟把兩道金芒接住。

那是兩柄金色的短劍，每一隻，不過八九寸長。

岳秀緩緩舉起手中兩把金劍，道：「兩位公公，好凌厲的劍勢。」

黃袍中年目中神光微閃，但却沒有出言喝問。

這時，兩個太監，突然一抬腿，竟然自龍鳳案上跨越而過，直欺到岳秀身側，冷冷說道：「胆大匪徒，皇諭賜死，竟敢抗命，不怕禍連九族麼？」

岳秀仍然跪在地上，但兩手接下的兩把金劍，却是若有意，若無意的分指在兩個太監的小腹大穴。一笑，道：「士為知己死，七王爺視草民為知己之交，草民此番進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左首太監冷哼一聲，道：「你是朱毅的死黨了。」

岳秀道：「七王爺勤政愛民，在江南頗有美聲，什麼人參奏他蓄養死士——」

左首太監厲聲喝喝：「國家大事，豈是你這等江湖匪徒妄言參與的麼？」

岳秀微微一笑，道：「兩位公公，深居內苑，極少和外人接觸，怎麼竟知江湖匪徒這類的俚俗用語。」

兩個太監微微一怔後，左首太監喝道：「咱們武功，得自有處，耳濡目染，難道連一句江湖匪徒也不懂麼？」

岳秀道：「原來如此，兩位公公，也是來自江湖？」

左首太監怒道：「胡說八道，我們已進入宮中十餘年……」

岳秀接道：「閣下已是近四十歲的人了，進宮十餘年，不知十餘年前，存身何處？」

朱毅眼看岳秀竟和皇帝的兩位近衛太監，衝突了起來，簡直是驚呆在那兒，偷眼看王兄，並無愾意，心中頗有奇怪的

感覺，暗道：「看來王兄並無愾意，難道他也對岳秀十分欣賞不成。」

只聽右首太監冷冷說道：「李公公，咱們是問他，你怎麼回他的話了。」

岳秀一笑，道：「兩位公公的聲音和常人無異，那証明了兩人入宮之時，並未淨身。」

兩個太監臉色同時一變，兩柄拂塵，刷的一聲，擊了下來。

岳秀微微一仰身子，跪在地上的身軀，忽然間閃閃五尺，避開一擊，道：「兩

位可是在下直言無隱，惱羞成怒了。」

兩個太監，不再答話，兩柄拂塵，展開了激烈絕倫的攻勢。

岳秀人已挺身而起，施展突穴斬胸的手法，使得兩個太監的招術變化，完全封擋回去。

表面上看去，岳秀只守不攻，指點，掌拍，只在封擋兩人的攻勢，其實，兩個太監是有苦難言，岳秀指風掌影，招招不離兩個太監的要害大穴，已然完全控制了攻勢，逼的兩個太監非要以攻襲解除危險不可。

不大工夫，雙方已動手數十回合。

朱毅輕輕咳了一聲，道：「王兄，臣弟該死……」

黃袍中年一揮手，阻止了朱毅的話，接道：「你這位近衛很能幹……」

但聞一聲悶哼，譚雲施出了譚家絕技排雲掌，逼開了兩個守住殿門的小太監，帶着楊玉燕衝了進去。

原來，守在殿門口處的兩個小太監，一個被譚雲的掌力所傷，跌摔在大殿中。

岳秀和兩個太監連鬥數十回，仍不開皇上和七王爺喝止之聲，心中已有七分明白，掌勢一緊，展開反擊。

兩個太監但見人影閃轉，各自中了一指。

拍的一聲輕響，拂塵跌落實地。

緊接着，人也倒摔在地上。

岳秀緩行幾步，整衣拜倒，道：「草民冒犯王駕，恭請賜罪。」

黃衣中年大漢，臉上是一片嚴肅之色，但却沒有怒意，神情冷肅，緩緩說道：

這時，譚雲已把兩個小太監也點了穴

「他們死了麼？」

他沒有說出什麼人，但岳秀和七王爺，都聽得出，那是問兩個太監。

回顧兩個太監一眼，岳秀緩緩說道：「兩位公公，都沒有死，只是被草民點了穴道。」

黃衣中年淡淡一笑，道：「他們能聽，能說麼？」

岳秀道：「他們神志未亂，記憶仍存。」

黃衣人淡淡一笑，道：「養心殿不能見血，要他們死的自然一些。」

話已經說得很明白，岳秀那還有不明白之理，右手一抬點了兩個太監的死穴。叩了一個頭，岳秀緩緩說道：「草民斗胆，點了兩位公公的死穴。」

黃衣中年道：「內苑有很高明的大夫，起死回生……」

岳秀接道：「氣絕多時，就算大羅金仙，也無法救活兩位公公了。」

黃衫中年哦了一聲，抬頭一掠譚雲和楊玉燕，道：「那兩位是……」

七王爺道：「也是臣弟的近衛。」

黃衣中年一笑，道：「奏摺上說你蓄養死士，看來倒不是空穴來風的事，你這些近衛親隨，果都是很高明的人物。」

天威難測，幾句話，說的七王爺一頭冷汗淋漓而下。

輕撩長袍，拜伏於地，七王爺急急說道：「皇兄賜罪。」

人証明確，七王爺似是已自知有口難辯了。

這時，譚雲已把兩個小太監也點了穴

這時，譚雲已把兩個小太監也點了穴

道，靜靜的垂手一側。

楊玉燕緊隨在譚雲身後，垂首而立。養心殿中一片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沉默了一陣，黃衣中年才一揮手，道：「你起來。」

這時，一陣緊急鐘响，傳入殿中。

七王爺膝離離地，但却躬身在龍鳳案前，道：「臣弟有下情上奏。」

黃衣人一笑，道：「七弟不用多心，朕兄只是隨口說說罷了。」

這時，養心殿外，步履聲沓雜，繚亂，似是有不少人到了養心殿前。

岳秀經過這一陣思慮，心中已有了主意，只覺今日之事，如不能一舉澄清，那就對七王爺埋下了殺身之禍，許會對整個武林道埋伏下一次殺戮劫難。

心中念轉，人却突然抬起頭來，兩道充足的眼神，直逼在黃衣人的臉上，緩緩說道：「布衣草民，有事啓奏皇兄。」

黃衣人只覺岳秀雙目中神光如電，想到他制服兩個太監的武功，不禁心頭微生凜然。

聰明莫過帝王，此情此景之下，黃衣人忽然帶起了笑容，說道：「你！有什麼事？」

岳秀道：「草民等一非王府死士，也不是七王爺重金禮聘的侍衛高手。」

黃衣人點點頭，道：「你在七王府的身份是……」

岳秀接道：「咱們只是受人之邀，進入王府，對付一批出沒無常的江湖人物罷了。」

黃衣人道：「你說仔細一些。」

岳秀道：「養心殿外，已被人重重圍困，只怕已不許草民稟奏皇上了。」

黃衣人望了兩個太監的屍體一眼道：「你殺了人，只怕他們不會放過你了。」

岳秀啓奏道：「草民如不願束手就縛呢？」

黃衣人道：「除了侍衛宮中人外，還有很多要替他們報仇的人。」

岳秀道：「草民甚覺奇怪，這些太監，怎會有如此高明的武功？」

黃衣人沉吟了一陣，道：「如是內苑之中，沒有幾個武功高明的人物，如何能支使侍衛宮中人。」

岳秀心中暗道：原來，他是有意，造成兩股平衡的勢力，看來，他對這兩股勢力，似乎是都已無法掌握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養心殿外，雲集了宮中內外高手，草民一但被執，難免是一個死罪了？」

黃衣人道：「你們敢入皇宮，想必是一身是胆了。」

岳秀道：「草民胆氣，只是不敢觸犯大明殺人償命的律條。」

黃衣人沉吟了一陣，道：「如是出手自衛，可恕無罪。」

岳秀道：「草民領旨。」

這時，已有兩個身着青袍，腰繫黃帶，一個手執長劍，一個手執單刀的老者，緩緩步入殿門。遙遙一禮，道：「侍衛宮副總領，邊昆，梁德安，叩見萬歲。」

黃衣人一笑，道：「朕和七弟叙話，你們來此作甚，退出殿去。」（未完）



## 神毒影無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上官青假冒謝承岳，揭穿當年段皇爺的一節陰謀，激使上官雲為點蒼復派掌門，開派之日，段皇爺之弟段虹英率領一衆高手前來滋事，聲稱要置白雲飛於死地，為段皇爺報仇，大烟桿歐陽空挺身與鬥，段虹英使出武林絕學火焰指，歐陽空心中一顫，問知確是傳自西域羅玄的火焰指後，詫訝地對段虹英說，羅玄火焰指傳子不傳女，江湖上會這指法的人只有其子羅洪，羅洪挾技自秘，絕不會傳給外人，問段虹英又怎會學得這指法！

## 威名震南疆 獨劍鬥怪客

段虹英臉色一沉，道：「這個不要你管……」

歐陽空臉上也是一冷，道：「我為什麼不要管，當年羅玄和我大漠結交，黑河拜兄之時，曾告訴過我有一姓史的曾偷學他家的火焰指，後來讓他發覺，這姓史的連夜逃走，再也不在江湖上露面，你會這指法，是不是姓史的傳給你……」

段虹英心中大驚，顫道：「你胡說，這指法乃是羅玄親自傳給我的……」

歐陽空冷哼一聲道：「我不信，羅玄從不收徒，你這小子還要替那史無謀瞞騙，我老煙虫最恨不說實話的人，今天非拿了你交給羅玄發落不可……」

段虹英這次領着手下上點蒼山，除了找冷血劍客白雲飛替段皇爺報仇外，還想在點蒼派大會南疆各派，懾服南疆各路英雄，共尊大煙桿段氏，那歐陽空橫伸一脚，又生出這種意料不到的事故，他暗中念頭直轉，只想將大烟桿歐陽空毀在手裏，只是對方雖老，功夫却絲毫也不含糊，念頭

一動，道：「羅玄與火焰指的事我們暫不談，等這裏事情一了，在下請閣下去大理宮中一會，那時……」他嘿嘿地冷笑一聲，冷寒的目光陡地落在白雲飛的臉上，道：「閣下便是冷血劍客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不認識我？」

段虹英一怔道：「我認識你還要問你，這豈不是變成了脫褲子放屁，姓白的，你可知殺官造反，在這南疆之中，殺我段氏國皇，我大理國百姓沒有一個人會放過你……」

白雲飛見段虹英目中凶光亂閃，暗中運動一匝，他深知對方功力深厚，不是低能之輩，日中寒光一閃，道：「段皇爺之死與我白某人何干？」

段虹英怔怔地道：「我兄長難道不是你殺的？」

白雲飛心中湧起一股怒氣，冷冷地道：「你哥哥是死在劉貴妃之手，我言盡於此，信不信由你，如果你再不滾出點蒼山，我冷血劍客只好將閣下趕下去了……」

段虹英氣得仰天大笑道：「好，拿下你的頭顱替我段氏皇主報仇……」

他這次率衆直逼點蒼，是經過段氏宗親會議決定的，段虹英私心想登基大理國主，欲毀了白雲飛，藉此作為登基之前的鋪路，所以凶念一動，輕輕一揮手，便有兩個漢子急躍而出，向冷血劍客撲去。

這兩個漢子急躍而出，向冷血劍客撲去。這大烟桿歐陽空是大理最出名的兩個大力士，自恃臂力通神，又各有一身詭異的功夫，是故身形一出，自左右手揮兵刃攻出。

冷血劍客白雲飛驟見這兩個魁梧漢子手揮長劍向自己攻來，冷笑一聲，右掌陡然揮出，在空中圈了一大弧，一股渾厚的大力疾湧而出，勁激的掌風呼嘯而起，那兩個漢子只覺心裏一寒，頓時歪歪斜斜的倒退了七八步。

「呃！」這兩個漢子身形尚未站穩，突然同時發出一聲痛呢，縷縷血絲自兩人嘴角上流出，顯而易見，兩人俱受了嚴重的傷勢。

段虹英心中大駭，根本沒有想到冷血劍客白雲飛在一招不及之下，連着重創大理段氏手下兩大高手，這種罕見罕聞的功力，登時將段虹英帶來的一千高手震懾住了，他們心中俱寒，竟然沒有人敢再出來動手。

在人羣中，只聽一聲斷喝道：「還我師父的命來！」

這個人隨聲躍了出來，冷血劍客白雲飛抬頭一看，眉頭不覺一皺，腦海中不由的暗忖道：「孫不二只是個渾人，我怎能和這樣一個人動手……」

孫不二未等對方付念消逝，已如雷似的大吼一聲，斜揮雙掌奔了過來，這人胸無點滴心機，道地是個傻小子，一見白雲飛昂然的橫立在那裏，大吼道：「你這白面無鬚的小子，不是讓我師父用『廻旋手』殺死了麼？」

他這人當真渾得糊塗，心中認為白雲飛中了寒玉七之後必死無疑，此時一見他好端端的站在那裏，幾乎不相信他還能活着。

大烟桿歐陽空嘿地一聲道：「不錯，這白面無鬚的小子確實讓你龜兒死師父殺死了，他現在是幽靈，你這小子可得當心了……」

孫不二一呆，說道：「幽靈還會說話嗎？」

這傻大個自小聽多了鬼怪的故事，連晚上拉屎都不敢起來，有一次真讓尿憋急了，黑夜中拿起一個杯子就拉，第二天早他口渴了，抓起杯子就喝，等喝完了才知道是喝的尿，害得他洗了一天的口。

歐陽空一聽可樂了，心念電快的一轉，忖道：「這傻小子倒是傻的可以，我老煙虫正覺無聊，不妨和他玩玩……」他嘿嘿一笑，恐怖的道：「幽靈說了話，你這小子的命可活不長了……」

孫不二大吃一驚，傻傻地問道：「真的嗎？」

歐陽空癡重的道：「當然是真的，我看你這龜兒子小心眼倒還不錯，這樣死了倒也太可惜……」他故意搖頭沉思，好像在想什麼辦法一樣，這一來，可把孫不二急壞了，他搔頭弄耳，又不敢打擾對方，唯恐這一打擾將救人的方法給衝跑了。

孫不二實在等不下去了，大聲的道：「你快給我個辦法，幽靈罷屍我可惹不起的……」

段虹英見這小子在這裏出盡了洋相，不禁氣得臉色都變了，由於孫不二在大理是出了名的渾小子，拿他也沒有辦法，段虹英冷冷一聲，道：「你滾開！」

孫不二雙目一瞪，怒吼道：「我告訴師父去……」當他說出這句話時，陡然想起段皇爺已經死了，他急得一攝耳，訕訕地笑道：「我真糊塗，師父都死了，我選去告訴誰……」

「糟了！」歐陽空打蛇隨棍上，一聲糟了，可把個孫不二嚇得全身一顫，焦急的問道：「什麼事？」

歐陽空一指段虹英，道：「我本來快想出一個方法救你，結果讓這小子一攔全給砸了，這樣看來，你的小命可保不住了！」他非常難過的嘆了口氣，那種樣子直看得孫不二心寒胆裂。

孫不二心中一顫，叫道：「你幫個忙，再想想……」

歐陽空嘿嘿笑道：「你揍他，我就給你想想辦法……」

孫不二本來是個沒有分寸心機的人，一聽大烟桿歐陽空叫他揍段虹英，他那顧得什麼長輩晚輩，況且這人在大理官中，除了聽段皇爺一人的吩咐外，誰的話他都不聽，當時他念頭未轉，返身拾起斗大的拳頭向段虹英如雨擊去。

段虹英一看這種情形，這還像什麼話，氣得他怒吼一聲，舒出一指，對着孫不二身上點去。

孫不二只覺身上火辣辣地一痛，大叫道：「不好，他指頭上有火……」

大烟桿歐陽空呵呵一笑道：「你快跑到三里外一個黃坑裏去泡一泡，不然火氣攻心，準死無救，龜兒子不聽由你……」

孫不二中了一指，全身骨頭像散了一樣，痛得他低低一聲，當時也沒想像歐陽空的話是不是在坑他，大叫一聲「我的媽呀！」拔起雙足如飛的跑去，眨眼之間，便沒影子了。

段虹英沒想到半途生出這樣的故事，他只覺臉上無光，一股憤怒全發在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恨恨道：「姓白的，你這算那門子英雄？」

白雲飛冷冷地道：「人是你帶來的，出醜丟人，也是你的事，閣下如果認為說不過去的話，不妨劃下道來，在下隨時奉陪……」

段虹英冷冷地道：「我要放火燒山，將點蒼山化為平地……」

白雲飛冷笑道：「你可能沒有這個本事吧。」

這一句話不禁觸動他的心事，腦海中立時又浮現出無量宗派隱伏點蒼山，大滅點蒼派的事情，在他腦海之中記憶猶新，不覺將那股鬱藏於心中的恨意通通湧了上來，他目中寒光一湧，一股凜然的殺機浮現在眉梢之上。

段虹英和對方的目光一接，通體居然劇烈的一顫，對方那雙目光有如利刃似的射穿進他的心中，他冷笑道：「我們馬上可以試試。」

他輕輕一揮手，那些漢子突然一聲



喝，各抽出了兵刃，欲往點蒼山上清觀撲去，點蒼山弟子一見大驚，紛紛向上清觀去告點蒼新掌門人上官雲。

「噫……」

空中響起一聲低沉的鐘聲，繚繞清脆的鐘聲縷縷散去，迴盪在整個點蒼山，低迴的回音，隨風自谷中傳來。

鐘聲甫近，上清宮裏傳來一聲佛號，只見點蒼派領袖僅存的四老，領着二十餘個弟子各守着進觀的道路。

點蒼派掌門上官雲由南疆各派前來參加觀禮的弟子伴隨着而出，他緩步而行，面上冷漠的沒有一絲笑意，如刃的目光在段虹英臉上淡淡地一掃，鼻子裏登時飛出一聲冷哼，恍如天神似的一停身子，沒有表情的凝立在那裏。

段虹英一拱手，道：「上官兄，南疆羣會冷血劍客，小弟因事，沒有趕去沉沙谷，谷主一代英雄，不知南疆之會結果如何呢？」

上官雲焉有不知他語中之意，冷笑一聲，付道：「段皇爺的弟弟果然不是簡單人物，僅一句話就要挑起南疆各派對我的不滿……哼！我不予理會……」他冷冷地問道：「你上點蒼山幹什麼？」

段虹英嘿地一聲，暗想道：「這沉沙谷主果然厲害，竟避重就輕的不回答我的問題，反問我來幹什麼？這不是明知故問麼？」他面上一冷，怒沖沖道：「給我哥哥報仇。」

上官雲冷漠的道：「段皇爺之死與點蒼派有什麼關係，我們點蒼在創派之日不願多惹是非，姑且念在多年同道的交情上

，不和你計較這些，快領着你們段家的人下山，本掌門不予追究這件事……」他軟硬齊施，氣得段氏手下個個臉色鐵青，作聲不得。

「嘿……」段虹英氣得低嘿一聲道：「上官兄，你這話未免太輕鬆了……」

上官雲臉上薄怒愈烈，沉聲道：「怎麼？你不是看本掌門好說話，段兄，你可看錯了人，點蒼即在南疆從新復派，就不會畏懼幾個跳樑小丑與風作浪，如果你再敢鬧下去，不要怪我上官雲不念絲毫昔日交情，和你翻臉無情了……」

「跳樑小丑。」段虹英仰天一聲悲憤的大笑，道：「上官兄，你把兄弟看得連一文錢都不值了……」

上官雲不屑的道：「本掌門只覺江湖上，處處都是不分黑白，理由不清之徒，就拿閣下來說，段皇爺之死因也不查個明白，就一口咬定是冷血劍客所為，請問你是從那方面得到這個結論……」

段虹英冷哼一聲道：「上官兄一定要我說出個理由來麼？可能會給上官兄面子上一個很大的難看，我姓段的在江湖上，也非一日，尚懂得道義與交情，假如大家真要撕下臉來，對上官兄並沒有多大的好處……」

「嘿……」上官雲哈哈大笑道：「這麼說段兄還是在抬舉老夫了……」

「當然！」段虹英上前大跨一步，陰沉的道：「我哥哥雄稱南疆，尊為南帝，如果僅憑一個冷血劍客，他斷不會這樣輕易的死去，如果我料得不差，我哥哥死時，最少有三個絕頂高手聯合出手，或者是

以奸計將其殺害……」他眼睛不瞬的望着點蒼掌門上官雲臉上，陰惻惻地笑道：「說不定參加圍攻我哥哥的人，還有上官兄參加呢？我這僅是猜測而已，說錯了的地方，尚請上官兄海量！」

上官雲冷笑道：「好說，段皇爺死在沉沙谷倒是事實，說起來我上官雲自然脫不了關係，你待怎麼說就怎麼說……」

段虹英冷冷地問道：「這麼說閣下是承認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在旁邊愈聽愈怒，他鼻子裏傳出一聲不屑的冷哼，身形輕輕一躍衝到段虹英的身前道：「承認什麼？」

這種口氣很狂傲，態度上更是非常冰冷，段虹英眉頭緊鎖，只覺今日受盡了這些人的開氣，他冷然道：「我沒有問你，希望閣下不要在這裏抖擻。」

白雲飛冷冷的道：「是麼？這麼說閣下倒是這裏的主人了？」

段虹英一怔道：「那倒不是，站在江湖禮數上，你至少講話要客氣一點……」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我雖常在江湖上走動，對江湖上的禮數却還不懂，這麼說來，我算把段大英雄給得罪了，但不知要如何向段大英雄道歉呢……」

語態全是狂傲不屑，段虹英就是個泥塑的，也被激起了三分土性，噙然一聲，撒下背上成名兵器七星戟，迎面一擺，大聲的道：「點蒼派也不是什麼名門大派，在下對你客氣是敬你是個地主，你既然不識抬舉，在下少不得要請教一番了！」

白雲飛輕輕一笑道：「請教倒不敢，只是奉陪閣下玩玩而已。」

愈結愈深，往後兩家在南疆血併，雙方各請高手，這都是今日所種下的因。

蔚藍色的穹空中，只有一塊雪白的大雲飄浮其間，恍如一個搖籃似的，在空中浮盪，落日的餘暉紅遍了半邊天，使得山後的枝葉都成紅紅的一片……

遠處一乘孤騎，蹣跚在漫長的大路上，他……白雲飛拜別了點蒼山，孤騎萬里又踏上了征途，向着茫茫的武林進軍，他要獨自一個人去闖一番事業，要以個人的力量掃盡天下不平事，要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克服未來重重的難關，因為有許多的事情等待他去結……

這次他堅持要獨進江湖，所以連他的好友歐陽空都留在點蒼山，而他依然是一跨輕騎，那枝神兵的利器——射日神劍斜斜插在他的背上，杏黃的劍穗，隨風飄揚，絲絲縷縷地拂在他臉頰上，在他那彎彎的嘴角上掀起一絲笑意，的確，當一個人度過一陣緊張的生活後，他會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輕鬆，輕鬆得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發笑。

嘴角上的笑意由濃而淡，像一顆隕落的星石一樣，很快的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雙緊鎖，嘴唇抿得像要崩開一樣，他突然落寞的一聲長嘆，低喏的道：「花有謝落之時，人有歸土之日，彎彎曲曲千重水，人海茫茫萬重山，我人何在？身似寄，伊人何去？夢似憶，毋寧歸去……唉，我歸去何方呢？」

絲絲縷縷的空虛像波浪似的，重重疊疊的湧進了他的心頭，惆悵的思緒填滿了

段虹英冷笑一聲，如雷般的一聲大吼，驀地身形移動，行進如風，掄起手中七星戟對着白雲飛身上擊去。

戟影如閃電而至，白雲飛沒有料到段虹英在七星戟上還真有幾分功夫，望着來勢斜掌一揮，一股渾厚的掌勁如傘般的撐開，將對方的長戟劈得勁頭一歪，滑向一邊，居然沒有擊上。

段虹英一擊不中，鼻子裏透出一聲冷哼，身形再度前逼，身形再度陡地化成六道戟影，分襲白雲飛身上六個穴道，手法怪異，快狠兼具，倒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一個勁敵。

白雲飛閃身急晃，冷冷地道：「僅憑閣下這種身手，也敢上我點蒼找碴子。」

段虹英一楞，道：「怎麼？你以為我要不了你的命……」

招式一變，突然全是進手的招式，白雲飛沒有想到對方在戟招裏溶着長劍的招式，他在對方戟影裏左衝右突，雖然一時不會受傷，可是要想立於不敗之地倒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段虹英哈哈一笑道：「姓白的，我以為你有多大的道行，原來也不過如此。」

戟裏裏，冷血劍客白雲飛，聞言大怒，他奮起全身勁力，連着揮出兩掌，逼得段虹英手勢一緩，大聲的道：「你死到臨頭尚且不知……」

冷血劍客白雲飛好不容易搶到主動，豈會再容對方扳回優勢，他低喝一聲，巨靈般的手掌遙空一揮，利時掌聲大作，一道無形的勁道對着段虹英撞去。

「嘿……」

麗的回憶，曾勾引起他心中甜蜜，却也曾引起他無限的哀傷……

利時，幾個少女的影子出現在他的眼前，夏韻萍，衛瓊霜，宇文璧玉……一幕幕往事在他腦中翻轉，他不知何去何從，更不知這些美麗的少女到底誰才是他的知音，所以他心裏紊亂極了，伸手拔出了射日神劍，望着劍上流閃的寒芒，舒出了一指輕輕揮着劍身，發出叮叮的響聲。

清越的劍吟聲如龍嘯鳳鳴，清脆的傳了出去。

「叮！叮！叮！」

一時，他又沉淪於無涯的往事裏，無限的空虛，無限的惆悵，像一蓬烟一樣，將這漫長的道路上，漫無止境的迤邐而下，他的影子倒映在紅紅的晚霞裏，蹄聲和彈劍之聲交織在一起……

蹄聲，人影，劍吟……

「嘿……」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耳中恍如傳來一聲低嘿之聲，他怔了一怔，向兩旁密密的樹林裏望去，只見松林如桿，茂密的枝葉在風裏擺動，除此而外他什麼也沒看見。

點蒼派在今日早已預知有不肖之人上山搗亂，暗中早將派中弟子調度分配好，俱隱身在點蒼山道路之上，只要號令一出，這些高手便會喊殺而出。

掌門之令甫落，各山頭上已大喊一聲，湧出一排手持長劍的高手，俱斜劍而至，靜待下一次命令。

劉星漢朝四處一望，嚇得面色蒼白，他急急地道：「二爺，形勢上於我們太不

利了。」

段虹英一怔道：「為什麼？」

劉星漢急急地道：「你自己瞧瞧吧，對方居高臨下，守住山中扼要之處，我們高手有限，只怕未攻到上清觀，便要死傷慘重而退，這種戰術是百害而無一利，依小的之意，不如改日攻他個措手不及，一舉將點蒼山毀滅……」他的聲音極低，除了段虹英聽見外，其他的人一概不知道他說些什麼。

段虹英聽了，嘆了口氣，來時的雄心登時化為泡影，他想到段氏宗親俱在大理後宮等待他的佳音，那種難過就非筆墨所能形容。

他搖搖頭道：「罷了，罷了，我們回去吧！」

劉星漢硬着頭皮向白雲飛說道：「閣下和我們段二爺之仇，異日相逢再算，今天我們暫時退回去，但你要記清楚了，點蒼山不是銅牆鐵壁，總有一天會一把火燒個精光……」

白雲飛一哼向他走了過去。

劉星漢一見大名鼎鼎的冷血劍客白雲飛向自己走來，當真是七魂嚇掉了六魄，他駭得臉色蒼白，道：「我的爺，你可不能當真……」

白雲飛忿忿地給了他一個耳光，叱道：「滾！你這個無恥的奴才……」

劉星漢再也不敢多說，挨了一掌，急急的一揮手，和段虹英如喪家之犬，惶悚的奔馳而去。

一場血雨腥風總算沒有掀起便化解開了，雖是這樣，點蒼派和大理段氏的仇却

了，雖是這樣，點蒼派和大理段氏的仇却



人吆喝，那四個過路行旅，嚇得在地上直顫，那個說「大哥你饒命！」這個說「大哥，你高抬貴手，我家有個八十歲的老母親，你要金銀我這裏有，只要將小的命留下……」

這黑漢子嘿地一聲道：「不行，我命錢都要，你們這四隻肥羊可知道我是誰呀？」

其中一個胆較大的問道：「我知你是王八旦！」

這漢子嘿地一笑，道：「大爺乃是大會南疆羣雄，獨手斃敵的冷血劍客，大爺素來做事不留活口，你們死後，可向閻王那裏告我就是了……」

隱伏於暗中的冷血劍客白雲飛一楞，沒有想到在江湖上居然有人冒自己之名出來搶劫，他心中一怒，輕輕笑了一聲，自樹後緩緩的走了出來。

那漢子正待揮刀劈出，陡見一個青年負手而出，不覺得呆了一呆，將手中鬼頭刀輕輕一幌，喝道：「咄，你是那裏來的？還不給我金銀珠寶獻上來。」

「大王，你是那個山上來的？」

這漢子一抹油嘴，嘿地冷笑道：「大爺是點着冷血劍客白雲飛，你這小子怎麼見了我冷血劍客還不跪下……」他在那裏大吹大擂，說了一大堆自我神氣的話，惹得白雲飛暗中冷笑不已。

白雲飛暗中冷笑，忖道：「先讓這小子神氣個夠，等會再整他……」

他滿臉驚詫的啊了一聲，道：「大王，你便是白雲飛？」

這漢子得意的哼了一聲，揚揚鬼頭刀

，道：「不錯。」

冷血劍客白雲飛畏懼的道：「大王，你改行了？」

這漢子一怔，道：「你說什麼呀？」

白雲飛嚇得連退兩步，道：「傳聞白雲飛劍出冷血劍客之名時，是用一柄千古神兵——射日神劍，大會天下高手，而你突然手施鬼頭刀，這不是改了行麼……」

這漢子一楞，倒沒有想這豐朗如神的少年對武林中事知道得這麼多，他幌了幌手中鬼頭刀，冷冷地道：「出來……咄！你這小子是誰？在這裏滿口胡說什麼？」

白雲飛面上一冷，一股濃重的煞氣突然湧滿臉上，雙目寒光如刃，在這漢子的臉上一瞥道：「冷血劍客白雲飛乃是在下好友，他一生中從沒做過壞事，你這小子居然敢冒他之名搶劫……」

「噹——」這漢子心裏一寒，全身突然一陣顫抖，手中鬼頭刀一鬆，噹地一聲掉在地上，顫聲的問道：「你是冷血劍客的朋友？」這不要命的小子有他的鬼聰明，他知道冷血劍客連三歲小孩都知道，對方能和冷血劍客稱朋道友，必不是無名之輩，他本沒什麼真本領，這時讓白雲飛一駭，竟駭出一泡尿，恐怕的站在那裏。

白雲飛對那四個行旅揮揮手，道：「你們快走，這小子不是冷血劍客……」那四個老實人這時也忘了道謝，各自拿起東西奔出林外如飛而去。

白雲飛緩緩拔出了射日神劍，道：「這小子冒名搶劫，我要你的命！」

這漢子大叫道：「大爺饒命，小的有下情稟告的。」

五六步，雙方招式都是用得絕的透頂，各自俱對對方的功夫嘆服。

史無謀嘿地笑道：「怪不得我小徒不是你的敵手呢，想不到閣下還有兩下子，嘿……冷血劍客，我姓史的今天可要發發市了。」

白雲飛一怔，道：「令徒是誰？」

史無謀冷冷地道：「你真是貴人多忘事，連小徒都忘記了……」他目中兇光疾快的一閃，輕輕舒一個指頭，嘿地地道：「也許你看到這個就知道誰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朝對方指頭上一看，只見一股火紅的光華自指頭上泛射出來，那紅紅的指頭像是燒紅的鐵棍一樣，灼人的熱浪股股襲人，他的心中陡地一震，腦海中突然憶起段皇爺的弟弟段虹英，施的也是這種指法。

他哦了一聲，道：「閣下原來是段虹英的師父，失敬，失敬，閣下有這麼厚的本錢，怎麼不早點拿出來，我冷血劍客生意人不怕多，愈多愈好……」

史無謀冷笑道：「只要價錢公道，我的貨品自然要給你看，不過這『火焰指』本錢下得極大，你要看貨也得給幾個定錢的！」

白雲飛目光如刃，冷漠的道：「定洋少不了你的，只怕你這貨色來路不正，非偷即盜，等我弄到手，正主兒反找上我了，那時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個損失，做小生意的人可担受不起……」

「嘿——」史無謀低嘿一聲，道：「放心，放心，做號自銷，道地的土產，在南疆那麼多分號中，還沒有人說過是

白雲飛冷漠的道：「你說吧！在你死前你如果還要耍花樣，那只有加速你的死亡……」

這漢子全身直顫，畏懼的道：「小子大胆也不敢冒冷血劍客之名出來搶劫，只因昨日來了一個賊子，他自稱姓史，要小的在這如此作買賣，除了搶金銀他不要外，還另外每天給我二兩銀子……」

冷血劍客白雲飛一想這事不簡單，原來還有人在這漢子背後指使他這麼做，只是他一時想不出這指使他是誰？因為在他所有仇家之中，還沒有一個賊子的人。

他哦了一聲，道：「這個人是誰？」

「是我！」

這話聲來得突然，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一驚，身子一個大旋身，只見一個灰葛布長衫的中年人斜斜靠在一棵樹身上，這一人一隻腿已經跛了，雙目白多黑少，一副陰沉的樣子，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那份驚訝，真比他遇見鬼魅還要駭然，因為憑着他現在功力，來人何時到了他的身後他都不知道，這個險已經丟盡了，況且對方又是一個毀了一條腿的殘廢人，可見對方功力之高，已超出自己太多了。

白雲飛雙眉一皺，問道：「請問閣下是誰？」

這跛足道：「在下史無謀，從不在江湖上露面，你也許沒有聽過……」

這漢子一見史無謀出現，像是遇見救星樣，叫道：「史大爺，你可來了……」

史無謀抖手擲出一錠白銀，道：「正主兒已經到了，這裏已沒有你的事，他找的是我，不會為難你，你走吧……」這漢

盜字號……」他運動逼集於指尖之上，一股灼紅的光華流閃而出，遙空向白雲飛身上三擊，一縷勁強的熱灼勁激而出。

冷血劍客白雲飛目注這威烈金石的勁強指風，心裏不敢存毫絲大意，身形斜斜一飄，抖掌劈出一股勁風。

他冷嗤道：「『火焰指』在下早已領教過了。」

史無謀斜彈一指，冷冷地道：「我這火焰指又名『棒棒雞』與普通的指法可不同，中人身軀則斷脈傷骨，重則當場而死，我大老闖想一本萬利，連你這條命也收拾起來了……」

白雲飛雖然功力超羣，無奈對方指法凌厲，嘶嘶的指勁風逼得他無法近身，他憤怒的吼了一聲，幻化至極的劈出一掌。

史無謀也知道對方這一掌勁道深厚，不容輕視，他化指變掌，在空中兜一個大弧，閃電的迎了上去。

「噹——」空中如雷的響起「噹」地一聲大响，震得林中沙石濺揚，枝葉到捲而飄，迸激的掌勁在空中一撞，突然衝到一棵萬年古松上，在碎然聲中，那棵萬年松攔腰斷為二截，飛出半丈之外。

史無謀身形連幌數幌，一連退了七八步始穩住了倒退的身子，他每退一步，足踝深陷泥中三寸，深深的足痕恍如要將地踏裂一樣。「哇——」史無謀哇地吐出一口鮮血，擦起袖子在嘴角一抹，盯了袖子上

的血漬一眼，恨恨地道：「好小子，你還真行，我們生意人講究的有借有還，你給我這麼大的好處，我如果讓你空手回去，也太對不起朋友了……」

子恍如遇見大敵一樣，拿着銀子，望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急奔而去。

白雲飛面上殺機一湧，道：「閣下為何用這種卑鄙的方法陷害在下聲名……」

史無謀好整以暇的冷笑道：「你冷血劍客在江湖上名聲太大了，要請你可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如果不用這種法子，你能還不會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憤怒的叱道：「你只顧圖自己之快，忘了一個無辜者的生命，假如不是我出手慢，這漢子豈不是要死在我的手中……」

史無謀冷冷地道：「這只能怪貪圖小利，死了也怨不得……」

聲音冰冷，沒有一絲人情味，冷血劍客白雲飛在江湖上會過不少出名人物，可沒有一個像這個史無謀那樣無情，他冷笑道：「閣下找我有什麼事情呢？」

史無謀道：「很簡單，報仇而已。」

冷血劍客白雲飛不禁被這身份莫測的怪客弄得滿頭玄霧，他和對方漠不相識，而對方一口咬定要找他報仇，這事說來無踪可尋，雙方的仇恨是如何結上的。

他冷冷一笑道：「相好的，你還是把事情弄個明白的好，我冷血劍客白雲飛，雖在江湖上得罪了不少的同道，可沒有你兄弟這一號，我們素不相識，還是頭一遭交易，這筆買賣如果不交待清楚，下次的生意可要砸了……」

史無謀嘿地一笑道：「不錯，不錯，我史某人能交你这个朋友，這一輩子可真覺得榮幸，我們帳目上寫得明白，一分一毫不差，你欠錢還錢，欠命還命，生意人

他雖然是一個賊子，行動却比平常人要輕靈，反手一拔擊出背後斜揷於肩上的長劍，輕輕一抖，一股寒顫的劍芒迎空佈起，兇目緊緊盯着冷血劍客白雲飛，道：「拔出你的射日神劍。」

冷血劍客白雲飛長吸了口氣，凝重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他曉得對方功力奇高，不是泛泛之輩，低哼一聲，緩緩的拔出了射日神劍，斜斜的舉在胸前。

他冷漠的笑道：「好朋友露了相啦，我自然也不再藏私……」

史無謀驟見對方臉上泛起一股凌人的煞氣，心中登時一寒，他耳中風聞冷血劍客在劍道上的造詣如何的厲害，實在聽得太多了，現在一見白雲飛拔出了那柄前古神兵，神情頓時緊張不已，緊張的緊緊握住了自己的長劍。

「嘿……」史無謀突然一動身形，低嘿一聲，揮起手中三尺鋒刃，照着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上點了過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子雖然往外一翻，手持長劍在空中轉了一大弧，冷寒的日光朝林中的一掃，哈哈地道：「好朋友，你請了多少帮手，不妨一齊請出來，我冷血劍客白雲飛也不是厚彼薄此，大家一律是好朋友，總得一一招待……」

正待揮劍出手的史無謀聞言一愕，不覺得停下了身子，凝神向四處望了一眼，腦海之中忖道：「怪呀，我這次獨鬥冷血劍客，連徒兒都沒帶來，那裏來的帮手，要是沒有帮手，對方怎會有此一問呢？」

他楞了一楞，喃喃地道：「帮手？我那裏請了帮手？」

（未完）

史無謀在這種情形下，只得回身退後

史無謀在這種情形下，只得回身退後

史無謀在這種情形下，只得回身退後

史無謀在這種情形下，只得回身退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左臂刀袋方與拜兄滿天星江浪，藝成出道，擬往中原揚名立萬，無意間驚擾了狩獵的皇駕，為大內高手四處兜緝，迫困一山洞中，數日後阮囊漸罄，巧見山道上轉來雙馬麗車，江浪遂與攔劫之意，擬得手後繞道進入中原，當他們攔阻住馬車後，護車兩壯漢挺刀反抗，其一為裘方所傷，另有一名寶熙者，也為江浪所敗，他們的主人似為官家子弟，目睹兩名護衛全傷後，取出金葉，交給江浪，但卻要與江浪一較，一開始，那官家子弟就施展按腕功，江浪此時閃躲已是不及，只有實力一較之途——

## 窮途逢貴客 絕藝創嬌娃

江浪冷笑聲中，雙腿向外一跨，右掌已聚積真力，霍地向上一舉，用「單掌托天」的掌勢！

只聽得「叭」的一聲！

雙掌猝然一合之下，頓時可就分出勝負強弱！

江浪吐氣開聲——「嘿！」的一聲，

掌力霍然向外一撤，藍衫人已燕子般的飄了出去！

他身子向下一落，一連退後了好幾步，

「碰！」一聲撞在了車轅上！

雖然說不曾受傷，可是敗象甚顯！

藍衣人雙手抱拳，一張臉泛着紅光，

哈哈大笑道：「好！這才是有真功夫的好

朋友，佩服，佩服！」

江浪雖然勝了對方，却覺出對方掌力極大，心中也暗暗稱許！

他恭敬地抱拳道：「尊駕承讓了！」

說罷向對方打了個招呼，雙雙騰身而起，落向馬背之上！

他嘆息一聲道：「朋友既不肯以真面目示人，這番恩情只有留待肺腑，我們後會有期！」

藍衫人叱喝一聲道：「慢着！」

二人本將帶馬而去，聞聲即忙勒住了馬韁——

藍衫人上前幾步，道：「我姓鐵，在京裏也有住處，你們到西城『豹子胡同』二號找我姓鐵的就是了，我們是不打不相識，二位的大名可肯見告否？」

裘方笑道：「我是裘——叫！」

才說到這裏，江浪已搶先笑道：「草

野荒寇，豈敢在貴人駕前亂報字號，好在

北京城我們是要去的，再見吧！」

說罷率先揚鞭，胯下白馬一馬當先，

潑刺刺一路急挺力竄而前。

裘方的黑馬緊蹣着他，剎時間，已奔出數里以外。

前行來至一處岔道地方。

兩匹馬勒定了韁！

裘方看着拜兄江浪道：「我看那人很

是够朋友，為甚麼不把姓名告訴他？」

江浪說道：「兄弟，知人知面不知心，在外面走動的人，却要特別仔細一些的好！」

裘方笑道：「你也太多慮了，我看這

我騎術都不錯，又深精馬性，我們可以在那裏先呆上些時候！」

「你打算捉野馬？」

「對了！」江浪道：「我所以要先去赤峯就是這個道理！在那裏換了銀子，買上一套帳篷，和捉馬的傢伙，帶上足夠的糧食，我們就上路！」

「然後呢？」

「然後我們沿途就入深山曠野，由赤峯到多倫沿路上都有野馬羣，我們看見就捉，然後用繩子穿起來！」

江浪盤算着又道：「我預計着一路到多倫，運氣好的話，足可以捉上五六百匹野馬！」

「能捉這麼些個？」

「至不濟也能捉上兩三百匹！有了這些馬，到了張垣馬市裏，就算賤賣，也能很賺上一些個錢，那時候幹甚麼不好。」

裘方頓時現出了笑臉！

江浪興奮的又說道：「那時候，我們可以到北京城去了，先兌十兩黃金還給姓鐵的，剩下的錢，足夠你我開上一家鏢局子了！」

裘方高興得幾乎要跳了起來！

江浪隨手在馬股上擊了一掌，道：「去——」

那匹白馬仰立前蹄叫了一聲，撒蹄狂奔而去。

裘方一怔道：「這是怎麼回事？」

江浪冷笑道：「你還打算大搖大擺的騎着馬進城？管保你一進去，就給抓個結實！」

裘方想了想，着實的佩服江浪心思慎

人很多朋友！我倒是很想交一交！」

江浪眉頭微皺道：「這人果然是個豪爽的朋友，只是他前倨後恭的神態，却令我上不敢高攀！」

他頓了一下，道：「總之，以後還有見面的時間，要是真是血性中人，那時再與論交亦不為遲！」

說罷他躍身下馬，由革囊內找出了一件長衫，套在身上，裘方也照樣穿好！

江浪道：「我們到赤峯先住上一夜，再轉道去『多倫』——這一路上，你少說話，遇見甚麼人盤問，都由我來對付，你千萬不可隨便出手！」

裘方笑道：「有了錢，我乖得很，你叫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好不好？」

江浪嘆了一聲，道：「北京我們暫時不能去了，我的意思是先轉道去『張垣』，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裘方搖着頭道：「我一點都不明白！」

江浪嘆道：「幹強盜一兩次是不得已，怎麼能永遠幹下去！」

「當然不能幹下去！」

「那就對了！」江浪看着他這位拜弟

道：「這十兩黃金花完了怎麼辦？」

「這……這個——我們不會省着點花麼！」

「省着點也有花完的時候，那時候怎麼辦？」

「這個……」

「兄弟！我們必須要自食其力！」

「那你打算怎麼辦？」

「在多倫，有成千上萬的野馬羣，你

他這匹馬上還有點零星東西，兩個人匆匆卸下來。

要依着裘方，他還想把鞍子帶着，江浪却是不依，只好連鞍子也放棄了！

兩個人用舊衣服，把刀劍裹好，像是一個行李捲兒般的揹在了背上！

江浪却狠下心，把一對流星錘都拉了下來！

一切就緒，兩個人就藏身道邊。

只聽見山道上輪車轟沛之聲，遂見一輛黑漆大車，遠遠馳來！

二人立刻認出正是剛才所刻的那輛車，只見那輛車奔馳得極為快速，趕車的仍是那兩個人，兩個傢伙像是嚇破了膽似的，把車子趕得疾馳如飛，剎時間，已由眼前馳了過去。

江浪注意着馬車行過的路標，上面寫着「往赤峯」！

裘方一怔道：「他們也去赤峯？」

江浪道：「無妨，你只要遇人不要亂說話就是了！」

話聲方歇，即見遠處，揚起了一片灰沙！

裘方道：「又有車來了！」

暮色裏，即見一串大車由山窪子裏彎過來，車上堆着老高老高的蔴草，還有藥材！

一共是五輛大車，都是用驢子拉車！

江浪向裘方打了個招呼！

就在最後一輛驢車經過的時候，兩個人同時閃身而出。

這輛車裝運的是蔴草根莖，有一半地

## 新派武俠長篇

文圖  
逸令  
蕭盧

## 流浪

## 兩匹狼



我騎術都不錯，又深精馬性，我們可以在那裏先呆上些時候！」

「你打算捉野馬？」

「對了！」江浪道：「我所以要先去赤峯就是這個道理！在那裏換了銀子，買上一套帳篷，和捉馬的傢伙，帶上足夠的糧食，我們就上路！」

「然後呢？」

「然後我們沿途就入深山曠野，由赤峯到多倫沿路上都有野馬羣，我們看見就捉，然後用繩子穿起來！」

江浪盤算着又道：「我預計着一路到多倫，運氣好的話，足可以捉上五六百匹野馬！」

「能捉這麼些個？」

「至不濟也能捉上兩三百匹！有了這些馬，到了張垣馬市裏，就算賤賣，也能很賺上一些個錢，那時候幹甚麼不好。」

裘方頓時現出了笑臉！

江浪興奮的又說道：「那時候，我們可以到北京城去了，先兌十兩黃金還給姓鐵的，剩下的錢，足夠你我開上一家鏢局子了！」

裘方高興得幾乎要跳了起來！

江浪隨手在馬股上擊了一掌，道：「去——」

那匹白馬仰立前蹄叫了一聲，撒蹄狂奔而去。

裘方一怔道：「這是怎麼回事？」

江浪冷笑道：「你還打算大搖大擺的騎着馬進城？管保你一進去，就給抓個結實！」

裘方想了想，着實的佩服江浪心思慎

人很多朋友！我倒是很想交一交！」

江浪眉頭微皺道：「這人果然是個豪爽的朋友，只是他前倨後恭的神態，却令我上不敢高攀！」

他頓了一下，道：「總之，以後還有見面的時間，要是真是血性中人，那時再與論交亦不為遲！」

說罷他躍身下馬，由革囊內找出了一件長衫，套在身上，裘方也照樣穿好！

江浪道：「我們到赤峯先住上一夜，再轉道去『多倫』——這一路上，你少說話，遇見甚麼人盤問，都由我來對付，你千萬不可隨便出手！」

裘方笑道：「有了錢，我乖得很，你叫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好不好？」

江浪嘆了一聲，道：「北京我們暫時不能去了，我的意思是先轉道去『張垣』，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裘方搖着頭道：「我一點都不明白！」

江浪嘆道：「幹強盜一兩次是不得已，怎麼能永遠幹下去！」

「當然不能幹下去！」

「那就對了！」江浪看着他這位拜弟

道：「這十兩黃金花完了怎麼辦？」

「這……這個——我們不會省着點花麼！」

「省着點也有花完的時候，那時候怎麼辦？」

「這個……」

「兄弟！我們必須要自食其力！」

「那你打算怎麼辦？」

「在多倫，有成千上萬的野馬羣，你







不已！

若非是大漠裏那位好心人焦先生的收留，往後的日子，當真是不堪設想！焦先生的來龍去脈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一個奇人——

沙漠裏來去如飛，獨行獨往的一個奇人！

他自稱是江南人氏，却喜在北國大地多過覽逗留，察哈爾只是他萍蹤的一個逗留站而已。

在那裏，他收留了這雙可憐的孩子，傳以武藝！

這些日子裏，也是很痛苦的。焦先生常常年不回來，留給兩個人的是大堆的功課，包括文學武學。

江浪和裘方仍然必須要靠自己的雙手操作才有飯吃，除了應付自己生活以外，再加上沉重的功課，日子實在說得過比以前更要苦，更要艱難！

但是，他們却硬硬挺了下來！焦先生有事南走，師徒的緣份也就暫為終止！

江浪，裘方總算長大成人！

由於先天質稟，以及後天的勤奮各異，比較起來，江浪的成就，遠超於裘方之上！

裘方是眞性人，每每遇事只注意到表面的一層，江浪却比較沉穩得多，他常常把事情向深處想！

兩個人各有所長！

長久的痛苦相依，兩個人的情誼遠比親生骨肉更真切……況乎他們早已結拜為異姓兄弟，師兄弟只使他們彼此的情誼更

進了一步而已！

年輕人的幻想常是美妙的，長久的「仇恨」與「痛苦」的積壓之下，人的情緒常常會變得不可思議的奇怪！

於是「放浪形骸」，「異想天開」所為，只是率性的在追逐着——

像是流浪的兩匹狼，追逐着曠野裏的什麼——好像永遠也不屬於他們的什麼！漸漸的沙漠容納不下他們了。

「仇恨」對他們有時候是那樣的遙遠，像是虛無抽象的一種字眼——

有海般的深，却又似海般的廣泛……「金沙塢」的人，被他們連番的設陷，明殺暗害，不知殺了多少個，「仇」好像是報了，却又像根本沒有報——

「獨眼金睛」諸天戈仍然健在。他手下的勢力非但不因為二人連番的計殺而削弱，反倒是更強大了。

那一夜——兩人埋伏在「金沙口」，等候着「金沙塢」的總瓢把子「獨眼金睛」的坐騎來到。

諸天戈果然來了。

像是那王爺一樣，他擁帶着隨身形影不離的八名近衛，也就是人稱為「八大金剛」。

江浪，裘方那一夜殺了個天昏地暗，「八大金剛」死了四個，哥兒們却掛了彩，險些喪命在諸氏的「獨腳銅人」之下！

那一次以後，兩個人才算真正認識了諸天戈這個人！領署到他「金剛不毀其軀」的蓋世威猛！

命是揀回來的，報仇之事再也不能提了。

了。

諸天戈自從那一次之後，却也深深得到了戒心，尤其是近年來，他的年歲大了，很少再看見他單獨出來了。

有人說，諸氏如今有錢了，在「阿巴噶左翼旗部」蓋了漂亮的宮室，自比侯王的過着奢華的生活！

熱河提督督良和「蘇尼特旗」旗主康王爺，那等聲勢，也都不能對他奈何，聽任他臥榻之畔酣睡，只求他不來干預已是萬幸，却從未妄圖與兵一舉成讎——

像是奇跡一樣，「金沙塢」就是這般的存在着，而沙漠裏的兩匹狼江浪和裘方，却自量力的覓地思遷，打算往內地去謀發展了！

往事在笛音裏一幕幕的由眼前掠過。忽然間，江浪眼皮覺得有些發痠，他想睡覺了。

就在這時，他看見了一條快速的影子飛也似的穿上了對面的琉璃瓦簷上！

這一點突然的發現，頓時使得他睡意全消，精神為之一振！

一個咕嚕由床上翻了下來——

多半是個女人吧！

那麼窈窕的身裁，挺高的身子，細腰豐臀——

三兩丈高的樓簷子，她只彎了彎腰，「卡！」的一下子就躍了上去！

江浪再也難以保持緘默！

借着兩手提鞋的勢子，身子一個滾翻，已由窗口騰身而出，緊接着，一長胳膊，人像鷄子般的已竄上了面前的這幢樓房上！

他身子方一上去，急忙的向下一矮！

可就看見對簷上那個窈窕的倩影只這麼一回工夫，已經接連的越過了三排客舍，直奔向西院裏那幢最高的客樓！

江浪是不知，那幢客樓裏到底住的是什麼人！更不知道這個夜行女子所為何來！

不過他既然學會了一身武藝，可就容不得別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放肆。

對方還是一個坤客，黑天半夜裏，這是幹什麼？

他決心要看清楚！

二連十數個起落，他總算把身子湊近，借着半截瓦簷擋着身子，他看見那個女人已竄上了側面的樓廊子。

這時，她面映着閣樓上的窗戶，窗內還有燈光，燈光透過了銀紅的棉紙，照着她的臉！

署顯得有些兒瘦尖的下巴，白白的一張清水臉！

約莫有十九二十來歲，頂多不會超過二十三歲的年紀，一頭黑長的頭髮用緞帶子紮着，眉毛彎彎長長的，只是嫌濃了一點，而且署署的向上挑了些，顯得這個姑娘有股子殺氣！那對眸子却是挺挺秀氣，只是被那雙濃眉一襯之下，也顯得英氣勃勃！

高鼻梁，薄嘴唇。

——早先江浪小的時候，就遇見過這樣的一個小女孩，吵架頂能吵，你說一句她說兩句，伶牙俐齒的叫人當受不了！

江浪心裏着實的佩服！

口音都聽不出來了！」

清脆的一口京片子，聽在耳朵裏不用提有多麼舒服了。

大概曹大人也有些醺醺然了，只是他却無論如何也回憶不出這個嬌脆聲音的姑娘人家是誰！

「妳——到底是誰？」一面嘀咕着道：

「妳到底是怎麼……來的？」

「曹——大——人——」

這三個字可真是叫喚得酥酥的，任何人聽在耳朵裏也由不住怦然心動！

曹大人官大勢大，見人先發威，可就是有一點，生平見不得女人撒嬌，一聽見女人的嗲聲嗲氣，禁不住骨頭就酥了。

這「曹大人」三個字，不啻是一把開心的鑰匙，曹大人可就再也想不到別的面。

他嘴裏答應着，可就窗戶開了。

一幢燈光，照着那個姑娘的臉——

可也使暗中的江浪看清了窗內人的一副長相。

六十歲左右的年數，赤紅的一張臉膛，儘管兩鬢都斑白了，看起來還是那麼結實，尤其是看見女人的那副模樣，就像是饞貓看見了魚的那副德性一樣！

「姑娘妳……是……？」

「曹大人真是貴人多忘事——」

「妳……你是——？」他還是想不起來的！

那個女人往前走近了一步，面頰微微偏下來的：「一點都認不出來？」

「妳等一會！」

曹大人說時一隻手端起了一盞燈來。

燈光一揚，照見了那個姑娘的臉。

那麼娟好的一張處子臉！

曹大人頓時全身血脈為之一張，輕輕「啊——」了一聲，眼角頓時佈滿了魚尾的。

「姑娘妳是京裏下來的？」

「不是——」那個姑娘冷冷的口氣說：

「我是在本地長大的——」

「本地長大的？可是，我剛才由北京來呀！」

「我知道！曹大人如今身為禁衛軍統領，官大權大，是聖上的心腹人——」

「姑娘說得好，哈哈——」

「可是——」那個姑娘接下去道：「大人早先莫非沒有來過熱河？」

「這個——？」

曹大人那時官運未開，在熱河總兵衙門偏居一名副將，事隔多年，曹大人莫非忘了？」

這麼一提，這位曹大人，可是想起來了。

「啊——」他臉色一變，似乎吃了一驚：「妳是誰？」

「翠翠——」那個姑娘笑吟吟的說：「乾爹——你眞的連翠翠都不認識了！」

曹大人陡地一驚道：「啊——」

他神色大變，霍地退身用力開窗！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窗戶才關上一半，那個叫「翠翠」的姑娘早已發動。

由側簷下方往上看，江浪，原本是不介意，看到這裏也不禁為之怦然心動！

他低叱了一聲：「好個丫頭！」

江浪的這一手「龍形乙式進身掌」施

出來！

江浪的這一手「龍形乙式進身掌」施

出來！



展得不謂不快，然而比之那姑娘的刀已在手似乎還是慢了一籌！

刀光一旋，「噠！」一聲，曹大人一顆斗大的人頭已齊頸項上斬落下來！一聲淒厲驚惶的慘叫聲，發自樓室之內——

房內那個旗裝女子發出了尖銳叫聲，可是她的聲音才叫出一半，已吃樓欄外那個殺人的姑娘，揮出的尖刀，刺中了胸側肩窩之上。

那婦人身子向前一跨，倒臥在血泊之間！頓時昏了過去。

樓欄上那個叫「翠翠」的姑娘，方自一消積年怨氣，却已為斜刺裏趕上的江浪兩隻手，擊中在後背上！

江浪的功力自是可觀！

那姑娘亦非弱者！

只是這種情形之下，那姑娘吃虧是篤定的了。

驚惶之中，她「啊——」的叫了一聲，在江浪的掌力之下，她身子重重的撞上了樓欄，只聽見「啞啞！」的一聲欄桿折斷，她身子由不住飛墮向瓦面之上！

只聽見「嘩啦啦！」連聲大响，她踉蹌的腳步，一連踏碎了四五塊瓦片。

人聲，猝然為之喧嘩，有人喝叱着，向這頭院落裏，奔進過來，燈光連續的閃耀着。

那個姑娘忽然驚覺到想要逃跑。

面前人影一閃，江浪已攔住了她的去路！

「殺了人就想走，只怕沒有那麼容易呢——」

身子一閃，已撲向姑娘近側，雙手猝出，直向姑娘兩肩拿到！

那個姑娘端的是好身手！

江浪的兩隻手方一拿到，她的兩隻手，已快速的由內而外，向着江浪兩膀上搥去！

這一式「鐵背弓手」，大姑娘施展得實在是無懈可擊，四臂交錯之間，已迎架住了江浪的雙腕。

江浪心中方自一怔，因為這一手招式，他是熟悉的，對方出手施展得竟與自己一般模樣——

如果他沒猜錯的話，當年焦先生傳授自己這一式招式時，特別注意的是這一招式之後的一手殺着，那麼接下去必然是「斬金風」的一式殺手！

當年焦先生傳授自己時，曾引為秘功之一，是一招厲害的殺手，非萬不得已時，不可輕用！

眼前這姑娘，顯然是精於這種技擊了。

江浪一念未完，就只見對方姑娘雙手一合，「拍」的一聲，同時之間就勢猛烈直向江浪頂門上劈下。

正是「斬金風」之一招！

江浪因為有知在先，不待她的招式使出，身子旋風般的轉向一邊——

「黑豹探掌」右手猝出，直向對方少女後背上擊去。

那姑娘顯然已為江浪先時在閣樓上掌力所傷，這時雖勉力交手，行動身法已不十分伶俐！

儘管如此，她猶是不可輕視！

就在江浪的掌勢之下，她身子「刷」的一個飛轉，一隻白潔的素手，已然遞出去！

江浪心中一陣凜然，大吃一驚，萬萬想不到，對方一個少女，竟然會有此的功力。

只聽得「叭！」的一聲脆响，他腳下的瓦面，又踏碎了一塊！

對面那個姑娘，劍眉猝揚，大概再想聚真力，重創江浪手掌下，可是終因為她受傷不輕，這時猝提真力之下，觸發了傷勢。

她臉上一陣蒼白，驀地噴出了一口濁血！

江浪掌力方自吐出一半，她已不勝負荷的倒了下來，當場昏了過去！

附近早已大亂！

燈火照射裏，有人高呼拿賊！

似乎已有人向這邊飛縱過來，江浪心中一驚，不願意與這些官人打交道，急忙的縱身開來。

他身子自縱身出去，迎面燈光一閃，一個身着勁衣的佩刀漢子，方自由房下縱上來。

兩個人幾乎迎在了一塊！

這人一手拿着一盞燈籠，另一隻手上却拿着一桿「雙鋒筆」——

這種兵刃又有一個名字喚「分水峨眉刺」，本是適用於水中作戰的一種兵器，眼前這名漢子却拿它用作陸上交兵，可知必有兇狠招法！

果然這漢子一亮手中筆，遂即大喊一聲，筆鋒一沉，猛力的，向着江浪胸前打

到。

顯然他這支「雙鋒筆」尚精於「打穴」，較之判官雙筆却有異曲同工之妙！

江浪當然不會被他刺中！

他急於脫逃，一時情急，突以金絲認脈手法，手掌一沉突然一挑，點金躍波的已然刁住了這漢子持筆的手！

那人大吃一驚，用力的向後一帶。

可是江浪却先他一步出手，右手力帶之下，那漢子身子一踉，「嘩啦！」的跌在了瓦上。

江浪一招得手，再也不敢停留，身形起處，倏起倏落已消失於暗影之中。

第二天清晨！一件聳人視聽的大消息散佈開來——

陪侍聖駕熱河行獵的「禁衛軍統領」曹大人曹金虎昨夜被刺身亡。

曹大人的三姨太亦為刺客飛刀所傷，經救治後，已脫離險境。

最令人驚異的是刺客是一個女的，已為禁衛軍的侍衛當場捕獲，已解押赤峯總兵衙門，候日起解返京，以定大刑！

這樣的一個消息，自然是帶有爆炸性的，不出半天，整個「迎賓閣」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這件事，而且眾眾交談，人人樂道！

本朝自開國以至於如今，不乏女刺客之先例，前者如明末「崇禎」帝之女「長公主」欲刺康熙於「玉花樓」，中復有呂四娘刺「雍正」於「碧梧書院」，皆是聳人視聽，極具渲染的大新聞！

於是這般滿人大老爺，對於漢家女子，再也不敢小瞧了。（未完）

文藝創作小說  
名家嚴沁  
心血結晶

剖視了各階層的人心百態  
刻劃了青年人的苦悶

愛她的？  
阻擋誰能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電話：H484221-4



經已出版





# 新派 武俠小說家

## 倪匡

離奇、曲折  
生動、活潑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5至13號A  
電話：H484221（四線）